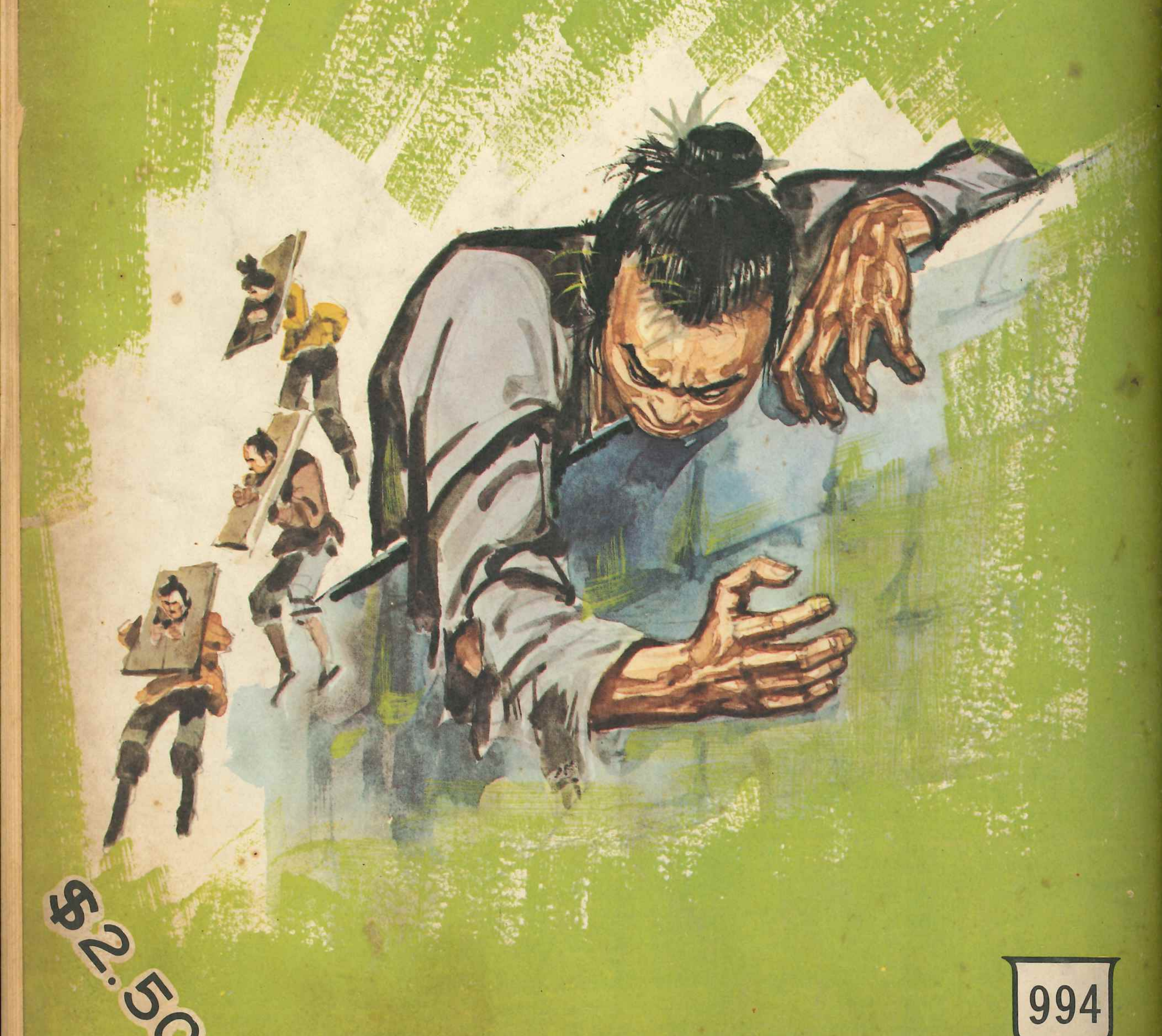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銅牆鐵壁走蛟龍

（一期完金牌巨型俠情故事）秦紅・新著

三個死刑犯：一個是獨行大盜，一個是江湖上聲名狼藉的淫娃，還有一個因報仇而殺了人的青年，他們同被囚禁在一間堅固無比的地牢中，從另三個死刑犯的口中得知三筆寶藏的地點，於是巧計越獄，前往尋寶，結果每次都被別人捷足先登，等到他們明白是怎麼回事時，却已太遲了！

這個故事，是秦紅先生再爲本刊讀者撰寫的奇情俠義中篇，佈局更詭奇，情節更感人，並且有出人意料之外的結局！



$2.50

994

編者話

在目前社會的繁榮進步及不斷競爭下，創辦一本能夠迎合讀者趣味及得到他們支持愛戴的定期性刋物，殊非易事。本刋在過去「廿」年人事幾番新的過程裡，亦有同感！期間內，雖然有賴讀者們鼓勵與同文友好鼎力協助，每週如期出版，但我們始終還是時刻抱着披荊斬棘、乘風破浪的精神幹下去，毫不懈怠，越幹越勁，每期盡搜古今奇文佳作，軼事珍聞，供諸同嗜………

＊＊　　＊＊　　＊＊

譽滿東南亞名家秦紅的作品，相信讀者們也素所喜愛，毋須編者特別推介，他除了結構故事一流水準外，同時令你有行文流暢，描述細膩，莊諧並重，廻腸蕩氣之感！今期刋出的「銅牆鐵壁走蛟龍」，是他金牌撰著代表作，實屬當之無愧。故事中橋段絲絲入扣，匪夷所思，請恕編者賣個關子，保持閱讀興趣，但當你閱讀到該文結尾時，定會不禁大叫：「啊！原來……？」

＊＊　　＊＊　　＊＊

「中華偉人畫像」今期刋出的是兩位威名顯赫的功臣名將，他們是——少康與商湯。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3.00
一年港幣$	124.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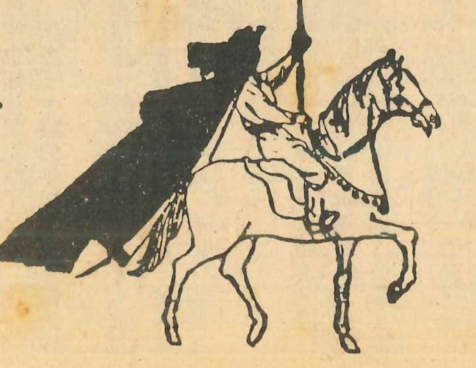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9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之五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少康（距今約四千一百年）

少康，夏代中興之君。夏代經禹、啓而至太康。太康逸豫失國，有窮氏首領后羿，攻佔夏都，以次立太康弟仲康，及仲康子后相為傀儡，而自統夏政。不久，后羿為其臣寒浞所殺，寒浞又殺后相。其時相后方有娠，出奔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奔依有虞，虞君妻以二女，為牧正之官，有田一成（一方十里），有衆一旅（一五百人），復收聚夏朝殘餘勢力，終滅有窮氏，而光復故國。史稱「少康中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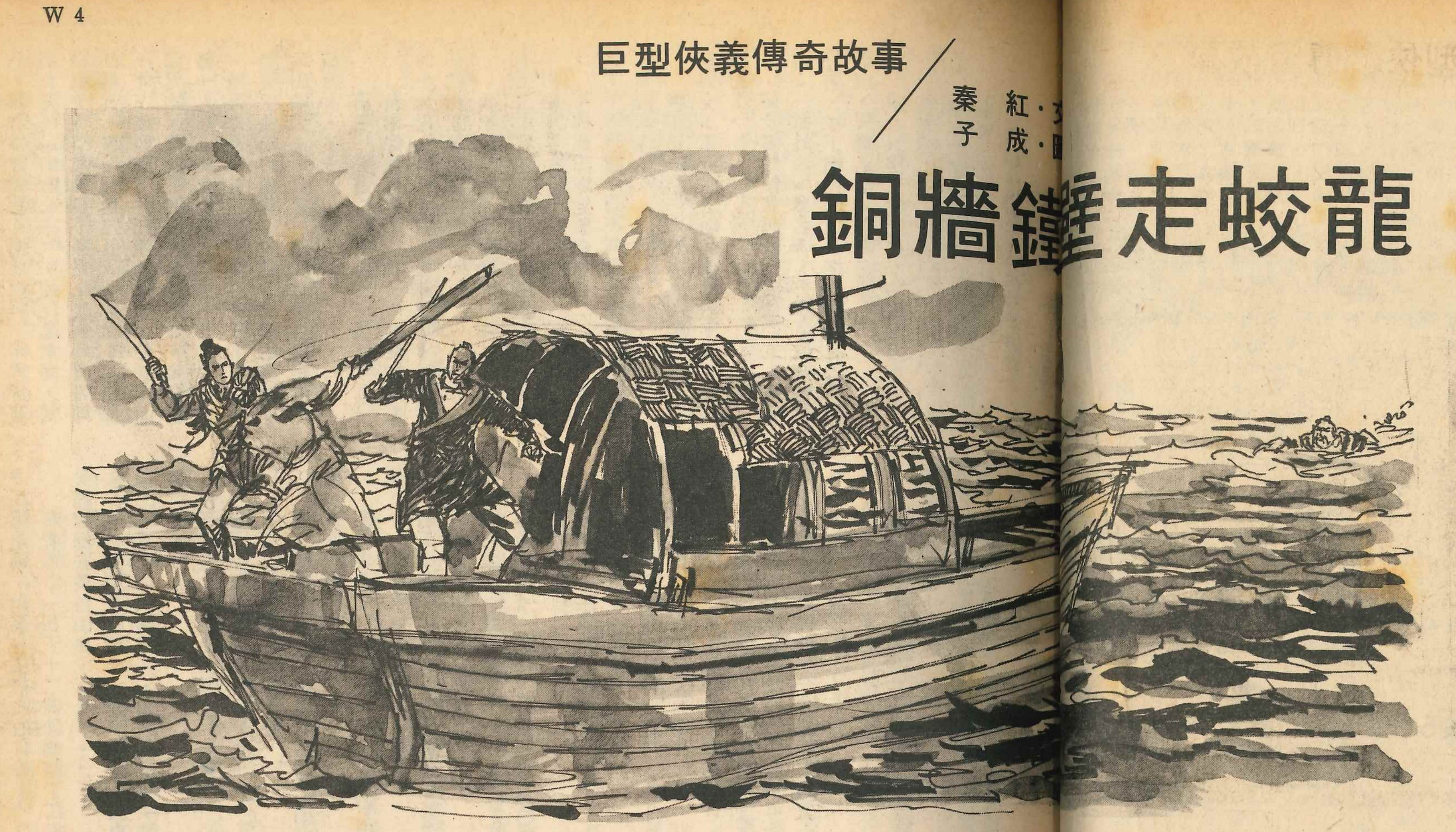
孫會文敬撰

雷治華拜書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子成·圖

銅牆鋞走蛟龍



蛇鼠臨刑　紛託難友辦後事

監牢的鐵門突然打開，一個光着上半身的漢子被拋進牢房內，叭噠一聲，重重的落到地面上。

然後，鐵門「砰！」的迅速關上，再幾下下鎖的聲响後，一切又歸於寂靜。

那漢子靜靜的爬在地上，久久未曾挪動一下，好像已死了一般。

他大約三十歲，身上肌肉異常結實，可是現在背上有着密庥交錯的鞭痕，一粒粒的小血珠從鞭痕上溢出，不問可知他剛吃了一頓毒打。

陰暗的牢房中，有五對眼睛注視着這個受了酷刑的漢子，不過每人的眼色都不一樣，有的驚訝，有的疑惑，有的冷漠！

「眞是混蛋，混蛋透了！」

「嘻，我們的總瓢把子鐵心狠今天怎麼了？居然生起惻隱之心啦？」

「放屁！」

「不是？」

「操他奶奶的，老子是罵他們太刻薄，這間『閻羅殿』關了咱們五人已是太擠了，如今又來了一個，這樣一來，咱們睡覺都不能翻身了！」

不錯，這間牢房實在太小，只有一丈見方，容納五個人本已嫌擠，現在又多了一人，簡直連翻身的餘地都沒有。

但這間牢房雖小，却是天下最著名的一間監牢，有個別名叫「閻羅殿」！

意思是說，凡是被關入這間牢房的犯人，便已是「鬼」，絕無返魂復生之望。

因爲，這間牢房建造之堅固，可謂舉世無雙，它是使用三寸厚的鐵板拚成的，四面牆壁是鐵板，房頂和地面也是鐵板，而且建造在地下深處，牢房外面是一條狹長的地道，地道上還設有重重關防。

所以，這是一間特製的地牢，一般死囚都不配關在這裏，它的對象是天下最頑桀兇暴，最有越獄能力的重刑犯。

也就是說：凡是被關入這間地牢的犯人，都是當今最可怕的綠林梟雄！

武功高强的重犯，只有把他關入這樣一間地牢才不怕他越獄跑掉。

這間地牢原本關禁着五個人，他們的名號如下：

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鐵心狠盛天蛟。

東海霸主尉遲雲虎。

茅山道士老猴精。

山陰公主施媚兒。

夜遊客裴彬。

這五人，盛天蛟是統治一零八座山寨的巨寇；尉遲雲虎是橫行海上的海盜頭兒；老猴精是專施邪術騙財刼色的惡道；施媚兒是專幹採陽補陰的女淫婦；裴彬是夜走千家盜萬戶的獨行大盜。

應天府的捕頭——令黑道人物聞名喪胆的神捕裘之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他們一一逮捕歸案，現在只等刑部行文一到，便要推赴法場處斬。

一般死刑犯，大都在秋後處決。

現在已是中秋，快了！

×　　×　　×

今天，忽然又有個犯人被關入「閻羅殿」來，仲們五人都覺得很驚奇，因爲他們五人是當今黑道上頂兒尖兒的人物，可說相識滿天下，武林黑白兩道上只要稍有名氣的，他們無一不知無一不識，而眼前這個漢子他們却都不認識，因此他們斷定這個漢子不是一個有名的大人物。

可是，疑問來了，一個沒有名氣的小人物，爲甚麼會被關入這間「閻羅殿」來呢？

難道說：這個漢子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一般監牢也無法禁錮他了？

他，頂多三十歲的年紀，會是個武林高手麼？

老猴精第一個忍不住心中好奇，他上前在漢子身邊蹲下，伸手拍拍漢子的臀部，怪裏怪氣的笑道。「喂，老弟，別裝死了，起來——」

「少惹我！」

漢子暴叱聲中，翻身一掌劈出，這一掌比電還快，老猴精才想閃避時，左肩已被劈中，登時似被扔出的石頭，直滾了出去！

不過，牢房太小，他只一滾就已碰上牆壁，屁股剛好貼上牆，雙脚高高翹在上面。

鐵心狠盛天蛟、東海霸主尉遲雲虎、山陰公主施媚兒、夜遊客裴彬一看老猴精那副狼狽相，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老猴精却勃然大怒，他一個倒跳站了起來，兩顆圓圓的眼睛暴射出一片野獸噬人的可怕寒芒，厲聲道：「好小子，發脾氣竟然發到我老猴精頭上，眞眞是老壽星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他年紀還不滿六十，但一張臉沒有幾兩肉，再加上有兩顆大眼睛，眞像一隻老猴子——一隻脾氣暴躁的老野猴！

知他底細的人，若見到他這副兇相，非嚇得屁滾尿流不可，但是漢子却不爲其氣勢所懾，冷冷瞅着他道：「誰活得不耐煩？」

老猴精聽了更氣，怪叫道：「好，反正我老猴精已逃不過刦數，再殺一人也是這條命！」

說着，便要上前動手。

鐵心狠盛天蛟面容一沉，喝道：「站住，你不怕挨餓麼？」

死都不怕，還怕挨餓？

可是很奇怪，老猴精聽了這話，就像被擊中了弱點，整個人頓如洩了氣的皮球，再也提不起動手的勇氣，只恨恨的瞪了漢子一眼道：「哼，便宜了你這小子！」

就靠着牆壁坐了下去。

山陰公主施媚兒格格脆笑道：「在這裏千萬不能打架，不論誰跟誰打架，五人一起罰餓五天，我不怕挨刀，因爲挨刀只是一刹那……」

這話，是說給漢子聽的，因爲她知道漢子還不知這裏的規矩。

鐵心狠盛天蛟扳着臉道：「誰要打架連累了我，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他眼珠一轉，斜睨漢子問道：「老弟，你叫甚麼？」

漢子也對他斜目而視道：「你又叫甚麼？」

鐵心狠盛天蛟爲之失笑起來。

已經有幾十年沒有人敢以這樣傲慢的態度對待他了，尤其是自他坐上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寶座之後，人人視他如吃人魔王，沒有人敢對他不禮貌一丁點兒，因此他更加確定這個漢子必是剛出道的無知小子，只有這樣的人才不認識他鐵心狠盛天蛟，才敢以這種態度跟他說話，他覺得很新鮮，所以不覺爲之失笑。

山陰公主施媚兒笑道：「兄弟，招子放亮一點，他是威名蓋世的南七省總瓢把子，統治一百零八座山寨哩！」

漢子神色動都沒動一下，冷冷淡淡地道：「妳要我怕他？」

施媚兒道：「至少，應該尊敬他一點呀。」

漢子倨傲地道：「不必。」

施媚兒道：「你吃了熊心豹胆？」

漢子道：「沒有。」

施媚兒道：「那你憑甚麼？」

漢子道：「憑妳剛才那句話——在這裏千萬不能打架。」

施媚兒笑道：「我看走眼了，你並不嫩！」

漢子微微一笑道：「妳怎麼稱呼？」

施媚兒含笑道：「施媚兒，外號山陰公主。」

漢子道：「山陰公主？」

夜遊客裴彬哈哈笑道：「老弟，你要不是剛出道的，就一定是剛從深山下來的人，因此才不知道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施姑娘。」

漢子點點頭。

夜遊客裴彬道：「她這個外號有個典

故，我說給你聽聽：南北朝時，宋武帝有個女兒叫『山陰公主』，她淫亂無度，常常與美少年私通還不滿足，後來她哥哥即位稱帝，有一天她向皇帝哥哥說：『妾雖不才，亦與陛下共託體於先帝，分骨肉而爲兄妹，然陛下六宮之佳麗萬數，妾僅駙馬一人耳，甚非均等之道也。』——哈哈，她哥哥覺得有道理，就選了三十個精壯美男子做她的面首；我們這位施姑娘今以『山陰公主』自居，你就該明白她是甚麼樣的女人了！」

漢子一笑道：「明白了，閣下呢？」

裴彬聳聳肩道：「我，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偸兒，有人叫我『夜遊客』，因爲我喜歡在夜裏四處走動。」

漢子的心情似乎漸漸好起來，轉望東海霸主尉遲雲虎問道：「還有這位的大名如何稱呼？」

東海霸主尉遲雲虎嘆道：「老夫幹了幾十年的買賣，想不到還沒闖出一點名氣，慚愧慚愧！」

施媚兒道：「兄弟，他是東海霸主尉遲雲虎，當今皇上聽到他的名字都要皺眉頭呢！」

漢子忽然站立起來，向他們五人抱拳道：「敝姓燕，單名青，方才這位裴兄說得對，在下剛從深山下來，因此有眼不識泰山，失禮之處，在此謝罪！」

鐵心狠盛天蛟問道：「何方人氏？」

燕青道：「江都。」

老猴精搖頭道：「口音不對！」

燕青一怔道：「怎麼呢？」

老猴精冷笑道：「我是茅山道士，常去江都走動，你沒有江都人的口音！」

燕青道：「在下十二歲就離開了江都，隨家師在長白山住了十八年。」

鐵心狠盛天蛟面容一動，道：「長白山上住着一位武林異人，人稱『冰仙歐陽璧』——」

燕青道：「正是家師。」

盛天蛟驚訝道：「眞的？」

燕青道：「沒有必要說謊。」

盛天蛟道：「有人說令師已活了兩百歲，是眞的麼？」

燕青答道：「沒有，今年一百二十三歲。」

盛天蛟道：「又有人說令師有冬眠之術，可在冰谷中一坐三個月之久？」

燕青道：「這沒錯。」

盛天蛟道：「那麼，你是怎麼被關進來的？」

燕青道：「我殺了幾個人。」

盛天蛟道：「幾個？」

燕青道：「三十九個。」

盛天蛟道：「一次下的手？」

燕青道：「對，全家大小五十三口，除十四個僕婢沒有殺，可說一個不留。」

盛天蛟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巨寇，可是聽了這話，竟也倒抽了一口冷氣，問道：「是哪一戶人家？」

燕青道：「淮安首富。」

老猴精吃了一驚道：「淮安首富是曹文堂，難道說——」

燕青道：「對，就是他。」

老猴精駭然道：「你爲何殺了他全家呀？」

燕青道：「曹文堂十二年前是先父的帳房，有一天他乘先父臥病在床時，將先父存在錢莊的二十萬兩銀子盜領一空，逃逸無踪。先父因此不得不變賣家產償還債務，就此一貧如洗，先父在貧病和氣憤的交迫之下，不數月就撒手人寰。」

裴彬道：「這樣說來，曹文堂的確該死，但你因此殺了他全家三十九口，手段未免太狠辣了些吧？」

燕青冷笑道：「若不如此，難消我心頭之恨！」

鐵心狠盛天蛟點頭道：「對，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要這樣幹才痛快！」

燕青嘆道：「可是我低估了裘之安的能耐，竟被他逮住了。」

東海霸主尉遲雲虎道：「我們沒有低估他，結果仍然落入他手裏，他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捕頭，身手之高，眞他媽的高不可測！」

燕青開始對整個牢房的環境打量起來，道：「我要出去，我才不要被推去法場砍頭……」

尉遲雲虎苦笑道：「不成了，老弟，到了這間『閻羅殿』，就如寡婦死了兒子，沒指望啦！」

燕青道：「是麼？」

尉遲雲虎道：「方才你被帶進來時，應已看見了，這間地牢建在地下深處，進入的地道上設有重重鐵柵，而這間地牢又是鐵製的，鐵板厚達三寸，別說你手無寸鐵，縱然手上有神兵利器也萬難攻破！」

裴彬道：「外面的兄弟縱想刦牢，也打不入這地方，所以只有坐以待斃。」

燕青問道：「你們爲何被關進來？」

裴彬笑道：「方今天下，以我們五人犯案最多，殺人也最多。」

燕青道：「進來多久了？」

尉遲雲虎道：「老夫第一個進來，算起來已七個多月了。」

燕青道：「一直被關在這間地牢中，是麼？」

尉遲雲虎道：「要是關在別處，老夫的手下早就把老夫救出去了。」

燕青道：「我覺得肚子餓了，有飯吃麼？」

尉遲雲虎道：「一日兩頓，是從那鐵門下塞進來的。」

他指着鐵門下一道寬不過五寸的空隙，接着道：「再過個把時辰就有飯吃了，但老夫敢跟你打賭，你一定吃不下。」

燕青打量那門下空隙，道：「我練過縮骨術，但這空隙只有貓才鑽得出去。」

尉遲雲虎道：「是的，可惜我們都不是貓。」

燕青道：「大小便怎麼辦？」

尉遲雲虎起身走去牢房左後方的角落，揭起地上一塊鐵板，便見那鐵板上有個比拳頭大些的圓孔：「大小便就從這裏解下來，即使你會縮骨術，這個洞還是太小了。」

燕青轉望施媚兒道：「這位施姑娘似乎不該被關在這裏吧？」

施媚兒道：「你覺得很尷尬？」

燕青道：「不，是妳。」

施媚兒笑道：「你不必替我發愁，我早已經習慣了——哎呀——說着說着就來了！」

她走去那角落處，一撩裙子，就面對牆壁蹲下，屁股正對那圓孔，頓時水聲潺潺……

燕青把臉轉向一邊，不敢去看，覺得噁心透了。

老猴精却打趣道：「我的施姑娘，妳的屁股越來越憔悴了。剛進來的時候，又圓又大又白，看得我老猴精眞有些把持不住呢！」

施媚兒反手摸摸自己的屁股道：「眞的麼？我覺得還不錯嘛！」

老猴精邪笑道：「比老太婆的還難看了！」

燕青大爲憎惡，說道：「老猴精，我覺得你這不是幽默，而是下流！」

老猴精怒道：「小子，你怎麼了？存心跟我老猴精過不去？」

燕青冷冷道：「你出言太髒，令我厭惡！」

老猴精道：「你不愛聽，可以掩住耳朶！」

燕青道：「我不要掩住耳朶，我要你閉嘴！」

老猴精站了起來，陰惻惻的笑道：「我不閉嘴，你待怎的？」

盛天蛟大聲喝道：「算了，你們都坐下來！」

老猴精指着燕青罵道：「這小子無理取鬧，要不教訓教訓他倒讓他看扁了！」

盛天蛟沉聲道：「你坐下！」

老猴精很不情願的坐了下去。

盛天蛟轉對燕青說道：「老弟，凡是被關入這間『閻羅殿』來的犯人，他們已不管你是男是女，你必須學習適應這個環境。」

這時，施媚兒已解手完畢，起身笑道：「對，燕兄弟，你總不能叫我不解大小便，你多看幾次就會習以爲常了。」

燕青嘆了口氣，坐下道：「這鬼地方，我一刻也呆不下去！」

施媚兒道：「那只有一個解脫的辦法，咬斷舌頭，或一頭撞死。」

燕青道：「不，我要逃出去！」

施媚兒笑問道：「你有甚麼方法可以逃出去？」

燕青不答，反問道：「夜裏睡覺，有沒有棉被可禦寒？」

施媚兒道：「沒有。」

裴彬道：「你如覺得冷，可以彎腰跪着，把身體縮成一團。」

尉遲雲虎道：「另一個辦法是大家抱在一起——施姑娘最喜歡這個辦法。」

施媚兒吃吃嬌笑道：「我現在就覺得冷，你抱抱我好不好？」

尉遲雲虎搖頭道：「不幹，妳已四個月未淨身，味道難聞！」

燕青很不習慣他們的髒言髒語，皺皺眉道：「各位好像對求生已不抱希望，這是……」

裴彬道：「老弟，我告訴你，沒有人願意死，但是到了這裏，的的確確只有死路一條！」

燕青默然。

裴彬又道：「令師『冰仙歐陽璧』的大名，我從小就聽過，他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高人，你跟隨他練了十八年的武功，身手必非等閒可比，但是我要說句不客氣的話，不要說是你，即使是令師到了這裏，也一樣只有一死。」

燕青摸摸下巴，不以爲然道：「唔，是這樣麼？」

尉遲雲虎接腔道：「是的，老猴精有一身邪術，可是他已束手無策。」

老猴精忽然苦笑道：「我現在只希望他們願意接受我的賄賂，只要他們肯放我逃走，一百萬兩銀子都幹！」

尉遲雲虎嗤之以鼻道：「一百萬兩銀子算甚麼？要是他們願意，老夫願付一千萬兩！」

燕青吃驚道：「啊！你付得出一千萬兩？」

尉遲雲虎點頭道：「不錯！」

盛天蛟笑道：「他刼過幾次官船，連外國的貢銀也照單全收，如今財產之多，當世無出其右。」

尉遲雲虎道：「老夫在某處海底下所藏的金銀珠寶，價值便在一千萬兩以上，可惜那些東西都已成了廢物，救不了老夫的命了。」

燕青道：「如你願獻出全部財產，官府仍不肯饒你一命？」

尉遲雲虎道：「是的，老夫犯案纍纍，於法處斬十次都不算多，官府現在打定主意只要老夫的命，不要老夫的錢。」

盛天蛟道：「金錢若能買得活命，盛某人也早就出去了。」

燕青道：「盛總瓢把子也有很乡財產麼？」

盛天蛟道：「沒有尉遲兄那麼多，但五百萬兩還拿得出來。」

燕青道：「你們這麼富有，死了實在可惜——這位裴兄，你也有不少吧？」

裴彬搖頭道：「沒有，我偸得多化得也多，左手來右手去，沒剩一丁點兒。」

燕青轉對施媚兒問道：「施姑娘，妳呢？」

施媚兒道：「我更窮，我對金錢的興趣本就不高，我的興趣在於男人。」

燕青正要再開口，忽然神色一動，回望牢房鐵門問道：「誰在外面？」

牢房外面，响起一個沉悅的聲音：「我！」

燕青面上立現怒容，道：「姓裘的，我今天雖然栽在你手裏，但你別想把我解赴法場！」

神捕頭裘之安在牢房外面輕笑道：「他們五人剛進來的時候也是這樣說！」

燕青冷笑道：「我跟他們不一樣！」

裘之安道：「好，我拭目以待。」

老猴精開口道：「裘老總，我告訴你，他的確不一樣，他是長白山『冰仙歐陽璧』的徒弟哩！」

裘之安笑道：「我知道，歐陽璧要是下山來救他的徒弟，那更好！那老不死過去也犯過案子，我正想抓他呢！」

老猴精道：「你想抓歐陽璧？哼，信口開河，不怕閃了舌頭？」

裘之安道：「我一定辦得到，可惜你們沒有機會看到就是。」

老猴精面色一變，問道：「刑部公文到了？」

裘之安道：「不錯，已定八月三十日處斬，你們只有五天可活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裴彬和施媚兒爲之面色如土，相顧失色。

× × ×

　飯送來了。
　是一碗糙米飯，一碗白開水，一小把鹽巴。
　牢卒將它一一塞入牢房時，燕青看了不禁破口大罵，但盛天蛟五人却如獲珍饈，各人端起自己的一份，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
　眞的好吃麼？
　不，是餓了。
　一日兩餐，份量都不多，而且沒有一點營養，他們一直處在半飢餓狀態，因此每次飯一到，他們就狠吞虎嚥起來。
　盛天蛟很快便吃光了，他見燕青不吃，忙道：「老弟，你不吃的話，送給我如何？」
　燕青點點頭。
　盛天蛟大喜，伸手便欲端去那碗飯，施媚兒冷冷道：「慢着，大家平分才算公平！」
　老猴精立刻附和道：「對，總瓢把子，你不能一人獨享！」
　盛天蛟有些尷尬，也有些惱怒，嘿然道：「他媽的，只不過一碗飯你們就搶成一團……」
　施媚兒道：「對不起，誰多一口都不行！」
　她把那碗飯分入五人碗內，結果很明顯的她多分了一些。
　老猴精怒道：「妳看，妳多分了一口呀！」
　施媚兒一瞪眼道：「胡說，我分得很公平！」
　尉遲雲虎不悅道：「我看妳是多分了一口嘛！」
　施媚兒生氣道：「豈有此理，你們四個大男人好意思跟我斤斤計較麼？」
　盛天蛟道：「算了吧，施姑娘，此地不分男女，怎可不計較？」
　燕青看不過去，開口道：「諸位以前在江湖上是何等人物，如今爲一口飯爭吵不休，不覺得臉紅麼？」
　五人沒再吭氣，默默的吃了起來。
　施媚兒因爲多吃了一口，心中好高興，也對燕青大生好感，向他拋去一個媚眼道：「燕兄弟，可惜我快要死了，否則的話……」
　燕青道：「怎樣？」
　施媚兒嫣然一笑道：「眞想跟你睡一覺！」
　燕青不禁面紅耳熱，慍然道：「這是甚麼話，虧妳說得出口！」
　施媚兒笑道：「唉，別假正經了，飲食男女，人之大慾，我就不相信天底下有不喜歡那種事的男人，除非他是白痴！」
　燕青抱頭蹲坐，不再理她。
　施媚兒又道：「你別看我現在又髒又醜，這是因爲一連幾個月沒吃好和沒梳洗之故，我要是能夠離開這鬼地方，保證不出一個月，我又可變成一個又白又嫩嬌滴滴的女人！」
　盛天蛟道：「得了！得了！是睡覺的時候了，妳少發夢囈成不成！」
　說畢，往地上一倒，側臥蜷曲，尋周公去了。
　尉遲雲虎、老猴精、裴彬將空碗推出門外後，也各踞一隅躺下來。
　燕青情緒尚未穩定，也無法立刻適應牢中環境，故仍靠牆坐着。
　施媚兒看看大家都睡了，甚覺無聊，竟自輕輕吟哦起來：「結識私情不要慌，捉着了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饅頭跪下從實說，咬……咬釘嚼鐵我偷郎！」
　此起彼落的鼾聲，漸漸充塞整個牢房，原來盛天蛟等人已能適應環境，躺下不久，就已進入夢鄉矣！
　燕青努力想睡，可是一直無法成眠，一來是背上所受的鞭撻刺痛未消，二來是光着上身很不習慣，他抬頭看看施媚兒，很想跟她聊聊，那怕是髒言髒語也不妨，但看她也已歪在一旁睡着了，只好再把頭擱在膝蓋上，閉目假寐。
　整個地牢中，除了盛天蛟等人的鼾聲之外，再無一點其他聲響，這間小小的地牢好像已被天底下的人遺忘了，唾棄了。
　約莫過了兩個時辰，估計已是三更時分，忽然一陣輕輕的飲泣聲傳入了燕青的耳朶！
　他抬頭定睛一看，只見施媚兒聳肩縮成一團，似因耐不住寒冷而在發抖，在哭泣。
　他乃起身趨至她身邊，低聲問道：「施姑娘，妳怎麼了？」
　施媚兒滿臉淚水，瑟縮發抖道：「我……我冷……」
　燕青對此眞是愛莫能助，輕嘆一聲道：「這可怎麼辦？」
　老猴精忽然喃喃說道：「別理她，我剛進來的那幾天，她也是來這一套！」
　燕青怒道：「老猴精，當眞你已沒有一點人性了？」
　老猴精道：「你如同情她，那就把她抱在懷裏好了，她喜歡人抱！」
　燕青將施媚兒扶起，毅然道：「來，施姑娘，妳就躺在我懷裏睡吧。」
　施媚兒便如小鳥依人偎入他懷中，在這一刹那，她居然有點害羞，道：「燕兄弟，你是好人，我知道！你是我見過的唯一的好人……」
　燕青聞到她頭髮有一股臭味，心中暗暗叫苦，但仍努力表示友善道：「那個姓裘的眞不是人，他實在不該把妳關禁在這地牢中，妳究竟犯了甚麼大罪？」
　施媚兒道：「强姦，殺人。」
　燕青道：「妳强姦男人？」
　施媚兒道：「是的，我强姦他們，然後把他們殺了，已經幹了十年了。」
　燕青道：「爲甚麼要幹這種事？」
　施媚兒道：「因爲……因爲我恨！」
　燕青道：「恨誰？」
　施媚兒道：「恨天下所有的人！」
　燕青道：「包括女人？」
　施媚兒道：「不錯！」
　燕青道：「爲甚麼？」
　施媚兒抹了一把淚道：「算了，現在再去談以前的事已是味如嚼蠟了！」
　燕青問道：「妳是怎麼落入裘之安之手的？」

施媚兒苦笑一下道：「說來可笑，被我强姦殺害的男人爲數不怕上千，可是我落入裘之安手裏却是無辜的。」
　燕青道：「無辜？」
　施媚兒道：「是的，有個公子哥兒失踪了，裘之安認定是我幹的，就把我抓來了。」
　燕青道：「妳沒幹？」
　施媚兒道：「沒有，可是裘之安一口咬定是我擄刦了那公子哥兒，他說只要我把那公子哥兒放了，他就設法替我平反，至少可使我不被處斬，你想想看，被關在這裏比死還難過，要是我擄了那公子哥兒，現在還不放他回家，豈不等於跟自己開玩笑？」
　燕青道：「那公子哥兒想必是有錢有勢人家的兒子了？」
　施媚兒道：「正是，說起此馬來頭大，他祖父官至尚書右丞相，他父親現在是監察御史，一門顯赫，怪嚇唬人的！」
　燕青道：「他叫甚麼？」
　施媚兒道：「叫沈文儀，今年十九歲，據說文章寫得呱呱叫，而且是應天府的美少年，許多大家閨秀，都爭着想嫁給他呢！」
　燕青道：「他是怎麼失踪的？」
　施媚兒道：「誰知道！」
　燕青道：「裘之安又怎麼懷疑是妳幹的呢？」
　施媚兒冷冷一笑道：「他懷疑是我擄走沈文儀，倒也有些根據，因爲我曾是他們沈府的丫頭。」
　燕青甚感意外道：「哦，妳做過他們沈府的丫頭？甚麼時候？」
　施媚兒道：「這是老掉牙的故事：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我爹娘在一場水災中喪身了，由於我爹是他們沈府的佃農，有了這層關係，他父親便將我收爲丫頭。後來……後來我遇上一位武功高强的道姑，她見我還算聰明伶俐，就收我爲徒，傳我武功，我十八歲的時候，有一天發現我師父跟一個男人在床上做妖精打架，我大叫一聲，轉身就跑，我師父和那男人追上了我，在我師父的協助之下，那男人把我姦污了。」
　燕青嘆道：「眞是不幸！」
　施媚兒道：「不，你用不着同情我，我天生是個下賤的女人，那男人姦污我的第二天，我反而主動去勾引他了。」
　燕青眉頭一皺道：「這爲甚麼？」
　施媚兒笑道：「因爲我是個下賤的女人呀！」
　燕青道：「妳那位師父一定不是個好東西，出家人還偸人！」
　施媚兒道：「她出家爲道姑，並非出於自願，只因小時候體弱多病，她父母就把她送給一位老道姑，後來長大了，想還俗時，她父母已死了，由於難耐寂寞，她就開始偸人——唉，有句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其實女人也一樣不能入錯行……」
　燕青道：「妳眞的與那沈文儀的失踪無關？」
　施媚兒向他施以媚眼道：「像我這樣的女人，做了事是不會賴帳的，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燕青道：「不，妳很……很……」
　施媚兒道：「淫！」
　燕青一笑道：「男要出名需要鬪，女要出名需要淫，妳確實够淫的了。」
　施媚兒笑道：「可笑那裘之安竟認爲我刦持了沈文儀，其實我這個人也有一點良心，當年沈老爺待我不錯，沈文儀又是獨子，我怎麼好意思找他下手呀！」
　老猴精吁了一口氣，緩緩道：「施姑娘，妳有完沒完，別擾人淸夢好不好？」
　施媚兒道：「好了，好了，你少嚕嗦，我不說話就是了。」
　說畢，果然就蜷曲在燕青懷中，不再開腔。

× × ×

　第一個漫漫長夜終於度過了。
　當牢卒將早飯遞入牢房時，燕青仍然對那碗糙米飯沒有胃口，他將它分給他們五人吃，只喝下那碗水，恨恨地道：「眞是豈有此理，簡直不把人當人看，我一定要出去，一定要逃出去！」
　老猴精面露譏笑道：「打從你昨天進來到現在，這句話你已說過十幾次了！」
　燕青冷笑道：「你以爲我只是說說而已？」
　老猴精笑道：「那就採取行動我看看呀。」
　燕青道：「時候未到。」
　老猴精噗哧一笑道：「這樣好了，燕老弟，我老猴精反正是註定要挨刀了，你若眞出得去，我送你一筆財寶！」
　燕青道：「送我財寶？」
　老猴精笑道：「我的積蓄雖不如尉遲兒和盛總瓢把子之多，但少說也有一百多萬兩銀子，我把它埋藏在一個地方，除我自己之外，沒有第二人知道，可是我的日子無多了，與其任由其埋沒，不如做個人情遺贈給你。」
　燕青道：「眞的？」
　老猴精道：「若有半句假話，我就不是人！」
　燕青道：「好，你說出藏寶地點，等我出去時，就去挖出來替你花掉。」
　老猴精道：「但有個條件。」
　燕青道：「甚麼條件？」
　老猴精道：「我老猴精這次被捕，並非敗於武功不如裘之安，而是上了我同門師兄的當，他是茅山三清觀的主持，法號絕塵子，他請我喝老酒，乘我酒醉時，召來裘之安把我逮住了。」
　燕青道：「同門相殘，可惡！」
　老猴精道：「對，他不死，我老猴精死不瞑目，你要是答應替我報仇，把他幹掉，那筆財寶就是你的！」
　燕青道：「不怕我陽奉陰違？」
　老猴精道：「怕，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我會看相！」
　燕青笑道：「好，我答應你。」
　老猴精道：「那麼，我告訴你埋藏財寶的地點，請附耳過來。」
　燕青道：「你們五人都要處斬了，你怕誰聽到？」
　老猴精道：「怕隔壁有耳。」
　他附耳說出藏寶地點，然後開聲道：「記住了沒有？」
　燕青點頭道：「記住了。」

鐵心狠盛天蛟笑道：「老猴精，你當眞相信他能從此逃出去？」

老猴精道：「他目光堅定，口氣也堅定，說不定當眞有辦法。」

鐵心狠盛天蛟轉對燕青笑道：「老弟，你悄悄透露一下如何越獄，要是我認爲可行的話，我也贈送你一筆財富，絕不食言。」

燕青微微一笑道：「你是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言出法隨，在下相信你絕不會食言，只是我越獄的計劃只有我一人能辦到，你們絕無可能如法泡製。」

盛天蛟道：「那麼，你說來聽聽，如我認爲可行，即使只有你一人能逃出，我也照送！」

燕青沉吟道：「這個麼……」

東海霸主尉遲雲虎接口道：「不錯，燕老弟，我們都已是快要死的人了，要是你確有辦法越獄，你就說給我們聽聽，老夫也遺贈你一筆財產。」

燕青道：「無功不受祿，在下不敢接受你們的餽贈。」

尉遲雲虎道：「你不要，那些金銀珠寶勢必永遠埋沒不爲人知，所以你不必認爲受之有愧。不過……如你願意替老夫辦一件未了心願，那當然更好了。」

燕青問道：「尉遲前輩的未了心願是甚麼？」

尉遲雲虎道：「老夫一生未娶，最親的人是一個侄兒，他是舍弟的兒子，叫尉遲金䖵，在嘉興開設一家香鋪，沒出息透了。不過他畢竟是老夫唯一的親內侄，老夫想送給他一筆金錢，數量由你決定，只要不少於五十萬兩銀子就行了。」

燕青道：「有無遺言？」

尉遲雲虎面容一黯道：「問問他看願不願意替老夫立個牌位，樹高千丈，葉落歸根，老夫一生壞事做絕，但是仍望死後能够歸宗。」

燕青道：「這要求不過份，但如令侄不肯呢？」

尉遲雲虎道：「不肯，銀子照送，他若堅決不要，你就把它散給窮苦人家，做件好事。」

燕青點頭道：「好，在下答應。」

他轉對盛天蛟和裴彬二人問道：「二位呢？」

鐵心狠盛天蛟道：「你先說出越獄計策，如我認爲可行，遺產全部相贈，你要拿去吃喝嫖賭，或是拿去救濟窮人，悉聽尊便！」

燕青道：「要是我逃出去了，你有沒有未了心願要我去替你完成的？」

盛天蛟道：「沒有。」

燕青道：「裴兄呢？」

裴彬道：「很抱歉，我沒有遺產。」

燕青道：「天下這麼大，你我能在這小房間相識，也算有緣，爲甚麼一定要談錢？」

裴彬一笑道：「那麼，有一事相託：我有一個好朋友名叫『無影兒柯九福』，他住居在徐州城西城隍廟後，跟我一樣是個偸兒，你如見到他，就請他來把我的遺體火化了，將骨灰帶去金山寺見主持苦果和尚，那和尚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會把我的骨灰安置在塔內。」

燕青道：「好，在下當爲裴兄盡力辦到。」

他再轉對施媚兒問道：「施姑娘，妳有甚麼事要在下代勞的麼？」

施媚兒道：「我的要求，你一定辦不到，說也無益……」

燕青道：「妳說說看，說不定我辦得到。」

施媚兒道：「我的心願並不難辦，就是有些痲煩，尤其是你我沒有交情……」

燕青一指盛天蛟四人道：「我跟他們四位也一樣沒有交情。」

施媚兒笑道：「那麼，我希望你出去之後，如我已死，便將我屍體火化，再將骨灰扔入海裏！」

燕青一怔道：「扔入海裏？」

施媚兒道：「對，我已臭名滿天下，再加上這幾個月沒洗澡，身子更臭了，像我這樣的女人，也許跳到海裏也洗不乾淨，但我實在渴望洗一洗澡。」

燕青啞然失笑道：「這就是妳的心願麼？」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道：「好，一定替妳辦到！」

施媚兒道：「謝謝，你是個好人，我眞希望也能報答你，只可惜我沒有遺產，而我的一身絕技，對你又無用處。」

盛天蛟聽了哈哈大笑道：「施姑娘，妳這個女人眞奇怪，白天講話句句有味，有時叫男人聽了都臉紅，但到夜裏，妳又變得嬌弱無比，抽抽噎噎的哭個沒完！」

施媚兒忸怩一笑，道：「夜裏我怕冷嘛！」

尉遲雲虎輕咳一聲道：「好了，少打諢——燕老弟，你究竟有何本事能够逃離此處？」

燕青靠近鐵門，凝神聽了聽，確定地道上無人竊聽，才低聲道：「說來並不神奇，在下只要僞裝死亡，等他們將在下抬出去掩埋便成！」

尉遲雲虎聽了搖頭道：「這辦法行不通，姓裘的不是三歲小孩，你是眞死還是假死，他難道看不出來？」

燕青微笑道：「如果是你，你如何判斷眞死或假死呢？」

尉遲雲虎道：「把脈或聽心跳！」

燕青道：「要是我的心不跳脈也不動呢？」

尉遲雲虎一呆道：「那有這種事？」

燕青笑道：「別忘了家師有冬眠之術，本門稱之爲『龜息大法』！」

盛天蛟、老猴精及裴彬聞言大爲驚奇，幾乎異口同聲的問道：「那門功夫能使心脈停止跳動？」

燕青點頭道：「不錯，而且身體會冷却僵硬，與死人無異。」

尉遲雲虎不勝驚異，問道：「的的確確？」

燕青道：「的的確確！」

盛天蛟問道：「你也練成了『龜息大法』？」

燕青道：「是的，只不過功力不及家師深厚，家師每次可『龜息』三個月，而在下只能『龜息』三天。」

老猴精問道：「三天之後即能自行復活？」

燕青道：「不，隨時都可復醒，但如在三天之內他們不把我抬出去埋葬，那就痲煩了，因爲我只能支持三天，過了三天就得復醒。」

施媚兒問道：「他們如將你抬去埋葬，你能從地下爬出來？」

燕青道：「是的。」

施媚兒道：「哎呀，我的媽！那不嚇死人麼？」

盛天蛟道：「依我判斷，他們若發現你死亡，必會立刻將你抬去掩埋。」

燕青道：「是的，所以我脫逃的希望很大，除非姓裘的知道我有『龜息』的本領。」

老猴精道：「你能不能先做一次我們看看？」

燕青搖頭道：「不成，這法寶不能輕易施爲，萬一被人撞見了，就再也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老猴精點點頭道：「對，那姓裘的每天都會來探視一遍……」

燕青道：「現在你們已知我脫逃的方法，這個方法你們是無法辦到的，希望你們不要告我的密，我死了對你們並無好處，對麼？」

盛天蛟道：「對，我們不會告密的，我盛天蛟雖然壞事做絕，但損人不利己的事絕對不做。」

尉遲雲虎道：「燕老弟，這樣說來你逃生的希望確實很大，老哥哥先在這裏恭喜你了。」

燕青道：「謝謝，咱們六人是患難之交，雖說相聚的日子已不多，但你們在我心中永遠是朋友，我離此之後，一定盡力達成你們的託付。」

尉遲雲虎道：「我們距行刑之日尚有四天，老夫打算在最後一天把藏寶的地點告訴你，你不介意吧？」

燕青笑了笑道：「前輩說這話，味道就不對了，是你尉遲前輩主動說要贈我遺產的，我並無此要求，你尉遲前輩不說出，我仍願爲你達成心願！」

尉遲雲虎有些不好意思道：「未到最後一刻，老夫實在捨不得放棄，希望你老弟不要見笑。」

燕青道：「絕對不會。」

盛天蛟笑道：「那麼，臨刑之日，我們再告訴你藏寶地點便了。」

老猴精道：「不對，你們二位現在就告訴他，讓他立刻僞死，這樣對咱們有好處！」

盛天蛟問道：「甚麼好處？」

老猴精道：「他現在就僞死，經仵作驗屍過後，說不定今天下午即可抬去埋葬，這樣一來，他就有三、四天的時間可設法搶救咱們！」

燕青聽了忙道：「不成，我是昨天才進來的，沒有在今天自殺之理，何況有你們五人在看着，若說你們見死不救，姓裘的會相信麼？」

裴彬道：「對，他精明如鬼，絕對不會相信。」

燕青道：「所以，我必須多等幾天，讓姓裘的認爲我是受不了苦而自殺，這樣他才不會起疑。」

施媚兒道：「你打算怎樣自殺？」

燕青道：「等你們走了後，我就解下腰帶，往脖子上一套！」

老猴精仍想活命，道：「今天晚上，你假裝乘我們入睡時吊死，姓裘的不會起疑的。」

燕青笑道：「老猴精，請容在下說句老實話，在下如有能力解救諸位出去，絕對不會猶豫，但你應該很了解在下無此能力。」

裴彬道：「不錯，你是無此能力。」

老猴精道：「不能找幾個朋友刼法場麼？」

燕青道：「在下沒有朋友。」

盛天蛟說道：「老夫的部下，可能已到——」

剛說到這裏，忽聽一片喊聲從地道上一陣一陣的傳了過來：

「帶犯人燕青！」

「帶犯人燕青！」

「帶犯人燕青！」

喊聲由遠而近，不久便聽一片脚步聲响過來了！

施媚兒一怔道：「怎麼回事？」

燕青冷笑道：「大概是提我上堂審判吧！」

施媚兒道：「你尚未畫押？」

燕青道：「沒有。」

施媚兒嘆道：「認了算了，省得再挨鞭子！」

燕青站起道：「好，我會在今天認罪畫押。」

這時，鐵門外已响起開鎖之聲，接着鐵門被推開數寸，只聽神捕頭裘之安沉聲道：「燕青，把你的手伸出來！」

燕青把手伸了出去。

「卡察！」一聲，他的雙手已被一副鐵打的手銬鎖住，是很重的一副手銬。

在外面的裘之安隨即將他拉出去，又迅速的關門下鎖，就將燕青推走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裴彬和施媚兒十隻眼睛都瞪着那扇鐵門，看着鐵門打開，又看着鐵門關上，眼神隨着鐵門的關閉而黯然失色。

以前，他們曾經乘鐵門打開時，發動攻擊，試圖逃走，結果都受阻於地道上，不但沒能逃成，而且反吃了一頓毒刑。

後來，由於吃的太壞，體力愈來愈不濟，就不敢再嚐試了。

如今，每當鐵門打開時，他們只不過在心裏燃起一股希望，希望能化一道輕烟飛出去而已！

老猴精見鐵門關上，不禁苦笑一下道：「只剩下四天，只剩下四天了！」

裴彬道：「八碗糙米飯。」

施媚兒道：「臨刑那天，可以大吃一頓，而且有酒可喝哩！」

老猴精皺眉道：「不要打諢，山人心亂得很！」

盛天蛟道：「亂甚麼，大不了一死，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老猴精道：「我是在想，燕青這小子是否可靠……」

盛天蛟目光一凝道：「甚麼意思？」

老猴精道：「我現在有些後悔，剛才不該把藏寶的地點告訴他。」

尉遲雲虎也問道：「甚麼意思？」

老猴精道：「也許他是奸細，冒充犯人進來，目的就是要引誘我們說出——」

裴彬插口道：「不可能，他挨毒打是眞的。」

老猴精冷哼一聲道：「那算不了甚麼，皮肉之傷罷了！」

盛天蛟點點頭道：「你的顧慮倒是有點道理，裘之安甚麼花樣都耍得出來。」

施媚兒道：「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認爲他不是奸細，因爲遺贈財產不是他提出的。」

老猴精道：「他自稱可逃出去，此事便足够引誘咱們上當了。」

尉遲雲虎沉吟道：「嗯，不錯……」

裴彬笑道：「要知他是眞犯人或是假犯人，其實很簡單，咱們今夜逼他施行『龜息大法』看看，如果他確有閉氣停止心脈跳動的能耐，便是眞的，反之，便是假的。」

盛天蛟覺得有理，道：「對，當今天下，除了『冰仙歐陽璧』會冬眠之術外，沒聽說還有人會，而他若會這門功夫，便可確定他是歐陽璧的徒弟，而他若是歐陽璧的徒弟，便沒有任何問題，因爲歐陽璧不是白道人物，他以前確曾犯案。」

老猴精連連點頭道：「對！對！就這麼辦，今夜咱們逼他施展『龜息大法』，如果他施不出來，就把他宰了！」

× × ×

一個時多辰後，燕青被送回「閻羅殿」了，神捕頭裘之安親自押他回牢，解開他的手銬，把他推入牢內。

燕青大叫道：「姓裘的，你聽着，我雖然招了供，但是你別想見我挨刀子！」

裘之安並不理睬，下了鎖後，一逕走了。

施媚兒聽得裘之安脚步聲遠去，急問道：「你招供畫押了？」

燕青點點頭，在房中一隅坐了下來。

施媚兒又問道：「沒有對你用刑？」

燕青道：「沒有。」

施媚兒道：「畫過押後，再下來便是等待判決，一般行文往返最快也要四個月，換句話說，你如不逃走，最少還可活四個月。」

燕青微微一笑道：「我說過了，等你們走了後，我也要走！」

老猴精道：「你一直向裘之安說不願挨刀子，難道不怕他注意？」

燕青道：「這是我的一種策略，我這樣說，是表示我不服刑，如此當姓裘的發現我上吊自殺時，才不會生疑。」

老猴精笑道：「你很聰明！」

燕青笑笑不語。

盛天蛟道：「老弟，老夫在這間『閻羅殿』住了五個多月，有一種情形老夫可以告訴你。」

燕青抬目望他，問道：「何事？」

盛天蛟道：「裘之安每天不定時會來查看一次，但是都在白天來，夜裏從未來過。」

燕青不解其意道：「這種情形意味着甚麼？」

盛天蛟道：「不意味着甚麼，老夫只是告訴你，夜裏沒有人會來查看。」

燕青道：「這又怎樣？」

盛天蛟道：「剛才，老猴精要你施展『龜息大法』給我們看，但你說的不錯，在白天，萬一被他們撞見了，那就再無機會了。」

燕青道：「對啊，要是被他們知道我有僞死之本能，下次我上吊自殺時，他們如何肯信！」

盛天蛟道：「所以，白天試不得，但如是夜裏，就不必有任何顧慮了。」

燕青微笑道：「盛總瓢把子要在下在今夜施法給諸位看看？」

盛天蛟道：「是的，這對你有無困難呀？」

燕青道：「沒有，在下今夜施法現醜便了！」

他彎起雙膝，把頭垂擱在膝頭上，接着道：「昨夜沒有睡好，趁這個時候，打個盹兒也好……」

此後，他沒有再改變姿態，也沒有發出一點聲音，似已酣然入夢。

這一覺，一直睡了三個時辰，當牢卒將他們六人的食物推入牢房時，他仍未醒來。

怪的是：也一直沒有動過一下，好像擺在那裏的一具木雕人像！

施媚兒覺得有異，她等牢卒走了後，便去拍拍燕青的肩膀，低聲道：「燕兄弟，吃飯了。」

燕青不言不動。

施媚兒再一摸燕青的身體，頓時臉色大變道：「咦，怎麼回事？」

盛天蛟愕然道：「有何不對？」

施媚兒惶聲道：「冷的！」

尉遲雲虎大奇道：「什麼！冷的？妳是說……」

他一跳上前，一摸燕青的手，發現果是冷的，再一探其脈搏，竟發現脈搏也已停止跳動，不禁駭然道：「這……這……他原說今夜，怎麼現在就……」

盛天蛟、老猴精和裴彬也上前探視，摸遍了燕青全身，又細聽其心房後，老猴精不覺輕吁一聲道：「他這種情形，與死亡有無分別？」

裴彬道：「沒有，再怎樣細心的仵作，也不可能看出他一點僞死的樣子！」

盛天蛟嘖嘖稱奇道：「這就是『龜息大法』？他媽的，我盛天蛟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

施媚兒道：「小聲一點，不能壞了他的大事！」

尉遲雲虎嘆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老夫練了一輩子的功夫，自認放眼武林已罕有敵手，但現在跟他一比……」

盛天蛟道：「不對，這門功夫雖然神奇，但並非制敵技藝，尉遲兄不可妄自菲薄。」

老猴精道：「看樣子，他確實是『冰仙歐陽璧』的傳人了。」

燕青突然復醒，抬頭一笑道：「在下當然是『冰仙歐陽璧』的傳人，不然你以爲在下是誰的傳人？」

老猴精一見，甚爲驚喜，一把扯住他道：「老弟，眞有你的，我老猴精本來對你有些懷疑，現在可完全相信啦！」

盛天蛟等人對燕青的本領亦甚嘆服，紛紛問他如何能在心跳停止後保住性命，

燕青笑了笑道：「抱歉，諸位，這是本門獨步天下的功夫，未便奉告。」

老猴精道：「我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說給我們聽聽何妨？」

燕青笑道：「諸位既已是日薄崦嵫之人，又何必這麼好奇呢！」

老猴精問道：「老弟嫺習這門功夫有多久時間了？」

燕青道：「十年。」

老猴精又問道：「我們五人已有很深厚的內外功夫，如知『龜息大法』的訣竅，幾天可練成？」

燕青道：「三年。」

老猴精道：「不是三天？」

燕青笑道：「你開玩笑！」

老猴精說道：「我們不需要多久，只要能僞死個一天，不被他們看出破綻就行了。」

燕青搖頭道：「眞的不行，要是可以的話，在下絕不藏私！」

盛天蛟道：「老弟，如果我們能逃離此處，願將全部財產的一半贈送給你！」

尉遲雲虎接口道：「不錯，我們說到做到，絕非信口開河！」

燕青道：「我明白，但本門的『龜息大法』乃是一項非常深奧的功夫，非苦練數載難有小成，絕對不是一蹴可及的！」

裴彬道：「我相信——我看咱們看開一些吧！人家燕老弟既已應允爲咱們辦理身後之事，咱們實在不該再對他要求太多了！」

施媚兒道：「對，大家二十年後再見吧！」

× × ×

時光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希望它走得快的人，它偏偏走得很慢，希望它走得慢的人，它又偏偏走得特別快。

盛天蛟五人，希望它走得慢，可是它却飛快的流逝，一轉眼工夫，五天已過去了！

第六天上午，當牢卒將「最後一餐」送入牢房時，雖然有酒有肉，是他們入牢以來最豐盛的一餐，但他們一見之下，臉色却蒼白了。

天底下，有一些人眞能臨刑面不改色，至於含笑受刑，但這種視死如歸的人必有其內在的因素，盛天蛟五人無此因素，所以他們無法不怕，無法視死如歸。

裴彬比較能够保持鎭靜，他看看那些酒菜，忽然驚咦一聲道：「奇怪，怎麼只有三付筷子？」

此語一出，盛天蛟、尉遲雲虎、老猴精和施媚兒才發現果然只有三個酒盅三付筷子，不禁精神一振，同時脫口道：「難道今天只有三個人要死！」

牢房外面，响起神捕裘之安的聲音：「不錯，今天受刑的只有三個！」

盛天蛟急問道：「那三個？」

裘之安道：「你一個。」

盛天蛟登時洩了氣，登時變得蒼老了許多！

尉遲雲虎道：「還有我？」

裘之安道：「不錯。」

尉遲雲虎低下了頭。

裴彬道：「還有一個一定是我了？」

裘之安道：「不是。」

施媚兒心頭鹿撞道：「是我？」

裘之安道：「也不是。」

老猴精聽到這裏，眼淚就掉了下來。

裘之安道：「你們三人快些受用吧，還有一刻時就要出去了！」

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默然相對，三人的胸懷中好像塞滿了石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裴彬道：「裘之安，爲何沒有我？」

裘之安道：「公文未到。」

施媚兒道：「我的也未到？」

裘之安道：「嗯。」

施媚兒道：「爲甚麼？」

裘之安道：「因爲當初他們三人是一起呈報上去的，你們二人慢了一個半月才向上呈報。」

施媚兒嘆道：「眞是豈有此理，還要我受苦受罪，何時才能解脫呀？」

裘之安道：「快了，頂多再一個月就會輪到你們二人，妳耐着點兒吧。」

裴彬也嘆道：「眞是意外，我還以爲我們五人可以一道走呢！」

裘之安道：「盛天蛟，你們快些受用吧！」

盛天蛟沉默了片刻，忽然將燕青拉去牢房後面角落，附耳向他說了一陣話。

燕青點了點頭，表示明白。

尉遲雲虎心知盛天蛟是告訴燕青其藏寶地點，當下也起身走過去，也向燕青附耳說出自己藏寶的地點。

燕青又點點頭，表示明白。

盛天蛟忽然强作豪邁的大笑一聲道：「來吧！二位，不吃白不吃，咱們做個飽鬼吧！」

於是，三人圍上前去，吃那最後的午餐。

老猴精實在食不下嚥，只喝了三盅酒，對別的食物全無興趣。

施媚兒道：「老猴精，你不吃麼？」

老猴精有氣無力地道：「施媚兒，妳敢吐出一句風凉話，我立刻劈了妳！」

施媚兒道：「你別誤會，我只是問你，要是你對那些食物沒胃口，可否賞給我打打牙祭？」

老猴精緩緩道：「這是死人吃的東西呀。」

施媚兒道：「我不在乎，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

老猴精又緩緩道：「我……我本來吃不下……」

施媚兒伸出舌頭舔着嘴唇道：「那就送給我吃吧？」

老猴精突然道：「可是，我現在要吃了！」

說着，開始狼吞虎嚥。

施媚兒苦笑道：「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了這個時候，你還不肯吃虧！」

燕青聽不懂，問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施媚兒道：「他這個人無聊透了，你不理他，他會巴結你，你理他，他就會抖起來；人家不要的東西，他也不要，人家要的東西，他會搶！」

老猴精拿着筷子的手在發抖，一塊肉掉了下去，他趕快夾起塞入嘴裏，一面咀嚼一面說道：「胡說，我沒有一樣不比妳

强，至少我的身世比你高貴多了，我老子是開錢莊的，開了兩家錢莊！」

尉遲雲虎忍不住道：「放屁，你家要有三畝地，老夫就不姓尉遲！」

鐵門突然開了！

神捕裘之安神色嚴肅地道：「時候已到，請出來吧！」

老猴精忽然往地上一跪，對着裘之安猛磕頭，痛哭流涕道：「裘老總，請你做做好事，我不要死！我不要死！你若救了我，我願送你一百萬兩銀子！而且我還可告訴你一件秘密，有關他燕青的——」

「砰！」

老猴精頭上挨了一掌，頓時昏厥。是盛天蛟下的手。

裘之安面色一變道：「盛天蛟，你幹甚麼？」

盛天蛟哈哈一笑道：「沒甚麼，我實在不喜歡他，雖然我和他都是黑道人物，但他這個人卑鄙無恥下流，比下三濫還要下三濫！」

說到這裏，站了起來，接着道：「走吧，裘老總，咱們二十年後再相會！」

逃出鬼門　鑽入寶洞空手回

六去其三，牢房頓時寬闊了許多，但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裴彬和施媚兒眼見盛天蛟等三人被拖出去，心情受到很大的撞擊，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一直到這天下午，當牢卒將三碗牢飯推入牢房內時，裴彬和施媚兒精神才振作起來。

裴彬强笑一下道：「施媚兒，閻王註定三更死，不會留人到五更，白操心沒用，咱們吃飯吧！」

施媚兒端起飯碗，望望燕青，問道：「兄弟，你還是不吃？」

燕青道：「嗯，不吃，你們最好也不要吃！」

施媚兒一怔道：「爲甚麼？」

燕青道：「今天下午這碗飯不吃，當裘之安發現三具吊死屍時才能騙過他。」

裴彬跳了起來，興奮地道：「你說甚麼？」

燕青輕噓一聲道：「小聲一點，被他們聽了去，那就甚麼都完了。」

施媚兒放下那碗牢飯，急趨至他身邊，低聲道：「兄弟，你的意思是……」

燕青輕聲道：「咱們三人一起走！」

裴彬也靠近他身側，驚喜不置地道：「可是你不是說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練成『龜息大法』？」

燕青笑道：「那是騙他們三人的。」

裴彬道：「爲甚麼要騙他們？」

燕青道：「理由有二，第一：六個人一起僞死，絕對瞞不過裘之安；第二：他們三人被處斬後，咱們再來上吊自殺，更能使裘之安相信咱們是受不了死亡的恐懼，是以早求解脫！」

施媚兒喜道：「有道理！兄弟，看你外表忠厚，不想竟然有這麼好的心智，正該如此！正該如此！」

燕青微笑道：「可是，有條件。」

施媚兒忙道：「你說！你說！只要是我辦得到的事，無不從命！」

燕青道：「條件是：你們要協助我起出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三個人的藏寶。」

施媚兒聽了更高興，連連點頭道：「好！好！這沒問題！」

燕青凝望她笑問道：「妳會見財起意麼？」

施媚兒連連搖頭道：「不會！不會！我只要命，不要銀子！」

燕青轉對裴彬問道：「裴兄呢？」

裴彬笑道：「我是個偸兒，如果我說不會見財起意，你一定不會信，是麼？」

燕青道：「是。」

裴彬道：「所以，我協助你起出他們三人的藏寶，絕無問題，但我也要分一杯羹！」

燕青道：「多少？」

裴彬道：「總數的十分之一。」

燕青再轉望施媚兒問道：「妳呢？」

施媚兒道：「我對銀子的興趣不高，不過離開此處之後，總要花幾個錢，你隨便給一些就行了。」

燕青道：「我也送妳總數的十分之一吧。」

施媚兒搖頭道：「不必，我眞的不要那麼多的錢，你知道我的興趣——」

燕青打岔道：「不管妳有無興趣，我決定將全部的財寶，分出十分之二送給你們！」

施媚兒失笑道：「你這個人好奇怪，爲甚麼非要人家接受不可呢？」

燕青道：「金錢人人愛，我不相信有不愛金錢的人，雖然妳一再聲明對銀子不感興趣，但我還是不相信。」

施媚兒發呆道：「甚麼意思？」

燕青道：「我大約估計了一下，他們三人的遺產價值在兩千萬兩銀子以上，如今我每人分給你們二百萬兩銀子，够你們揮霍半輩子的了。」

施媚兒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燕青道：「意思是：我這樣已很够義氣，希望你們好好協助我，不要三心兩意，不要不知足，否則我既有能力救你們的命，也有能力要你們的命！」

施媚兒又失笑道：「兄弟，你還不了解我，所以才說這樣的話，我施媚兒一向視金錢如糞土，有好多人都知道的。」

裴彬接口道：「對，燕老弟，她眞的只對男人有興趣，尤其是美少年，就像吃補一樣。」

燕青道：「難道不要花錢？」

裴彬道：「她有取之不盡的金錢。」

燕青道：「怎麼說？」

裴彬道：「她跟我一樣，走到那裏拿到那裏，要多少拿多少，非常方便。」

燕青道：「卿本佳人因何做賊？」

施媚兒笑道：「强姦男人我都幹了，做賊又有何不可！」

裴彬笑道：「她經常到處跑，從來不在一個地方停留十天以上，因此不需要很多銀子，你要送給她二百萬兩銀子，她反而會覺得麻煩，因爲沒有地方好存放。」

燕青道：「沒有親戚？」

施媚兒道：「親戚是有幾個，可惜他們一見到我，就像見到女妖一樣。」

燕青道：「妳可以把銀子存入錢莊的

呀。」

施媚兒道：「那也麻煩，反正我走到那裏拿到那裏，要多少拿多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不比甚麼都好麼？」

燕青一笑道：「不論妳怎麼說，我還是要送妳二百萬兩銀子！」

施媚兒道：「如是珠寶我就拿。」

燕青道：「好，給珠寶。」

施媚兒道：「好了，兄弟，你快傳授我們『龜息大法』吧！」

燕青道：「別急，那位老猴精其實說得對，凡是有深厚的內功之人，一經懂得『龜息大法』的訣竅之後，即能使心脈停止跳動，歷時一天之久。」

施媚兒問道：「要是一天之內他們不把咱們三人的『屍體』抬出去掩埋呢？」

燕青道：「不可能，他們一經證明咱們已死，一定會立刻將咱們抬出去。」

他微微一頓，繼道：「爲了爭取時間，我現在就把訣竅傳授給你們，你們先練習幾次，然後等明早再上吊好了。」

× × ×

次日上午，當牢卒端着牢飯來到地牢門前時，他一看鐵門下沒有擺着空碗，不禁一呆。

原來，這個牢卒總是在送牢飯來時，才將上一頓的空碗帶出去，而被囚禁在牢裏的人也總是在吃過飯後，即將空碗從鐵門下方推出去，而今天上午地牢門前沒有空碗，便表示昨晚送來的飯他們沒有吃。

他們爲甚麼沒有吃？

難道他們不餓？

不可能，每頓飯他們都吃得不剩一粒，怎麼會突然不餓了呢？

這個牢卒立刻感到情況有異，他連忙舉手拍打鐵門，叫道：「你們三個傢伙，快把空碗推出來！」

地牢裏靜寂無聲！

他又叫喊一遍，仍不聞回答，當即往地上一趴，頭貼地面，從鐵門下方的空隙望入，一望之下，發現空隙被他們三人的身體堵住了，他伸手一摸他們的身體，只覺入手冰涼僵硬，跟摸到死人的屍體沒有兩樣，他大吃一驚，叫了一聲：「我的媽！」爬起來便往外狂奔！

× × ×

不久，神捕裘之安帶着幾個捕快趕到了。

裘之安開鎖一拉鐵門，燕青，裴彬和施媚兒便從裏面往外一倒，三個人的手脚都成曲縮之狀，活像被熱水燙死的狗。

三人眼睛大睜，嘴巴半張，舌頭微伸，脖子上都套着腰帶，而腰帶的另一端綁在鐵門上方一個小窗口的鐵條上，一看就知是吊死的。

裘之安很驚訝，伸手摸摸他們三人的心口，道：「竟有這種事……」

那幾個捕快也紛紛伸手去探鼻息，摸屍體，結果沒有一人懷疑他們沒有死，其中一人開口罵道：「他媽的，這姓燕的脾氣倔强，他上吊自殺還有可說，這姓裴的和這個山陰公主又怎麼會自殺呢？」

另一個捕快道：「必是他們眼見盛天蛟三人被解赴法場處斬，精神上受不了壓力，就吊死以求早日解脫痛苦了。」

裘之安道：「去請仵作來驗屍吧！」

又不久，一個老仵作趕來了，他仔細的驗過之後，向裘之安說道：「是吊死的不錯。」

裘之安道：「他們這樣吊死，與一般懸樑自盡不太一樣吧？」

老仵作道：「是的，一般人吊死，雙脚都離地面，他們因無樑可懸，就將身子往下蹲，這種吊死的方法，我以前也見過幾次，要有決心才成。」

裘之安皺眉道：「眞糟糕，裴彬和施媚兒已呈報上去，到時候怎麼辦？」

老仵作道：「只好據實向上呈報，當然失職之罪是免不了的，好在這兩人被判死刑已無疑問，刑部不會太追究此事。」

裘之安道：「我去向大人禀報一下，你們先準備三口薄棺好了。」

× × ×

一輛馬車載着三口薄棺來到了城外的墳場，由幾個皂隸動手挖了一個大坑，將三口薄棺移入坑內，草草掩埋過後，就走了。

午後不久，墳頭突現龜裂，土塊慢慢向上冒，終於從墳上掀起一片棺蓋，一個人從裏面爬了出來！

這個人，正是燕青。

幸好附近沒有人，否則這種情景不把人嚇死才怪！

燕青從棺中鑽出之後，四顧無人，立即將空棺拖出，然後扒開墳土，用手敲打下面的兩口薄棺，開聲道：「裴兄，施姑娘，可以出來了！」

兩片棺蓋「劈拍！」一聲，被從裏面撐破，夜遊客裴彬和山陰公主施媚兒也破棺而出了！

裴彬低聲道：「附近有沒有人？」

燕青道：「沒有。」

施媚兒道：「那麼，可以大聲笑一笑吧？」

燕青啞笑道：「妳想笑？」

施媚兒道：「是呀！咱們死裏逃生，重見天日，我要大笑三聲以示慶祝！」

燕青道：「得了，先辦正事要緊，咱們快將墳墓修好，以免被人發現。」

他將拖出的那口薄棺移回坑內，裴彬和施媚兒幫着他將土推入再堆高，使墳墓恢復原狀，做完了這件事，他們透了一口氣，覺得舒爽無比。

施媚兒笑道：「哈哈，現在沒有人知道我山陰公主還活在人間了！」

燕青道：「咱們找個地方躲一躲，等天黑之後再離開此處」

墳場邊上有一間百姓祠，他們進入一看，見裏面無人，乃進入祠內歇息。

裴彬道：「現在還早，大約是未牌時分吧？」

燕青道：「是。」

裴彬道：「咱們全身髒兮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不可這樣離開此地，否則會被人看出來。」

燕青道：「所以嘛，我說等天黑了再走。」

裴彬道：「天黑之後，我去附近人家偸三件衣服來換上。」

施媚兒道：「順便偸些食物來吃吃，昨晚那碗牢飯沒吃，餓得四肢無力了。」

裴彬道：「對，今夜離開此處之後，

咱們先去找個地方吃個痛快，幾個月沒喝酒，口中快要淡出鳥來了。」

施媚兒長吁一聲道：「燕兄弟，你等於是我們兩人的救命恩人，我們該怎麼報答你才好呢？」

燕青笑道：「不必不必，我初入江湖，還沒交上一個朋友，咱們三人交個朋友好了。」

施媚兒道：「這還用說，從今以後，咱們三人已是生死之交——對了，咱們何不在此結成金蘭？」

燕青道：「裴兄以爲如何？」

裴彬道：「好啊！」

施媚兒道：「那麼，咱們就在這裏叩拜天地，義結金蘭！」

於是，裴彬四十二歲，年齡最長，是老大，施媚兒三十三歲，老二；燕青三十歲，老三，三人就在百姓祠中對天跪拜，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燕青笑道：「小弟初入江湖，毫無閱歷，今後，大哥和二姊可得多多指導小弟啊！」

裴彬哈哈笑道：「三弟是『冰仙歐陽璧』的傳人，若論武功，愚兄和二姊不及你太多了，今後我們還要你多照顧照顧是眞呢！」

施媚兒笑道：「現在是一家兒弟了，客氣話不用說，談談今後的計劃吧！」

裴彬道：「對啊，三弟，你打算怎樣呢？」

燕青道：「先去完成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三人的託付。」

施媚兒道：「你說的是……」

燕青道：「尉遲雲虎遺囑將其屍體火化，這件事可先就地辦成。」

施媚兒搖頭道：「不對！」

燕青道：「怎說不對？」

施媚兒道：「裘之安這個人精明如鬼，他現在一定派手下埋伏在他們三人埋屍之處，準備逮捕他們三人的部下，咱們若去了，正好自投羅網！」

裴彬點點頭道：「不錯，現在不能去呀。」

燕青道：「那麼……」

裴彬道：「老猴精是茅山道士，茅山距此不遠，先去辦他的託付。」

燕青道：「他只遺言要小弟殺那三清觀主持絕塵子報仇。」

裴彬道：「老猴精這個人愚兄最了解，他的十句話只能信一句，最好先去拿他的藏寶，等財寶拿到手後，再去找絕塵子算帳。」

施媚兒道：「對，三弟，大哥說的一點都不錯，老猴精非常狡猾奸詐，等先拿到他的財寶，才可替他報仇。」

燕青對此並不堅持，點點頭道：「好，他的藏寶地點就在茅山，咱們先去茅山便了。」

裴彬道：「盛天蛟和尉遲雲虎，一個是陸上霸王一個是海上霸王，麾下高手如雲，要去起出他們兩人的藏寶可不太容易呢。」

燕青道：「他們二位的藏寶地點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其手下無人知悉。」

裴彬道：「盛天蛟的總寨在九華山中，他的藏寶地點是否也在該山？」

燕青道：「是的，不過距離其山寨，還有一段很遠的路——大哥以前去過九華山麼？」

裴彬點點頭道：「去過，前年盛天蛟五十大慶那天，愚兄也是賀客之一；他的那座總寨，其實是一座大山莊，一般人根本看不出那是他統率一百零八座山寨的總寨，因爲它與一般山莊一樣，毫無山寨之實。」

燕青道：「爲甚麼？」

裴彬道：「他憑一身武功，收服了一百零八座山寨，之後便坐地分贓，從不親自動手打劫。」

施媚兒接口道：「不過，一旦發生大事，他會出面解決，而且每次都能迎刃而解，所以受他統治的各地寨主對他都很敬服。」

燕青道：「如今盛天蛟已死，他所統治的一百零八座山寨不知怎樣了？」

裴彬搖頭道：「不知道。」

燕青道：「那姓裘的總不致於只擒殺盛天蛟一人爲滿足吧？」

裴彬道：「這是當然，不過裘之安沒有力量一舉殲滅一百零八座山寨，以前官府曾出兵討伐，由於各山寨地處險要，攻擊困難，最後終於無功而退。」

燕青道：「東海霸主尉遲雲虎的勢力又是如何？」

裴彬道：「他手下有戰船七艘，嘍囉千餘人，揚威海上，無人能敵，不過現在他一死，蛇無頭不行，他的部下可能要星散瓦解了。」

燕青道：「那姓裘的武功確實厲害，等一切事情辦完之後，小弟要找他進行一次決鬥！」

施媚兒笑道：「你若能幹掉裘之安，保證你一舉成名天下知！」

燕青道：「我一定要試試！」

談着談着，不覺天已入暮，遠處暮烟四起，因是秋天，烏鴉從枯樹上陣陣飛過，形成一幅淒涼的景象。

施媚兒忽然幽幽一嘆道：「入牢時是盛夏，出牢時已深秋，這四五個月就像過了四五年，但不知他如今怎麼樣了？」

燕青問道：「他是誰？」

施媚兒似覺失言，忙笑道：「是我一個好朋友，女的！」

燕青道：「很要好麼？」

施媚兒道：「是的，很要好……」

裴彬笑道：「奇怪，從來沒聽說妳有朋友，妳不是恨天下所有的人麼？」

施媚兒嬌嗔一笑道：「人，多多少少總有幾個知己的，要是沒有，那是多痛苦呀！」

裴彬問道：「她是甚麼樣的女人？」

施媚兒搖搖頭道：「不說了，那沒有甚麼可談的——對了，我記得這片墳塲的兩邊，好像有一條溪流，是不是呢？」

裴彬道：「沒錯。」

施媚兒道：「我身子實在太髒，咱們去那溪裏洗一洗好麼？」

裴彬道：「等天黑再去吧。」

天，漸漸黑下來了。

裴彬站起來，道：「我這就去找一戶人家下手，你們等下可去溪裏洗澡，然後

回到這裏等我。」

施媚兒道：「好，別忘了帶些吃的回來。」

裴彬點點頭，舉步跨出百姓祠，但剛剛跨到門口，忽又迅速退回祠內，低聲道：「有人來了！」

施媚兒一驚道：「誰？」

裴彬道：「不知道，一共有五個，正向這百姓祠走過來！」

燕青雙目一抬，精芒大盛，道：「難道姓裘的已知咱們僞死，率人趕來了？」

裴彬道：「好像不是……」

他說着在祠內原處坐下，把頭垂擱在膝上，接着道：「咱們假裝睡覺，他們若問起，就稱是要飯的好了。」

燕青和施媚兒見祠內無處可躲，便同意其說，兩人曲起雙膝，抱頭僞睡。

俄頃，五個人走進了百姓祠。

這五人，年紀四十以上五十以下，個個生相兇悍，身上帶着武器，其中兩人另荷着兩把鐵鋤，看樣子很像盜墓賊呢！

他們一見祠內坐着二男一女，均吃了一驚，待看清他們三人形態骯髒落魄，才鎮定下來，其中一個年紀最大面有刀疤的人喝道：「你們是甚麼人？」

施媚兒抬起臉部，咧口一笑道：「我們是要飯的——諸位好心的大叔，請發發慈悲，施捨幾個銅板，給我們買東西吃好麼？」

那面有刀疤的老人面色一變，吃驚地道：「咦，妳不是山陰公主施媚兒？」

施媚兒搖頭道：「不是，我是個要飯婆子，旁邊這個是我當家的。」

她指的是夜遊客裴彬。

裴彬沒有抬頭，喃喃說道：「臭婆娘，妳好好睡覺，別跟人搭訕。」

施媚兒「哦！」了一聲，又把頭垂在膝上，表示不再理人了。

那面有刀疤的老人越看越疑，衝口道：「沒錯，我認得出來，妳是山陰公主施媚兒！」

另一個身材矮胖的中年漢子接口道：「施姑娘，聽說妳已進了『閻羅殿』，怎麼却在這裏？又怎麼變成這副模樣？」

施媚兒道：「當家的，他們都認定我是山陰公主施媚兒，怎麼辦呢？」

裴彬緩緩問道：「妳認得他們？」

施媚兒道：「好像是盛總瓢把子的人呀。」

裴彬抬起頭來，看了看對方五人，然後伸手拍拍燕青的肩膀，說道：「三弟，愚兄堵住祠門，你來收拾他們，一個都不能留！」

話到末了，一個翻滾已到祠門，跳起來守住祠門，不讓對方五人出去。

那五人神色大變，面有刀疤的老人連忙拔劍備戰，他只認得施媚兒，所以仍向施媚兒喝問道：「施姑娘，這是甚麼意思啊？」

施媚兒搖搖頭道：「不知道。」

燕青也弄不懂裴彬爲甚麼要收拾他們，乃問道：「大哥，理由是甚麼？」

裴彬道：「等一會再告訴你。」

燕青道：「一個不留？」

裴彬道：「不錯！」

燕青一笑道：「好！」

他挺起身子，雙掌一錯，擺出了攻擊姿式。

面有刀疤的老人厲聲道：「慢着，這位朋友你貴姓大名？」

裴彬搶着道：「不要告訴他。」

面有刀疤的老人轉望他冷笑道：「朋友，咱們有過節麼？」

裴彬道：「沒有。」

老人道：「你們是應天府的捕快？」

裴彬道：「不是。」

老人道：「我們是前來爲盛總瓢把子收屍的，你要殺我們的理由是甚麼？」

裴彬道：「莫須有。」

老人怒道：「莫須有？」

裴彬道：「三弟，動手啊！」

燕青應了一聲，直撲而上，探掌便向老人的背心疾抓過去。

老人暴叱一聲，轉身揮劍，截砍燕青的手掌，出劍有如閃電！

但燕青變招的速度更快，右掌倏縮，避過了老人砍下的一劍，再倏吐，就抓中了老人胸下幽門穴！

「嘿！」

勁力透指而出！

老人頓如被利箭穿心，慘叫一聲，身子向上一挺，兩眼暴瞪，人還沒倒下就已死了！

另四人萬料不到會有這種情形，一時驚怒交迸，紛紛撤出兵器，三人攻向燕青，一人攻向裴彬。

但不旋踵，只聽「砰！砰！砰！」三聲巨响，攻向燕青的三人只覺一條影子在身邊一陣飛繞，三人就同時中了一拳，而且都被擊中要害，在一片慘叫聲中，一個個倒下去了！

攻擊裴彬的那一個，一見此情，心裏發慌，便爲裴彬所乘，被裴彬一脚踢中小腹，狂叫一聲，抱腹倒下，身子縮成了一團。

施媚兒上前一脚踩上他頭部，笑道：「打一隻落水狗！」

一聲骨破輕响，那人雙脚一蹬，頓時亦告了帳！

裴彬看見燕青招無虛發，只一瞬間，已經就解決了四個人，心中甚驚，忍不住脫口說道：「三弟，你好本事，又快又乾淨！」

燕青微微一笑道：「大哥誇獎了。」

施媚兒笑道：「不是誇獎，是事實，我走了十幾年江湖，從來沒見過殺人這樣快的。」

燕青道：「沒甚麼，是這幾人身手不强之故——大哥，你且說說爲何要殺死這五人？」

裴彬道：「因爲他們都是盛天蛟的部下。」

燕青道：「小弟聽不懂。」

裴彬道：「他們認出了二妹。」

燕青道：「認出又怎樣？」

裴彬道：「第一：咱們三人還活着的消息會傳入裘之安的耳裏！第二：如此一來，你想起出盛天蛟的藏寶的希望便成泡影！」

燕青恍然道：「原來如此。」

施媚兒從一具屍體中搜出了一包乾糧和一些銀子，不禁開心的笑道：「大哥，

你不必去偷了，這裏有現成的銀子，衣服和食物！」

於是，三人一起動手脫下五死者的衣服，另搜出幾十兩銀子和幾包乾糧。

裴彬笑道：「運氣要來的時候，山都擋不住，現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施媚兒道：「咱們去洗個澡，再換上衣服吧！」

於是，三人走出百姓祠，橫過墳場，來到西邊一條溪畔，月光下但見溪水清澈見底，三人當即脫下衣服，躍入溪中……

施媚兒完全忘記自己是個女人，她赤條條一絲不掛的泡在水中，如魚得水，歡暢已極！

燕青甚覺尷尬，說道：「二姊，妳不該跟我們在一起。」

施媚兒笑道：「爲甚麼？我現在是你的姊姊呀！」

燕青道：「妳雖是我的義姊，但畢竟還是女人。」

施媚兒道：「三弟，色不迷人人自迷，你視若無睹便是。」

燕青道：「小弟年輕氣盛，豈能視若無睹？」

施媚兒笑問道：「你和女人親近過沒有？」

燕青搖頭道：「沒有，小弟跟隨家師在長白山上住了十八年，從沒見過一個女人。」

施媚兒道：「眞可憐！」

裴彬道：「二妹，妳不要把三弟帶壞了！」

施媚兒道：「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守身如玉的男人，不一定是品行好的男人呀！」

裴彬道：「三弟現在是一張白紙，染之黑則黑，染之紅則紅！」

施媚兒笑道：「不錯，三弟你今後打算在白道上混呢？或是在黑道上混呢？」

燕青道：「我不知道，不過家師告訴過我：認爲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施媚兒道：「對了，所謂是非黑白和正邪，其實很難分得清楚，這個世上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譬如我，大家都認爲我山陰公主是個天下最無恥最可怕的女人，但我自覺並不太壞，因爲我自己知道在幹甚麼。」

燕青道：「妳是說：妳自認幹的事沒錯？」

施媚兒道：「不，我自知幹的事不對，但我有我的道理。」

燕青道：「妳的道理是甚麼？」

施媚兒搖搖頭道：「算了，現在不提掃興事，我頭髮好髒，要洗一洗了。」

說着，從水裏站起，翹起屁股低下頭，開始洗她的頭髮……

×　×　×

數日後，夜遊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和燕青已走在茅山一條通往三清觀的山路上。

他們三人現在精神愉快，容光煥發！尤其是山陰公主施媚兒，由於連日大魚大肉的吃，她原已消瘦的臉又漸見豐滿，漸漸恢復以前的艷麗容貌了。

三人邊走邊談天，不覺之間，三清道觀已然在望。

燕青道：「大哥，小弟曾聽家師說茅山的道士會法術，是麼？」

裴彬道：「是的，但並非個個都會，各行各業都有敗類，也有好人。」

燕青道：「老猴精就是敗類？」

裴彬道：「對了，愚兄雖然犯案纍纍，到處偷鷄摸狗，但也不齒其爲人。」

燕青道：「茅山的法術很厲害麼？」

裴彬道：「據說是的，一般邪術約有四種：一是茅山法；二是降頭術；三是落蠱；四是鷄鬼；而茅山法又名玉女喜神術，據說懂得其術的人一旦作起法來，能使任何一個女子前來就敎，任作法者爲所欲爲，又據說茅山法乃是張天師五雷正法以外的道家的另一支派。」

燕青道：「這種法術敗壞人家女子的名節，實在可惡。」

裴彬笑道：「愚兄以前也讀過一些書，宋人『夷堅志』有這樣一段故事：邵武人黃某任通判，自太平州秩滿後，住在句容縣的一座僧寺裏，那寺很接近茅山，有一天黃某發現女兒未嫁而有孕，黃某疑其女與人通姦，但其女絕少外出，也沒見有男人來過，經其母再三密詰，女兒哭着說：『女兒實在沒有外遇，可是夜間睡着之後，就覺似夢非夢，被一個道士迎到一間密室，和他做了男女間的事……』黃某認定必是茅山術，乃托故具齋，悉集十里內的道士來吃齋，敎女兒躲在帷內偷看，果然認出其中一個道士，遂縛之送縣法辦。」

施媚兒道：「我也聽過一個故事，說有個巫師張某，擅茅山術，經常戲弄婦女，大家對他又怕又恨，有一天，他在外面與人閒話，看見遠遠有個女人，他便向衆人說：你們想不想看我的法術？大家一致稱好。他就口中唸唸有詞，不久便見那女子自動脫光了衣服，赤裸裸的走過來，等到她走近時，張某才發現她竟是自己的女兒——這叫害人害己。」

燕青道：「不知那三清觀的主持絕塵子會不會茅山術？」

施媚兒道：「他既是老猴精的同門師兄，八成也會邪術。」

燕青打趣道：「若是如此，二姊可要小心一些，莫被他的邪術召了去！」

施媚兒笑道：「被他的邪術召了去，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山陰公主成日打雁，若有一天反被雁啄了眼睛，那也很好玩呀！」

裴彬道：「好了，咱們談正事，待會是先到三清觀呢？或是……」

燕青道：先去找老猴精的寶藏好了，找到了寶藏，再去找絕塵子。」

裴彬道：「老猴精的寶藏在何處？」

燕青道：「在三清觀後一里處的一座獅頭岩上．老猴精說找到獅頭岩上的一株神木，就可找到寶藏。」

裴彬道：「你知道那獅頭岩？」

燕青道：「不知道。」

裴彬道：「那麼，怎知哪一座才是獅頭岩？」

燕青道：「老猴精說它像一個獅子的頭，一看便知，而且岩上的神木是千年紅檜，也一看就知。」

裴彬道：「如此，就容易找着了。」

說話間，那座巍峨的三清道觀已近在咫尺，三人見觀左有一條山徑蜿蜒伸向觀後的山中，於是折入山徑，走了進去。

山徑上鋪着石板，曲徑通幽，景色十分優美！

燕青抬頭看看天色，道：「現在還不到正午吧？」

裴彬道：「大約還有一刻時。」

燕青道：「那麼，咱們得走快一些，錯過了正午，就得再等一天了。」

裴彬道：「這話甚麼意思？」

燕青笑道：「容小弟賣個關子——快走吧！」

於是，三人快步而行，不久，山徑已盡，眼前是一道寬闊的山澗，對面是重巒疊嶂的山林。

看不見有甚麼獅頭岩。

燕青問道：「從三清觀算起，到此有沒有一里路？」

施媚兒道：「差不多有了。」

燕青道：「那麼，獅頭岩必在對面山林內！」

說着，一馬當先，向山澗對面飛躍過去。

三人過了山澗，進入樹林中，行約數十步，眼前豁然開朗，果然見到了一座大山岩！

它像個獅子的頭部，形成張口怒吼之狀。

視綫再向上移，就見到那株千年紅檜，它約有十幾丈高，似一柱擎天，矗立在岩上！

三人一見大喜，當即騰身飛縱上去，轉眼工夫，便到獅頭岩上，也就到了千年紅檜之下。

燕青再仰望天上日頭道：「現在是不是正午了？」

裴彬笑道：「三弟，要知現在是不是正午。應該低頭看才對。」

燕青一怔道：「低頭看？」

裴彬道：「你自己的影子在你腳下，便是正午。」

燕青低頭一看，果見自己的影子在自己腳下，忙道：「快跟我來！」

拔步便向右方奔去。

到了岩上一處地方，也就是千年紅檜的樹影投射在地上的最末端的地方，站住了腳步。

原來，千年紅檜的樹身略向西傾斜，因此樹影向西伸出四、五丈遠，其末端照在一塊千斤巨石上！

施媚兒一看就知，笑道：「樹影投射之處，便是埋藏財寶的地方？」

燕青道：「不錯。」

施媚兒道：「但這是一塊岩石呀！」

裴彬笑道：「也許就在這塊岩石的下面！」

燕青動手推開岩石，赫然發現岩石下面有個洞口，洞道狹窄，曲折向下斜伸，不知有多深！

施媚兒大喜道：「沒錯了，就是這裏，老猴精生平第一次沒有說謊騙人，眞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燕青四望一眼，不見附近有人，便向裴彬說道：「大哥，你替我們把風，小弟和二姊進去看看。」

裴彬點頭道：「好，小心一些。」

燕青和施媚兒伸腳而下，慢慢的縮入洞內，深入約二三丈，洞道變爲平伸，再向前爬入二三丈，忽然洞道變寬，原來已到一間天然洞室！

由於陽光無法射入，故洞室中一片陰暗，只能隱約看個梗概。

燕青取出火摺子劃亮，藉火光一閃之間，才看清了整個洞室的情形。

洞室並不大，呈鵝蛋形狀，高度正好可容一人站直，一舉手就可碰到洞頂，而各面洞壁凹凸不平，均是堅硬的岩石。

但最使燕青和施媚兒看了怦然心喜的是：洞室左側的角落下，擺着有五個大酒甕！

它，毫無疑問是老猴精所藏的財寶！

施媚兒一把扯住燕青，向他附耳低語道：「三弟，你以後要學精明些！」

燕青一怔道：「怎麼呢？」

施媚兒低聲道：「你不該要裴彬在外面把風，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燕青不解道：「爲甚麼？」

施媚兒道：「要是他乘機將洞口封死，咱們豈不完了！」

燕青微愕道：「這怎麼會？咱們三人現在已是義結金蘭——」

施媚兒扯了他一下道：「三弟，你這個人甚麼都好，就是太戇直了些，不知人心之險惡，要知這世上見利忘義的人可多得很！」

燕青道：「他是那種人麼？」

施媚兒道：「他是個獨行大盜，對金錢看得很重，何況有一句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燕青點點頭，但仍不以爲然道：「妳說的雖不錯，但我覺得裴彬大哥人還不錯，不似那種見利忘義之徒可比……」

施媚兒道：「也許我說錯了，但小心無大事，以後碰到這種情形，千萬不可叫他把風，也就是不要授人以柄，以免遭人暗算！」

燕青道：「是，小弟小心就是了。」

施媚兒說道：「你看見那五個酒甕沒有？」

燕青道：「看見了。」

施媚兒道：「那必是老猴精的一生積蓄！」

燕青道：「對！」

施媚兒從懷中摸出一張紙，捲成一支紙棒，說道：「快把這紙棒點燃起來，咱們打開那酒甕看看！」

燕青依言用火摺子將紙棒點上火，正當火光照亮整個洞室時，忽聽裴彬在洞外開聲道：「三弟，找到了沒有？」

施媚兒搶着答道：「還沒有呢！這裏面好黑，我們正在點火！」

燕青拿着紙棒走近那角落，一看那五個酒甕，登時涼了半截，苦笑道：「哼，看來老猴精還是欺騙了我！」

原來，五個酒甕空空如也，裏面甚麼都沒有！

施媚兒一呆道：「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

燕青恨聲道：「老猴精開我玩笑！」

施媚兒道：「不對，老猴精絕不會開你這個玩笑，我看這其中必有緣故……」

這時，裴彬又在洞外開聲問道：「三

弟，你們找到了沒有啊？」

施媚兒道：「大哥，你進來看看，有怪事！」

沒多久，夜遊客裴彬就已趕入洞室，他趨前見過那五個空酒甕，再嗅嗅酒甕氣味，說道：「被人捷足先登了！」

燕青道：「是麼？」

裴彬道：「這五個酒甕沒有一點酒的氣味，可見非儲酒之物，當然也不是藏放死人骨灰的，因爲死人骨灰沒有人要。」

施媚兒道：「因此可斷定當初確是放着珠寶一類的東西。」

裴彬道：「不錯，而老猴精那天在牢房是用耳語告訴三弟的，不可能有外人聽見而先行趕來盜取……」

施媚兒道：「他還說沒有其他人知道呢！」

裴彬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施媚兒道：「不用說了，最可能知道這藏寶之人是絕塵子！」

裴彬道：「這也可能即是他出賣老猴精的原因！」

燕青道：「咱們總不能空跑一趟，找絕塵子算帳去如何？」

施媚兒道：「我贊成！」

裴彬沉吟道：「絕塵子可不是等閒之輩，此事最好考慮考慮……」

施媚兒道：「三弟的武功還不能制服他麼？」

裴彬道：「愚兄只怕事情鬧大，被裘之安獲悉咱們尚在人間，那樣一來，咱們又得躲躲藏藏了。」

燕青道：「大哥與二姊是成名人物，有許多人認得你們，確實不宜去三清觀鬧事，但小弟初入江湖，沒有人認識我，就由我去找他算帳如何？」

裴彬道：「你的武功要制服他應無多大困難，只是你經驗不够，絕塵子又八成會法術，萬一反落入他的手裏，那豈不麻煩麼？」

燕青道：「不會，小弟絕不讓他有作法的機會，一看他作法馬上送他歸西！」

裴彬忙道：「不成，殺了他後，找誰要財寶，我看，這樣好了，咱們今夜一道去！」

燕青道：「大哥不怕被他們認出？」

裴彬笑道：「咱們以蒙面人入觀，就不怕被他認出了。」

施媚兒道：「好主意，就這麼辦！」

× × ×

這天深夜，當三清觀主持絕塵子回到他自己的雲房準備安息時，突然發現房內坐着兩個蒙面人，不禁嚇了一大跳，慌忙轉身欲逃。

但已太遲，另一個蒙面人從門後閃出，迅速的關上房門，同時用一柄長劍抵住他的腰部，冷冷說道：「觀主莫怕，你只要不反抗，我們便不會傷害你！」

絕塵子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道士，修眉朗目，頗有仙風道骨之相，他一看逃路已絕，不覺嚇得發抖道：「你……你們是誰？要做什麼？」

裴彬用劍將他迫去床前，道：「坐下，有些話要跟你談談！」

絕塵子惴惴不安的坐下，結結巴巴道：「你們是……是誰？有何指教？」

裴彬冷冷道：「我首先警告你，在我盤問你時，你不可施法術，我一看你嘴唇亂動，立刻一劍宰了你！」

絕塵子惶然道：「施主多疑了，貧道雖是茅山道士，却未習過邪術。」

裴彬冷笑道：「你是老猴精的同門師兄，老猴精會法術，你那有不會之理？」

絕塵子道：「眞……眞的，貧道是眞正的出家修道之人，不習那旁門左道的害人之術。」

裴彬道：「但是老猴精却說你懂得法術！」

絕塵子連連搖頭道：「他胡說！他要是這樣說了，便是存心陷害貧道！」

裴彬道：「是你陷害他，還是他陷害你？」

絕塵子呆了呆，問道：「施主何出此言？」

裴彬道：「我問你，他是怎麼被官府捕獲的呢？」

絕塵子面色一變，道：「是……是貧道將他灌醉，將他交給官府的，因爲……」

裴彬道：「怎樣？」

絕塵子道：「他不守清規，利用法術騙財刧色，甚至傷害人命，把本山道士的名譽都攪壞了，貧道一再苦勸不聽，只好……只好把他交給官府發落了。」

裴彬冷哼一聲道：「他再不好也是你的師弟，怎可不顧同門之情，將他交給官府？」

絕塵子嘆氣道：「他怙惡不悛，積惡如山，爲了不讓他繼續害人，貧道才不得已……唉！對於這件事，貧道並不後悔，施主是前來替他報仇的麼？」

裴彬道：「是，也可說不是。」

絕塵子微怔道：「施主此言何解？」

裴彬道：「你知不知他已被正法？」

絕塵子道：「不知，但這是遲早會有的結果，對他來說，這是報應！」

裴彬道：「他要求我們替他報仇。」

絕塵子苦笑一聲道：「既是如此，施主動手便了，但請勿傷及別人！」

裴彬頗感意外道：「你不反抗？」

絕塵子道：「如何反抗？」

裴彬道：「動手啊！」

絕塵子又苦笑道：「他沒告訴施主，貧道不諳武功？」

裴彬又感意外道：「哦，你不會武功的？」

絕塵子道：「貧道乃文身，手無縛鷄之力。」

裴彬默默注視他片刻，忽然悍笑一聲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們多費手脚！」

絕塵子閉目待死。

裴彬道：「不過，我們也可以放過你，只要你老老實實的把他的那批財寶交出來！」

絕塵子睜目呆然道：「財寶？」

裴彬道：「不錯！」

絕塵子道：「貧道確實知道他有不少財寶，那都是他搶來騙來的，但貧道不知它藏在何處啊！」

裴彬冷笑道：「哼，你會不知道，依我看，你出賣他就是爲了吞佔他的所有財

寶！」

絕塵子道：「無量壽佛，施主言重了，貧道十四歲出家，心中早無慾念，知善知惡，不迷不惑，財寶之物，對貧道來說已如糞土，怎麼會去吞佔他的財寶呢？」

裴彬道：「少廢話，大爺不信你這一套，今夜你不把老猴精的財寶交出，大爺一劍砍下你的頭！」

絕塵子嘆息一聲道：「施主不信，貧道也沒辦法了，任憑處置便是！」

說畢，又閉上眼睛。

燕青一頓足道：「這個老牛鼻子太頑强，我就不信你不怕死！」

搶過裴彬手上的長劍，就要當場將他劈死。

裴彬阻住了他，道：「別忙，我再問問他——喂，老廢物，我老實告訴你，老猴精的財寶原藏在觀後獅頭岩上的一個秘洞之內，剛才我們去看時，洞中財寶已被竊取一空，那不是你拿的，會是誰？」

絕塵子閉着眼睛答道：「貧道根本不知此事，若是知道，早交給官府了。」

裴彬道：「你最好仔細想一想，我一劍把你殺了，你甚麼都沒有了！」

絕塵子道：「是的，所以貧道若是拿了他的財寶，還敢不獻出麼？」

裴彬道：「你當眞寧死不給？」

絕塵子道：「貧道確實沒有得到他的財寶，要貧道拿甚麼給你們呢？」

燕青怒道：「這老賊道不見棺材不流淚，劈了他算了！」

說着，揚劍欲劈。

裴彬又阻住了他，對着絕塵子冷笑道：「老廢物，我們對老猴精的那批財寶志在必得，你要是不肯獻出，今夜要死的恐怕不只你一人！」

絕塵子一聽這話，無法再保持鎮靜了，睜目驚問道：「你們……打算怎樣？」

裴彬道：「殺盡三清觀的道士！」

絕塵子臉色大變，張口便要喊叫，施媚兒眼明手快，疾速一掌砍出，砰然正中其後頸，敢情絕塵子確實不諳武功，經此一擊，登時仆跌在地，昏厥不省人事了。

裴彬帶責備口吻道：「二妹，妳這算甚麼？」

施媚兒笑道：「我看得出來，這老道的確沒有說謊，老猴精的財寶不是他拿的，再問無益了。」

燕青問道：「二姊，妳怎知不是他拿的？」

施媚兒道：「大凡眞心修道之人，都不怕死，這老道不怕死而怕觀中道士被傷害，就憑這一點，便知他沒有吞佔老猴精的財寶。」

燕青轉望裴彬，問道：「大哥以爲如何？」

裴彬點點頭道：「二妹說的沒錯，只是不該把他打昏，這樣一來，咱們還找誰盤問呢！」

施媚兒道：「找別的道士呀！」

燕青道：「對呀，去抓一個道士來問問！」

裴彬道：「你們在此別動，待愚兄去抓一個來。」

他要過燕青手上的長劍，輕輕打開房門，向外窺視幾眼，見附近無人走動，所有三清觀的道士似已就寢，正是抓人的好時機，於是舉步出房——

不料，就在這時候，驀聽得一片人語聲從不遠傳了過來：「貴觀主持只怕已睡着了吧？」

「不妨，不妨……」

裴彬吃了一驚，連忙縮回脚，掩上房門，回顧燕、施二人低聲道：「不妙，好像有客人來拜訪這絕塵子呢！」

燕青有些緊張，低聲問道：「這怎麼辦？」

施媚兒一笑道：「正好抓下來嘛！」

裴彬急道：「對，咱們快躲起來，等他們入房之時，出其不意——」

一語未了，人語聲又傳過來了！

「裘捕頭，請這邊走。」

「唔……」

裴彬三人聽了這話，大驚失色，三魂七魄一下去了二魂六魄，一時慌得不知所措。

還是施媚兒反應較爲敏捷，立刻一指後窗，急道：「快走！」

她推開後窗，頓足飛了出去。

畢竟是邪不勝正，裴彬和燕青也都沒有勇氣和裘之安朝相，兩人緊隨施媚兒之後越窗而出，似鼠輩般的急急遁逃了。

他們三人剛剛越窗逃出，房門就已「砰砰」响起，只聽一人開聲道：「觀主，觀主！應天府的裘捕頭來了！」

絕塵子忽然從地上爬起來，走去打開房門，含笑道：「請進！」

裘之安和一個道士舉步入房，前者一瞥那扇打開的後窗，微微一笑，道：「走了？」

絕塵子點頭道：「走了！」

× × ×

燕青三人一口氣跑了五、六里路，來到一處茂密的樹林中，因不見後有追兵，才在林中停下來。

施媚兒喘着大氣道：「他媽的，這是怎麼回事？那姓裘的怎麼忽然跑到三清觀來了？」

裴彬道：「正是，還好咱們跑得快，要不……」

燕青道：「咱們實在不應該跑，跟他幹一幹何妨？」

裴彬搖頭道：「不成，姓裘的實在不好對付，要是殺他不死，以後咱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施媚兒道：「眞奇怪，他怎麼忽然跑到三清觀來了呢？」

裴彬道：「誰知道！」

施媚兒道：「那絕塵子醒來的時候，當然會把剛才的事說給裘之安聽，你看裘之安會猜到是咱們三人麼？」

裴彬道：「這要看他是不是已發現咱們僞死逃走，如果是的話，他今夜趕來三清觀就有理由可解釋了。」

施媚兒歪着頭尋思，道：「他會發現麼？」

裴彬道：「可能！」

燕青道：「那天晚上，咱們在百姓祠殺了盛天蛟的五個部下，當時未將屍體掩埋……」

裴彬省悟道：「對了，就是這件事出了漏子，姓裘的聞報百姓祠中有五具屍體

，自然會去查看，也自然會查出他們是盛天蛟的部下！」

施媚兒道：「那百姓祠距埋葬咱們三人的墳墓不遠，他必會順便前去查看。」

裴彬道：「他若見到墳墓有異，必會叫人挖開來看——對了，就是這樣，他已知咱們僞死逃走！」

燕青道：「可是他來三清觀幹甚麼呢？他有甚麼理由猜到咱們會來三清觀？」

裴彬道：「很簡單，他認爲老猴精知道咱們的逃亡計劃，很可能會託咱們替他辦事，也可能猜到咱們會來三清觀替他報仇，因此就趕來了。」

燕青恨聲道：「這個姓裘的眞是頭痛人物，總有一天我要宰了他！」

施媚兒道：「三弟，你眞有能力殺死他？」

燕青點頭道：「有！」

施媚兒微笑道：「那麼，我有個主意，你去將他引到此處，咱們三人合力把他做了！」

燕青道：「好！」

掉頭便要趕回去，裴彬忙道：「且慢，先好好商量一下——二妹，妳認爲這樣妥當麼？」

施媚兒冷冷一笑道：「既然他已知咱們三人未死，夜長夢多，索性把他解決算了！」

裴彬沉吟道：「愚兄倒認爲犯不着如此，咱們還有正事要辦呢，何必跟他鬥氣呢？」

燕青道：「大哥，小弟不認爲這是鬥氣，姓裘的不死，咱們今後就不能放心在江湖上混了。」

施媚兒道：「正是，幹掉他才是一勞永逸之策！」

裴彬道：「咱們三人合力攻擊他，不知能不能置他於死地？」

燕青笑道：「大哥，不是小弟誇口，那次小弟只因一時大意，才落入他手裏，眞要再幹起來，小弟有絕對的把握！」

裴彬想了想，道：「也罷，但要小心，別在觀內跟他動手，把他引誘到此，咱們聯手收拾他！」

燕青道：「好！」

將身一縱，勢如投出去的梭子，一瞬間，便已消失在黑夜下的林中……

裴彬目送燕青去後，有些不安的搓着手道：「二妹，我總覺這樣不大妥當。」

施媚兒笑道：「三弟對此興致可是很大哩！」

裴彬道：「三弟年輕識淺，不知裘之安的厲害，妳不該——」

施媚兒打岔笑道：「別替他担心，他說不定與你的想像完全相反，是個最精明的人！」

裴彬一怔道：「妳是說……」

施媚兒道：「說實話，直到現在，我對他仍不敢太信任！」

裴彬目光一凝道：「妳還懷疑他是奸細？」

施媚兒頷首道：「是的！」

裴彬失笑道：「我的山陰公主，妳可曾想到，妳我都是犯案纍纍的人，官府捕快爲了緝捕咱們，曾經吃了不少苦頭，他們恨不得咱們趕快死掉，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會派人冒充犯人救咱們出牢麼？」

施媚兒又頷首道：「是的！」

裴彬道：「理由是？」

施媚兒道：「第一，他們曾對盛天蛟、尉遲雲虎和老猴精進行刑求，逼他們供出藏寶地點，盛天蛟三人堅不吐露，因此他們有理由使出反間之計。」

裴彬道：「若是如此，他目的已達——盛天蛟三人已將藏寶遺贈給他——他又爲甚麼要救咱們出牢？」

施媚兒道：「第二，你此次被捕的理由，是被控盜走庫銀，我是被控刦持沈文儀，你我都沒承認，因此他們不得已而以累犯的罪名呈報上去的，是不？」

裴彬道：「不錯。」

施媚兒道：「但是裘之安仍然認爲你盜了庫銀，我刦持了沈文儀，這兩件案子不破，對他是如刺在背的，因此他有理由使出這一招！」

裴彬點點頭道：「有可能，但並非絕對。」

施媚兒道：「還有一點，老猴精是非常精明的人，他藏寶的地點絕不會被人知道，他自己也說過沒有第二人知道，但是結果藏寶却被人先一步拿走了，這如解釋爲燕青暗中通知裘之安，先把老猴精的藏寶取走，也說得通啊！」

裴彬又點點頭，神情變得嚴慮了起來了。

施媚兒笑了笑道：「所以，我要他去引誘裘之安到此，如果他將裘之安誘到這裏，而眞肯與咱們聯手將裘之安幹掉，才能證明他不是奸細！」

裴彬笑了，道：「二妹，妳心思愼密，愚兄服了妳啦！」

施媚兒笑道：「吃得一次虧，學得一次乖，今後咱們必須步步爲營，時時小心，否則，再被抓入『閻羅殿』，那就死定了。」

裴彬道：「對，但既然燕青仍有可疑，咱們何不去前面一段路埋伏，暗中觀察他引誘裘之安的情形？」

施媚兒道：「正該如此。」

於是，他們往來路奔回二、三里，找了一個隱蔽處埋伏起來。

約莫等候了半個時辰，才見一條人影從來路上飛奔而來。

臨近一看，正是燕青！

但是，他的身後不見有追兵，想像中的裘之安並未出現！

他們看着燕青從眼前奔過，交換了一個懷疑的眼色，施媚兒低聲道：「奇怪，裘之安怎麼沒追來？」

裴彬道：「正是，妳認爲這是甚麼意思？」

施媚兒顰眉道：「這個情況我倒沒有料到，不知是甚麼原因……」

裴彬道：「咱們怎麼辦？」

施媚兒道：「這樣只好回去和他見面了。」

兩人趕回剛才三人分開的樹林內時，竟不見燕青在塲，方自錯愕間，忽然，身後有人笑道：「大哥，二姊，你們那裏去了？」

兩人一回頭，赫然發現燕青含笑站在身後，施媚兒不禁一呆道：「三弟，你攪

甚麼鬼？」

燕青笑道：「小弟回到這裏，不見你們二位，怎麼說小弟攪鬼呢？」

裴彬忙道：「我們怕你有失，故趕去前面準備支援，剛才看見你趕回來，我們以爲姓裘的會在你後面，因此沒有開聲叫你。」

施媚兒接口道：「正是，三弟，怎麼不見姓裘的追上來呢？」

燕青搖頭道：「他奶奶的，小弟碰到了怪事！」

施媚兒問道：「怎麼回事？」

燕青道：「小弟趕回到三清觀時，就悄悄的接近絕塵子的雲房，可是躲在房外偸聽了老半天，竟沒聽見一點聲音！」

施媚兒道：「絕塵子和裘之安不在裏面？」

燕青道：「正是，小弟先投石試探，沒見動靜，就從天窗往房內窺望，只見房中一燈如豆，却沒有一個人在裏面。」

裴彬道：「奇怪，姓裘的深夜拜訪絕塵子，他們不在房中談話，却到那裏去了呢？」

燕青道：「咱們三人逃出雲房時，絕塵子尚昏迷未醒，因此小弟猜想姓裘的可能將他抱去某個房間施救，但後來小弟找遍全觀，又發現了一樁怪事。」

裴彬道：「甚麼怪事？」

燕青道：「整個三清觀已沒有半個道士，都不知跑到何處去了！」

施媚兒道：「原來如此！」

裴彬道：「嗯，這表示姓裘的已發現咱們還活着，他怕咱們前來三清觀替老猴精報仇，因此趕來通知絕塵子，而絕塵子恐觀中道士被咱們殺害，就下令全觀道士連夜躱去別處了。」

燕青道：「但姓裘的，怎麼也不見了呢？」

裴彬道：「他必在保護絕塵子，也可能他認爲守在絕塵子身邊，就可再度逮住咱們。」

施媚兒道：「對，趁着他還在茅山，咱們先往別處下手——去九華山！」

你虞我詐　跋山涉水只爲財

九華山，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其九峯如蓮花削成，遂改名九華，山在青陽縣西南，峯之得名者有四十八，此外奇岩洞泉不可勝數，重林叠嶂，險惡峻阻。

南七省綠林總瓢把子盛天蛟的「總舵」就建在一座著名的「棲鸞台」附近，它原是一座大山莊，氣派很不錯。但如今已被廢棄，莊中所有值錢的東西已被盜走一空，也沒有人敢在裏面居住了！

燕青、裴彬和施媚兒是在深夜裏到達的，爲恐神捕裘之安已派人在莊中埋伏，他們沒有入莊，只在莊外的一株大樹上觀察。從樹上往莊中瞭望，但見莊中一片闃靜，沒見一點燈火，也沒見一個人影。

施媚兒道：「要不要入莊去看看？」

裴彬道：「三弟，你說要不要？」

燕青道：「我看無此必要，咱們是來起出盛天蛟所埋藏的財寶，何必自找麻煩呢！」

施媚兒笑道：「要是姓裘的派人在莊中埋伏，我倒眞想去跟他們耍耍，除去裘之安，其餘的人都不難對付。」

燕青道：「算了，小弟只對裘之安一人有興趣。」

施媚兒道：「好吧，辦正事要緊，你說盛天蛟的財寶藏在何處？」

燕青道：「鬼洞之中。」

施媚兒又問道：「鬼洞在何處？」

燕青道：「他說在九華第五座峯上，小弟不知第五座峯在甚麼地方。」

裴彬道：「這個愚兄知道，你們跟我來吧！」

當下，三人從樹上跳下，由裴彬領路，遠遠繞過了山莊，轉向西北而來。

一路翻山越嶺，走了一個更次，來到一座絕峯之下，裴彬住足一指絕峯道：「這便是九華第五峯，愚兄早年曾到此一遊，記得有一條石級可上到峯腰，咱們找找看。」

三人繞着峯脚找了一會，果然找到一條石級的起點，石級是繞着峯壁闢出的，蜿蜒向峯上伸去，在起點之處却擋着一片木柵，上面還釘着一塊木板，寫着「上有崩石，遊人止步」八個字。

施媚兒看了笑道：「這必是用來嚇唬一般遊客的。」

裴彬道：「盛天蛟將他的財寶藏在這座絕峯之上，實在有些奇怪，他難道不怕被人發現？」

施媚兒道：「不，有句話說『大隱隱於朝』，他把財寶藏在大家常到的地方，才叫人猜不到呢。」

燕青一個飛身跳過木柵，到了裏面的石級上，叫道：「走吧，但願這回不致落空。」

裴彬和施媚兒也跳過木柵，三人順着石級一路向上走，繞峯一匝，已到峯腰，石級沒有了，只有一塊小小的平台供人眺望景色。

抬頭上看，距峯頂尚有二十多丈呢！

而且，上面的峯壁是一片片峻坂如削的岩石，恰似竹筍的葉子，非有絕頂輕功，絕對上不去。

三人仔細打量絕峯的形勢後，施媚兒搖搖頭道：「難！難！難！」

裴彬笑道：「二妹何必謙虛，愚兄知道妳的輕功十分高明。」

施媚兒道：「可是現在是夜間，視界不清，一個弄不好，摔下來怎麼辦？」

裴彬轉望燕青問道：「三弟，你有無把握？」

燕青點頭道：「有，小弟在長白山住了十八年，那地方的山峯常年爲冰雪所封，比這地方的山峯要難攀登多了，但小弟已能履險如夷，一點都不覺得困難。」

裴彬道：「愚兄的輕功自信也不比人差，不過現在是深夜，峯上岩壁的狀況不清楚，實在也不敢上去，你要是急着想上去的話，我們便在此處等着你。」

燕青道：「那就算了，咱們就在這峯腰上坐等天亮再一起上去。」

施媚兒笑問道：「爲甚麼你一定要跟我們一起上去呢？」

燕青笑道：「咱們三人已結拜成爲兄姊弟，今後應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施媚兒道：「這與攀登山峯有何關係

呀？」

燕青道：「那一天在地牢中，小弟曾說要將全數財寶的十份之二送給你們二位，如今咱們的關係已不同，因此分配財寶的方式也得改變一下。」

施媚兒道：「你要怎麼分配？」

燕青道：「不管多少，三人平分。」

裴彬聽了忙道：「這倒不必如此，我們這條命是你給的，若是跟你平分財寶，於心不安。」

施媚兒道：「正是，我們對你感激都來不及了，怎好與你平分財寶？」

燕青笑道：「大哥和二姊不必客氣了，咱們若不能平分財寶，還算是結拜兄弟麼？」

他微微一笑，繼道：「況且，小弟一向對金錢看得並不重，金錢夠用已足，多得用不完便是多餘了。」

裴彬道：「話雖不錯，但是——」

燕青截口堅決地道：「不要但是了，小弟心意已決，不論多少，三人平分。」

× × ×

破曉時份，他們開始飛登絕峯，由燕青領頭，三人施展輕功提縱術，捷如猿猴，攀壁而上，沒費多少工夫，已然登臨峯巔。

峯巔沒有一塊平地，岩石形若筍尖，三人找了一會，果然發現了一個山洞。

這個山洞，也是天然洞穴，洞口很大，但是越入越狹窄，進入數十步，洞道已變成一道狹縫，僅能容許一個人橫着擠進去！

但進入數丈深，洞道突又變寬，當燕青點燃一支紙棒，火光大亮時，才發現已置身於一個洞窟中。

洞窟約有兩丈見方，上有石鐘乳，下有大小不一的石筍，給人一種千奇百怪的感覺！

但是使他們三人看了心驚的，却是洞窟一塊角落上的情形，那角落上有四具骷髏，歪歪斜斜的陳臥在地上！

四具骷髏已沒有一點肉，顯然已死亡多年，皮肉早已爛掉了。

三人趨近細視，施媚兒笑道：「我猜這四人是盛天蛟的部下。」

裴彬接腔道：「不錯，而殺死他們的必是盛天蛟。」

燕青道：「怎麼說呢？」

裴彬笑道：「三弟，如果你是盛天蛟，如果你指揮四個部下將你的財寶運到此處埋藏，當埋藏妥當之後，你會採取甚麼行動？」

燕青恍然大悟道：「殺人滅口。」

裴彬道：「對了，正是殺人滅口！」

燕青運目四望，道：「但寶藏在那裏呢？」

裴彬道：「找找看吧。」

這時，紙棒已快燒盡，施媚兒取出一張紙，捲成紙棒再點上火，三人就在洞窟裏找尋起來！

沒有多久，施媚兒發現一處洞壁下的一片岩石有異，她將岩石扳倒，一眼便見岩石後面有個小洞穴，而且一眼便見裏面放着五個鐵箱，不禁大喜道：「找到了，找到了。」

燕青上前將鐵箱一一拖出，笑道：「他媽的，這回總算沒有落空。」

施媚兒道：「這洞中太黑，搬到洞外再打開來看。」

當下，燕、裴各提兩個鐵箱，施媚兒提最後一個。費了一番功夫才擠出狹窄的洞道，來到了山洞外面。

這時，天已大亮，所有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燕青將兩個鐵箱放在地上，滿心歡喜道：「我這兩個好重，箱中一定裝得滿滿的。」

裴彬和施媚兒也將鐵箱放下，後者笑道：「快打開來看，要是我猜得沒錯，一定都是價值連城的珠寶翡翠，或者是稀世古物。」

燕青拿起一顆石頭，用力一敲箱上一副銅鎖，銅鎖應聲而落，他急急揭開一看，不覺爲之目瞪口呆，整個人都傻了！

裴彬和施媚兒也爲之瞪目結舌。

是滿箱的珠寶麼？

不，是滿箱的石頭！

燕青呆了半晌，又急急敲開四個鐵箱，一一打開來看，一見都是石頭，不禁氣得狂叫一聲，提起鐵箱猛砸猛摔，將四個鐵箱摔得稀爛！

施媚兒臉上，現出一片冷笑，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誰在跟咱們開玩笑？」

燕青已經氣得面呈鐵青，破口大罵不已。

裴彬皺眉嘆了口氣道：「眞是怪事，爲甚麼每次都被人搶先了一步，難道說……難道說除了盛天蛟和三弟之外，還有人知道這件事？」

燕青氣吁吁地說道：「不錯！一定還有人知道，可是他是誰？難道會是裘之安麼？」

施媚兒冷笑道：「他怎麼會知道？」

裴彬道：「對啊！他怎麼會知道，除非有人告訴他，但盛天蛟不會告訴他，而三弟你也絕對不會告訴他，是不？」

說着，目光如刀，釘在燕青的臉上！

燕青好像沒有發現裴彬正以異樣的眼睛在看着他，連連頓足道：「不可能，不可能，大哥，二姊，你們說，那天盛天蛟耳語告訴小弟藏寶地點時，你們聽見沒有呀？」

施媚兒道：「沒有，我們沒聽見。」

燕青道：「這就是了，你們在牢中都聽不見，裘之安在牢外更不可聽見了。」

施媚兒道：「可是，結果兩處寶藏却都被人捷足先登了，這怎麼解釋呢？」

燕青神情激動地道：「是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裴彬搖搖頭，苦笑道：「這件事實在奇怪，愚兄也想不明白了。」

施媚兒道：「三弟，大哥和我在出牢之後，雖曾問過你藏寶地點，但你只說出大概的地點，我們都不知藏寶的詳細所在地，你可別懷疑是我們幹的啊。」

燕青道：「二姊說那裏話，小弟怎麼會懷疑到你們，這話不要說了。」

施媚兒道：「我知道，但我不能不說一說。」

燕青忽然道：「對了，大哥，二姊，老猴精和盛天蛟的寶藏，一定不是裘之安



拿走的，他若知咱們要來取寶，爲何不在此埋伏，順便圍捕咱們三人。」

裴彬點頭道：「正是，他是應該這樣做才對，這是再度捕獲咱們的好機會。」

施媚兒微微一笑道：「如果他起了私心，他就不會這樣做。」

裴彬道：「妳是說他見財起意，打算獨吞？」

施媚兒點頭道：「是的，這麼多的財寶，對任何人都具有引誘力。」

裴彬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但問題在於，他怎麼知道藏寶地點呢？」

施媚兒道：「這一點我也猜不透。」

燕青道：「會不會是老猴精和盛天蛟告訴他的。」

施媚兒一笑道：「他們會麼？」

燕青道：「他們在臨受刑之際，也許會心生反悔，覺得與小弟並無交情，爲何要將財寶遺贈給我，要是他們這樣一想，就可能將藏寶告訴裘之安，好讓裘之安和我們爲搶奪財寶而鬥得你死我活。」

裴彬搖頭道：「不！他們不會這樣做，他們對裘之安恨之入骨，絕對不會把藏寶告訴他的。」

燕青緊鎖雙眉道：「要不，小弟就想不明白了。」

裴彬道：「可能是盛天蛟的部下知道這件事，在盛天蛟被捕入牢之後，就來盜走一空。」

燕青嘆氣道：「老猴精的藏寶也是如此？」

裴彬點頭道：「可能。」

燕青又恨恨的踢了鐵箱一脚，罵道：「他奶奶的，咱們的運氣怎麼這樣壞！」

裴彬道：「俗語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一個人如無發財的命，天上掉下元寶來，你都會當它是石頭呢——走吧，咱們去山莊看看！」

三人悶悶不樂的下了絕峯，來到盛天蛟的山莊。

他們先在莊外觀望了一會，確定莊內無人，這才一起進入山莊。

只見莊中處處髒亂，已形同廢墟，他們在前院搜索了一遍，不見任何可疑事物，便走入客廳坐下歇息。

燕青對於未能取得藏寶，一直耿耿在懷，半天都沒說一句話。

裴彬勸道：「看開一點，三弟，你不是說你對金錢看得不重麼？」

燕青道：「小弟是覺得對不起大哥和二姊，害你們跟着小弟白跑了一趟。」

裴彬道：「這是甚麼話，你救了我們兩人的命，這個恩惠，我們一輩子也還不了，我們還會在乎那些財寶麼！」

施媚兒道：「不錯，三弟，有了命不怕沒有錢，裴大哥是出了名的樑上君子，他只要往城裏走一趟，就可以滿載而歸了呢。」

裴彬哈哈笑道：「可惜此處距城裏太遠，大哥我英雄無用武之地。」

施媚兒笑道：「我餓了，不知這莊內能不能找到吃的東西。」

裴彬道：「此莊已數月無人居住，怎麼可能還有食物，還是吃些乾糧吧！」

燕青道：「這山中必有野兔，待小弟去打一兩隻野兔回來烤食如何？」

施媚兒正想找機會與裴彬談談，聞言立刻點頭道：「好！你是山中長大的，打野兔你在行，就去打一兩隻回來好了。」

燕青乃起身出廳而去。

但才走出客廳，忽見他機警的刹住了脚步，冷笑道：「大哥，二姊，咱們有朋友！」

裴彬和施媚兒聞言心頭一震，急忙出廳探視。

但見五個彪形大漢正手掣鋼刀，滿面敵意的向燕青舉步走過去，看他們的服裝，似非官府捕快。

裴彬見多識廣，一看就猜出七八分，當即開聲道：「三弟，他們是盛天蛟的手下。」

燕青冷眼瞥視着對方五人，問道：「朋友，你們是盛天蛟的手下麼？」

一個彪形大漢冷冷笑道：「不錯，你們是那條綫上的朋友？到此何爲？」

裴彬搶着道：「三弟，跟這些小脚色用不着通名道姓。」

燕青一笑道：「小弟知道。」

施媚兒道：「要活的啊！」

燕青一又笑道：「小弟明白。」

那彪形大漢心中大怒，手中鋼刀一翻，擺出了攻擊的姿式，喝道：「要命的就快報上名來。」

燕青微微一笑道：「我不要命，你動手便是！」

那彪形大漢大喝一聲，舉起鋼刀，對準他頭上直劈了下去！

燕青幾乎等到刀口即將劈中自己的頭額之際，才將身一側。隨之右掌一探，一把扣住對方的右手脈門。再以左拳猛然擊

出！

「砰！」的一聲，彪形大漢的腰上應聲下陷，肋骨不知斷了幾根，只見他「喔！」的叫了一聲，面上立刻扭曲，冷汗涔涔出現！

燕青順勢一扯，將他扯倒在地，說道：「躺着歇一歇吧！」

其餘四個彪形大漢見同伴一招未過就已傷在對方手裏，不禁面色大變，流露出畏怯之色。

燕青上前三步，向他們招招手道：「別怕！你們四個一起上來走幾招，我不會殺死你們的。」

四人互望一眼，忽然同時吶喊一聲，同時揚刀搶步而上，從四個方向攻上燕青，打算將燕青亂刀殺死。

燕青身形一動，頓如鰻魚入水，滑溜無比，在他們四人中間一陣穿梭飛轉，慘叫聲便响了起來。

「哎呀！」

「喔！」

「唷！」

「哇！」

四個彪形大漢一齊倒地不起，情況與第一個彪形大漢相同，都傷在腰上。

施媚兒拍手喝彩道：「三弟，你眞行，今後的武林將是你的天下了。」

燕青笑了笑道：「二姊過獎，這不過是五個兔崽子，沒甚麼啊！」

裴彬將他們五人拖到一起，讓他們靠着廳前石階坐好，然後拾起一把鋼刀，由第一個開始，用刀尖抵住對方的脖子，道：「你們先報名。」

第一個大漢沒有回答，只呻吟不已。

裴彬喝道：「快！否則頭要斷了。」

第一個大漢不敢强硬，答道：「我叫詹杰。」

裴彬把刀抵上第二個大漢……

「我叫曹玉書。」

「牛大通。」

「牟四郎。」

「伍威。」

裴彬問道：「盛天蛟的部下？」

詹杰答道：「是的。」

裴彬道：「原在盛天蛟麾下担任甚麼工作？」

詹杰道：「我們是他的僕人。」

裴彬笑道：「僕人？那麼你們對盛天蛟的一切必然十分清楚了，你們五人一直留在這山莊麼？」

詹杰道：「不，盛總瓢把子被捕之後，我們就離開了這裏，原想去投靠別處山寨，可是他們都不肯收留，我們無處可去，只好回來。」

裴彬道：「回來幾天了？」

詹杰道：「昨天才到的。」

裴彬道：「打算怎樣？」

詹杰道：「有人說我們總瓢把子生前埋藏着一批財寶，我們想把它找出來。」

裴彬笑道：「你們一定找到了。」

詹杰道：「沒有，我們還沒找到。」

裴彬道：「我猜一定找到了。」

詹杰道：「要是找到了，我們還留在這裏幹甚麼？」

裴彬道：「因爲財寶太多，你們帶不走，因此才沒有立刻離開此地。」

詹杰道：「不是！不是！」

裴彬道：「你們已去過鬼洞了，對不對？」

詹杰道：「鬼洞？沒有啊，我們去鬼洞幹麼？」

裴彬冷冷一笑道：「你最好說實話，否則我一刀搬走你的吃飯傢伙。」

詹杰面色發白，惶聲道：「我……我說的是實話呀！」

裴彬沉聲道：「胡說！」

詹杰口吃起來，道：「眞的，我說的……說的都……都是實話。」

裴彬面現殺氣道：「看樣子你是不想活了，那麼我送你回老家去。」

說着，揚刀欲砍。

詹杰大驚，急道：「大爺饒命，你要小的說什麼呀？」

裴彬道：「說出財寶藏在何處？」

詹杰道：「那……那些財寶，我們……還沒找到呀！」

施媚兒上前要過裴彬手中的鋼刀，笑道：「大哥，讓我來問問看。」她突然一刀砍下，詹杰一聲慘叫未了，項上人頭已然滾落身旁，鮮血似泉噴了出來。

那四人見她問都不問，一刀就砍下同伴的首級，頓時驚得面無人色，全身發抖起來。

施媚兒一脚撥開詹杰的屍體，然後視綫盯上曹玉書，格格嬌笑道：「你說不說呀？」

曹玉書恐懼萬分，顫聲道：「說……說甚麼呀？」

刀光一閃，血光迸飛，曹玉書的頭顱也落地了。

其餘三人看到這種情形，嚇得魂飛魄散，慌不迭的跪下猛磕頭，哀求道：「女俠請饒命，女俠請饒命，我們願把所有財物孝敬女俠，只請女俠饒我們一命。」

施媚兒道：「所有財物在那裏？」

牟四郎戰戰兢兢道：「在……在後院廂……廂房中，一共有三百多両銀子。」

施媚兒笑道：「我要的是盛天蛟的財寶——你說不說？」

牟四郎忽然哭了起來，道：「我們眞的不知道，妳要我們——哎呀！」

人頭又告落地，鮮血四下飛濺。

施媚兒一刀砍下他的頭後，就往後縱開數丈，避開鮮血的飛濺。

伍威和牛大通乘機爬起要逃，施媚兒嬌笑一聲，一個橫飄追上去，鋼刀一揮，伍威的半邊腦袋飛走了，人頓時撲地氣絕，牛大通狂呼叫道：「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可是，施媚兒又是一刀遞出，牛大通的頭顱便告垂下，只留一些皮肉還連在咽喉上……

裴彬含笑看着她殺人，只不過笑得有些不自然，他聳聳肩道：「二妹，妳太性急了。」

施媚兒扔掉了鋼刀，微笑道：「怎麼呢？」

裴彬道：「也許還可以問出一些端倪來，何必急急乃爾？」

施媚兒道：「不如此，怎能逼他們說出實話！」

燕青失笑道：「二姊已將他們全殺了，還能逼他們說出實話麼？」

施媚兒挺眉一笑道：「他們不是已經說出實話了麼？」

燕青怔住，道：「他們確實不知道盛天蛟的財寶在那裏？」

施媚兒道：「要是知道，殺了第二個時，第三個還敢不說？」

燕青兒哦一聲道：「二姊作風明快，小弟佩服之至。」

施媚兒道：「我跟裴大哥不一樣，他有時還有些菩薩心腸，不大喜歡殺人——好了，你去打野兔，我和裴大哥來收埋死人！」

燕青應了一聲，立即出莊而去。

裴彬和施媚兒動手就地挖坑，兩人一邊挖掘一邊交談起來。

「裴大哥，你覺得怎樣？」

「還是想不通！」

「我相信盛天蛟和老猴精的話，他們在埋藏財寶時，一定會很小心，而且埋藏妥當之後，一定會把參與埋藏財寶之人殺死！」

「唔！」

「我還相信他們兩人只將藏寶地點告訴燕青一個，沒有第二個知道！」

「唔……」

「可是結果却被人捷足先登，這表示着甚麼呢？」

「妳懷疑他是奸細？」

「是的！」

「不一定！」

「你的看法是……」

「我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不是奸細，但是我會看人，我覺得他不是！」

「但兩處藏寶都被人捷足先登，這該如何解釋？」

「也許只是巧合——老猴精的財寶落入絕塵子或別的茅山道士之手，盛天蛟的財寶落入其手下之手，他們在老猴精和盛天蛟被捕入牢後就將財寶盜走了。」

「可是……我總覺得有些不對勁，他對咱們太好、太熱情了，我越想越覺得不妙！」

「如果他是奸細，他的目的何在？」

「還是那句話，裘之安認定你盜了庫銀，我刦持了沈文儀。」

「但如我是裘之安，我絕不會縱虎歸山。」

「他武功很高，可以隨時再將咱們抓回去。」

「妳的猜疑不無道理，但不一定正確——妳打算怎樣？」

「他還要去尋找尉遲雲虎的藏寶，是不是？」

「不錯。」

「要是尉遲雲虎的藏寶又被人捷足先登，那就證明他是奸細，那時咱們必須先下手爲强。」

「好吧，就這樣辦！」

× × ×

半個月後，燕青，裴彬和施媚兒連袂抵達一個瀕臨東海的大市鎮——古鰲頭。

此處，是全縣商業最繁榮的地方，境內出產的茶、礬及海產，均由此裝船出口，故鎮上商店林立，熱鬧非常。

三人到達鎮上時，剛好是中午，街上幾家酒樓都告客滿，但三人在走到一家名叫「海樓」的酒樓門口時，雖然看出裏面座無虛席，仍然走了進去。

燕青拉住一個夥計問道：「夥計，有座位麼？」

夥計一看他們是三個人，便道：「抱歉，客滿了，三位能不能等一等！」

燕青道：「有一位姓韋的掌櫃，在不在？」

夥計一指櫃台道：「他在那裏嘛。」

燕青走到櫃台前，向那個「韋掌櫃」問道：「你是韋掌櫃？」

韋掌櫃是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他正在算帳，聞言也沒有抬頭，漫聲答道：「是的。」

燕青輕吟道：「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韋掌櫃的，還認得我麼？」

韋掌櫃聽得一呆，這才慢慢抬起頭，打量燕青問道：「咱們在何處見過面？」

燕青道：「東海之上。」

韋掌櫃再看一看左右，又問道：「何時？」

燕青道：「五月五日。」

韋掌櫃臉上立現笑容，說道：「咳，看我都老眼昏花了，老朋友竟不認得，恕罪恕罪。」

說着，拱手不已。

燕青笑道：「還有兩位朋友跟我一起，韋掌櫃的能不能替我們找個座位？」

韋掌櫃連聲稱有，立刻召來一個夥計吩咐道：「小張，帶這三位貴客到我房間去，準備最好的酒菜。」

又回對燕青道：「三位先生，待老漢把帳目交待一下，隨後便到。」

於是，燕青三人被領入酒樓後院的一間靜室，夥計獻上茶後，恭聲問道：「三位大爺要吃甚麼酒菜？」

燕青道：「隨便吧。」

夥計道：「那麼，三位大爺稍候片刻，小的去吩咐廚師一聲。」

說罷，施禮而退。

施媚兒看夥計去後，才以驚奇的表情問燕青道：「三弟，這是甚麼玩意兒？」

燕青笑道：「這是東海霸主尉遲雲虎教給小弟的辦法，他說這樣就可與他的部下聯絡上。」

施媚兒一哦道：「原來如此，可是你幹麼要與尉遲雲虎的部下聯絡呢？」

裴彬接口道：「是啊，咱們此來是要去起出那批東西，怎好與其部下聯絡？」

燕青微微一笑，壓低聲音道：「因爲要起出那批東西必須要有一張地圖，而那張地圖，尉遲雲虎把它藏在南月山上。」

裴彬道：「南月山在何處？」

燕青道：「在一百多里外的海上，它是一個海島，向爲尉遲雲虎所盤踞。」

裴彬道：「咱們不能自己去麼？」

燕青道：「不能，因爲島上建有一座『龍王宮』，他的部下都在那裏。」

裴彬明白了，微笑道：「你打算去『龍王宮』作客，伺機竊取那張地圖？」

燕青道：「是的，此外還要降服一些人，指揮他們起出海底藏寶。」

不久，酒菜上了靜室的桌子，而韋掌櫃亦適時入房，他連連拱手道：「怠慢，怠慢，三位海涵。」

燕青道：「別客氣，韋掌櫃的，我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在下姓錢，賤名一個通字——這位是在下義兄，叫費彬，又這位是在下的義姊，叫陰媚珠。」

韋掌櫃連聲道：「幸會幸會，請坐下好說話。」

當下，四人圍着桌子坐下，韋掌櫃提起酒壺斟了四盅酒，然後舉盅道：「來，先乾一盅。」

一盅下肚，韋掌櫃神色一黯，長嘆一聲道：「上個月，我們大船主不幸在應天府投首，三位是在甚麼地方和甚麼時候見到我們大船主的？」

燕青答道：「在牢中。」

韋掌櫃一怔道：「哦，這麼說……」

燕青道：「五個月前，在下因犯案落入裘之安手裏，被囚禁在監牢中，直到半個月前才得到越獄的機會。」

韋掌櫃神色一動道：「老弟與我們大船主被囚禁在同一間監牢中？」

燕青道：「開始的幾天是的，但後來尉遲大船主被轉入『閻羅殿』，之後我們就沒再見過面。」

韋掌櫃目光一凝道：「那麼……」

燕青道：「大概尉遲大船主自知逃生無望，故在與在下同房的時候，交代了一些機密事，囑在下萬一能夠逃出監牢時，將所交代的機密事轉告他的繼承者。」

韋掌櫃問道：「甚麼機密事？」

燕青道：「抱歉，尉遲大船主曾再三叮囑，一定要見到他的繼承者才可當面奉告。」

韋掌櫃道：「哦……」

燕青道：「不知他的繼承者是那一位呢？」

韋掌櫃道：「我們大船主有一位結拜義弟，名號叫『獨目神蛟孫麟』，老弟聽說過吧？」

燕青點頭道：「大名如雷貫耳。」

韋掌櫃道：「我們大船主受難之後，幫中兄弟便擁立他爲首領，如今他是我們的大當家。」

燕青問道：「他在那裏？」

韋掌櫃道：「老弟一定要見到他才肯說！」

燕青點頭道：「是的！」

韋掌櫃道：「那麼，等老漢來安排一下。」

他叫來一個夥計，低聲吩咐夥計幾句，夥計應聲而去。

之後，四人開始飲酒暢談，燕青編了一個故事哄騙他，並暗示自己三人希望能加入他們的海盜帮中，韋掌櫃沒有正面答覆，只說可和「獨目神蛟孫麟」談談看。

酒足飯飽，夥計回來了，告訴韋掌櫃已準備妥當，韋掌櫃便向他們三人道：「很抱歉，由於最近風聲太緊，我們新當家的不願上岸，故只好委屈三位一下，老漢已吩咐他們準備好了船，要是三位——」

燕青立刻站起，道：「好，我們就上船。」

施媚兒問道：「那位孫大當家的在那裏？」

韋掌櫃笑笑道：「在一座島上，三位到了那邊自會知道。」

轉對夥計吩咐道：「你帶這三位貴客上船，不得怠慢無禮！」

× × ×

船，平穩的駛出港口，朝東方破浪前進。

這是一艘漁船，開船的一對老夫妻，年紀都在六十以上，滿臉風霜與皺紋，但身子很硬朗，顯然在海上討生活已有幾十年了。

燕青，裴彬和施媚兒被安置在船艙中坐着，裴彬一直等到招待他們的老婆子離開船艙後，才向燕，施二人低聲道：「咱們上了賊船了！」

施媚兒道：「本來就是嘛。」

裴彬又低聲道：「我認得這對老夫妻，他們名氣很大，男的叫『東海釣翁』，女的叫『東海釣嫂』！」

施媚兒臉色一變道：「我的天，原來是這對要命的人物，那咱們可得小心一點了。」

燕青道：「怎麼呢？」

施媚兒道：「這對夫妻有名的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的海上巨寇！」

燕青道：「遲尉雲虎的麾下高手？」

裴彬道：「他們一向是獨來獨往的，但看今天這情形，他們夫妻似已加入海盜帮中。」

燕青道：「既是如此，他們就不會對咱們不利了。」

裴彬道：「這難說得很，那韋掌櫃的安排咱們上他們夫妻的船，我覺得有些不妙……」

施媚兒心中發慌道：「我水性不佳，在海上不會支持太久，萬一他們心懷不軌，那我可完了！」

燕青道：「別怕，一看情況不對，小弟會先殺了他們！」

這時，船離港口已有數里遠，到了大海之上，只見那東海釣翁將船交給老妻東海釣嫂，他自己從腰上抽下大桿烟，裝上烟絲點上火，便一邊抽烟一邊踱到艙門口，在艙門口坐下來，含笑道：「三位以前到過海上沒有？」

施媚兒搶着答道：「到過，我爹以前也是打魚的，我的水性相當高明呢！」

東海釣翁笑了笑道：「哦，姑娘貴姓芳名？」

施媚兒道：「我姓陰，名叫媚珠。」

「媚珠？」東海釣翁哈哈笑了起來：「這個名字是誰跟妳取的？」

施媚兒嫣然一笑道：「我爹呀！」

東海釣翁笑道：「妳爹一定沒讀過書，怎麼可以給自己的女兒取這個名字？」

施媚兒道：「有何不對？」

東海釣翁道：「媚珠是狐狸精口中之物，因爲狐狸精有顆媚珠，所以能迷惑男人！」

施媚兒笑道：「眞的？這眞糟糕，我還以爲這個名字很美哩！」

東海釣翁又笑道：「不過，姑娘貌美如花，即使不叫媚珠，也一樣能叫男人神魂顚倒！」

施媚兒佯羞道：「老丈別打趣了，我才不會迷惑男人呢。」

東海釣翁轉望燕青和裴彬笑問道：「二位老弟貴姓大名？」

燕青答道：「在下錢通。」

裴彬答道：「在下費彬。」

東海釣翁道：「你們曾見過遲尉大船主？」

燕青道：「在下在獄中見過他。」

東海釣翁嘆道：「他眞不幸，縱橫海上幾十年，不料竟因一時疏忽而落入裘之安手裏，終至被砍了頭！」

燕青道：「正是，太不幸了。」

東海釣翁道：「據說尉遲大船主有遺囑要你轉告他的繼承者？」

燕青道：「是的。」

東海釣翁道：「能不能先說給老漢聽聽？」

燕青道：「對不起，此事只宜『獨目神蛟』一人知道。」

東海釣翁笑道：「是不是有關尉遲大船主的海底藏寶？」

燕青搖搖頭。

東海釣翁敲掉烟灰，笑了笑道：「尉遲大船主幹了幾十年的買賣，我們都知道他在某處海底藏着一批財寶，只可惜不知道藏在哪裏……」

燕青道：「尉遲大船主遺囑轉告其繼承者的事，與其海底藏寶無關。」

東海釣翁笑道：「這倒奇怪，那批藏寶除他之外沒有第二人知道，當他被判處死刑而逃生無望時，他應該把藏寶地點說出才對，還有甚麼事情比這個重要呢？」

燕青道：「他眞的沒說。」

東海釣翁道：「唉，人死了甚麼都沒有了，他尉遲大船主又是個很豪爽的人，老漢不相信他會沒有一番交代，他一定有交代的！」

燕青道：「老丈，聽你口氣，你好像不是他的部下？」

東海釣翁道：「當然不是，老漢是何等人，怎麼會是他的部下呢？」

燕青道：「老丈大名如何稱呼？」

東海釣翁道：「大家都叫老漢爲『東海釣翁』——專釣大魚的漁翁。」

裴彬開口道：「老丈既非尉遲大船主的部下，爲何受命送我們去見『獨目神蛟』呢？」

東海釣翁笑道：「你誤會了，老漢不是送你們去見『獨目神蛟』！」

裴彬訝然道：「可是，那位韋掌櫃分明說要安排我們去和『獨目神蛟』見面的呀。」

東海釣翁又裝上烟絲，點火吞雲吐霧起來，慢騰騰地道：「事情是這樣的：這位韋掌櫃本來是聽命於尉遲雲虎的，但自從尉遲雲虎死了後，他就改聽命於老漢，有好買賣就先通知老漢。」

裴彬面色微變道：「這麼說……」

東海釣翁搖搖手，嘻嘻的笑道：「老弟莫怕，老漢是個最講道理和義氣的人，絕不會胡亂殺人或把人扔入海裏！」

他望望船外的汪洋大海，又笑嘻嘻道：「在這麼遼闊的大海上，要是有人掉入海裏，那可眞是要命呢！」

燕青冷冷一笑道：「老丈，你是在恐嚇我們？」

東海釣翁搖頭道：「不，不是恐嚇，而是實情，老漢從來不恐嚇人。」

燕青道：「那麼，你載我們到這海上，目的是甚麼呢？」

東海釣翁道：「跟你們商量商量，要是你們願意，結果將是皆大歡喜。」

燕青道：「關於尉遲大船主的海底寶藏？」

東海釣翁道：「正是！」

燕青道：「你認爲我知道？」

東海釣翁道：「正是！」

燕青道：「好，我告訴你，尉遲雲虎確實告訴我他在某處海底有一批寶藏，只是我不能跟你合作。」

東海釣翁道：「爲甚麼？」

燕青冷冷道：「因爲我這個東西不同意。」

他拍拍放在身邊的長劍。

東海釣翁哈哈笑道：「老弟，你錯了，待老漢分析道理給你聽，第一：你要在這海上跟老漢動手，可謂太不知死活；第二：你把寶藏的地點告訴『獨目神蛟』，其結果一定不比告訴老漢的好，因爲老漢可以與你們三人平分，而『獨目神蛟』絕對不會！」

燕青一笑道：「有道理，可惜你有一點弄錯了！」

東海釣翁道：「哪一點？」

燕青道：「我並未打算把寶藏的地點告訴『獨目神蛟』。」

東海釣翁一怔道：「不然，你打算如何？」

燕青道：「獨吞。」

東海釣翁開始覺得燕青不簡單了，他對燕青打量了片刻，突地縱聲大笑道：「好！你這位老弟眞有種，只不過如今老漢已插進一脚，你如何來打發老漢呢？」

燕青道：「很簡單——殺！」

話聲中，倏然一掌平切而出！

這一掌出得不可謂不快，但是東海釣翁早有提防，只見他一個倒翻便滾到甲板上，再靈捷的跳了起來，哈哈大笑道：「小子，你眞的不知好歹，我東海釣翁肯與你們合夥，是很看得起你們呢！」

燕青爬出船艙，在他面前站直了身子，冷冷一笑道：「我却看不起你。」

東海釣翁勃然大怒道：「不知死活的小子，你要死還不簡單！」

說着，俯身從船舷上抓起一支槳板，舉起一掄，目中兇光大盛！

那支槳板長達丈二，通體烏黑，分明是鐵打的東西，重量絕不下於五十斤，可是他握在手上竟似輕若無物，由此可見其功力之雄厚了。

燕青毫不爲其氣勢所奪，他慢慢的拔劍出鞘，態度之悠閒，使人覺得他成竹在胸，有堅定的致勝信心。

這時，裴彬和施媚兒也已從艙中爬出，準備協助燕青制服敵人，而那個東海釣嫂對此事居然視若無睹，仍在船尾上操動槳板，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不過，這位東海釣嫂絕對不是對船上的情況漠不關心，她其實已經採取了行動，她操動槳板使漁船成水蛇般的扭動！

這一招，對燕青和裴彬沒有產生威脅，對施媚兒就有些頭痛了，她一向有暈船的毛病，經此搖擺，立感頭暈噁心，不過她仍能保持鎭靜，還風趣的破口大罵道：「喂，妳這臭婆娘，我們可是要付船資的，妳正經一些成不成？」

東海釣嫂桀桀大笑道：「騷蹄子，妳受不了是不是？這跟在床上沒有甚麼差別啊！」

施媚兒啐她一口道：「去妳的，差別可大了，在床上要是這般情形，妳不死掉才怪！」

燕青沉聲道：「大哥、二姊，你們去對付那個老婆子，這個老匹夫由小弟一人來打發即可！」

裴彬道：「好。」

他向施媚兒一招手，兩人便向船尾的東海釣嫂撲了過去。

東海釣嫂停止操槳，抽出一柄鋼刀，準備迎戰。

東海釣翁全不担心老妻的處境，反而哈哈大笑道：「賊婆娘，那兩個不是正點兒，妳出手不必留情！」

東海釣嫂笑道：「我知道，你自顧自吧！」

東海釣翁視綫移回到燕青面上，悍笑道：「小子，再問你一聲：你打定主意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燕青道：「打了再說如何？」

東海釣翁道：「也罷，吃我一板！」槳板一掄，然猛向燕青下盤，招疾力猛，其勢銳不可當！

燕青一跳避過，乘勢上飄，一劍直取對方心窩！

東海釣翁一見他身法高明，頗感意外，大叫道：「小子，你是誰的徒弟？」

話聲中，槳板疾抬，錚然震開燕青的長劍，繼之板柄倒挑，撞向燕青小腹！

燕青左脚一抬，以腿部擋開槳板，右手上的長劍，再度直刺而出，仍取對方心窩。

東海釣翁面色一變，急忙一個旋身閃開，槳板順勢斜劈燕青左肩，喝道：「說話！你是甚麼人的徒弟？」

燕青道：「打了再說如何？」長劍連翻，倏忽攻出三劍！

東海釣翁到了這時才知道碰上厲害人物，但巳騎虎難下，同時也不認爲自己會輸給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當下奮起神威，與燕青拚鬥起來。

這時，裴彬也和東海釣嫂動上了手，一個使鋼刀一個使長劍，搏鬥之劇烈，亦是武林罕見！

施媚兒只在一旁掠陣，沒有參與搏鬥，因爲漁船不大，活動的地方太小，她怕掉入海裏，故只好在旁掠陣，準備伺機助裴彬一臂之力。

裴彬的劍法十分輕靈詭譎，處處避實擊虛，與東海釣嫂的猛掄猛掃恰成對比，各走極端，兩人棋逢對手，正是打得難分難解……

施媚兒看得技癢，便從懷中抽出幾把柳葉刀，覓個眞切，抖手打出一把，嬌叱道：「臭婆子，看姑奶奶的法寶！」

柳葉刀，顧名思義，其形有若柳葉，由於刀身薄而長，故發出之後，其速度比飛刀還快，而且聲音不大，是一種很厲害的暗器。

東海釣嫂是個老江湖，她雖然在與裴彬搏鬥，但仍不忘注意施媚兒的舉動，當施媚兒抽出柳葉刀時，她巳發現，故未被施媚兒所乘，只見她槳板一抬，柳葉刀便「叮！」然一响迸飛開去，原來她的槳板也是鐵打的，夫妻倆竟然都有一身神力！

裴彬趁她擋掃柳葉刀的一刹那，連續攻出三劍，將她迫退到船尾上。

施媚兒又趁機發出三把柳葉刀，分上中下三路投出，大笑道：「臭婆子，再接這三把試試！」

這下，東海釣嫂可眞有些爲難了，因爲她這時巳被迫到狹窄的船尾上，後退既無路，往左右躲避也不可能，只有使用槳板格擋了，但一支槳板如何能够同時擋掉成直綫射來的三把柳葉刀呢？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她用力一頓鐵槳板，將鐵槳板插入甲板上，人則藉力向上縱起，一縱竟然高達三四丈！

「好功夫！」

裴彬喝彩聲中，振劍向上刺去。

東海釣嫂空中一翻身，撲通一聲，投入海裏去了！

東海釣翁一見老妻被迫入海中，心中微慌，一面運動槳板封住燕青的凌厲攻勢，一面大聲道：「賊婆娘，妳沒事吧？」

東海釣嫂在距離漁船約八九丈的海面上冒出了頭，大聲回答道：「沒事，賊漢子，別跟他們嚕嘛，你也下來吧！」

施媚兒急道：「三弟，不能讓他逃入海中，他們會把船鑿破的！」

燕青發動緊密攻勢，不讓東海釣翁有跳入海中的機會，同時開口道：「大哥，快把船開走！」

裴彬會意，笑道：「好！」

他飛快的跑到船尾，立即操動兩支槳板，全速向東駛去。

東海釣嫂一看丈夫被燕青纏住，又見裴彬將船開走，這種「拆散鴛鴦」的戰術實在太毒辣，不禁發慌道：「當家的，你快下來呀！」

東海釣翁大聲道：「莫慌，妳跟着船便是！」

說着，絕招綿綿而出，企圖將燕青迫退。

他必須將燕青迫退之後，才能跳入海中，因爲他和燕青是在近身搏鬥，而他巳經知道燕青是個罕見的青年高手，武功不在自己之下，跟這樣的對手在近身搏鬥中，絕對不可突然後退，一退便空門大露，可能在自己尙未落海就會被燕青一劍刺中，是故在未獲得絕對有利的時機之前，他是不敢往海裏跳的。

燕青也十分了解這種微妙的情況，因此毫不放鬆，長劍攻擊不輟，連續出擊，絕不肯後退一步。

東海釣嫂似乎也明白丈夫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只好泅水隨在漁船後面。

她有幾次想趕上漁船，潛入船底去進行鑿破，但是結果都沒有成功，因爲裴彬駛船的技術竟然非常高明，使她無法趕上，再加上施媚兒一直等着用柳葉刀攻擊她，愢徰刀子攻擊在水裏潛游的人十分有效，她不敢太靠近漁船。

他們夫妻橫行海上一向得心應手，今天却反陷入困境，亦可謂惡貫滿盈，在刧難逃了。

東海釣翁使盡渾身解數，用盡十二成功力，跟燕青激戰了百多招，依然未能將燕青迫退半步，不由得心中更慌。

而這時，東海釣嫂在海上巳游了好一段時候，由於處境險惡，精神緊張，體力巳無法持久，她試圖追上漁船，却被施媚兒的柳葉刀逼回，弄得狽狽不堪，不禁急得大叫道：「老伴，我快不行了，你快想點辦法呀！」

東海釣翁情急拚命，大吼一聲，沒頭沒臉的掄槳猛掃猛砸，總算將燕青迫退了一步，當即趁機一仰身，竟帶着那支鐵槳板投入海裏去了！

由於鐵槳板很重，因此人入水之後，瞬即不見！

燕青心知他要鑿破船底，急向裴彬道：「大哥，快！他要鑿破船底了！」

裴彬奮力操槳，漁船破浪急進。

施媚兒緊張的蹲在船舷上俯望着，她最怕漁船沉沒，因爲東海釣嫂的境況使她不寒而慄，她自知漁船如被鑿沉，自己必死無疑。

她在兩道船舷上跑來跑去，搜望東海釣翁的蹤跡，一面叫嚷道：「他一定在船底下！他一定在鑿船了！」

燕青笑道：「別慌，他在那邊！」

說着，一指船後海面上。

施媚兒舉目望去，果見東海釣叟巳在船尾三丈處的海面上冒出了頭，正在奮力泅水，企圖追上漁船。

敢情由於裴彬駛船的技術相當高明和快速，東海釣翁在潛入海裏之後，沒來得及攀上船底，就被漁船拋開了，他手上的鐵槳板巳丟掉，正全速向漁船追過來。

燕青道：「二姊，妳用柳葉刀招呼他，小弟去帮大哥操槳！」

施媚兒笑嘻嘻道：「好啊！」手一揚，一把柳葉刀如電射出，向海上的東海釣翁打了過去。

東海釣翁急忙翻身躲開，破口大罵不巳。

燕青接過裴彬手上的一支槳板，快速的划動，一人操一槳，速度更快，頓時將東海釣翁遠遠拋開了。

這時，隨在東海釣翁後面的東海釣嫂巳呈現後力不繼的現象，氣急敗壞的叫道：「老伴，我快游不動了，怎麼辦呢？」

東海釣翁只得停止追趕，掉頭轉去照顧老妻；東海釣嫂一隻手搭上丈夫的肩膀，喘氣歇息着。

到了這時，夫妻倆希望鑿穿船底的計劃巳告失敗，而且雙雙落在海上，反成了「浮」以待斃的釣翁釣嫂！

施媚兒拍手笑道：「東海釣翁，大海茫茫，沒有船隻，沒有島嶼，你們怎麼辦呀？」

東海釣翁大聲道：「停船，讓我們上去！」

東海釣嫂接口道：「是呀！快停船，讓我們上去吧，我們認栽便了！」

施媚兒笑得花枝招展，道：「三弟，他們在向咱們求饒啦！」

燕青道：「不要理他。」

他巳看出東海釣翁夫妻無力追上漁船，故與裴彬減慢了操槳的速度，讓漁船慢慢前進。

東海釣翁奮力在後泅水追趕，但因東海釣嫂一隻手搭在他肩上，等於馱着一個人。

因此越追越遠，與漁船的距離巳遠達二十幾丈了。

東海釣嫂又大叫道：「喂，快停船啊我們服了你們便是！」

裴彬道：「三弟，你看要不要救他們上來？」

燕青道：「且將船停住，待小弟問他們幾句話再作定奪。」

兩人停止操槳，讓漁船慢慢停下來。

東海釣翁夫妻以爲燕青肯讓他們上船了，急急游過來。

但游到距船尾三丈之近時，一眼瞥見燕青手上抓着兩把柳葉刀，不禁面色大變，慌忙往後游退。

燕青拱手笑道：「二位老人家，請問南月山往哪裏走才對啊？」

一副行人問路的口氣！

施媚兒噗哧一笑道：「三弟，跟你相處這麼多天，今天才看見你對人這麼有禮貌。」

東海釣翁一聽燕青這樣發問，心中頓燃生望，忙答道：「小子，你讓我們上船，老漢帶你們去南月山便了！」

燕青道：「你叫我甚麼？」

東海釣嫂立刻對丈夫加以斥責道：「賊漢子，你就是這麼不懂禮貌，現在是甚麼時候呀，怎麼可以小子長小子短的稱人家？」

東海釣翁生氣道：「臭婆娘，妳要我怎麼稱呼他？叫他小祖宗？哼，告訴你，我東海釣翁叱咤風雲四十年，一頓足可使天地變色，一翻身就叫海龍王——」

東海釣嫂喝道：「閉嘴！」

東海釣翁敢情是懼內高手，一見老妻發怒，趕緊把話嚥了回去。

東海釣嫂堆出笑臉，向站在船上的燕青說道：「小兄弟，尉遲雲虎的寶藏，我們不要了，你讓我們夫妻上船，我們帶你去南月山便了。」

燕青笑道：「眞的麼？」

東海釣嫂道：「眞的！眞的！老身要是騙了你，就叫老天爺罰我們死在海裏餵魚！」

燕青道：「好，准妳上船。」

他見船上有一捆繩子，便將繩子拋入海中，將另一端綁在船上。

繩子有二十丈長，東海釣翁接住了繩子就要沿繩上船，燕青喝道：「不是你，是你老婆！」

東海釣嫂一呆道：「小兄弟，你不准他上船？」

燕青道：「不錯！」

東海釣嫂道：「這不行，他若死了，老身活着也沒意思，要麼兩個一起救！」

燕青道：「妳上來，他抓着繩子隨在船後，絕對死不了的。」

東海釣嫂道：「爲甚麼要這樣折磨他呀？」

燕青道：「不是要折磨他，而是怕他上船作怪。」

東海釣嫂道：「不會的，他最聽老身的話，老身叫他不要作怪，他就絕對不敢作怪。」

燕青道：「靠不住，我的條件就是如此，妳要麼就上船，不要的話……」

動手便要收回繩子。

東海釣翁忙道：「臭婆娘，快上去吧，不要管我，他說的不錯，我抓着繩子死不了的！」

說着，急將繩子交到老妻手上，又連連催她上船。

東海釣嫂只得沿繩攀爬上了漁船，東海釣翁則將繩子綁在自己腰上，準備讓漁船拖着走。

燕青道：「東海釣翁，你可要老實一點，乖乖的隨在漁船後面，要是敢作怪，我一劍砍斷繩子，叫你去見海龍王！」

東海釣嫂喝聲道：「聽到沒有？賊漢子！」

東海釣翁嘆道：「聽到了，聽到了！他媽的我東海釣翁今天陰溝裏翻船，夫復何言！」

燕青笑道：「不是陰溝裏翻船，是你成日釣魚，今天反被人釣着了！」

轉對東海釣嫂喝道：「開船，目的地——南月山！」

邪不勝正　法網恢恢勢難逃

這天黃昏時分，一座島嶼已在前面的海平綫上出現，東海釣嫂告訴燕青那就是南月山，東海霸主尉遲雲虎的海盜帮總舵所在地。

燕青問道：「現在島上是怎麼個情形呢？」

東海釣嫂道：「跟以前一樣，只是改由『獨目神蛟』坐上首領的寶座而已。」

燕青道：「獨目神蛟在不在島上？」

東海釣嫂道：「這老身就不清楚了，只知自從尉遲雲虎死了後，他們很少在海上活動。」

她回頭看看海上的丈夫，見他已疲乏得無力泅水，忙的要求道：「小兄弟，我當家的快不行了，你行行好，讓他上船好麼？」

燕青道：「好，我拉他上船。」

他動手收回繩子，將東海釣翁拉上船，由於已在海上游了十里路，已疲困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被拉上船後，就扒在甲板上沒動一下。

東海釣嫂好心疼，急問道：「當家的，你沒事吧？」

東海釣翁「唔」了一聲，沒說甚麼。

燕青拿起長劍，含笑道：「大哥，二姊，咱們去見獨目神蛟，應該帶些見面禮去吧？」

裴彬不解道：「見面禮？」

燕青道：「是的，不知獨目神蛟對這二位釣翁釣嫂有沒有興趣？」

東海釣嫂聞言吃了一驚，忙道：「不，小兄弟，你千萬不能把我們交給獨目神蛟，我們與他有過節，落入他手裏一定活不成！」

東海釣翁抬起頭，憤然道：「小子，你若要把我們交給獨目神蛟，倒不如把我們殺了的好！」

燕青笑道：「這話當眞？」

東海釣翁道：「不錯！」

燕青道：「再說一遍。」

東海釣翁道：「就是那句話！」

「好！」

手起劍落，血光迸射，東海釣翁的一顆首級登時離體滾到一旁！

裴彬和施媚兒都料不到他在這時候殺了東海釣翁，一時爲之目瞪口呆。

東海釣嫂也料不到燕青如此心狠手辣，一時震駭欲絕，口中發出一聲悽厲的悲呼，便瘋狂的向燕青撲過去。

燕青冷笑一聲，身形微側，長劍一式「風掃落葉」如電刺出！

「啊！」

東海釣嫂咽喉突然裂開，好像被割斷了頸的鷄，鮮血直噴而出，口中「嗬嗬」叫了兩聲，就倒了下去，兩眼暴瞪，一副死不瞑目之態！

裴彬和施媚兒是黑道上响叮噹的人物，也曾幹過不少殺人的勾當，可是像今天燕青這種殺人的方法，却使他們心中陣陣發涼，因爲燕青是利用完了東海釣嫂，又折磨够了東海釣翁之後，才動手殺了他們，這種殺人的手段，通常要有深仇大恨才如此，但燕青跟他們夫妻是絕對沒有深仇大恨的。

他們兩人對望了一眼，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兩人在此對燕青都有了一層新的認識——原來這位貌似忠厚且出道不久的三弟竟有如此狠辣的心腸，好可怕啊！

不過，看了他殺死東海釣翁夫婦的情形，山陰公主施媚兒總算釋去心裏的一層疑慮，不再懷疑燕青是官府派來的奸細了，因爲官府中人是不會這樣殺人的。

燕青似乎也怕裴、施二人責怪自己手段太狠辣，便向他們解釋道：「大哥、二姊，這兩人不死，對咱們會造成很大的後患，所以小弟才這樣做。」

施媚兒強笑道：「對，你沒錯。」

裴彬道：「你說要帶給獨目神蛟見面禮，莫非是要……」

燕青點頭一笑道：「不錯，獨目神蛟見到了這兩顆人頭，心裏一定很害怕！」

施媚兒道：「這對他們帮中兄弟也有鎭懾的作用，可因此而更易降服他們？」

燕青笑道：「一點不錯。」

說畢，用劍割下了東海釣嫂的頭，然後將他們的屍體扔入海裏。

裴彬忽然道：「看，那島上有船開出來了！」

不錯，三艘船從南月山駛出，分成三路朝漁船駛了過來，不問可知，是盤踞在該島的海盜！

施媚兒道：「要有一場激戰了！」

燕青道：「不，別跟他們動手，等到了島上再見機行事。」

不久，三艘海盜船已駛近漁船，將漁船包圍在中間，船上有許多嘍囉已搭箭在弓弦上，準備發射！

燕青提高兩顆首級，大聲道：「喂！船上的朋友聽着：我們三人是尉遲大船主的朋友，我們帶有尉遲大船主的遺囑，要轉告貴帮繼承者，請帶我們去見『獨目神蛟孫麟』孫大當家的！」

對面一艘船上有人大聲道：「報上名來！」

燕青道：「夜遊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以及在下燕青！」

那人又問道：「手上提的是何人的首級？」

燕青道：「東海釣翁夫婦的首級——

給孫大當家的見面禮！」

那人道：「好吧，停泊該處，等候指示！」

然後，那艘船上响起了一片鼓聲！

鼓聲時快時慢，分明是在傳送某種訊息！

裴彬笑道：「這是鼓語。」

施媚兒道：「這表示『獨目神蛟孫麟』正在那南月山上。」

一會之後，鼓聲停止了。

又過了一會，從南月山上傳來了一片鼓聲，雖然燕青三人都聽不懂，却知是島上的「獨目神蛟孫麟」在下達指示。

須臾，鼓聲靜止了，那人便大聲道：「三位請隨本船過來吧！」

那艘船慢慢轉過頭，領航駛向南月山，裴彬乃操槳隨後駛去，不久二船先後在南月山靠岸；那發話者是個滿臉橫肉的中年大漢，他請燕青三人下了船，說道：「我們當家的在島上恭候大駕，三位請隨在下上山！」

這座南月山，雖是他們海盜的總舵所在地，但島上竟看不出甚麼設備，舉目所見盡是巨石礁岩，保持着一荒島的原始本色。

中年大漢一路領着他們三人來到島上一處平坦的山頭上，突見從對面低窪處冒起六個人來，當中一人，是個六十多歲的禿頭老人，身材非常雄健，一隻右眼蒙着眼罩，一看即知他就是「獨目神蛟孫麟」，如今海盜帮的首領。

另外五人，年紀都在四十以上，個個生相兇惡驃悍，身上均佩帶着武器，分明是孫麟的麾下高手。

中年大漢躬身道：「啓稟大當家的，夜游客裴彬、山陰公主施媚兒以及燕青帶到了！」

獨目神蛟孫麟揮手令其退去一旁，那隻精芒迸射的左眼盯上了裴彬和施媚兒，面上現出一片强悍而不失客氣的微笑，吐出低沉的聲音道：「裴朋友與施姑娘的大名，孫某人聞之已久，幸會了。」

裴彬抱拳道：「能見到孫大當家的，在下也至感榮幸！」

施媚兒笑道：「我是個臭名滿天下的女人，希望孫大當家的，不要嫌我這個客人。」

孫麟哈哈大笑道：「不會！不會！孫某人最欣賞像施姑娘這樣的女人，孫某人十二分的誠意歡迎妳到敝島來！」

目光一轉，盯上了燕青，接着道：「這位燕朋友，孫某人倒是較爲陌生……」

裴彬道：「他剛出道不久，江湖朋友知者不多，不過提起他的恩師，孫大當家的一定知道，其恩師是長白山的『冰仙歐陽璧』。」

孫麟聞名神色一動，立刻對燕青另眼相看起來，抱拳道：「原來是武林高人的傳人，孫某人眼拙，恕罪恕罪！」

燕青淡淡點頭道：「不敢，在下年輕識淺，今後還望孫大當家的多多指敎。」

孫麟笑道：「不敢不敢，燕朋友既是『冰仙歐陽璧』的高足，一身技藝必然不同凡響，今後在江湖上出人頭地，必然可期，咱們該好好交個朋友！」

微微一頓，繼道：「前幾天，孫某人聽到消息，說有個青年協助裴、施二位從『閻羅殿』越獄逃脫，傳說中的那個青年，想必就是燕朋友了？」

燕青點點頭。

孫麟看看他手上提着兩顆人頭，驚訝道：「果然是東海釣翁夫婦，燕朋友是怎麼收拾了他們的？」

燕青將人頭往地上一扔，道：「海樓那個韋掌櫃的倒向了他們夫婦，竟安排我們三人上了他們的船，午間船到海上，東海釣翁要在下說出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在下當然予以拒絕，因此打了起來。」

孫麟有些激動道：「這對賊公賊婆一直是我們的死對頭，如今燕朋友能將他們除去，對孫某人來說，的確是一份很厚重的見面禮！」

燕青微笑道：「孫大當家不嫌禮薄便好了。」

孫麟道：「那裏的話，燕朋友曾在獄中見到我們尉遲大哥是麼？」

燕青道：「是的，尉遲大船主知道在下有越獄之能，便交代一些事情，要在下前來轉告貴帮全體兄弟。」

孫麟注目問道：「他要燕朋友轉告甚麼事？」

燕青微笑道：「對不起，可否即請孫大當家的召集全體兄弟到此，好讓在下當衆宣佈尉遲大船主的遺囑？」

孫麟敏感的想到了一些事情，面有難色，道：「不能先說給孫某人聽聽麼？」

燕青道：「不能，尉遲大船主一再叮囑，一定要當着他全體兄弟的面前才可宣佈！」

孫麟目光一陣閃動，然後點頭一笑，道：「好，三位遠道而來，且先到龍王宮歇歇，然後孫某人便召集全體兄弟恭聆我們尉遲大哥的遺囑。」

當下，領着燕青三人走下山頭，到了另一處遍佈怪石礁岩的山頭上，在亂石如林的山頭上穿梭也似的走了一程，最後來到一個岩洞口，獨目神蛟孫麟一指那岩洞道：「敝帮的『龍王宮』就在此洞之內，三位請隨孫某人進來。」說畢，首先舉步入洞。燕青三人隨後進入，那五個海盜帮高手也跟在後面進入洞中。

洞道很寬大，一路向地下伸入，走下約莫十幾丈深，眼前擋着一面鐵門，但奇怪的當孫麟走近鐵門之際，鐵門便緩緩向上升起。

隨着鐵門的上升，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廳便呈現於三人眼前。

這是一間宮殿式的大廳，要不是三人親眼看見，說甚麼也不會相信在這荒島上的一座岩洞中會建造這麼一間金碧輝煌的大廳。

施媚兒深深吸了一口氣，驚嘆道：「好漂亮，尉遲大船主眞會享受呀！」

獨目神蛟孫麟親切的招呼他們入廳坐下，隨有兩個容貌俏麗的女婢端入茶點，但是燕青三人却不敢受用，怕中毒。

裴彬很注意那五個高手，這時便乘機說道：「孫大當家的，這五位朋友你也替我們引見引見呀！」

獨目神蛟孫麟當即爲他們介紹，原來海盜帮共有七艘戰船，而每艘戰船有一位船長，他們的地位僅次於孫麟，平時都在

海上行刧，自從首領尉遲雲虎被捕之後，他們收歛了不少，爲防官兵前來圍剿，現在每天只派出兩艘戰船及一些小船在南月山的四周巡邏，其餘均在島上駐防，此刻跟隨在孫麟身邊的五人便是七位船長中的五個，他們的外號是黑蛟、白蛟、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

雙方重新寒暄敍禮之後，獨目神蛟孫麟仍向燕青發出試探道：「燕朋友，關於我尉遲大哥的遺囑，可否先透露一些讓孫某人知道？」

燕青道：「抱歉，在下不便違背尉遲大船主的意願，還是等見到全體兄弟再說的好！」

獨目神蛟有些不高興了，但仍維持禮貌道：「可是，燕朋友也應爲孫某人的立場設想一下，孫某人目前已是僦帮首腦，燕朋友要當着孫某人的部下面前說話，總得先讓孫某人了解一下它的內容吧？」

燕青微笑道：「孫大當家這麼說，莫非已不承認尉遲大船主生前的身份了？」

獨目神蛟道：「燕朋友言重了，尉遲大哥是孫某人的義兄，本爲全帮兄弟的首領，孫某人怎敢不承認他的身份？」

燕青道：「旣是如此，在下在貴帮兄弟面前公佈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又有何不可呢？」

獨目神蛟爲之語塞，摸摸下巴强笑道：「孫某人只是想先了解一點，如是我大哥的遺囑中提到處理其遺產的辦法……」

說到這裏，那隻左眼直盯着燕青，想看一看燕青表情的變化。

但燕青漠無表情。

獨目神蛟輕咳一聲，笑道：「也罷，黑蛟，你去傳令鳴鼓，召集全體兄弟在外面集合！」

黑蛟應聲出廳而去。

獨目神蛟端茶向他們三人勸飲，含笑道：「三位請喝茶，茶葉是武夷大紅袍，十分難得哩！」

燕青道：「謝謝，我們不渴。」

× × ×

海盜帮的兄弟在鼓聲中紛紛趕到「龍王宮」外，人數竟達千人之多！

不久，燕青、裴彬、施媚兒在獨目神蛟及五位船長的陪同之下，從「龍王宮」走了出來。

在這之前，所有海盜帮兄弟都已知燕青殺死了東海釣翁夫婦，因此當燕青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均不禁投之以驚佩的眼光，視之爲英雄人物。

大家紛紛鼓掌表示歡迎。

獨目神蛟孫麟擧手示意衆人肅靜，然後介紹燕青三人大家認識，再後說道：「這三位朋友，與本帮尉遲首領曾經一起被囚禁在應天府的監獄中，最近始越獄逃出，而本帮尉遲首領於臨受刑之前，曾有遺囑要求這位燕朋友轉達本帮衆兄弟，現在就請這位燕朋友將尉遲首領的遺囑宣佈出來。」

全塲頓時鴉雀無聲，人人摒息等待燕青宣佈。

燕青向衆人拱拱手，大聲道：「諸位，貴帮尉遲大船主要求在下轉達的遺囑，只有兩項，第一項是：他要將藏在某處海底的大批財寶起出，悉數分給全帮兄弟，每位兄弟至少可分得五千両銀子！」

衆海盜一聽大喜，頓時歡聲雷動，興奮極了。

獨目神蛟孫麟面上也出現了笑容，只是笑得很不自然，因爲他打算獨得財寶的希望落空了。

燕青接着道：「那批藏寶藏在距此數百里外的一處海底洞中，明早諸位可選派出二十位精於潛水的兄弟，隨在下一起去，如果一切順利，大後天便可回到此處，將所有財寶分給大家！」

衆海盜又歡呼起來。

燕青擧手示意他們肅靜之後，繼續說道：「貴帮尉遲大船主的第二項遺囑是：要求諸位替他報仇！」

「好，我們一定替他報仇！」

「咱們一起去應天府，將那裘之安碎屍萬段！」

「對，殺死那個狗娘養的裘之安！」

燕青大聲道：「諸位弄錯了，尉遲大船主要報仇的對象不是裘之安！」

不是裘之安？

那會是甚麼人？

衆海盜都怔住了。

燕青道：「尉遲大船主親口告訴在下，陷害他的一共有六個人，這六個人目前都還在貴帮之中！」

「誰？」

「是誰？」

「快告訴我們，讓我們殺了他！」

獨目神蛟孫麟面色一變，衝口道：「燕朋友請勿胡說，本帮兄弟對我們尉遲大哥一向忠心耿耿，沒有人會陷害他！」

燕青冷笑道：「有，陷害他的就是你，還有五位船長！」

那五位船長做夢也沒想到箭頭會落到自已頭上，不禁聽得一呆。

獨目神蛟孫麟大吃一驚，登時暴跳起來，戟指燕青厲聲道：「胡說！你含血噴人！我們與尉遲大哥親如手足，怎麼會陷害他呢？」

燕青冷笑一聲道：「這是裘之安告訴尉遲大船主的；他說你們爲了謀奪其地位和財產，就暗中與裘之安聯絡，在他因事前往應天府時，通知裘之安擒捕他，出賣了他！」

孫麟又驚又怒，暴跳如雷道：「胡說！胡說！絕對沒有這種事！」

裴彬和施媚兒相視一笑，暗暗叫絕叫妙。

燕青不理孫麟的怒吼，又向衆海盜說道：「尉遲大船主的遺囑就是這兩件事，他生前對你們不薄，你們要不要替他報仇，就由你們自己來決定了！」

衆海盜聽了這話，情緒更爲激動，都對孫麟和五位船長投以憤怒的眼色，大有上前圍毆之勢！

孫麟怒不可遏，大喝道：「姓燕的，你無端端挑撥是非，是何居心？」

欺前一步，發掌便劈！

燕青閃開一步，沉聲道：「獨目神蛟，到了這時，你還想抵賴不成！」

孫麟狂吼一聲，雙掌齊出，十指曲如鷹爪，瘋狂的向燕青胸口抓去。

燕青又退開一步，大叫道：「諸位，你們這位新首領的猙獰面目露出來了，他

要殺死在下，你們說我該怎麼辦啊？」

衆海盜齊聲道：「殺了他！」

「好！」

燕青欺身疾上，就與獨目神蛟孫麟打了起來。

那黑蛟、白蛟、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五人一看情勢已不可收拾，立即撤出武器，將裴彬和施媚兒包圍起來。

裴彬啞笑道：「又要打架了，眞是要命。」

施媚兒格格嬌笑道：「打就打呀！」

她從懷中抽出一對短劍，連話不說，首先發動，分向黑白二蛟刺了過去！

於是，二對五，一塲厮殺展開了！

衆海盜已完全相信了燕青的話，他們將現塲團團圍住，吶喊叫嚣，爲燕青三人助威……

燕青有意賣弄本領，以耍猴子的姿態，與孫麟游鬥着，惹得衆海盜哈哈大笑起來。

孫麟好似一頭獸性大發的猛虎，頻頻向燕青猛撲，可是均被燕青巧妙的避開，反而挨了燕青幾個淸脆響亮的耳光！

「哈哈，打得好！打得好！」

「殺了他！殺了他！」

衆海盜笑着叫着，鼓噪不已。

另一邊，裴彬一人獨鬥大鯊魚、鬼頭鰻和翻江龍三個，亦能保持優勢的局面；倒是施媚兒的兩個對手竟有一身相當高明的武功，他們一個使刀一個使劍，左右夾攻，默契甚佳，攻勢異常凌厲，迫得施媚兒完全採取守勢，屈居了下風。

雙方激戰一刻時候，燕青仍然游刄有餘，裴彬尙能自保，只有施媚兒處在險境，有幾次差點傷在黑白二蛟的刀劍之下，她自知無力取勝，便大叫道：「三弟，這兩個太扎手，姊姊我對付不了啦！」

燕青道：「別慌，小弟馬上過來！」

絕招突發，連出三掌！

這三掌極詭奇難解，孫麟只躲過前面二掌，就被第三掌拍中腹部，登時身如斷綫紙鳶飛了出去，一頭撞上岩石！

「哎呀！」

這一聲驚叫，却是出自施媚兒之口，原來她支持不住黑白二蛟的攻勢，腰上中了一刀，剎那間鮮血迸湧，直顚了出去。

白蛟趁機趕上一步，手起劍落——

「哇！」

驀地，一條人影如電飄至，凌空一脚踢中白蛟的右太陽穴，白蛟一聲慘叫未了，人已砰然摔在一旁，只抖了幾下就斷氣了！

施媚兒也倒在地上呻吟。

燕青大喝一聲，身形如風一轉，倏然欺上黑蛟，猛可一掌拍出！

黑蛟見來勢太强，急忙倒退一大步，但突然間，他的小腹「砰！」的挨了一下重擊，敢情燕青拍出的一掌是虛招，眞正可怕的攻擊來自他的左脚，黑蛟一時未防，登時兩眼一翻，仰身倒了下去。

至此，六去其三，只剩下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尙在與裴彬拚鬥不休，燕青正要上前助戰，忽聞附近的一座山頭上傳來一片鼓聲，在塲衆海盜聽了鼓語之後，頓時慌張起來，大叫道：「不好了，官船來了！有十四艘官船前來圍剿了！」

「大家快上船！」

「快逃呀！」

衆海盜登時四散奔逃，好像一羣林中鳥，突然受到驚嚇似的。

大鯊魚、鬼頭鰻、翻江龍三人也沒心情再與裴彬纏鬥，跟着衆嘍囉跑了。

燕青趨前察看施媚兒的傷勢，見她腰上的刀傷頗重，雖未傷及腹內，但血流不止，忙向裴彬說道：「大哥，二姊受傷不輕，怎麼辦呢？」

裴彬急從黑蛟身上解下腰帶，上前爲施媚兒裹傷止血，道：「官兵來了，咱們也得快走才行……」

燕青恨得咬牙道：「他媽的，怎麼老是這樣倒霉，眼看成功了，忽然就有官兵前來圍剿！」

裴彬繃着面孔道：「愚兄也想不通，但這座南月山四面環海，咱們非得快走不可！」

燕青道：「二姊，妳支持得住麼？」

施媚兒已痛得臉色發白，道：「你們快走吧，不要管我！」

燕青道：「說哪裏話——來，小弟揹妳走！」

他將施媚兒揹在背上，接着道：「大哥，你開道，咱們去海邊奪一條船！」

裴彬道：「往哪方向走呢？」

燕青道：「官船來自西方，咱們往東方走！」

裴彬道：「對，跟我來！」

他們拔步向東疾奔，一口氣跑到南月山的東面，看見有許多海盜也在海邊搶着登船，那裏停泊着三艘戰船和許多小船，所有海盜均搶登戰船，沒有人乘上小船，裴彬問道：「咱們是跟着他們上戰船好呢？或是乘小船逃走？」

燕青道：「戰船容易被發現，還是乘小船走吧！」

裴彬道：「有道理。」

於是，他們登上一艘小船，說是小船，其實比一般漁船小不了多少，燕青上了船後，便讓施媚兒在船上躺下，裴彬則立即操動槳板，將船撐離島邊，然後向東方海上划去。

「轟！」

「轟！」

「轟！」

島上突然响起爆炸聲音，幾縷黑烟冒上天空！

燕青一驚道：「怎麼回事？」

裴彬道：「官船現在向島上發炮攻擊了！」

燕青抽了口冷氣道：「海盜帮會不會起而應戰？」

裴彬道：「若在以前，他們當然會起而應戰，但今天恐怕不行了，一來獨目神蛟已死，二來官船來了十四艘，剛好比海盜帮的戰船多出一倍……」

燕青又駡道：「他媽的，老猴精和盛天蛟的寶藏被人捷足先登，這次眼看快要得手了，却忽然有官兵前來圍剿，莫非那姓裘的是個未卜先知的神仙不成！」

裴彬嘆道：「我看……大概是咱們流年不利之故吧！」

施媚兒接口苦笑道：「三弟，姊姊要向你道歉。」

燕青一怔道：「道歉？」

施媚兒道：「是的，姊姊要說出心裏的話，希望你聽了不要生氣。」

燕青道：「不會，姊姊有話便說。」

施媚兒道：「今天你救了我的命，我才覺得自己太多疑了，想想眞慚愧。」

燕青道：「究竟是甚麼事呀？」

施媚兒道：「姊姊一直懷疑你是個奸細。」

燕青又是一怔道：「奸細？甚麼奸細呀？」

施媚兒道：「官府派來的奸細！冒充犯人跟我們混在一起，目的是——」

燕青爲之失笑道：「奇怪，妳爲甚麼有這種荒謬的想法？」

施媚兒道：「這並不是荒謬，那姓裘的詭計多端，他是要得出這一招的。」

燕青道：「目的是甚麼？」

施媚兒道：「老猴精、盛天蛟、尉遲雲虎三人雖然認了罪，却一直不肯招供出他們所刦掠的財寶藏在何處，因此若要追出他們的財寶，唯一的辦法，就是派出一個奸細冒充犯人，進入地牢……」

燕青聽了哈哈大笑，道：「如果小弟是奸細，又怎會肯救你們出來呢？」

施媚兒道：「裴大哥盜了庫銀，他也沒有供出所盜庫銀的下落，而我的罪名是刦持了監察使的寶貝兒子沈文儀——」

燕青接口道：「因此妳認爲我救你們逃出來，目的是要找出庫銀的下落及救回那沈文儀？」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道：「現在妳已不懷疑我是奸細了？」

施媚兒道：「是的。」

燕青道：「爲甚麼不懷疑了？」

施媚兒道：「第一：你今天對付東海釣翁夫婦的手段太狠辣，官府中人絕對做不出來的；第二，你剛才救了我。」

燕青笑道：「救妳，是怕妳死了之後，救不回那個沈文儀呀！」

施媚兒道：「不，我看得出來，你這個人雖然心狠手辣，但對裴大哥和我確實不同，你眞情流露，視我們親如手足。」

燕青聽了這話，忽然神色一黯，輕嘆一聲道：「小弟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姊妹，人活在世上，總得有幾個親人。」

施媚兒道：「三弟，姊姊再次向你道歉，不過姊姊現在對你已全無懷疑了。」

燕青道：「不必抱歉，妳的懷疑是有道理的，老猴精三人只將其寶藏的地點告訴小弟一人，可是咱們找到那兩處藏寶地點時，却發現被人捷足先登了，而今天，眼看只要再將那三個船長幹掉就可控制整個海盜帮，却不料忽然有官船前來圍剿，若說這是巧合，實在叫人不敢相信。」

說話間，小船駛離南月山已有一里多遠，回望南月山附近的海面上，正見有五艘官兵戰船駛到島的東面，而且開始向逃逸的三艘海盜船發炮攻擊，炮彈在海上連連激起數丈高的水柱！

裴彬道：「咱們怎麼辦？」

燕青道：「在海上咱們鬥不過他們，只好暫時去別處避一避，等事情過了，再來設法起出海底藏寶，大哥以爲如何？」

裴彬笑道：「也好，但願官兵此次前來圍剿，只是爲殲滅海盜帮，而不是爲了那批海底藏寶！」

燕青道：「如是爲了那海底藏寶，那麼，小弟敢說走漏消息的，必是老猴精三人！」

裴彬道：「你是說他們把藏寶地點供出了？」

燕青道：「是的。」

裴彬搖頭道：「不可能，他們三人絕不會在臨刑之前供出寶藏的地點，那樣也不能救他們的命。」

施媚兒道：「三弟，你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前途無可限量，不要太重視那些財寶，有命在，不怕沒有錢。」

燕青道：「可是，那些財寶可以讓咱們成爲富翁，一輩子受用不盡呀！」

施媚兒道：「不，錢太多會使一個人變得庸俗，姊姊身爲女人，都不重視金錢，你更不應該重視它。」

燕青道：「二姊是要小弟放棄這批藏寶？」

施媚兒道：「不是要你放棄，而是希望你不要太重視，你要爲自己而活，不要爲金錢而活，爲金錢而活是沒意思的。」

燕青聳聳肩道：「也罷，暫且不談藏寶的事，那麼今後咱們何去何從？」

施媚兒道：「我這腰上的傷恐怕要個把月才能痊癒，所以我想暫時回家去靜養一下，要是你願意，就跟我回家去。」

燕青道：「妳有家？」

施媚兒微微一笑道：「是的，不過我的家只有我一人就是了。」

燕青道：「在哪裏？」

施媚兒道：「在應天府。」

燕青一驚道：「在應天府？妳不怕回去時被裘之安逮個正着？」

施媚兒露出一個神秘笑容道：「不會，我的家在應天府一處非常隱蔽的地方，裘之安絕對找不到。」

燕青道：「很安全？」

施媚兒道：「絕對安全。」

燕青轉望裴彬問道：「大哥，你看如何？」

裴彬一面划船一面答道：「愚兄以爲，既然到了這裏，就該先去起出尉遲雲虎的那批海底藏寶，有了錢後，才好遠走高飛。」

燕青似乎沒有主見，聽了又點頭道：「對，只是二姊受傷行動不便，而且要起出海底藏寶，也需要幾個精於潛水之人，怎麼辦呢？」

裴彬道：「愚兄就能潛水，何須假手於外人。」

燕青道：「那批藏寶，據尉遲雲虎說共有二十大箱，大哥一人，絕對無法拿上來。」

裴彬道：「那麼，咱們先去看看，如果可以，先吊起一箱，其餘的等將來再拿——老實說，我心裏有些懷疑，也有些担心！」

燕青道：「懷疑甚麼？担心甚麼？」

裴彬道：「懷疑尉遲雲虎所言是否屬實，担心那批藏寶又被人捷足先登。」

燕青沉吟道：「尉遲雲虎應該不會開咱們玩笑，至於怕被人捷足先登，這個顧慮確實是對的——二姊，妳看如何？」

施媚兒道：「那地方距此有多遠？」

燕青道：「而這地方，又距北月山多遠？」

裴彬道：「此處距北月山約有九十里之遙。」

燕青道：「那批藏寶在北月山西面十幾里遠的一座小島的峭壁上，那座小島沒有名字，尉遲雲虎說小島的形狀遠看似一個筆架。」

裴彬道：「那麼，咱們就去找一找看——二姊，妳支持得住吧？」

施媚兒苦笑道：「大概死不了，只是傷口痛得要命，一定要去麼？」

裴彬道：「現在咱們是在南月山東面的海上，不論往北或往南都要航行一百多里才能上岸，所以此去北月山可以說是順路。」

施媚兒道：「那就去吧。」

裴彬便把船開向北方，一面問道：「三弟，你說詳細一些，那批藏寶在那座小島峭壁下的甚麼地方？」

燕青道：「尉遲雲虎說那峭壁下十幾丈深的海底有一個海底山洞，所有財寶就在那海底山洞中。」

裴彬道：「這樣的話，要帶一條長繩去才行，你找找看這船上有沒有長繩。」

燕青揭開船板，看見船板下有一捆長繩，便將它拿出來，說道：「有，這一捆繩子不怕有二十多丈長，够用了！」

船，繼續向北方海上駛進，幸好海上風浪不大，小船沒有遭遇到任何驚險，到了這天黃昏時分，船從北月山南面繞過，轉到北月山西面時，氣候突然變壞，刮起强風，下起傾盆大雨來了。

裴彬只得將小船靠上北鹿山的一處海灘，由燕青揹負施媚兒下船，他則將小船拖到沙灘上，三人冒雨上島，尋找躲雨的地方。

北月山比南月山還小些，島上幾乎全是礁石，他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座岩洞，躲入岩洞時，三人已成了落湯鷄，狼狽不堪。

燕青將施媚兒放下，發現她臉色不對，用手一摸她的額上，不禁大吃一驚道：「好燙，二姊，妳發燒了！」

施媚兒疲倦欲眠，喃喃說道：「是麼，我……我只想睡覺……」

裴彬摸摸她的頭，眉頭一皺道：「果然燒得很厲害，渴不渴啊？」

施媚兒道：「嗯，喉嚨好乾……」

裴彬道：「我弄些水給妳解渴。」

他走出岩洞，用雙手掬了些雨水，轉回施媚兒身邊，叫她張開口，讓手裏的雨水流入她口中。

「還喝不喝？」

「不了，謝謝你。」

燕青道：「二姊，妳能不能動一動？要是可以的話，最好把衣服脫下來，擰乾再穿上去，妳發燒穿着濕衣是不行的。」

施媚兒露出一個疲倦的苦笑，道：「好的，只是……唉，眞奇怪，我山陰公主一向不知羞恥爲何物，但是我現在覺得……覺得要在你們面前脫光衣服，實在有些難爲情呢！」

燕青道：「我和大哥不看就是嘛！」

於是，他和裴彬一齊面向洞口，以背對着她，這種情形，對她施媚兒來說，已可無所顧慮了。

她當即脫下濕衣，解去腰帶，一起擰乾之後，才又穿了上去，然後請燕青爲她重新裹傷……

天，漸漸黑下來了。

裴彬道：「這塲大雨不知何時能停，看來尋寶之事要等明天了。」

燕青道：「不妨，現在最要緊的是二姊，等她好了再去尋寶不遲。」

裴彬道：「當然，不過咱們不能在此呆太久，這兒沒有吃的，也沒有藥物可治她的傷，因此不管如何，咱們明天仍要採取行動，然後立刻上岸去。」

燕青道：「好，就這麼辦。」

施媚兒呻吟着道：「唉，想想眞好笑，說老實話，咱們三人都不是好東西，想不到却能結成兄妹，我山陰公主活了三十年，今天才知道這世上敢情還有好的男人呀！」

燕青笑道：「在這之前，妳認爲世上沒有一個男人是好的麼？」

施媚兒道：「是的，個個壞透了。」

燕青道：「不論男女，有好也有壞，並非個個男人都是壞的。」

施媚兒道：「是的，我已明白了。」

裴彬道：「二妹，妳要是能睡，就睡一覺吧，不要再說話了！」

施媚兒道：「嗯，我是想睡一覺，我的頭好重好重……」

× × ×

海上的氣候變化得快，到了第二天早上，當燕青和裴彬走出岩洞時，發現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燕青很高興地道：「咱們這就上船如何？」

裴彬面帶憂色道：「好的，不過她從昨天到現在一直昏睡未醒，剛才我摸了她的頭額，仍是燒得很厲害，這樣下去，只怕……」

燕青道：「這怎麼辦？」

裴彬道：「她的情況很不好，必須趕快延醫治療才行，愚兄也不知怎麼辦才好了。」

燕青道：「那麼，尋寶的事暫時擱下，咱們先送她上岸，找個大夫爲她治病如何？」

裴彬想了想，點頭道：「這樣也好，救人要緊，等她好了再來便了。」

兩人商定之後，便轉入洞中，只見施媚兒雙目仍閉着，却在吃吃脆笑道：「現在你知道我施媚兒的厲害了吧？你毀了我一生，我也要讓你嘗盡痛苦……」

燕青聽得一呆道：「二姊，妳在說甚麼呀？」

施媚兒沒有答話，只是冷笑不止。

裴彬道：「她燒得太厲害了，在發夢囈呢。」

施媚兒忽然狂笑起來，道：「我告訴你，這叫禍延子孫！哈哈哈，這叫禍延子孫，你現在明白了吧！」

燕青趨至她身邊蹲下，伸手搖動她叫道：「二姊！二姊！妳醒醒！」

施媚兒霍然驚醒，呆呆的瞪着燕青道：「你是誰？你是誰？」

燕青道：「我是燕青呀！」

施媚兒迷迷糊糊道：「哦，你是燕青

……你是燕青……」

燕青回對裴彬，表情沉重地道：「大哥，她眞是燒得很厲害，怎麼辦？」

裴彬掏出一條汗巾，轉身出洞，不久拿着蘸水的汗巾回到洞中，在施媚兒身旁蹲下，說道：「二妹，妳張開口。」

施媚兒倒還聽得懂，把嘴張開，裴彬便將汗巾上的水擰給她喝，然後再將汗巾放在她額上……

一會之後，施媚兒顯然清醒了不少，她看看燕青和裴彬，忽然眼淚奪眶而出，說道：「大哥，三弟，我恐怕要死了！」

燕青忙道：「不會，妳只是發燒，等燒一退就沒事了。」

施媚兒淒然一笑道：「我頭好重，傷口也痛得很厲害……」

燕青道：「不要緊，小弟和大哥商量過了，決定先送妳上岸就醫。」

施媚兒道：「不去尋寶了？」

燕青道：「不去了，等妳痊癒了之後再來。」

施媚兒嘆了口氣道：「我要回家去，你們送我回家去好麼？」

燕青道：「應天府的家？」

施媚兒道：「是的，如果我要死，希望死在我自己的家裏。」

燕青道：「二姊，妳的家既然只有妳一人，那又何必回去？」

施媚兒道：「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回去辦一件事情！」

燕青道：「甚麼事？」

施媚兒道：「現在不告訴你……」

裴彬道：「二妹，剛才妳在發夢囈，妳說『你毀了我一生，我也要讓你嚐盡痛苦——』是誰毀了你的一生？」

施媚兒發怔道：「我說過這話麼？」

裴彬道：「是的，然後妳大笑，又說甚麼『禍延子孫』的話，是不是妳以前遭遇了甚麼不幸？」

施媚兒道：「沒有，沒有甚麼。」

裴彬道：「如果妳心中有甚麼隱痛，不妨說給愚兄和三弟聽聽，我們帮妳解決吧。」

施媚兒道：「不必，沒有甚麼。」

燕青道：「大哥說得對，二姊，妳要是有仇要報，不妨告訴小弟，我們去替妳把那個仇人的首級摘來。」

施媚兒道：「沒有，我只想回家，你們若肯送我回家，我會很感激你們。」

裴彬道：「好，我們送妳回家——妳家在應天府的甚麼地方？」

施媚兒道：「到了應天府，我再告訴你們好麼？」

燕青道：「好、好，現在小弟揹妳上船。」

× × ×

船在古鰲頭靠岸。

三人投入一家客棧，裴彬立即吩咐店小二請大夫來為施媚兒療傷醫治，經過敷藥和服了幾帖湯藥後，傷勢和病情略為好轉，但是施媚兒卻不願在客棧裏多住，一直要求送她回家。

為此，燕青和裴彬私下交談：

「大哥，小弟實在弄不懂她為甚麼急着要回家，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愚兄也想不通，她說應天 府有個家，還是昨天第一次說起的。」

「其實，她只要再靜養數日便可痊癒，要回家，等起出那批東西之後，再回去也不遲呀！」

「是的，但她一再堅持要先回家，你看怎麼辦？」

「唉，只好答應她了，但你看會不會有危險？這時候返回應天府，會不會變成自投羅網。」

本刊廣徵「讀者佳作」啓事

本刊創辦廿載，出版第壹零零期在即，際茲紀盛難忘里程，我們早期擬就之廣徵「讀者佳作」刋出，現已開始接受來稿，徵題定名為「闖蕩江湖二十年」。由於甄選鑑别作品需時，敬希各位於七月份下旬前寄達，以便我們能趕及在壹零零期或以後出版期號中發表刋出。各位如對寫作感到興趣，儘可大力發揮撰作天才，踴躍參加，增添本刊內容風采，無任歡迎！投稿簡例如下：

一、來稿幸勿超過五萬字或少於五千字。

二、故事題材正確獨立，文字簡潔，情節動人為主要。至於主角人物，時代背景，古今中外不限。

三、來稿請逕寄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新報大廈四樓本刊編輯部收。如需退稿，請備回郵。但請切勿一稿二投。

四、稿酬每千字港幣拾八元至五十元。

武俠世界（周刊）出版社謹啓

「不要緊，咱們可以喬裝，不怕被裘之安發現。」

「那麼，今天就動身。」

「好！」

× × ×

半個月後，三人喬裝回到了應天府。

這時候，施媚兒病已痊癒，腰上的傷口也漸漸在結痂生肌，可說已完全恢復正常了。

三人沒有進入城中，而在郊外一座破廟歇下來。

燕青看看暮色漸濃，便向施媚兒問道：「二姊，現在已回到了應天府，妳的家究竟在那裏呀？」

施媚兒微笑道：「別急，等天一黑就帶你們去了。」

燕青道：「小弟眞想不明白，既然妳父母不在，又無兄弟姊妹，為甚麼把家看得這樣重要。」

施媚兒又微笑道：「因為我家裏還有一個僕人，他沒有我就活不成！」

燕青道：「哦！怎麼說沒有妳就活不成？」

施媚兒道：「數月前，我離開他時，他的存糧可吃半年，現在存糧快要吃完了，這也就是我急着要趕回來的理由。」

燕青道：「小弟還是聽不懂，難道他不能行動，不會自己去購買糧食？」

施媚兒道：「是的，他不能行動。」

燕青道：「他是個殘廢？」

施媚兒搖首道：「不是。」

燕青道：「既非殘廢，為何不能行動呢？」

施媚兒臉上浮現一絲神秘的微笑，說道：「你別問，等一會你就會明白了。」

一會之後，天已黑下來了。

施媚兒站起身來道：「走，你們跟我去吧！」

三人離開了破廟，往南趕了四五十里路，便到一處風景優美的陵園。陵園，乃歷代帝王的陵墓所在地。

這座陵園規模不大，歷史却極悠久，建於南唐時代，由於年代太久，許多陵墓已失去原來模樣，園中荒草叢生，景象甚為淒涼。

燕青一看是陵園，不禁大為驚詫，說道：「二姊，妳的家在這裏！」

施媚兒道：「是的，我的家就是墳墓，但不是自掘的墳墓。」

燕青問道：「妳為甚麼要住在墳墓中呢？」

施媚兒道：「因為我是個活死人。」

燕青又問道：「甚麼叫做活死人？」

她一面回答，一面領路走入陵園。

施媚兒道：「我的心已死，我的身還活着，這便叫做活死人。」

燕青詫異道：「妳的心已死？」

施媚兒點頭道：「是的！」

燕青道：「為甚麼？」

施媚兒沒有回答，她在一座陵墓的階前住足，一指面前的陵墓說道：「這就是我的家，它的原主人是南唐中主的一位貴妃。」

說着，拾級而上。

三人走到墓碑前，施媚兒動手移開那塊墓碑，便見碑後有個洞口，她請燕、裴二人先鑽入洞中，自己才隨後進入，將移開的墓碑拖回原位。

三人頓時陷身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

洞道似一道滑梯向下伸去，在最前面爬行的燕青因不知墓中情形，不敢太深入，爬入一二丈深即行停住，回頭說道：「二姊，妳來領路吧？」

施媚兒便越過他們兩人，領路向下爬行，邊爬邊說道：「這座墳墓底下別有天地，有一年我無意間發現一個飛賊在夜裏進入此墓，經過幾天的暗中觀察，才知他在此居住，後來我殺了他，鵲巢鳩佔！」

裴彬問道：「從那以後，妳就在這裏居住了？」

施媚兒道：「是的，經過半年的精心佈置，我這個家已可稱得相當完美哩。」

裴彬又問道：「妳那個僕人就在這裏面？」

施媚兒道：「是的。」

裴彬道：「不會被悶死？」

施媚兒道：「不會，墓室中有通氣的孔道。」

裴彬道：「這裏面一片漆黑，能不能點個燈照明照明呀？」

施媚兒道：「快了，過了這條地道，下面便有燈。」

繼續爬下數丈深，空間突然變大，燕青和裴彬正感不知所措之際，忽然眼前火光一閃，隨之燈光大亮——原來施媚兒已點亮了一盞宮燈。

燈光一亮，墓中情形已清楚的呈現在眼前，眼前是一條幽深的地道，高約丈許，寬有七尺，一直向前平伸過去，看不出有多長。

燕青吃驚道：「好大的一座墳墓，古代皇族為了埋葬一個死人，竟然建造如此龐大的墳墓，實在太浪費了。」

裴彬道：「不僅如此，有時還要活人陪葬，那才慘無人道呢。」

施媚兒道：「不錯，以前我曾在一間墓室中發現幾具陪葬者的骷髏，而且還有許多食物，不過那些食物都不能吃了。」

她說到這裏，提燈向地道中走去。

三人行入四五丈深，地道轉向右方，又行入四五丈深，才見到一扇石門。

石門緊閉，用一副銅鎖鎖着，施媚兒取出一支鑰匙開了鎖，即推門而入。

過了石門，便是一間大墓室，佈置得富麗堂皇，宛如富貴人家的大客廳。

怪的是：墓室中居然點着四盞琉璃燈，把整個墓室照得如同白晝。

施媚兒笑道：「好了，燈還亮着，這表示我的僕人還活着。」

燕、裴二人舉目打量墓室，發現對面有另一扇石門，不禁大感驚奇，問道：「對面那扇石門通往何處？」

施媚兒道：「裏面還有幾間廂房，另有一間廚室，一切陳設——」

剛說到此處，忽見那扇石門被推開，一個青少年從裏面奔出，大呼大叫道：「姊姊，妳回來了，姊姊，妳回來了！」

他撲到施媚兒腳下，一把摟住施媚兒的雙脚，欣喜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可是，當燕青和裴彬看清了這個青少年的面目時，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原來，這個青少年五官長得相當端正，但是已瘦得一身皮包骨，臉色之蒼白，令人一見之下，就會認到他是個活在地獄中的人！

他緊緊抱住施媚兒的雙脚，高興得眼淚都掉下來，好像一隻小狗見到了闊別的主人！但是施媚兒却全無主人之情，她一抬脚將青少年撥出老遠，喝叱道：「滾遠一點，少纏夾！」

那青少年在地上翻了一個觔斗，却仍像一隻忠心耿耿的狗，對着主人投以討好及乞憐之色，口中直叫道：「姊姊，姊姊，姊姊……」

燕青看得不忍，皺着眉頭道：「二姊，他究竟是誰啊？」

施媚兒笑道：「我的僕人，名叫小狗子——喂，小狗子，你說是不是？」

那青少年連連點頭道：「是，是，姊姊，我……我差點嚇死了，妳一去就是半年，留我……留我一人在此，我……我好害怕……」

施媚兒喝道：「閉住你的狗嘴。」

小狗子果然緊閉着嘴，不敢再說了。

燕青又問道：「二姊，他是誰家的子弟，爲甚麼變成了妳的僕人？」

施媚兒沒有立刻回答，而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伸出雙脚，道：「小狗子，過來！」

「是！」

小狗子奉命唯謹，上前跪在她身前，小心謹愼的爲她脫鞋——看來這是他以前常做的一件事，因此不用施媚兒多說一聲，就動手爲她脫鞋了。

施媚兒見他爲自己脫了鞋後，接着道：「我的脚好癢啊！」

小狗子立刻低下頭，用舌頭舐她的脚指，居然舐得津津有味的樣子。

裴彬看得噁心，喝道：「二妹，妳這算甚麼？」

燕青雖然殺過不少人，也很不喜歡她這種不把人當人看待的作風，沉聲道：「二姊，妳太過份了。」

施媚兒不理他們兩人的抗議，把兩眼閉上，舒服的享受着小狗子的舌功。

裴彬上前將小狗子拉開，怒道：「二妹，妳難道已沒有一點人性了？」

施媚兒眼睛微睜，斜睨裴彬笑道：「大哥，你應該可憐我，不應該可憐他，他即使做牛做馬服侍我一輩子，也抵不了我以前所受的損害。」

燕青道：「這話怎麼說？」

施媚兒嘆道：「也罷，我說個故事給你們聽聽：十五年前，有個農家少女名叫施雲英，她的父母是貧苦的佃農，租了一位姓沈的富貴人家的田地耕種，他們每年都規規矩矩的繳納租金，可是有一年當地鬧了水災，農作物都被大水冲走了，施雲英的父母繳不出租金，那位沈老爺却仍一再催討，非繳足不可，逼得施雲英父母雙雙上吊自盡了，不料那位沈老爺仍不罷休，竟將施雲英強拉回家，說是要抵償他的損失，後來他就把那施雲英姦污了。」

燕青聽得臉色一變，道：「施雲英就是妳？」

施媚兒點點頭，繼續說道：「那位沈老爺不僅將施雲英當作洩慾之物，還把她當作痰盂，當他要吐痰的時候，就叫施雲英張開口，把痰吐入她口裏。」

燕青怒氣冲天道：「他媽的，世上竟有這麼個大混蛋麼！」

施媚兒目中淚光閃動，道：「過了一年，施雲英的運氣來了，一位身懷絕技的空門尼姑看上了她，將她帶入山中，收她爲徒，傳她武功；十年之後，施雲英藝成下山，遇上了一個青年，兩人情投意合，終成連理，不料成親後的第三天，她的新婚夫婿留字出走了，他留下了八個字：妳非完璧，爲何騙我？」

燕青嘆氣道：「原來如此，那麼這小狗子就是那位沈老爺的兒子沈文儀？」

施媚兒道：「對，你們說我該不該報仇？」

燕青道：「該報！」

裴彬道：「不，寃有頭債有主，不能罪及無辜！」

他將沈文儀拉到自己身後，神情嚴峻地道：「如果我是妳，我會殺了那位沈成賢，但絕不傷害他的兒子，因爲他的兒子是無辜的！」

施媚兒臉色一變，從石椅上站起來，吃驚地道：「沈成賢？你知道他的父親是沈成賢？這麼說，你很淸楚這件事了？」

裴彬冷然道：「不錯，爲了這件事，我已費了不少時間和心血……」

燕青大奇道：「大哥，你這話又怎麼說的？」

裴彬冷冷一笑道：「現在事情已結束了，所以我可以老實的告訴你們——施媚兒，妳一直懷疑燕青是官府派來的奸細，爲什麼不懷疑我？」

施媚兒呆住，睜大眼睛道：「啊！你是……」

裴彬道：「我姓張，名傑，神捕裘之安的副手！」

燕青跳了起來，大叫道：「大哥，你一定是在開玩笑！」

張傑冷笑道：「你再入牢的時候，我會讓你看看老猴精和盛天蛟的財寶，它目前已在應天府的官庫中！」

燕青一萬個不相信，又大叫道：「不，大哥，你不要開玩笑，小弟不喜歡這個玩笑！」

「不是玩笑，是眞的！」

一個陌生的聲音傳入了墓室！

隨着話聲，神捕裘之安從地道走入了墓室，身後還跟隨着大批捕快！

施媚兒大驚失色，急叫道：「三弟，快動手殺死他們！」

燕青拔劍在手，準備搏殺了。

神捕裘之安含笑道：「算了吧，燕青，你們已在墳墓中，還想怎麼樣？」

施媚兒忽然轉身奔入裏面那扇石門去了。

神捕裘之安道：「張傑，進去抓她出來！」

張傑應了一聲，追了進去。

燕青大吼一聲，似一頭驚怒的野獸，揮劍撲向裘之安，瘋狂的運劍攻上。

裘之安冷靜沉着的運劍封擋他的攻勢，一面沉笑道：「燕青，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令師『冰仙歐陽璧』日前到了應天府，已被我擒住，現在正在『閻羅殿』中等着你！」

「胡說！」燕青怒吼聲，連續揮劍進擊，猛劈猛砍，完全是一副拚命的姿態！

裘之安仍然冷靜的應付着，又說道：「昨天令師交代我一句說話：他說：『當你見到我那徒弟小蠻牛時，請你劍下留情，我還想見他一面！』……」

燕青一聽，鬥志全失了。

他師父常常叫他「小蠻牛」，這種稱呼沒有人知道，因此他不得不相信裘之安的話了。他往後縱退，駭然道：「我師父當眞被你抓住了？」

裘之安點了點頭道：「是的，令師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學，我有一腦子的智計，最後智計勝了武功！」

燕青一時沮喪得沒了氣力，棄劍在地，嘆道：「罷了，我跟你去便了！」

裘之安踢開那柄長劍，笑道：「你的本性不壞，可惜有些糊塗。」

他向一個捕快使了一個眼色，那捕快立即取出一副鉄銬，上前扣住了燕青雙手。就在這時，張傑抱着施媚兒從裏面走出，裘之安一見微愕道：「你殺死她了？」

張傑道：「不，她自殺了。」

裘之安不禁長嘆一聲道：「這個女人身世堪憐，那位沈成賢眞是害人不淺！」

那沈文儀一直呆呆的站在一旁，聽到施媚兒自殺了，竟然哭了起來：「姊姊！姊姊！妳不能死呀！我喜歡妳！我願意做牛做馬服侍妳一輩子，妳怎麼死了啊？」

裘之安聽了苦笑道：「這又是一個糊塗蛋！」

× × ×

閻羅殿的門突然打開，一個光着上身的漢子被拋進牢內，叭嗟一聲，重重的落在地上。

然後，鉄門「砰！」的迅速關上。再幾下下鉄鎖的聲音後，一切又恢復寂靜。

那漢子靜靜的叭在地上，久久沒動一下，好像已死了一般。他，就是燕青，他又回到閻羅殿裏來了！

這次，陰暗的牢房中只有一對眼睛在一旁注視着他，一會之後，那個注視他的人才開口問道：「你是……小蠻牛麼？」

燕青猛然抬頭，驚喜的叫道：「師父，眞是您？」

那人急趨到他身旁，歡聲道：「小蠻牛，果然是你呀！」

冰仙歐陽璧，當今武林一位最奇特也最長壽的高人，今年一百二十餘歲，滿頭銀絲，滿臉皺紋。由於這老人素行不良，又由於活得太久，老而不死，已被人目之爲「妖異」人物了。

今天，他也身入囹圄，被囚禁着閻羅殿中。

燕青一直希望這不是眞的，這時見到了師父，不禁嗒然若喪道：「師父，這是從何說起？」

冰仙歐陽璧笑道：「別嘆氣，小蠻牛，爲師是來救你的！」

燕青道：「救我？」

冰仙歐陽璧道：「是的，自你下山之後，爲師眼皮直跳，越想越不放心，所以爲師決定前來看看，五天前爲師到了應天府，一經打聽，才知你已報了仇，却不幸落在裘之安手裏，爲師聽了大怒，便約裘之安在城外見面，要他釋放你，他不肯，於是爲師就跟他打起來了。」

燕青道：「結果師父敗在他手裏？」

冰仙歐陽璧道：「不，憑爲師的功夫，要收拾他實在太簡單了，只因爲爲師聽說你被囚禁在閻羅殿中，而這間閻羅殿建造於地下，無法刼牢救人，因此爲師乃施了個苦肉計，假裝失手讓裘之安擒住。」

燕青苦笑道：「之後呢？」

冰仙歐陽璧道：「進入了這間閻羅殿後，不見你在這裏，爲師有些發慌，問裘之安，他說你關在別處，爲師要求他把咱們師徒關在一起，他答應試試看——哈哈，他還算够朋友，果然把你送來了！」

燕青苦笑道：「師父，您錯了！」

冰仙歐陽璧搖頭道：「沒有錯，爲師的確有辦法救你出去！」

燕青道：「甚麼辦法？」

冰仙歐陽璧笑道：「儍孩子，你忘了爲師的能耐了不成？」

燕青道：「師父是說：『龜息大法』麼？」

冰仙歐陽璧道：「對呀！咱們師徒就以『龜息大法』僞裝死亡，等他們把咱們師徒抬出去了，咱們便活過來，走他娘的了！」

燕青滿面苦澀道：「師父，您的消息不够靈通，您只打聽出弟子被抓入閻羅殿，却沒打聽出弟子曾經越牢逃走了！」

冰仙歐陽璧一怔道：「你說什麼？你曾經越牢逃走了？」

燕青道：「是的。」

冰仙歐陽璧道：「那今天又爲甚麼在這裏？」

燕青道：「裘之安告訴弟子您被他抓入此牢，弟子一聽之下涼了半截，就……」

冰仙歐陽璧緊張起來，拉住他急問道：「那麼，你上次究竟怎麼越牢逃出去的呀？」

燕青嘆道：「運用『龜息大法』僞死呀！」

冰仙歐璧陽一聽，臉色大變，瞪目結舌老半天，才失聲道：「這麼說……」

燕青道：「是的，再也不可能了，咱們師徒完了！」

冰仙歐陽璧血液直衝腦門，兩眼一翻，仰身倒下，昏死過去了！（全文完）

下期預告

藍衣雙女俠
傳奇故事：

「無臂玉女」 馮嘉 著

一個死去的人，在三年後的一天忽然復活了，還給殺死他的仇人通電話，聲言要來報仇，但世上絕無鬼神，死去的人不會再活回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是死者的一對兒女，巧施計謀，向殺父仇人復仇……。

武壇雜摭

太乙蟠龍脚

萬里傳‧文

「蟠龍脚」乃爲「乙字門」的獨門絕學。

據「武術鈎玄」載：「此脚法爲陝西太白山下蟠龍村一位老翁所創，因翁名『太乙』家住『蟠龍村』，故有此名。其脚法以勢如蟠龍，而最擅於蹲身橫踢，當其出脚時多成乙字形，江湖間精擅此脚法者開門立派，好事者稱之爲乙字門云云。」

看了這段話，已予人大略的輪廓印象了。什麼叫做「勢如蟠龍」呢？

我們的國都南京，古稱「金陵」，又有「稱陵」、「白下」、「建康」等別稱。而以「虎踞龍蟠」四字著稱於世，比喩其氣勢雄壯而威武之象也。

而無人見過「龍」是怎樣「蟠」的姿態？龍雖稱爲神物或靈物，古時以代表「天子之姿」，謂能興雲佈雨，穿霧潛淵……也只是如此說，書上這樣記載罷了。

那末，以「龍蟠」二字來形容，到底像個什麼樣子呢？筆者詢問過不少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乃至畫家，都未能具體形容得出來。唯一感到信服的，却是一位捕蛇老手告訴過筆者，認爲古人筆下之「龍蟠」實際上即是「蛇陣」也。

難怪，古人以「龍蛇」聯貫併稱，以蛇象龍，足見我們文學家與藝術家的豐富想像力，已經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了。

——「蛇陣」即是「蛇蟠」，乃蛇類天賦的自衞（靜態）與攻擊本能所擺出的姿勢。

當牠蟠成蚊香式，牠的頭部高昂在蛇圈的中心點，蓄勢待發。

當牠向目標攻擊時，蛇身如脫弦之怒箭，隨着頭嘴方向急射而起，快如閃電！好了，當我們清楚了「蛇蟠」（即蛇陣）的形態是這樣的，就知道「龍蟠之勢」了。

而所謂「蟠龍脚」，就是全身下蹲，一脚屈下幾垂及地，一脚虛懸——或以脚尖點地，或以脚跟沾地，蓄力待發，不論敵方在那一面，隨時可以施展攻擊，此即武家必具的「虛實莫測，一虛一實，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涵意。

因此，「蟠龍脚」，就是全身曲腰沉膝，向下蹲落，不論是左脚生根或右脚着地，另一脚必須蓄勢待發——發出的脚，即相等於蛇之頭嘴，必須快而有力，一擊之威，石破天驚！

而精於蟠龍脚法者，腿力特別强，確有碎石拔樹之力。江湖術語：「拳出千斤，脚下加百。」——意思即是說精於拳法者，一拳打出去，以力重千鈞爲功力到達巔峯狀態。而精於腿功者，則不止脚出力道有千斤之重，還要比拳頭超過（加）百斤才合格——以喩腿力必須强過拳勁之謂也。

而「蟠龍脚」經過苦練，不止脚力强勁，而兼有韌勁，彈力足，變動多，當一脚立地，全身下蹲時，全身力道，都已貫注雙腿，不論四面八方，意隨念動，都可以發腿攻擊，重如千斤巨杵，快如電掣雷奔，銳不可當，威力驚人，當者披靡，應脚而倒，摧枯拉朽，恍如西風掃落葉之勢焉。

再扼要簡述「蟠龍脚」之練習方法。

——學習此腿法的人，和練習其他門派的武功一樣要先練好「紮椿」——又名「立馬」，就是「馬步」，俗名「立地生根」或「金剛椿」，各門派又各有名稱。常見的有「子午步」、「四平馬」、「外八字馬」、「內八字馬」等等。

先練好馬步，再求變化，到了一定的火候——師門認爲已經「紮定根本」了，才正式開始練習腿法，先是依照秘本上的圖樣製成各種必需的練功工具，計有「棉花鼓」、「梅花椿」、「竹陣」、「石柱陣」、「如意皮人」等等。

筆者小時拜過名師十多位，粗知國術門徑，只惜博而不精。對各門各派的武功，十之七八曾經涉獵皮毛，只是當時年紀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茲就記憶所及，把「太乙蟠龍脚」的基本練習法敍述如下：

第一步：一字腿——就是俗名「貼地扁担」。兩脚（腿）可以運用自如的分開，向地上蹲落，雙腿貼地。一般特技團的人員也十九可以做到。唯必須從小練習，如筋骨已硬了，就得由師門先打通關節。這在武家術語中名爲「軟骨節」。練習「太乙蟠龍脚」的人，由於先經過「紮椿立馬」，腿勁已有基礎，故能事半功倍，但必須做到能夠又快又俐落，並能由高處跳下來就成「貼地扁担」，再由速度與火候，師門認爲可以了，才算及格。

第二步：扯順風旗。就是俗名「金鷄獨立」或「朝天一炷香」，少林的「童子拜佛」式。要一脚（左脚或右脚）立地，另一脚可以筆直地直舉過頭頂。並能一脚立地，另一脚可以向四面八方飛踢而有力，伸屈自如，得心應手，由師門認爲功力已到規定尺度，才算及格。

第三步：就是正式練習「太乙蟠龍脚」了，由於這種腿法，出脚如一個「乙」字形，不妨自己先試行表演一下——就是一脚向下屈，全身下蹲，另一脚向前後與左右猛力踢出——在這種姿勢下，全身下坐，雙脚的位置，就像「乙」字了。

此脚法之特色及其犀利處，全在「低脚」。

因爲李小龍式的「高飛脚」——現在風行一時的武打片電影習見的飛脚，外行人看來，十分威風，內行人看來，乃屬「空門大露」，也即是「破綻」了。

因爲高飛脚對付不諳武功的人，十分有效，可以攻擊對手的頭面軟弱位置，一脚踢中，應脚而倒，能收到速戰速決的效

果。

但對內行人來說，却是「練家子」的大忌，如輕於施展高飛脚，往往倒下來的却是自己！

爲什麼呢？

因爲武功是講究「快」字與「力學」原理。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毫髮之，生死立判。

「高飛脚」由於自然地拉長了脚尖到胯下的距離，在出脚與收脚之刹那，比「低脚」的攻出與收回，空間上已「慢」了一倍有餘了。碰上大行家，當你起脚時，他已經看出你攻擊的位置了——這是練家中的必修一課，學武加上臨敵經驗，能判斷出來——他就可以有很充裕的時間閃避到你攻擊不到的「死角」及想好了破解與尅制的招數了，用手抓，或以臂架開封擋，或者以脚反擊——只要一脚踢在你的飛起那一脚的膝彎或者膝蓋骨下面的「迎面」硬骨上，或是踢在你立在地面的另一腿任何位置，則你立時失去了「重心」，身體無法平衡而倒下了！那因爲你是高飛脚，一脚飛踢出去，收回都來不及時，你已經先挨了對手一脚啦！如果碰上「撩陰脚」，對手猝下毒着，趁你一脚高飛，還未及收回前，向你攻擊位置一低頭、蹲身。避開了，却進一步穿入你襠下「空門」，一脚踢中你的小腹下「關元」、「丹田」等要穴，怎麼辦？萬一對手一脚踢在你「祠堂」上，「祖宗」都會翻轉，命根乃全身最脆弱的部位，中了對手打擊力道、十九非死即重傷！最陰狠的是「太乙蟠龍脚」，專門出低脚，最狠的一招，就是穿襠而入，平踢陰囊，上挑「會陰」（就是肛門到睪丸之間的軟肉），一脚致命。

所以，行家皆知，脚法中的最毒、最狠者不是高飛脚，乃是「低脚」，而「太乙蟠龍脚」則是集中於「低脚」的精華極限。

正式練習「太乙蟠龍脚」時，要由師門以石灰劃一個「太極圖」的白圈子，規定左脚爲「陰」、右脚爲「陽」，陰陽相輔相成，就是虛虛實實。一脚屈蹲地上是着力點，能立如磐石是基本條件。但必須能夠配合另一脚，利用着地脚板（脚趾到脚跟）的力道，可以自然靈活移動——才方便另一脚可以向任何角度（位置方向）踢出去。

先是自己練習——依照師門的指示秘竅自行出脚對空練習，直到雙脚可以交替運用自如，能夠同時把左右脚向任何角度都可以踢出，快而有力時，才進入「竹陣」練習。

所謂「竹陣」就是每截長約一尺二寸到三尺的青竹，粗的有海碗口大，細的如人脚膝蓋下那樣大，高高，低低，參差不齊，又有不同的位置，下端是深插入土，四面以石塊再加碎石子，石灰，糯米等澆灌而成，所以特別堅硬，不易移動位置或傾斜。

「竹陣」又分爲大、中、小三種，佈置也不同，那是由易而難的部署。

學者進入竹陣後，就依照師門的指示，屈脚，出脚，向每一根深植地上的青竹椿猛踢，一直踢到自己筋疲力竭，不能再出脚爲一「度」。如此反覆不斷地練習，由「小」而「中」，由「中」而「大」，一直到師門認爲可以了，才算及格。

再循序而「磚陣」，「石柱陣」，「如意皮人」等練習，乃是配合功力程度，鍛鍊變化與磨鍊韌力與持久力而設計，不必贅述。唯「如意皮人」乃是巧匠以牛皮或馬皮精心製造，用極細的人髮纏成「引綫」，分裝在各部位的「關節」處，大小和眞人一樣，也就是「木偶戲」（傀儡）的原理設計，一經操縱，拉動「引綫」，皮人就會和眞人一樣攻擊，而且儼然是各門各派的招式——實際上，當然是操縱者運用「引綫」作用，使皮人出拳，亮掌，飛脚……罷了，遺憾的，是沒有向師父們詢問皮人的製造過程與所需的各種材料及操縱方法，中國技擊家們都有秘技自珍的毛病，難怪國術日趨式微，漸至湮沒失傳了……

「棉花鼓」與「梅花椿」等，則尚有不少武林前輩知道它的功用與製造，佈置方法，特別是「梅花椿」，嶺南武學家都可說耳熟能詳。

「太乙蟠龍脚」到了變化奇妙，運用得出神入化時，就威力絕倫了。

由於它的「精髓」就是以出「低脚」爲原則，故其攻擊敵人時，專攻敵人下盤——就是小腹以下到脚部。共有十六個「秘竅」——例如：「踹」，是指出橫脚，專門猛踹敵人的膝蓋下「迎面」硬骨與脚背沿伸上去的三寸地方，因這二處部份的骨頭最硬而脆，一被踹中，輕則倒地難起，功力等於打了個對折，連行動也不方便了，馬步浮動，戰鬥力先損失了一半以上。重則骨頭折斷，碎裂、扭曲變形，離開了原來的位置，成爲殘廢（瘸子）。而又有運用「脚踭」（脚跟）與「脚尖」（趾）及「脚邊」（雙脚的左右向處的橫側部位）等力道分別，乃配合各人當時需要及變化脚下位置而定的。連雙脚內側也可以適用於「內切割」與「橫掃千軍」招式。

總之一句：「太乙蟠龍脚」的功用是在一個「快」字，速戰速決，專用「低姿勢」出脚，脚勁特別强，由於日久功深，連脚趾也和鋼錐一樣，脚板和鐵板相似，脚跟無異千斤杵。而變化又多，故深得「快」、「狠」、「絕」三者要旨，練成功了後得之於心，應之於脚，可以在任何角度，任何情況下，出脚就傷人克敵，而且都在幾秒間立判勝負。不但是自衞防身之法寶，對付羣毆圍攻，尤爲見效迅速，克敵於「投脚」之間。

這門武功，也有他們的戒條與禁忌，例如：非爲解救自己生命之危及强仇大敵，不准踢對手的「子孫根」。對婦道人家禁止攻擊對方「私處」等等，該一門派的弟子，必須條條謹記遵守，犯者要受門規制裁。

而這門脚法最絕的一招，叫做「磨豆腐」，就是一脚踏在對手的脚趾或脚背上，用「陰勁」猛磨，能在刹那間「磨」得對手叫天喊地，痛徹心肺，脚上骨頭也會被「磨」成豆腐一樣！必成拐子（跛脚），無藥可治！而這門功夫亦是經過長期苦練而成，百發百中，專門踩踏對手的脚趾與脚背，君如不信，自己右脚猛踩自己的左脚背一試如何？

（完）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文・威揚
圖・成子

鷹神女

留香閣上　素女施妙策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州園林勝境，爲全國之冠。

漱心山莊。

是蘇州首屈一指的府第。

豪華的府第，清幽的園林，樓台亭閣，水榭凌波，清泉曲橋，高樓廣厦，一切佈置，全是高手巨匠精心傑作，處身其間，頗有人間天上之慨！

白玉階前，一乘小轎停下，一位素衣長裙，風華絕代的妙齡少女，蓮步姍姍，踏上白玉石階；旁邊必恭必敬，伴着的是蘇州捕頭陸修誠。

大開中門，主人王雨山親自迎接，恭敬有加，延客到明照堂坐下。

說起這位王雨山，富甲江南，却無一般富豪驕縱市儈習氣，平易近人，頗有豪氣，親朋戚友，或有上門求助者，他都能慷慨解囊相助，因此達官貴人，江湖豪客，相交滿天下。

三日前，知府大人親派師爺上門，說明有位至親好友久慕王府珍藏，蘇東坡的眞蹟寒食帖，附有黃庭堅跋，日內親到府上觀賞。

王雨山一見這位美絕人寰的妙齡少女，心內暗自震駭，平生所見美女千萬，從未有此女的高華氣度，絲毫不帶人間烟火味！

主客坐定，後堂走出一位少年，手內捧着兩幅畫卷，放在桌上，然後侍立一旁不語。

「卓靈筠，展開字畫，請趙姑娘鑒賞！」王雨山吩咐。

「是！」少年答應一聲，隨手展開桌上字畫，掛在事先放好的木架上。

少女微微一笑，蓮步輕移，妙目橫波，立刻爲蘇東坡書法吸引住，全神貫注，如醉如痴。

東坡書法雖多，像寒食帖這樣的精品却不多見，試看黃庭堅的跋：「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台筆意，試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詩好，書法好，還有黃庭堅的跋；將蘇東坡的詩書雙絕襯托出色，愛好書畫的人能親見眞蹟，的確是眼福不淺！

以世俗眼光看，這兩幅字畫，是無價之寶，有錢人想買，到那裏去買，銀子再多，也辦不到，像王雨山這樣的富豪，又好像不當一回事，世上又有幾個王雨山，隨隨便便將此珍藏公諸世人。

「好字！好詩！」妙齡少女深深吸口氣，從夢境中淸醒過來，連連讚嘆不絕，頗有嘆爲觀止之慨！

「詩字固然好，能夠賞識的人不多，難得姑娘這樣神仙般的人品，荒莊有幸，何不賞面在此小居，老朽也可討教討教！」王雨山笑道。

「王莊主眞是個慷慨人，好，我領你這份情！」妙齡少女爽朗乾脆，大概很欣

賞王雨山的氣度，所以，毫不客氣答應下來。

「哈哈！」捕頭陸修誠朗笑道：「王員外珍藏很多，今天碰到識家，也不枉多年的搜藏心血，姑娘既肯賞面留此小住，我先回去報告大人，日內再來侍候！」

「你不喝兩杯水酒再走！」王雨山顯然也喜歡這位捕頭，

「俗務纏身，有空一定叨擾，告辭！」捕頭陸修誠說走就走，事實上，他的公事確實太多。

「安排趙姑娘住處，吩咐少亭少芬侍候！」王雨山交待卓靈筠辦妥居宿。

「是！」少年卓靈筠應命而去。

說起這名妙齡少女，看其氣度神韻，即知非常人，王雨山閱人多矣，憑他一雙眼睛，知少女來此必有因，故而處處大方，所以一位成功人士，必有其過人長處！

平常人當然不明白，武林中來說，這位妙齡少女，外號青塵仙子，幾派長老名宿，全知道這位趙小玲一身文武，宇內無人能匹。

她今日來到漱心山莊，只是受人所托，因此輾轉周折來此，不願洩露身份！

暮色深垂，繁星燦爛，留香閣上，青塵仙子趙小玲焚起檀香，閱讀金經，寒食帖與黃庭堅的跋懸掛壁上，絲毫不當一回事。

「噹噹噹」，三更敲過，漱心山莊燈火漸漸減少，除了風林天籟之聲外，萬籟無聲！

颼颼颼，一陣極輕微的衣袂帶風聲，劃過長空，似乎對這漱心山莊極熟，翻過假山，直撲留香閣！

「嗤！」一顆石子破空而來，氣勁充沛，夜行人不敢怠慢，凌空橫掠，堪堪避過，「撲！」地聲響，石子直穿入青石板中，不見影子，只留下個小洞。

「嘿！」夜行人知道院中藏有高手，不敢托大，飄身落地，凝立不動！

假山後走出二人，正是漱心山莊守衛，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

「二位行走江湖，逍遙自在，怎做起護院，似乎有辱自己身份！」夜行人冷冷道。

「人各有志，敝主人雖屬富人，却非平常富人可比，我二人蒙受大恩，因此，自願在此，並非一般顧主與下人關係，非但如此，所有江湖同道，凡與敝主人交接，無不深受感動，然後折節下交，閣下可以訪問，當知所言不虛！」乾坤錘于重新道。

「嘿嘿，說得好，這樣看來，王雨山成了大仁大義的人物了！」夜行人一派任性說法。

「閣下既然不信，我們也沒有辦法，今夜光臨敝莊，有何見教，當請明示！」無回刀刁英仍然和氣詢問。

「沒有什麼大不了，只想借蘇東坡寒食帖一觀，十日內交還！」夜行人道。

「這個……」乾坤錘于重新有點爲難。

「好聽的話容易說，却不容易做，你們還是讓開一步，江湖同道，日後相見，有一番心意！」夜行人道。

乾坤錘于重新深深吸口氣，緩緩道：

「寒食帖今日借于一位姑娘，數日後，閣下再來借觀，敝主人決不吝嗇，言盡如此，閣下自決。」

「看來，我們要在武功上較一高下！」夜行人道。

「眞要這樣，在下只有抱歉！」乾坤錘于重新十分爲難，雖然，王雨山一再交代，對付江湖人，千萬別用武功，眞個無奈，也只好退讓爲上。

「拿出你的流星錘吧！」夜行人冷峻道。

乾坤錘于重新懶得多說，從腰畔取下流星錘，緩緩踏上一步，凝神待敵！

「你也一起上，免得多費手腳！」夜行人轉頭對無回刀刁英以陣，神態傲慢，似乎不把眼前二人放在眼內。

「遵命！」無回刀漫應一聲，撤出單刀，與乾坤錘並立在夜行人面前。

三人雖然講了半天，整個漱心山莊沉靜如故，絲毫未有慌亂行動。

「殺！」夜行人清叱一聲，身形如電，鐵掌堪堪沾上乾坤錘于重新的胸衣，無回刀刁英大驚，手臂伸處，單刀挾着一道電光，猛劈夜行人右臂。

這下攻敵之所必救，單刀威力極大，夜行人固然可以取乾坤錘于重新性命，自己一條手臂也要報消，因此在電光火石之中，右掌翻起，手指輕彈，單刀有股大力傳來，幾乎脫手飛出。

乾坤錘于重新大怒，流星錘飛出，上下交擊，招式未用老，一式「問心！」猛擊對方胸口；無回刀刁英再不客氣，單刀橫擲斜劈，果然是用刀名家，威勢極猛！

好個夜行人，身形像沒有重量的輕烟，在間不容髮之中，連消帶打；但乾坤錘于重新與無回刀刁英，二人配合得很好，一個遠攻，一個近打，雖然短時無法克敵，但亦是聯成道密不通風的防綫，所以也不致落敗！

雙方變成膠着狀態！

「你們退下！」不知何時，卓靈筠已站在夜行人身後，喝令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退下。

夜行人也不追趕，冷峻地望着這位少年，一言不發，神色凝重，似乎感到這少年不是易與之輩！

「閣下如果願意，可以退出，卓某願意開大門送客！」卓靈筠平緩道。

夜行人深深吸口氣，淡然道：「琴劍書生卓靈筠！」

「正是小可！」

「嗯！」夜行人從鼻中漫應一聲，自言自語：「漱心山莊富甲江南，江湖朋友裹足不前，原來莊內高手如雲，能人輩出，難得難得！」

三人凝立不動，靜觀其變。

「好，」夜行人似乎下了很大決心，咬牙道：「在下不端量力，也要領教一下琴劍書生劍掌功夫！」

「自當奉陪！」卓靈筠早已料到，對方既到寶山，決不會輕易退出，動手過招，似乎不可避免，因此懶得嚕嗦，爽快答應下來。

雙方都知道對方不是易與之輩，全神戒備，一股無形殺氣如山湧出，旁立的乾坤錘及無回刀二人，只覺得身外壓力奇重

，呼吸困難，快要窒息昏過去了！

「颼！」人影閃處，也不知是誰先動手，雙方全是以快打快，掌法身法，全是第一流的，快捷而精奇，旁立二人心內暗自震駭，夜行人到底是何來路，一身絕學，決不是無名之輩，到底是何方神聖呢！

陡地，琴劍書生卓靈筠身形一凝，臉上現出莊嚴，誠敬神色，屹立不動！

夜行人身形如電，鐵掌疾拍，挾着雷霆萬鈞狂飈劈卓靈筠！

好個琴劍書生，右手單掌，打個問訊，一股柔和的風，帶着股檀香味，感覺上和平寧靜，可是夜行人似乎受了千斤重擊，蹬蹬蹬，退後七步，嘴角已滲出血絲，看來已受了極重內傷！

「大般若掌！」乾坤錘于重新叫了起來。

琴劍書生卓靈筠似乎於心不忍，收回掌力。

正在這時，夜行人搖搖欲墜，大口血往外吐，神色更加不繼！

「我這兒有顆小還丹，閣下快服，免得傷了內臟！」琴劍書生卓靈筠上前扶住夜行人，掌中托着顆武林人夢寐以求的小還丹！

夜行人一個踉蹌，似乎支持不住，慌亂中抓住琴劍書生手臂。

「閣下怎樣了！」卓靈筠慌忙問道。

「我！」夜行人說時，手指一緊，已扣住琴劍書生卓靈筠寸關大穴。

乾坤錘于重新大驚，怒喝道：「你這賊子是人麼，以怨報德，卑鄙無恥，畜生！畜生！」

「快取寒食帖！」夜行人怒喝。

瞧他中氣充沛，剛才竟是裝腔作勢，受傷固是有，琴劍書生仁心厚宅，大般若掌無堅不摧，只施出七成功力，夜行人却將計就計，反敗爲勝，可想而知，江湖道上鬼蜮技倆，防不勝防！

「寒食帖在此，閣下不可傷人！」青塵仙子趙小玲俏生生站在前面。

「打開來！」夜行人喝道。

一雙白裏透紅的玉掌，輕輕抖動，寒食帖及黃庭堅的跋呈現眼前，夜行人凝神注視，好半晌，才收起兩幅名詩畫，喜形於色。

「閣下滿足了吧！」琴劍書生卓靈筠臉含微笑，那像受制神色，夜行人暗勁疾吐，只覺所握手腕彈力極强，滑不留手，脫將出去。

「呀！」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喜極大叫。

夜行人大驚，疾退三丈，望住手中寒食帖，猶似在夢中，一時弄不清楚對方攪什麼名堂！

「閣下可以走了！」琴劍書生卓靈筠笑道。

「你……眞這麼大方！」夜行人似乎連自己也有點不信，世上那有這樣好事！

「貨賣識家，古來就有寶劍贈烈士，紅紛贈佳人，閣下既能愛上東坡居士寒食帖，也算是雅人，又何必以世俗眼光衡量得失！」琴劍書生卓靈筠笑道。

「好，大恩不言謝，日後自有一番心意！」夜行人說罷，翻身掠出圍牆。

漱心山莊仍在沉睡，未受絲毫騷擾，無回刀刁英及乾坤錘于重新，以至琴劍書生卓靈筠的出現，一幕一幕像走馬燈，夜行人的敗走，已是一定，看來入侵强敵再多，也不易討好！

青塵仙子趙小玲的微笑，她的輕功以及她將寒食帖送與夜行人，種種擧動全教人莫測高深！

三個大男人，呆呆的望住她，不知說什麼才好！

青塵仙子趙小玲微微一笑，平靜道：

「剛才送出去的寒食帖，只是贋品，眞的仍在上面掛着，三位放心！」

「贋品，那來的贋品！」乾坤錘于重新奇怪道：「我帶來的！」青塵仙子趙小玲輕聲說。

「你……知道今晚有人偷盜寒食帖？」乾坤錘于重新有點不信，但事實上又是如此！」

看來這位仙子的確有其不平凡之處！

但是，她只是慣常的微笑，並未作答：是耶非耶，由你閣下去想好啦！

「姑娘，我有幾件事想請教！」琴劍書生卓靈筠雙眉緊皺，鄭重問出這句話。

「什麼事？」

「還是明天再說吧，夜已深，姑娘早些休息，再見！」琴劍書生卓靈筠轉身走開。

第二日清晨，侍女送上木耳蓮子湯，青塵仙子趙小玲用過早餐，琴劍書生卓靈筠已在樓下等候。

幽靜而雅緻的園亭，一橋一閣，全是圖畫，尤其難得是圖畫中活的人物，青年男女，有如神仙中人。

雲水軒上坐定，二人愈談愈投機，突然，琴劍書生卓靈筠凝神注目望住青塵仙子趙小玲，神色愈來愈莊重，緊閉嘴唇，久久不語。

青塵仙子趙小玲默然微笑，神色從容鎭定，毫無世俗女子羞赧之色。

令人窒息的寧靜。

琴劍書生卓靈筠猛自一咬牙，霍然站起，朗聲道：「在下有一冒昧之言，不吐不快，想仙子乃非常人，卓某亦不敢妄自菲薄。」

「嗯！」青塵仙子趙小玲漫應一聲，似乎贊成琴劍書生的說法，看她神色，又似乎早以洞燭先機，故而成竹在胸鎭定如恆！

「卓某如向姑娘求婚，不知有此福緣否？」

如果是平常男女，相識不過一日夜，提出這問題，不把女孩子駭走才怪，再大方的姑娘，聽了這話，也會羞得抬不起頭來！

但是，趙小玲似乎已勘破色關，淺笑嫣然，溫柔道：「福禍無門，唯人自招，自己是決定任何事物成就的主宰，我想你會明白吧！」

大方、爽快而明白，包括的意義却是深遠而廣博，琴劍書生當然明白，答覆起來都不是一件簡單事情，他沉默了好一陣，才抬起頭道：「以姑娘才智與清奇絕俗的仙姿，卓某自不能及，但我決心全力以赴，不惜身命，並請姑娘教導，或五年或十年，直至姑娘認可，若果眞個不堪造就，無法與姑娘相配，亦願終身爲奴，於

願已足！」

青塵仙子趙小玲微微一笑，溫和道：

「你可知我的來歷及身份麼？」

「在下雖然不知！」卓靈筠朗聲道：

「但相信姑娘決非平常人，一身所學，曠古絕令，卓某雖然愚魯，相信這雙眼睛不會太差！」

「這事情我亦不好作主，和父母談談再說吧！」青塵仙子趙小玲笑笑道。

「事不宜遲，姑娘可否帶我拜見令尊令慈！」卓靈筠精神陡長，立刻鼓起勇氣追問。

「那我們就走吧！」

漱心山莊大開中門，王雨山恭候大門外，琴劍書生手內捧着寒食帖，飛身上馬，伴着青塵仙子趙小玲，雙雙往官道走去了！

兩人並肩雙騎，羨煞了多少人，尤其是青塵仙子趙小玲，美得不帶人間烟火味，令人心內雖然仰慕，却毫無邪念。

到此爲止，琴劍書生卓靈筠仍然不知對方來歷，但一踏入趙府，他內心知道今日要經過極其艱苦考驗，未出師時，師父已說過當世高人及其特別標緻，日後碰到火燄符號的人，不可力敵！

外表上，一座平常的院落，愈深入愈感覺不凡，進了三重院落，一個鮮紅欲滴的火燄，當牆而立！

大廳上已坐了十幾人，趙小玲直到此時才介紹雙方認識，除了父母之外，尚有三名外姓青年，駱新園、劉敏、胡德因，江湖上未聞其名，但琴劍書生卓靈筠却知三人不是易與之輩，由他們眼神看，全是內外兼修的好手，此時却不懷好意望住卓靈筠！

趙小玲父母只有五十來歲，像他們這樣武林世家，內功修爲到家，外表看來，益發年青，但他們的氣度談吐，略一接觸，即知其智慧與豐富的人生經驗，決非平常人可以領略到。

適當的寒暄過後，立刻導入正題，趙老頭開明見山道：「卓少俠今日來此，也算有緣，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文武兩途所學，然後再進一步談！」

琴劍書生卓靈筠自然明白對方所說，立即恭敬站起來答道：「請前輩指教！」

「很好，」趙老頭含笑點頭，意頗嘉許，然後向駱新園笑道：「請駱賢姪下場與卓少俠試試招！」

卓靈筠心內暗自焦急，他知道這三名少年，雖然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却是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今日第一關不易取勝！這時是趕鴨子上架，不容退縮，當下只好硬着頭皮拱手道：「請指教！」

「好說！」駱新園一面答一面走向塲中，很平常，不見絲毫特別，卓靈筠却不敢托大，暗吸一口眞氣，全神戒備，注視對方。

駱新園隨便一站，毫無門戶與武林高手氣派，看上去像個種田莊稼人，平常已極！

卓靈筠完全不敢輕視，凝神待敵，足足有半盞熱茶時分，雙方仍不見動靜，好在大廳內全是定力過人的高手，並不會失去耐性！

琴劍書生卓靈筠不願僵持下去，脚跟微蹬，身形平滑前去，口內喝道：「接招！」右掌凌空拍出，不待招式用老，手指伸曲不定，已罩住對方任脈六大穴道！

駱新園神色不變，也未還手，間不容髮中，堪堪避開十五招！

卓靈筠暗中驚駭，對方武功好，這是一定的事，像這他樣避得恰到好處，一毫不多，一分不少，你攻得快時，他閃得快，你攻得慢時，他也避得慢，外表上總是那樣從容不迫，這才眞個不容易！

五十招過去，仍然徒勞無功，卓靈筠激發了性，下手愈來愈快，招式愈來愈險，對方像海洋般，給人有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琴劍書生卓靈筠陡地清嘯一聲，身形拔起一丈，連續二十個空心觔斗，手脚並用，掌腿閃電驟出，罩住對方全身大穴，五丈地方，不容他逃去。

這下，駱新園無法輕鬆閃避，左三右四連連換步，在對方七十二招連環施出，避時微見慌亂，無影腿如風如箭，已沾着衣襟！

「颼！」無法之下，駱新園右掌揮出，擋住這奇幻絕倫的一脚！

招式一發動，駱新園立即退後，拱手道：「卓少俠好功夫，駱某不是對手！」

年青人練好武功不容易，修養好更不容易，卓靈筠深受感動，朗聲道：「多謝駱兄指教！」

「好啦，卓少俠武功試過，再請動動筆寫一首詩詞。」趙老頭又出別的試題。

「遵命！」琴劍書生外號如此，詩詞當然可以應付，武功上拳掌非其所長，總算有所交待，而今詩詞上，頗有自信，希望在這上面獲得較高評分。

僕人迅速送來文房四寶，琴劍書生卓靈筠當仁不讓，疾筆振書，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即時送到趙老頭面前，拱身道：

「請前輩指正指正！」

「很好，請坐！」趙老頭說罷，即細心觀看。

別說主人，還有三位年青朋友，甚至青塵仙子趙小玲自己，又何嘗不干心，字很大，人人都有雙銳利眼睛，看得清清楚楚。

第一首題目——春閨——禁體七律詩，限韻極嚴，限的是溪西鷄齊啼五字。詩中並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萬千百兩丈尺雙半等字。

詩文——百尺樓頭花一溪，七香車過五陵西，六橋遙望三湘月，八載空驚半夜鷄，風急九秋雙燕去，雲開四面萬山齊，子規不解愁千丈，十二時中兩兩啼

第二首是詞——迴文詞——顚倒虞美人。

簫聲慢撚春人妙，聽久宵寒峭，記曾離別最魂銷，夜夜碎搖，燈影夢迢迢。

倒轉來讀便是下半闋：

迢迢夢影燈搖碎，夜夜銷魂最，別離曾記峭寒宵，久聽妙人，春撚慢聲簫。

大夥兒看了好半天，心中深自嘆服，他們不知卓靈筠外號叫琴劍書生，詩詞功夫極深，而且要有絕頂聰明，才能在片刻時光，寫成如此詩詞。

「很好，卓少俠文字功夫已屬上乘，但讀書人第一要明理，所以文才功夫，還

要經過一道考試，劉敏，你可以和卓少俠試試！」趙老頭又有新花樣。

「是！」劉敏應聲走出，與卓靈筠面對面坐定，各人面前放置一小桌，僕人端來茶水、文具。

「卓兄，這次比賽辯才及理論，題目不限，一正方主辯，另一方屬反駁或回答，主駁二方，任由你選擇！」劉敏徵詢意見！

琴劍書生卓靈筠腦中飛快轉念，微一思索，應聲答道：「我試試反駁或回答好嗎？」

「好！」劉敏笑道：「辯駁雙方確定，我們這就開始，請問卓少俠，中庸這部書中心思想可否用一個字代替？」

「可以，即是誠！」卓靈筠應口答出，然後繼續說下去：「這誠字不僅是中庸的中心思想，亦屬儒家中心思想，人可以通過誠的功夫，啓發人性智慧，學凡彼此相處，應天順人，或者推己及人，只要從誠的基石上出發就行了，所以儒家所說不誠無物，同樣，並不委言食色性也，不像宋儒道學，根要否認，所以不明白先聖主意！」

「第二道，我們試辯一問題，我說對時，你即要說不對，現在我的議論認為人不可做賊！」劉敏說得很快。

「我們應該做賊！」卓靈筠也說得很快。

「請申述理由！」劉敏笑道。

其實，卓靈筠一說出人應該做賊，不但他自已腦內沒有絲毫理由，思維電轉翻騰，迅速有了計較，當劉敏再說時，他已經有了對策，其它人却在一旁暗暗好笑，這話怎能說得出口！

卓靈筠不慌不忙，端起上好武夷茶，慢慢呷了一口，滋油淡定放好茶杯，緩緩道：「做賊兩個字的意義是取人物件，未經主人同意且在主人不知不覺中獲取此物件！」

「我同意這說法！」劉敏嚴肅道。

「閣下既同意這樣說法，當我們與敵作戰，竊取敵方秘件或信物，當屬應當之事情！」卓靈筠道。

「這論調總非先聖主意！」劉敏說。

「孟子曾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卓靈筠聲音漸漸激昂起來，繼續道：「人生天地，以忠孝為立身之本，為忠為孝，雖然做賊，亦何妨哉，所以聖人叫人不可執泥，萬變不離其本，做賊又何不可呢！」

劉敏還想再說時，趙老頭却截口道：「卓少俠所論尚屬中肯通達，第二首試題完滿成功！」

廳上衆人立即笑容滿面，齊聲道：「恭喜卓少俠！」

琴劍書生卓靈筠這下喜糊塗了，竟然忘記了回答，只是一味傻笑。

青塵仙子趙小玲，也是芳心暗喜，羞紅雙頰，吶吶不知所云。

「卓少俠文武兩途，已有了基礎，還幸沒有走錯路，今後只要肯下苦功，自有成就，還有一道難題，考驗你臨事的機變，做人的骨格，最重要的，為人間做件有益的事，然後再到此處，才算成功！」趙老頭侃侃而談。

卓靈筠心內暗自打突，經趙老頭所說難題，必然不是好吃的果子，但這時候不容不答，只有趕鴨子上架，硬着頭皮答道：「前輩吩咐，晚輩自當盡力而為！」

奸雄授首　乾坤化清平

琴劍書生卓靈筠心內暗自嘀咕，趙家人透着十二分古怪，像和尚廟似的，一桌飯菜全是素的，青菜豆腐，涼瓜蘿蔔，清湯白飯，貴價的菜沒有一樣！

吃完飯，青塵仙子趙小玲對卓靈筠微微點頭，站起身來低聲道：「跟我來！」

趙老頭也含笑道：「卓少俠今日能來荒居，也算有緣，我們這兒有幾樣莊稼把式，學會了去做事，安全可靠，成功機會大多了！」

卓靈筠一聽趙老頭這樣說，知道傳授絕學，這眞是天大福緣，當下誠懇道：「多謝老前輩栽培！」

青塵仙子趙小玲當先領路，轉入樹林中，走了一段路，來到處山壁前，趙小玲纖足輕點，凌空飛升五丈，手指輕點一塊凸出石頭，軋軋聲響，一扇重逾萬斤石門緩緩移動，趙小玲當先走入，卓靈筠只好跟着走進。

石洞很大，簡單的床、椅、碗，以及清涼的山泉，堆積的食糧，趙小玲一直未說什麼，這時候才鄭而重之道：「這山洞是修習內功寶庫，天然的冷熱循環，你必須要堅持到底，三個月過去，你內功大進，第三室中有七式掌法及六式劍招，學成之後，到那裏去都可以自保！」

「好大的口氣！」卓靈筠心內暗嘆，但這家人確屬不凡，他們平淡自居，不求聞達，但每一有關之人，全是一身絕學，不說是曠古絕今，但當今武林中很難找出匹對的人！

「好好的學，我走了！」青塵仙子趙小玲轉身走出，軋軋聲響，石門又關上。

三個時辰平靜過去了，卓靈筠漸漸感到熱，來得好快，就像置身於烈火上燒，這滋味眞難受，卓靈筠通身汗如雨下，反正洞內只有一人，乾脆剝個乾淨，人家說如熱鍋上螞蟻，他這時正是這樣，如果再熱下去的話，只怕人都會給烤乾！

汗不斷的流，後來竟然是油，卓靈筠全身像籠罩一層霧氣，山泉中的水嗤嗤作響，幾乎要沸騰了！

到後來，卓靈筠竟然昏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醒過來時，洞內竟然又冷起來，卓靈筠似乎輕了十斤，趕緊穿上衣服，仍然忍不住牙齒打戰，格格響個不停！

這地方眞個古怪，十二時辰中，除了四個時辰熱，另八個時辰半冷半熱，開始幾天，卓靈筠苦不堪言，但他寧死不屈，半個月後，習以為常，他自己也知道，內功已有了脫胎骨換的變化！

這古怪的石洞，卓靈筠習慣下來，反而覺得這是人間的洞天福地。

一個月後，他心境平靜，開始去研究拳掌劍術，以他智慧悟性　又在這毫無外來騷擾洞中，進境自然極快，前後一年時光，完成了曠古絕今的神功絕學！

「怎麼出去呢？」卓靈筠遊目四顧，

找尋出路。

正在這時，軋軋聲響，石門自動開放，卓靈筠定睛望去，青塵仙子趙小玲俏生生的站在門口，雙頰嫣紅似火，見了卓靈筠精神煥發，只是鬍鬚亂糟糟的，衣服襤褸不成人形！

「快換衣服，整理儀容，見我爸爸去！」青塵仙子趙小玲喜滋滋道。

「好！」琴劍書生卓靈筠接過對方帶來的衣服，轉入內室梳洗妥當，整個人神態氣度，有了極大變化，以青塵仙子趙小玲的眼光，也給他震動芳心，亡魂落魄呆呆地出了神，久久說不出話來！

「我們去吧！」卓靈筠輕叫道。

「嗯！」趙小玲轉動嬌軀如飛奔去！

趙老頭高據上座，見卓靈筠習成絕學神功，也不禁老懷快慰，坐定之後，笑道：「卓少俠今日就回漱心山莊，開始新的艱苦路程，當今武林中，尚無人知，有股新的危機漸漸成長，你如今要憑個人之力，挽救狂瀾！」

「鋤强扶弱，武林人之本份，晚輩今日習成絕學，正當盡一份力，老前輩但有所命，萬死不辭！」琴劍書生卓靈筠慷慨陳辭，決心為天下武林盡一份力。

「我住在此處，武林尚無人知；目前你回莊去，每逢十五月圓之夜，乾坤錘于重新必定外出，你可暗中跟隨，探明此處匪窟分舵，然後設法查明匪窟總舵，運用智謀殲殺主兇，大功告成之日，我在此設宴慶賀！」趙老頭道。

「晚輩這就告辭，王莊主最近不知怎樣了！」琴劍書生卓靈筠自幼受王雨山栽培，以至今日，自然心內時常掛念。

「漱心山莊富甲江南，匪徒想謀奪全部財產，作為運動發展經費，你這次去，正好救他，寒食帖你好好帶着，可能有用，小玲，你送卓少俠一程吧！」趙老頭眞個性情平和，不喜擺酒慶功這類事，還好叫青塵仙子相送，卓靈筠自然很高興。

前面一段算是成功，只要殲滅匪徒，消除武林危機，這段姻緣才算是完滿，兩人默默走着，有很多話，反而不知從那兒說起，卓靈筠暗自一咬牙，轉身對趙小玲道：「姑娘別送了，希望早日完成心願，立即回來，再見！」

「好好保重！」青塵仙子趙小玲雖然胸襟不凡，仍然有人的感情，黯然神傷。

漱心山莊風采依然，卓靈筠暗自感嘆，錢財動人心，古來如是，王雨山對人可說夠朋友，由於太富有，致引起黑道巨擘的野心，趙老頭雖未說明什麼人，想來必然不是簡單人物，不然的話，又怎能算得是武林刧數，不管如何，這次學成絕學，魔徒別想得逞！

好不容易等到月圓之夜。

琴劍書生卓靈筠等着，噹噹噹，三更敲響，乾坤錘于重新閃身翻過牆頭，直往前面奔去，好在蘇州地形熟，很明白所經過路綫。

「颼！」乾坤錘于重新閃身投入南園牧場，卓靈筠藝高人胆大，緊跟在後，由於輕功卓越，獵犬雖有所覺，吠聲並不太大，因此並未引動警衞。

乾坤錘于重新展開燕子穿簾輕功，投入樹林後的一間瓦牆大屋，屋內燈光明亮，四人正在飲酒，乾坤錘于重新直往右首椅子坐下，端起酒杯深深飲了一口，開口道：「卓靈筠這小子昨日回來。」

「這小子離開一年，到那兒去了？」上首一名粗眉大眼老者問。

「寒食帖眞蹟也帶回，看來是和那女孩子一起，今次回來原因不明！」乾坤錘于重新道。

「管他什麼原因，宰了不就算了！」仍然是粗眉大眼老者說，似乎對卓靈筠深具敵意。

「嗯，上次盜取寒食帖，給這小子壞了大事，這次可不能讓他跑了！」另一名高高瘦瘦漢子，正是第一次到漱心山莊的夜行人，原來他與乾坤錘于重新是一夥，外表上一正一反，原來是做戲給外人看。

「太行三義，是塊金字招牌，也好，這回三人一起去，別讓小子再跑了！」粗眉大眼老者看來是此處主持者，說話氣派不同。

「王雨山這老兒富甲江南，七八年來仍然未查明其底細，上頭追得緊，我們再不能等，日內就要硬幹！」粗眉大眼老者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微一吸氣，人已飄身下屋，也未沾地，身形像朶浮雲轉折，輕巧落在大廳中間。

「你……」乾坤錘于重新見是卓靈筠，不由大驚，吶吶說不出話來。

「好酒好菜，我也想叨擾一杯，不好麼！」卓靈筠微笑點頭道，似乎與老友述舊。

「小子，今天要你來得去不得！」太行三義霍然站立，將卓靈筠圍在中間。

「三位相識朋友，請問你們尊姓大名，日後也好知道稱呼！」卓靈筠此時坐上椅子，隨手倒了三杯酒，仰頭喝下，意猶未足，拿起筷子夾起塊鷄腿往口內送。

「小子聽清楚，太行三義，天煞星羅英，地煞星胡三才及翻山虎陸新城三兄弟，還有什麼問的沒有！」

「沒有了，我送你們上路吧！」琴劍書生卓靈筠說罷站起身來，往大廳中間一站，微笑點頭，似乎在歡送朋友。

翻山虎陸新城性子最烈，他早已忍不住，此時懶得多說，猛衝過去，揮動鐵拳直搗胸口，拳聲呼呼，氣勁大是不凡！

好個琴劍書生，此時已非往日吳下阿蒙，全身紋風不動，併天指閃電彈出，已點中對方膻中穴，雙眼翻白，生龍活虎的翻山虎陸新城，已一命歸西，在座幾人仍未看出端倪。

「砰！」的聲響，翻山虎變成倒地豬，幾個翻騰，立即寂然不動了！

這變化簡直令人不易相信，一招制敵死命，再說太行三義，也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以三對一，舉手就送命，而且大家全未看清楚，對方究竟是幾時出手！

乾坤錘于重新及粗眉大眼老者，霍地站起來，睜眼望住場中。

一片死寂！

琴劍書生卓靈筠含笑不語，站在場中望住這幾名江湖巨盜，看他們怎樣辦！

「小子，你施放暗器！」地煞星胡三才叫起來。

「我全身上下，沒有絲毫鐵器，不信

你可以搜！」卓靈筠叫起屈來。

「那麼是放毒了！」天煞星羅英道。

「不是！」卓靈筠含笑否認。

無論如何，翻山虎陸新城一招致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他們驟然間不能接受此一事實，但又活生生發生了，太行二義暗吸口眞氣，天煞星羅英咬牙道：「撤兵刄！」

「小心點，我出手很快很重！」卓靈筠慇勤囑咐。

太行二義微微一呆，立即大怒，喪門劍舞起片光影，地煞星三節鞭也施出殺手，「陰陽兩界」，「地老天荒」，卓靈筠全身巳被鞭劍光影吞沒。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卓靈筠動了，那是最有效的一擊，而且雙手同時出擊，太行二義威勢赫赫的鞭劍，像是虛無的影子，絲毫擋不住兩隻手！

看上去，卓靈筠的手，緩慢而平穩，透過如山的刀光劍影，那像隻魔手，毫無實質，太行二義大驚，拚命抵擋，正所謂在刦難逃，那能閃避得了！

卓靈筠兩隻手輕輕印在二人胸前，無聲無息，太行二義變成太行無義！

就這麼片刻時光，太行三義就在人間消失，他們實在不相信，人間竟有如此神奇武功，因此死不瞑目，六隻眼睜得大大的，只是失去了生命的光彩！

「閣下的武功！」粗眉大眼老者出聲道。

「還將就過得去罷了，看來朋友是此處分舵主人吧！」卓靈筠道。

「正是！」粗眉大眼老者答。

「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要試過再說？」卓靈筠問。

「哈！」粗眉老者哈哈一笑，笑聲中有說不出的落寂，仍然不失其江湖豪客氣概，宏聲道：「在下血屠夫李義平生從未說過怕字，今日喪生此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哈……」

血屠夫眞個狠得下心，狂笑聲中，巳自斷心脈而死，至此來說，分舵主力全部殲滅，只有乾坤錘于重新呆若木鷄，站在那兒似乎巳駭呆了！

琴劍書生卓靈筠似乎未看見有人，竟自坐在桌上自飲自酌，乾坤錘于重新整個人，站在那兒絲毫不敢動彈，雙腿打抖，不知怎辦才好！

「你還有何話說！」卓靈筠緩緩道。

「我……」乾坤錘于重新撲的跪在地上，叩頭如麻，急急巴巴道：「求卓相公饒我一命！」

「把你知道的說出來！」卓靈筠緩緩道。

「小的奉命潛伏漱心山莊，調查王莊主財產及產業，並協助盜取珍寶等事！」乾坤錘于重新道。

「你們總舵在何處，帮會叫何名稱，主人是誰？」卓靈筠仍然自飲自酌。

「我只直接受命於血屠夫李勇，其它的一概不知，有時上面派人來時，好像聽說在杭州吧，有時他們叫天字會，會主向未有人提過！」于重新道。

「你暫時在此守住，等有人來此時，立即通知我！」卓靈筠說時立即起身，看也不看對方一眼，緩步走出南園，直往漱心山莊走去。

乾坤錘于重新頹然坐在椅上，心內十分難過，琴劍書生任由他一人在此，不怕他跑，也不怕他向天字會告密，因爲天字會尚不把乾坤錘放在眼內，所以很多秘密全不知道，再說以卓靈筠的武功，天字會的人一定大有損傷，以乾坤錘眼光，當知誰是強者！

琴劍書生卓靈筠大踏步往外走，南園地方較爲荒僻，蘆草一片，樹林圍繞右側，是個很險要之處。

突然，琴劍書生卓靈筠身形一凝，轉過身來，直往面前林中望去，樹葉籟籟作響，似乎沒半個人影。

但是，琴劍書生卓靈筠耳朵很敏銳，知道林中圍有二十幾人，看來是天字會派在此，甚至於監視分舵動靜，黑道江湖人，不是互相推心置腹以誠相交，多數是互相利用，互相牽制！

颼颼颼，一排箭雨射來，琴劍書生卓靈筠夷然不懼，但那箭雨只穿到卓靈筠身前三尺，立即紛紛跌下，似乎有道無形的牆擋住！

「呀！」林中人驚叫。

「看我的！」琴劍書生卓靈筠清叱一聲，平射前去，林中埋伏的人大驚，紛紛往四下逃去，卓靈筠身法滴溜溜轉了一圈，雙手一陣抖動，二十幾名埋伏者全部倒下，未走一個！

乾坤錘于重新個人住在南園，埋好屍體，清理內外雜務，這時深夜，卓靈筠門前遇到埋伏，他雖然未曾目覩，耳內仍然聽得分明，天字會明暗兩途高手，不到一個更次，全給殺得乾乾淨淨！

天字會又豈是好吃的菓子，無論是誰，都不是好玩，因此深深憂懼！

琴劍書生卓靈筠初次出師大捷，心內暗暗感慨，若未遇見青塵仙子趙小玲，自己一身所學，雖然自負得緊，只怕今晚決難討得好去，經過他們稍爲指點，一年後的今天，整個人好像脫胎換骨似的，舉手投足之間，巳將天字會分舵中的高手盡殲，這種天高地厚恩典，自己一生眞應好好地愛她才是！

漱心山莊仍然平靜如故，淸幽園林景色宜人，桂花的清香隨風飄來，頗有提神醒腦之用！

琴劍書生卓靈筠回到流香閣，無回刁英巳恭候多時，此時高興道：「卓相公今晚辛苦了，少亭，快把蓮子湯送來！」

「來啦！」小丫頭亭亭玉立，應聲送來銀耳蓮子湯，然後低頭往後退出。

「夜深了，你們去睡吧，有話明天再說！」卓靈筠吩咐完畢，倒在床上就睡，蓮子湯什麼的，任由它放在桌上，蓋在此時，眞個是風聲鶴唳，能相信誰呢！

第二天清晨，王雨山大大誇獎卓靈筠一番，並約定中午擺宴慶賀。

像他們這樣人家，富甲江南，什麼山珍海味沒有，只要吩咐一聲，龍肝鳳髓立即送上來。

卓靈筠幼時是個孤兒，蒙王雨山一力扶養，文武兩途請專人教授，學成一身本領，眞可說是恩重如山，如今正是報恩的時刻！

「賢姪，」王雨山道：「你一個人孤

掌難鳴，何不招募武林高手前來協助，也好減輕你的負担！」

「大叔別操心，」卓靈筠笑道，「招募人手固是好事，但容易爲匪徒滲入，那時反而是招狼入舍，何必呢！」

「好吧，任你作主好啦！」王雨山笑道。

叔姪二人正在開懷暢飲之時，乾坤錘于重新突然衝了進來，急叫道：「他們來了，足足有二十人，全是一等一的特級高手，卓相公如何打算？」

「在南園麼？」

「是！」

「我去去就來！」卓靈筠站起身往外就走，這次不像上次，僕人巳備馬正等候，卓靈筠翻身上馬，蹄聲答答，往官道衝去。

南園景色依然，琴劍書生卓靈筠長驅直入，大模大樣衝入內堂，完全是明刀明槍戰陣，這也是藝高人胆大，不把對方放在眼內的舉動。

大廳內巳有五人，其餘十幾人不知那裏去，卓靈筠定睛看時，這五人大是不凡，個個神光內斂，氣定神閒，冷冷看着卓靈筠，眼光冷峻如刀。

「各位遠道而來，旅途勞頓，辛苦了！」琴劍書生卓靈筠拱手爲禮。

「你是姓卓的小子麼？」上首一名瘦削老者冷峻地問。

「正是小可，還未請教各位高姓大名！」卓靈筠仍然是笑容可掬，溫文有禮。

「我們是天字會的追命使者，由一至五號全在此，小子還有什麼未了心願？」

「我的心願太多，不說也罷；你們又有什麼未了心願，講給我聽如何？」卓靈筠笑道。

「哈……」一號追命使者放聲狂笑。

卓靈筠含笑依然，望住對方，屹立不變。

笑聲陡然煞住，一號追命使者的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喝道：「殺！」

五號追命使者應聲彈起，三號及四號亦繞着卓靈筠，窺隙進襲！

琴劍書生卓靈筠這次不想等，閃電的一擊，雷霆萬鈞掌勢迎風痛擊，只聽得嗤嗤聲響不絕！

五號追命使者平時殺人如麻，五人合擊之勢，更是威力强大，此時仍然信心十足，傲氣凌人，揮掌迎上。

砰砰聲响，五號追命使者右掌齊腕震斷，非但如此，卓靈筠併天指倏發，巳點中對方心口，五號追命使者巳到閻羅王殿上報到去了！

其餘四名追命使者大驚失色，根本想不到世上有如此高强武功的人，而且這樣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子，措手不及之下，五號追命使者死喪黃泉，這種不可能的意外竟然發生，四人大叫如泣，全力出擊！

好個琴劍書生，鐵掌翻飛，施展出世上尚未有名稱的掌法，此時不願多事延遲，巳展第四式掌法，這眞是曠古絕今的武學，一股强大無匹的氣流，挾着翻天覆地的力量，捲將出去，四人大驚，想逃走也無能爲力！

說起來眞令人不敢相信，這股氣流竟然產生吸力，有如海洋中的漩渦水流，將人捲進去，有股强大吸力，不易掙脫！

琴劍書生卓靈筠下手絕不容情，雙掌虛按，一股無形勁氣巳擊中四人胸口！

沒有聲响，甚至氣勁破空嗤嗤之聲也沒有，毫無跡象可尋，勁氣襲體之時，四人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全身精力猛地消失了！

四人也是武功卓越之輩，別說一生未經驗過，只怕從未聽說過這種功夫，極不情願的往下倒，心靈頓時糊塗起來，生命就這樣消失了！

「好功夫！」大廳外又走進八人。

琴劍書生卓靈筠冷靜的站着，內心如鋼鐵般堅定，冷冷望着天字會十人。

當先一名穿紅衣大漢，神氣地喝道：「小子趕快束手就擒吧！」

卓靈筠冷哼一聲，心內暗罵：「死到臨頭，猶在那兒裝腔作勢！」

「嘿嘿嘿。」紅衣大漢不斷發出冷笑，似乎得意非常，眞不知他做什麼把戲！

正在這時，另外兩名匪徒綁住一個人，寒光森森的鋼刀正架在頸上，看清楚時，正是漱心山莊主人王雨山。

琴劍書生卓靈筠驟然間，就像掉在冰窖裏，全身冒起陣陣寒意，僵在原處不知動彈。

「小子趕快束手就擒，」紅衣大漢得意道：「不然的話，這姓王的守財奴就變成無頭鬼了！」

這眞是一着錯，滿盤皆輸，卓靈筠恨不得打自己幾個嘴巴，王雨山恩比天高，今日總不能任匪徒殺害，大丈夫知恩不報，縱然殺盡天字會匪徒，也不能算是英雄，假若束手就擒後，匪徒仍不放人，又怎辦呢？

「看來這姓王的狗命，今日不保，給我殺！」紅衣大漢目中兇光閃動，似乎不會顧忌什麼。

「慢來！」卓靈筠出聲阻止。

「束手就擒，還是有什麼花樣！」紅衣大漢叫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暗中長嘆一聲，雙目閉上，手往後身貼住，往前走三步，閉目不語。

「很好，給我縛上！」紅衣大漢頗爲得意。雙手雙脚，全給綁上牛筋，琴劍書生灰心喪志，看來這次完了！

「哈……兄弟們，擺酒慶功，天字會險些毀在這小子手中，今日渡過大難關，大夥兒有福享啦！」紅衣大漢得意洋洋。

「紅衣護法神機妙算，不費一兵一卒，令强敵束手就擒，我輩萬萬不及！」

「我那有這樣的本領，這是會主妙計，今日面臨生命重大關頭，他老人家三言兩語，就解決了我們困境，大夥兒只要死心塌地跟他老人家，總有享福的日子！」

紅衣大漢越說越得意，

颼颼颼，衆人眼睛一花，大廳上巳多了位少女，那眞是秀絕人寰的仙子！

「妳是誰？」紅衣大漢怒喝道，琴劍書生卓靈筠聞聲知有變化，睜目看時，心內大喜，青塵仙子趙小玲來了，看來五行有救！好個趙小玲，滴溜溜轉了一轉，廳內匪徒倒了大片，卓靈筠手脚牛筋也寸寸斷裂。

「妳……」紅衣大漢正想出言恐嚇時

，青塵仙子趙小玲纖手微掃，已點了軟麻穴，「砰！」的聲響倒在地上。

「姑娘，今天想不到妳來救了我們！」王雨山驚喜交集，這時才出聲招呼。

「舉手之勞，又算得什麼！」青塵仙子趙小玲臉上平淡如故，隨手輕拂兩下，已割斷王雨山手上繩索。

「多謝姑娘！」王雨山喜孜孜站起身來，大概綁得久了，血氣不流暢，「砰！」的聲響，翻身倒在地上。

「王莊主怎麼了？身上是否有傷？」青塵仙子趙小玲急趨前扶起王雨山。

「只是手脚麻痺不靈！」王雨山喃喃道。

「我來替你揉揉！」青塵仙子趙小玲上前去，輕輕為這位王莊主推拿，雖然受了苦，王雨山似乎頗為享受趙小玲指下的推拿！

「我已經好了，請扶我一把！」王雨山道。

「嗯！」青塵仙子趙小玲漫應一聲，扶起這位富甲江南的財主大老倌。

王雨山好像仍然有點僵硬，抓着青塵仙子纖纖玉手，巍抖抖的站起來。

青塵仙子趙小玲眞個好心腸，任由對方抓着，毫無絲毫不豫之色！

突然，王雨山手指緊扣趙小玲寸關大穴，一股强大的內勁如山湧出。

「你……」青塵仙子趙小玲驚叫聲中，全身乏力，經已動彈不得。

「叔父你……」琴劍書生卓靈筠給這變化弄呆了！

「哈……」王雨山縱聲狂笑，這笑聲勁氣充沛，最少有四十年以上的內功修為，才有如此火候！

誰知道，富甲一方的王雨山竟是高手，而且是頂尖高手，要不是親眼看見，又有誰相信！

「叔父，你別誤會，趙姑娘是我的恩人，你別難為她了！」卓靈筠忍不住叫起來。

「你過來，讓我告訴你這秘密！」王雨山故意低聲道。

琴劍書生卓靈筠走近去，王雨山輕輕說了句，卓靈筠仍未聽清楚，叫道：「什麼？」

「你再走近些！」王雨山低聲道。

卓靈筠幾乎整個人貼着這位恩人，突然，軟麻穴一麻，尚未弄清楚什麼回事，人已翻身倒地。

「叔父，你……」卓靈筠頓時給弄糊塗了。

「哈……」王雨山縱聲狂笑，伸手揭下一張人皮，只是手工精巧，所以看不出是假。

「我就是天字會的會主，你們想不到吧！」

卓靈筠喑喑叫屈不已，可惜動彈不得，徒呼奈何！

「你爸爸呢？」天字會主問趙小玲。

「在家！」趙小玲道。

「看來要請他來一趟，才能功德完滿！」天字會主道。

「老夫已經來了！」人隨聲現，正是趙老頭。

「好，如要你寶貝女兒性命的話，趕快束手就擒！」天字會主得意地道。

「我這人與世無爭，又何必找我麻煩？」趙老頭愁眉苦臉道。

「嘿嘿，」天字會主冷笑道：「當世之中，只有你火神一身絕學令我有顧忌，我天字會要橫行宇內，先要剷除你的阻力才行！」

「只怕你好夢成空了！」趙老頭笑得有點特別。

正在這時，青塵仙子趙小玲的右手，突然像從油缸裏內撈出來，滑溜極了，天字會主大驚，想再逞兇，那裏能够，一陣輕風過處，氣海穴一麻，全身武功已廢。

「這次難為你了！」趙老頭對卓靈筠笑道。

「我……」琴劍書生說不出話來。

青塵仙子趙小玲突地紅暈雙頰，眼波欲流，低聲嬌嗔道：「還不叩見岳丈！」

「哈……」趙老頭大笑着往外走去。

青塵仙子趙小玲纖指用力在卓靈筠額頭戳了一下，急往外走去，琴劍書生急忙趕上去。

天地間，頓時洋溢着濃厚的春意。

（未完）

玄機妙算

智機子

陽貨反傷報恩

春秋時代，魯國有一個人外表長得很像孔子，但個性及修養方面與孔子相差很多，這個人名叫陽貨。他在朝廷任一名𤰞要官員，握有大權，他曾勸過孔子說：「不能够把握機會去做想做的事的人，可以算是一個聰明的人嗎？」又接着說：「時間如白駒過隙，歲月不等人的啊！」孔子回答他說：「好，我會去做官的。」從陽貨希望孔子能迅速從事政治工作的這段話，就可看出陽貨是一個思慮相當敏捷的才能之士。

過了沒多久，陽貨在魯國作亂，到後來終於失敗，魯國政府便把城門關起來再搜捕他，一起圍了三道圈子，勢在必得，算準他逃也逃不掉。陽貨跑到城門口時，那守門的人對他說：「什麼事都說不定有絕處逢生的機會，所以我現在放你走吧，希望你碰上好運。」陽貨就一手提着劍，一手握着刀出城，出城之前一剎那，立即用刀向那個放他出去的守門人刺了一刀，把守門者刺傷了，他才大步揚長離去。守門者十分生氣憤怒，怨天恨地的說：「我不是故意要結交一個像你這樣的朋友的，我好意將你放出去，讓你脫離了死的危險，你居然還要回頭來刺我一刀！」

消息傳到魯國君主耳朶，魯君知道陽貨逃走了，非常憤怒，追問到底陽貨是由那一個城門口逃出去的，負責官員逐一查詢，知道是由這一個城門口逃出去的，立刻將那些沒有受到絲毫傷害的守門人治罪，認為他們都沒盡到逮捕的責任，而這個被陽貨刺了一刀，受了傷的守門人却單獨受到優厚的賞賜，因為由他的傷痕看來，足以證明他是盡了責，不用他申辯。

陽貨在出城前，能事先料到那守門者將要遭遇到的情況，而刺他一刀，為他完成了脫罪反而有功的準備，就機智方面而言，他實在是值得稱讚的。

臧孫料楚

齊國來勢洶洶要攻打宋國，宋王見來者不善，而國內兵力又不足以應付，所以派臧孫子快馬加鞭向南方的荊國請求援兵。荊國分析了此事的來龍去脈之後，非常高興，立即欣然允諾。為什麼這麼快樂，簡直違反常態嘛，所以臧孫子雖已得到荊王的口頭答應，但是他反而憂慼起來。替臧孫子駕車的車夫，不解主人何以不喜反憂的原因，於是問：「您來此求救兵，他們爽快地答應了，你應該高興才是，怎麼反而憂慮呢？」臧孫子說：「你那裏曉得事態的嚴重性啊！我們宋國是個小國，齊國是個大國，要荊救我們，就會得罪齊國；說起來，為了救小國而得罪大國，這是冒險的事，荊國應感到十分為難，或者答應十分勉强，如今他不但面無憂色，反而喜孜孜地，這其中定有詐術。他必定是想趁我國和齊國打得精疲力竭的時候，再插上一脚，以收漁人之利！」

齊國、宋國混戰了十多日，宋的五個城池被齊國攻下，而荊始終未出一兵一戈前來搭救。臧孫子料楚的用心果然不錯。

任妄智獻秦康公

戰國時，秦國的秦康公正在建築一座高台供瞭望用，興建三年了，尚未完工。

秦國耳聞一個消息，說是楚國（即荊）將要起兵攻打齊國。

任妄心智過人，知道這消息之後，對秦康公說：「一國之內，如果常常鬧饑荒，就很容易招來別國的侵略，太過於勞動工作，也容易使別國來犯，國家之內有兵製造內亂，更是使別國認為有機可乘，與兵來犯，這是一般的道理。你建造這座高台，歷時三年了還沒完工，現在楚國突然要攻打齊國，在我看來，它恐怕是故意虛張聲勢要攻齊，而事實上，它眞正想進攻的目標是我們秦國啊！我們要多提防才是。」

秦康公認為任妄說的有理，這件事要多加小心，就增派部隊到東部邊境嚴加防守。楚國本來想用聲東擊西之法來攻打秦，這一來偵知秦國已有警惕，增强戍守，於是便停止了這一行動，連要攻齊國的謠言，也再沒有聽人傳出來了。

邵康節止富弼聽佛

僧人顯修開設佛堂講授佛法，富弼正告假在家，閒來無事，想前往聽聽。司馬光極度反對佛教思想，想勸富弼不要去，但是又不知如何才能勸醒他，邵康節於是想出一個妙計，他前往富弼舍下，問道：「聽說皇上想用像從前請裴晉公那樣的大禮來請您去一趟，你竟然推辭了，這是怎麼回事啊？」富弼說：「你不知啊！老身因病告假在家，體力尚未復原，怎能前往呢！」康節馬上問：「您說是因體力不佳，受不了跋涉之苦呀！可是我聽說您要爬山越嶺去聽顯修的佛法，這又怎麼說呢？」富弼心頭一亮，發覺事態嚴重，要是聽了，那上次託病在家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嗎？於是忙謝邵康節，說他一語點醒夢中人哪！

曹劌論戰

齊國攻打魯國，兩軍在長勺會面魯莊公想先下手為强，正準備下令擊戰鼓時，他的軍師曹劌馬上止住他說：「慢着，還不可以擊鼓！」等到齊國人領先擊鼓三陣以後，曹劌才說：「現在可以下令擊鼓了！」結果齊師果然吃了敗仗，狼狽逃走。莊公心想：「趁機尾隨而上，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以消往後禍患！」於是下令大軍追擊逃兵，曹劌又立即阻止他說：「先別急！」曹劌跳下馬車，仔細地打量地下齊國戰車輾過的痕跡，又爬到馬車頂上看看齊國大軍奔逃的情形後，才說：「開始追擊吧！」結果魯軍把齊軍打得七零八落，片甲不留。

魯國獲勝，在慶功宴上，大夥討論這次獲勝的關鍵。曹劌說：「打仗的勝負關鍵，完全在士氣方面，士氣盛贏的機會就大，士氣弱敗的機會就大，擊鼓進攻，通常是擊第一鼓時，士氣最旺，大家一心想着衝鋒陷陣。如果第一鼓沒有出兵，又擊第二鼓，這時士氣就弱了下來。如果第二次又沒出兵，那兵士就不耐煩了，所以到第三次擊鼓出兵的話，士氣簡直就沒了，那麼吃敗仗是吃定了。因此之故，我止住莊公不要搶先擊鼓，就是怕傷了士氣，直等到齊國擊了三鼓，傷了他們的士氣，才請莊公下令擊第一陣戰鼓，這樣以我們最旺的士氣攻打齊國最低的士氣，當然穩操勝算。後來我之要阻止莊公魯莽追擊，乃是怕像齊這樣的大國，也許會耍什麼詐術，萬一我們追過去，遇了埋伏，豈不上大當，所以我研究他們車輪走的痕跡，發現十分零亂，不像是有計劃的逃跑，為了更確實，我又爬到車頂，看看他們的旗幟，發現果然是東倒西歪，毫無秩序。這下才眞能肯定齊軍是敗北，所以才讓莊公追擊。」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贖命印（上）

驚魂奪魄印　武林人自危

八月初八，拂曉。

中原第一堡大門外，突來怪客。

× × ×

中原第一堡，以第一爲名，氣勢之盛，不難想像。

第一堡主，姓龔名無霸，二十五年前創下第一堡這爿基業，直到今年，恰恰六十歲。

龔無霸人如其名，他並不是一個很霸道的人。

他的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也並不是充滿霸氣的刀法。

他絕不會咄咄逼人，即使是他的仇敵，他通常都會給對方多一點時間，多一點機會，希望彼此能儘量化敵爲友。

像龔無霸這種人，他在江湖上的朋友當然絕不會少。

但在這一天清晨，在第一堡大門外出現的人，絕不會是龔無霸的朋友。

這人穿着一襲又長又闊，一點也不稱身的金綫繡花長袍。

雖然他的身裁絕不瘦削，但這一襲金綫繡花長袍却比他的軀體最少闊大一倍。

他的腰際，斜斜的插着一根枯黃了的竹枝。

他的手很乾燥。

同時，在兩隻手的手背上，都有一個十字形的火烙疤痕。

他來到第一堡的時候，兩手並不是空着的。

他推着一輛殘舊的木牛車，車上有十個大酒罈。

但這十個大酒罈裝的並不是酒，而是血！

× × ×

木牛車推得很慢。

大酒罈裏裝着的血，一點也沒有向外溢出。

血的氣味，當然腥臭刺鼻。

但這個身穿金綫繡衣長袍的怪客，彷彿很欣賞這種氣味。

他一步一步的，把木牛車推到第一堡的大門前，然後就小心翼翼的扛起其中一罈鮮血，向第一堡的大門上用力潑去。

血花激濺。

中原第一堡的大門，立時被鮮血染成一片殷紅。

長袍怪客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冰冷的笑容，然後又緩緩地推動那輛殘舊的木牛車，向北方而去。

但他走得並不遠。

因爲第一堡的三大護法已從堡中趕出，把他的去路攔截住。

× × ×

第一堡是名堡，堡中高手如雲。

長袍怪客這種舉動，當然會替他自己惹來極大的麻煩。

但他彷彿完全不覺得自己已惹下甚麼大禍，反而用一種奇特的目光，打量着第一堡的三大護法。

第一堡三大護法，年紀最大的是阮正甫。

阮正甫原是崑崙派七大劍客之首，昔年崑崙劍聖莫大先生的金星劍法，他已盡得眞傳，據說他在劍法上的成就，甚至比莫大先生更高。

這一點，倒也不能算是誇大之辭。

因爲阮正甫把金星劍法去蕪存精，全套劍法由一百八十八式改爲九十一式，若純粹在劍法上的成就而論，阮正甫確是青出於藍勝於藍。

然而，憑他現在的武功，畢竟無法與莫大先生相比。

因爲莫大先生除了精於金星劍法之外，他所練的九歸玄宗眞氣秘法，也已練到第七層境界，所以在內力方面，阮正甫是及不上莫大先生的。

但二十年來，阮正甫屢戰強敵，俱未逢一敗，所以他在江湖上的名氣，極爲不弱。

十五年前，崑崙派七大劍客內鬨分裂，各奔前程，阮正甫獨闖江湖，在十二年前與第一堡主龔無霸相遇，彼此一見如故，成爲摯友，其後阮正甫並加盟在第一堡旗下，成爲一名護法。

阮正甫的年紀與龔無霸相同，也是剛好六十歲。

他的儀表很威嚴。

比起龔無霸，他的性格冷酷得多，甚至有人認爲他是個殘酷如野獸的人。

因爲他不但是第一堡的護法，同時更兼任刑堂堂主。

龔無霸一向都很少對手下施以懲罰。

但阮正甫却相反。

無論是誰，違反了堡規，他都會面臨到殘酷的刑罰，阮正甫絕不會徇私賣帳。

所以，他在堡中的人緣，並不甚佳。

但他不理會別人對他的看法，仍然我行我素。

長袍怪人把鮮血潑在第一堡的大門外面，最早發現的並不是阮正甫，而是孔一眞。

孔一眞本來是個道士。

但他已經不是個道士，而是一個擁有三個妻妾的風流人物。

在十五年前，他仍然是點蒼派五大道長之一。

當時，提起了風雲五大道長，這名號倒是挺夠嚇人的。

但孔一眞忽然覺得做道士並不過癮。

他在一個清晨，公開宣佈以後不再做道士了，他要還俗，要個漂亮的女人做老婆。

他的言行是驚人的。

當時，點蒼派的掌門人一鶴道長對他這種做法大爲反感。

一鶴道長甚至爲了這一件事，與孔一眞動手。

但孔一眞劍法高強，竟然猶在一鶴道長之上。

一鶴道長吃了這一場敗仗，深感面目無光，悄然引退，把掌門人這個職位傳給了師弟一鵬道長。

孔一眞自從脫離點蒼派之後，變成了一個拈花惹草的大忙人。

後來，他也加盟在第一堡的旗下，而且也是第一堡上上下下，擁有妻妾最多的一人。

× × ×

第一堡的三大護法，除了阮正甫和孔一眞之外，第三個就是龔無霸的大弟子盧千仞。

盧千仞既是龔無霸的大弟子，也是龔無霸的東床快婿。

龔無霸的女兒，芳名美卿，是江南著名的大美人。

然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來，龔美卿嫁給盧千仞，簡直就是一朶鮮花插在牛糞上。

盧千仞貌不驚人，武功雖然不錯，但他偏偏又是個跛腿漢子。

他只有一條腿。

左腿。

而他的右腿，早已被人齊膝削去。

現在代替他右脚的，是一根鋼骨，他走路時的姿勢，當然一點也不好看。

但他居然獲得龔美卿的靑睞，倒是艷福不淺。

× × ×

盧千仞的右腿爲甚麼會斷？

龔美卿爲甚麼願意嫁給這樣一個獨脚漢？

龔無霸何以不加反對，答應讓他倆成親？

這些都是一般江湖人仕所感到迷惑的事。

× × ×

在那條舖滿卵石的小路上，長袍怪客仍然把木牛車慢慢的推動着。

路面凹凸不平。

但酒罈內的鮮血仍然沒有向外溢出。

阮正甫的眼色忽然變了。

因爲他看見那輛木牛車的輪子根本就沒有轉動。

但車子仍然緩緩的向前邁進。

原因很簡單，因爲長袍怪客把整輛木牛車用雙手提起，輪子離開了地面。

阮正甫心中一寒。

這怪客好大的氣力。

這人當然有點本領，否則又豈敢在第一堡的門前潑血？

長袍怪客仍然向前走動，彷彿沒有看見第一堡的三大護法，已把他的去路攔住了。

站在小路中央的，是孔一眞。

長袍怪客的木牛車，已即將碰在孔一眞的身上。

孔一眞突然伸出右掌，把木牛車的去勢阻攔住。

孔一眞的內功，非同小可，這一掌伸出去，最少也有逾千斤的力道。

木牛車的去勢果然被阻。

長袍怪客突然鬆手。

「砰」的一聲，木牛車的車輪停放在路面上。

孔一眞收掌，冷冷的盯着長袍怪客，抱拳道：「這位兄台，好大的胆子。」

長袍怪客搖搖頭：「我的胆子並不大，大胆的是你！」

孔一眞冷笑。

長袍怪客冷漠地一笑：「無論是誰，敢阻攔這一輛血車的推進，就必死！」

「必死？」

「不錯，絕對不錯！」長袍怪客露出一個神秘的笑容：「難道你沒有看見這輛血車之上，有四個用狗血寫上的大字？」

孔一眞睜目一看。

只見木牛車上，果然有四個血紅的大字：

——攔車者死！

× × ×

攔車者死！

這四個字是用狗血寫上去的。

孔一眞忽然感到右掌有點痲痹。

他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立刻捋起衣袖看一看。

他一看之下，更是臉色發青。

只見一條黑氣，已緩緩的從他右掌一直向上蔓延。

木牛車竟然有劇毒。

孔一眞咬了咬牙，怒道：「你好卑鄙的手段。」

長袍怪客桀桀一笑：「我可沒有叫你去碰這輛車，這是自作孽，不可活。」

孔一眞突然拔出長劍。

颯！

一陣血雨飛濺，他竟然把自己的右臂卸了下來。

毒蛇螫手，壯士斷腕。

孔一眞不愧是條漢子。

長袍怪客輕輕一嘆，居然俯身把地上的一截斷腕拾了上來。

只見手掌部份，已變成紫黑之色。

他冷冷的望着孔一眞，道：「我很佩服閣下的胆量和勇氣，可惜你仍然無法逃得過必死的命運。」

孔一眞的臉變得更青白，阮正甫却立刻替他包裹好傷口。

阮正甫替他包裹傷口的時候，突然發覺到孔一眞頭際的皮膚，變成了血紅的顏色。

阮正甫悚然一凜。

盧千仞也已看見孔一眞頸際皮膚顏色大變，不禁眉頭緊皺起來。

倏地，孔一眞的嘴唇張開，咯出一口血。

這一口血竟然是黑色的！

孔一眞臉色劇變，又由青白變成爲紫紅。

他突然推開阮正甫，左手拔劍，向長袍怪客的胸膛上刺去。

他這一劍刺得不算慢。

不但不慢，簡直快如電閃。

然而，這一劍却刺空了。

明明是站在孔一眞面前的長袍怪客，突然就轉到他的身後。

孔一眞轉過身子來，又想再刺出第二劍。

可是他的左手已在這個時候僵硬，一張臉也已變成紫黑之色。

他大吼一聲，然後就在吼聲之中頹然倒下！

× × ×

孔一眞的人已倒斃，但他的那截斷臂仍然在長袍怪客的手上。

阮正甫的臉色沉了下來，那柄陪伴他已二十多年的青霜劍也同時出鞘。

長袍怪客的臉上毫無表情，他冷冷的說出了八個字：「你絕不是我的敵手。」

阮正甫向前踏出一步。

長袍怪客却又把那輛木牛車輕輕提起，冷喝道：「滾開！」

× × ×

滾開！

這兩個字對阮正甫來說，簡直是一種無法忍受的侮辱。

但他沒有出劍。

因爲就在這個時候，龔無霸已出現在長袍怪客的背後。

雖然他平時是個很和氣的人，但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他的臉上已露出了憤怒的神色。

長袍怪客叫阮正甫滾開。

而龔無霸却在這個時候，沉聲喝出了兩個字：「站住！」

他並不是叫阮正甫站住。

他針對的目標是長袍怪客。

× × ×

長袍怪客果然站住。

他又把那輛木牛車放下。

龔無霸沉聲道：「這位朋友把狗血潑在敝堡大門上，又殺本堡一名護法，老夫今天好歹總要閣下償還一個公道。」

長袍怪客冷冷地說道：「你就是龔堡主？」

龔無霸道：「正是。」

長袍怪客道：「聽說龔堡主的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堪稱江湖一絕。」

龔無霸既不承認，亦不否認。

長袍怪客嘿嘿一笑，道：「可惜你也同樣絕非我的敵手。」

龔無霸冷冷一笑，道：「閣下把狗血潑在本堡大門之上，未知是何用意？」

長袍怪客道：「這是一個警告。」

「警告？」

「不錯，百日之內，第一堡就會面臨着一塲可怕的浩刦。」

「甚麼浩刦？」

「殺個清光，殺個絕不留下任何活口的滅門浩刦。」

龔無霸的臉色陡地變得更難看：「就憑閣下的力量就可以辦得到？」

長袍怪客冷冷道：「屆時你將會知曉，現在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識相的最好就別再緊纏不休，否則只有提早死期的來臨而已。」

龔無霸的臂似已僵硬，緩緩道：「老夫倒想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

鏗！

纏魂刀出鞘，刀鋒射出逼人的寒光。

長袍怪客冷冷一笑：「刀很不錯，只是你的刀法還不足以威脅我。」

龔無霸瞪視着他，雙手握刀。

刀鋒輕輕抬起，刀光直指着長袍怪客的胸膛。

「老夫現在只想問你一件事。」

「我的姓名？」

「不錯，也好讓老夫在閣下的墳前立碑。」

長袍怪客搖頭，長笑道：「不必了，因爲死在這裏的人，絕不會是我。」

龔無霸陡地發出一聲怒喝：「好，就且讓你變成一具無名死屍！」

刀光暴閃，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已開

始發揮強大的攻擊力！

× × ×

龔無霸是中原第一堡的堡主，他的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早已被江湖中人公認是最精妙的一種刀法。

龔無霸的刀勢展開之後，彷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地向那長袍怪客的要害上攻去。

但長袍怪客竟然背負雙手，身軀悠閒地在刀網之間穿來插去。

令江湖黑白兩道高手聞名喪胆的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對於眼前這個來歷不明，行動怪異的長袍怪客，竟然一籌莫展。

龔無霸的心中，不由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

對方還未出手，就已經令自己無法下台。

但他仍然不服氣。

除了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之外，他還有另一套刀法，那是他在五年前才練成的霸王十一斬。

龔無霸並不是個很霸道之人。

他的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本是從迴風折柳劍法蛻變出來的。

迴風折柳劍法，是昔年江南劍豪陸雪天的成名絕技，現在陸雪天早已成爲一堆枯骨，而迴風折柳劍法也漸漸失傳。

然而，無論是迴風折柳劍法也好，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也好，都並不是充滿霸氣的武功。

但霸王十一斬，却恰恰相反。

這一招刀法，每一招都具有強大的殺傷力，刀勢大開大闔，每一刀擊出，都攻向敵人必救之處，任何一刀都絕對足以致命。

這是殺人的刀法。

龔無霸一直都沒有使用過這種刀法，因爲他近年來已很少想動刀殺人。

就算他要殺人，也不必用到這一套霸王十一斬刀法。

但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落在這一套刀法之上。

× × ×

霸王十一斬這套刀法剛使出，長袍怪客的雙手就不再背負着。

他突然把腰間那一根枯黃了的竹枝拔出。

這一根枯竹並不很長，約莫只有二尺許左右。

纏魂刀雖然是一把寶刀，但這一根枯竹的威力，竟似猶在纏魂刀之上。

霸王十一斬這套刀法，雖然並不怎樣悅目，但却很實用。

然而，長袍怪客的枯竹一出動，竟然就在龔無霸的眼前，幻起千層竹影，枯竹的尖端每每不離龔無霸的咽喉部位。

龔無霸居然落了下風。

眞正的高手，殺人不必用刀劍利器，任何事物落在他們的手上，都可以成爲厲害的殺人武器。

這種道理，龔無霸當然明白。

但這種高手，畢竟少之又少。

然而，他今天却遇上了。

眼前這個長袍怪客，就是其中之一。

龔無霸使用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的時候，情況還好一點。

因爲那時候長袍怪客根本就完全沒有還手。

但龔無霸把霸氣十足的霸王十一斬刀法搬出來之後，形勢却反而危如纍卵。

長袍怪客的枯竹枝，彷彿隨時都可以把他的咽喉戳破。

龔無霸面色發青。

他被對方的一根枯竹枝，逼得一步步往後退。

他的手心冒汗。

額上也在冒汗。

汗濕冷。

他的心更冷。

因爲他知道這一戰，自己已是必敗無疑。

× × ×

刀劍本是無情之物。

龔無霸雖然並不是個充滿霸氣的人，他的刀法也並不太絕情，但刀劍畢竟仍是刀劍，數十年來，死在迴風折柳纏魂十九刀法之下的武林高手，爲數並不算太少。

現在，龔無霸使出了霸王十一斬這一套刀法。

可是，他反而要吃敗仗。

事實上，無論他用的是甚麼刀法，今天都一定非吃敗仗不可。

因爲這一個長袍怪客的武功，比他實在高明得多。

然而，他已勢成騎虎。

他已絕無迴旋的餘地。

倏地——

「察！」

長袍怪客的枯竹枝，已插在龔無霸的咽喉上。

× × ×

龔無霸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全身都爲之僵硬如石頭。

纏魂刀雖然仍在他的手中，但動作却已完全停止下來。

他感到喉頭有點發涼。

他也感到自己的咽喉在流血。

他彷彿已看見死亡之神。

然而，他沒有死。

雖然他的咽喉部位在流血，但長袍怪客好像並不急於在今天把他殺死。

他只不過要令到龔無霸知道，他若要殺死龔無霸，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長袍怪客臉上的表情更神秘可怕。

阮正甫與盧千仞已分從左右，欲對長袍怪客有所行動。

但龔無霸却大喝道：「你們絕不是他的敵手，退開去。」

阮正甫與盧千仞的臉色俱發白。

長袍怪客忽然撤回那根枯竹枝，又把它斜斜的插在腰間。

他冷冷一笑，對阮正甫和盧千仞道：「你們還是聽從龔堡主的說話好一些，別忘記百日之內，第一堡將會面臨着一塲滅門的浩刦。」

他說完這幾句說話之後，又輕輕的提起那輛木牛車，望北而去。

× × ×

長袍怪客就像一個突如其來的鬼魅，他的出現和消失，都已令到龔無霸爲之心寒。

他從來沒有遇過如此厲害的敵人。

長袍怪客的影子雖然消失，但龔無霸的咽喉仍然在滴血。

這一點像並不致命，但却已把他的信心揑死。

長袍怪客的說話，他絕對無法忘記。

「百日之內，第一堡就會面臨着一場可怕的浩刼。」

「殺個淸光，殺個絕不留下任何活口的滅門浩刼。」

長袍怪客是誰？

他的姓名，他的武功路數，和他的來歷……

龔無霸完全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件事。

單是這一個人，就足以把整個第一堡毀滅。

如果他還有其他的黨羽，那就更難對付！

龔無霸彷彿在這一天之內，蒼老了二十年！

他的信心，已被長袍怪客揑死。

× × ×

被潑上鮮血的堡門下，突然發現有一封短箋！

短箋上只有兩行字，上面寫着：

有印則生，

無印必死！

當龔無霸看見這一封短箋的時候，臉色更是凝重。

這封短箋既無上欵，亦無下欵，就只有這八個令人感到迷惑的字句！

何謂有印則生？

又何謂無印必死？

短箋中所指的「印」，究竟是怎樣的印呢？

× × ×

早在大半年之前，也就是這一年的大年初一，洛陽城雅賓樓前，便有一個江湖相士，預卜地說道：「這一年的江湖絕不會太平，將會發生驚人的大血案，而且發生的地點將會是在江南一帶。」

這一個江湖相士的預卜，很快就在武林中傳揚開去！

這一個相士很年輕，只有三十歲，據說他的占卜非常靈驗！

他姓韓名仙，不但精於占卜之術，而且劍法極高，是個很可怕的劍手。

沒有人能在他劍下走得過十招！

他的占卜術與劍法，都在江湖中有極大的名氣！

他預卜這一年的江湖絕不會太平，將會發生驚人的大血案，而且發生的地點將會在江南一帶！

這個消息傳開去之後，有人爲之人心惶惶，但亦有人嗤之以鼻，認爲韓仙是在故作驚人之論！

但他的預卜，却在這一年的秋天，開始靈驗……

× × ×

那個身穿金線繡衣長袍的怪客，用牛車盛放着十個大酒罎，裏面裝着的都是狗血！

他把第一罎的狗血潑在第一堡的大門上！

然而，那僅是開始！

在同一日的時間之內，江南還有九個地方，被長袍怪客用狗血淋潑！

這九個被長袍怪客用狗血淋潑的地方，在江湖上都有極大的名氣。

這些地方的主人，無一不是當世武林中極有份量的高手。

這九個地方及其主人的名號如下：

金狼堡——堡主：千臂金狼喬蓋。

梧桐軒——主人：梧桐劍客鄒一鼎。

豹頭寨——寨主：攝魂掌奚本。

蒲家莊——莊主：萬里飛屍蒲長生。

摩雲敎——敎主：摩雲劍聖諸葛如鳴。

百花樓——樓主：百花仙女董憐香。

彭氏鏢局——總鏢頭：烈火神君彭凱平。

五鷹山莊——大莊主：追魂鷹叟袁重嘯。

十二飛騎帮——帮主：金槍無敵褟震山。

這九個不同類型的門派帮會，全都被那個長袍怪客用狗血弄得天翻地覆，遭遇也和第一堡大同小異。

這九大門派都接到一罎狗血，和一封只有八個字的短箋：

有印則生，

無印必死。

而這九大門派帮會的高手，也分別與這個神秘的長袍怪客交過手，結果並無一人能戰勝，他們都敗得臉無光采！

唯一不同的，就是這九大門派的「滅門日期」，並不是一百天，而是六十天。

換而言之，假如長袍怪客的說話，並非恫嚇之言的話，那麼這九大門派，就會在六十日之內，遭遇到一場可怕的滅門浩刼。

而中原第一堡，却似乎特別「優待」，堡中的人，可以多活四十天。

× × ×

韓仙的預卜，果然靈驗。

江南十大門派，已在這一年的秋天，被一個神秘的長袍怪客弄得天翻地覆。

一場可怕的災難，不久就要在江南這個美麗的地方發生。

這一件事，當然閧動了整個江南。

不但江南閧動，便是整個江湖，也被這一個消息弄得人心惶惶，誰也不能保證，這個長袍怪客是否會把這種恐怖的行動，蔓延到整個武林之上。

長袍怪客到處大潑狗血，發生了不少嚴重的衝突，其中就以十二飛騎帮鬧得最兇。

當時金槍無敵褟震山並不在總壇之內，可謂羣龍無首。

長袍怪客把狗血潑在十二飛騎帮總壇的大門上，帮中上上下下百餘人大爲憤慨，聯合成一個龐大的陣勢，把長袍怪客重重圍困，滿以爲一定可以把他置諸死地。

誰料到長袍怪客的武功，實在是高得令人難以想像。十二飛騎帮雖然人數衆多，但却連長袍怪客的衣角都無法沾得上，反而被長袍怪客指東打西，指南打北，輕輕鬆鬆的就打死了三十餘人。

十二飛騎帮還未服氣，仍然有絕大部份的人欲再纏鬥下去。

但長袍怪客並不奉陪。

由於十二飛騎帮是長袍怪客最後潑淋

狗血的地方，所以那輛木牛車他也不必再使用，沒有了木牛車的贅累，他一施展起輕功，十二飛騎帮的帮衆又有誰能追趕得上？

他們這個觔斗是栽定的了。

但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在十二飛騎帮總壇的大門上，同樣被留下一封短箋，也是那八個令人感到迷惑的字句。

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 × ×

九月初八，秋雨綿綿。

雨下得並不很大，但却已整整下了三天！

小金狼在山脚下的一間小酒舖，喝了兩斤「不倫不類」的燒酒。

這裏是金狼山。

金狼山上有一座金狼堡，而小金狼則是金狼堡主千臂金狼喬蓋的寶貝兒子。

提起了小金狼喬猛，這間小酒舖的老闆就難免眉頭大皺。

喬猛的武功比不上老子，但火氣却比他老子最少大十倍。

這間小酒舖唯一最好的燒酒，只是白乾！

不滲水的白乾，在這裏來說，已是上好的「佳釀」。

在金狼山方圓五十里之內，有一項不成文的規定，這裏的酒家，無論是大酒家也好，小酒家也好，都只能賣一種燒酒——白乾！

無論是誰，若敢悄悄的售賣其他種類的酒，他的屁股就一定會被打得稀爛，沒有十天半個月的休養，休想坐得穩椅子。

這一個規定，是金狼堡主千臂金狼喬蓋訂下來的。

原因只有一個。

——喬蓋最討厭喝的酒，就是白乾。

——他下令附近的酒家只准售賣白乾，因爲他想戒酒！

——他爲甚麼要戒酒呢？

——原因也只有一個：因爲十五年前，他因喝醉酒而誤中敵人的埋伏，結果，他的臉被敵人的飛刀所傷，留下了一道難看的疤痕。

——但更令他難過的，是他的妻子，也就是小金狼的母親，因此而被敵人殺死了。

所以，他立下重誓戒酒。

金狼山方圓五十里之內，都屬於金狼堡的勢力範圍之內，於是，喬蓋立下這一條法律；任何大小酒家，只准售賣白乾。

初次違犯這一條禁令的人，重打三十棒。

再次違犯者，重打三千棒！

× × ×

三千棒！

有誰能捱得起三千棒？

有誰能？

× × ×

世間上絕對沒有人能捱得上三千棒。

就算是練過鐵布衫，金鐘罩這一類內功的高手，也會給這三千棒打成肉醬。

因爲棒子是鐵鑄的，內功再好的人，最多也只能捱二三百棒。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捱三十記鐵棒已經要命得很。

在金狼山下那間小酒舖的老闆，已捱過一次三十大棒的滋味！

他違反了千臂金狼定下來的法律，悄悄的把一罎女兒紅出售。

其實他並不想違反這一條法律，但却經不起小金狼喬猛的「利誘」。

喬猛用五十兩銀子，要求這間小酒舖的老闆把那罎女兒紅出售。

誰料事機不密，居然給喬蓋查出！

結果，這間小酒舖的老闆白白的捱了三十大棒，差點沒把他的屁股打開兩截！

自此之後，他再也不敢違反這一條法律！

別說三千棒，就算只是再捱三十棒，也禁受不起。

雖然小金狼喬猛也同樣地被老子打了三十棒，但他畢竟勝在年輕力壯，又練過內功，他的傷勢很快就已復原。

現在，喬猛又在那間小酒舖裏喝酒。

他很想喝竹葉青，大麯酒，高粱酒。

但他現在喝的，仍然是白乾。

「不倫不類」的白乾！

× × ×

他給予白乾的評價，就只有這麼四個字：

「不倫不類」！

× × ×

雖然喬猛認爲白乾是不倫不類的酒，但他若要喝酒，就只能喝白乾。

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當然，他可以騎着自己那匹靑驄馬，趕到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喝個痛快。

但現在他不能這樣做。

因爲金狼堡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那個長袍怪客的警告，沒有人敢認爲那僅是恐嚇而已。

他不能離開金狼山，他不能離開金狼堡。

他是金狼堡的少堡主，他有責任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

然而，他能抵抗長袍怪客的侵襲嗎？

當然不！

連他的父親千臂金狼喬蓋，都不是長袍怪客的對手。

整個金狼堡，都好像在等待着死亡的降臨。

現在，喬猛心裏想着的，就只有那八個字：

有印則生，

無印必死。

那是甚麼意思？

那個「印」是甚麼印呢？

× × ×

就在喬猛喝白乾喝得最沒有意思的時候，他忽然嗅到兩種令他精神爲之一振的氣味。

這兩種氣味，相信任何的男人嗅到，都會爲之精神大振。

第一種氣味，是香的。

那是香而醇的酒香。

竹葉青的酒香，正是喬猛現時夢寐以求，難得一嗅的香味。

除了竹葉青的酒香之外，他又嗅到了另一種香味。

這種氣味，也是香的。

香得清淡，香得迷人，似是夏日的幽蘭，又似是初春的百合。

喬猛雖已喝了不少白乾，但他絕對沒有醉。

就算他眞的已醉倒，他也會嗅得出，這是女孩子身上才會發出來的體香。

他轉過身子，向小酒舖的門外望去。

他的眼珠子彷彿向外凸了出來。

只見門外，出現了一個淡黃衣裳，身裁窈窕，臉孔漂亮得令人難以形容的美麗少女。

她的皮膚白中透紅，使人看來更是嬌艷欲滴。

她的笑靨是那末溫柔，秋天的寒意彷佛也被她的笑臉而爲之解凍。

喬猛今年三十六歲，見過不少的女孩子。

但是，這樣漂亮的，他却是從來沒有見過。

他的心頭，不禁怦然一跳。

但他忽然又看見這個黃衣少女的背後，還有兩個人。

那是一個男僕，和一個老婦。

×　×　×

男僕的年紀已不輕。

他最少已超過六十歲。

而另一個老婦，看來也是個下人裝扮，她的年紀更老，連牙齒都沒剩下幾顆。

老僕的手裏，托着一個亮銀鑄造的盤子。

盤上有一個碧玉葫蘆，葫蘆的瓶口打開，透出了陣陣醉人的酒香。

毫無疑問，那是一壺竹葉青酒。

喬猛相信自己的鼻子絕對不會弄錯。

但現在比竹葉青更迷人的，却是那個黃衣少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喬猛看見了這等人間絕色而動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黃衣少女等三人緩緩地走進了小酒舖之中。

她的目光，有意無意間已連續盯着喬猛三次之多。

喬猛的心又怦怦在跳。

黃衣少女背後的老僕突然上前，恭聲對喬猛說：「敢問這位公子，可是金狠堡的少堡主？」

喬猛一怔，繼而點頭：「不錯，老丈是……」

老僕輕輕一咳，把亮如銀雪的盤子端上，徐徐道：「這是咱們小姐的小小意思，敬祈少堡主笑納。」

喬猛把玉葫蘆拿起，凝視了一會，不覺脫口讚道：「這一隻玉葫蘆，用來盛酒，眞是好極了。」

老僕又咳嗽一聲，道：「這些酒絕對無毒，少堡主儘量可以放心。」

喬猛哈哈一笑，道：「酒中有毒無毒，諒也難逃本少堡主的慧眼，好，恭敬不如從命，喬某正想喝這種酒多時。」

「好酒，好酒，」喬猛大笑，「比起那些白乾有意思得多了。」

老僕微笑，緩緩退下。

他退下之後，黃衣少女却迎了上來，微笑道：「喬少堡主快人快事，小妹佩服得很。」

她的聲音，也和她的臉孔，身裁同樣漂亮，同樣迷人。

喬猛好像有點醉了。

但他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也沒有忘記「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兩句說話。

這一男二女，主僕三人，來歷神秘，未必會是對自己有甚麼好意。

但是他深信剛才自己喝下的酒是無毒的。

他對於毒藥這一門學問，曾下過不少功夫，如果酒中有毒，他可以不用銀針就觀察出來。

事實上，那一壺竹葉青酒的確無毒。

但他仍然對這三人頗有戒心，雖然黃衣少女是人間絕色，亦不能改變他對三人的看法。

黃衣少女莞爾一笑，道：「你可猜出咱們來這裏的目的？」

喬猛搖頭。

但他深信對方絕不會是爲了要送一壺酒給自己喝那樣簡單。

黃衣少女忽然幽幽一嘆：「據小妹所知，貴堡將會面臨到一場可怕的刼難。」

喬猛的心神陡地一震，臉上却不動聲色：「在下還未請教姑娘尊姓大名？」

黃衣少女笑着，掠了掠鬢角道：「小妹甄小燕，是贖命印主的女兒。」

喬猛霍然驚起：「你是贖命印主的女兒？」

甄小燕淡淡一笑：「不錯，小妹的家父，就是贖命印的主人。」

喬猛凜然道：「贖命印主，是否數十日前，到處潑淋狗血之人？」

甄小燕一笑，道：「不錯，正是小妹的家父。」

喬猛深深吸了口氣：「尊駕今日來到敝堡，未知有何指教？」

甄小燕嫣然道：「找喬堡主談一筆買賣。」

喬猛沉吟了一陣，方道：「是甚麼買賣？」

「人命的買賣。」

「哦？」喬猛臉色凝重，道：「尊駕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甄小燕道：「這些事，還是由小妹親自與令尊談論比較好一些，他會比你更加明白個中利害關係的。」

喬猛考慮了半晌，才道：「既然如此，三位不妨跟隨喬某，到敝堡一行。」

甄小燕說道：「如此有勞喬少堡主引路。」

喬猛沒有猶疑，果然把這三個神秘的人帶到金狠堡中！

×　×　×

金狠堡的規模，雖然比不上中原第一堡，但也是極爲堅固的一座堡壘。

無論是誰，想攻破這一座堡壘，却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一個月前在金狠堡門前潑狗血的長袍怪客，却似乎將會例外。

他的武功和行動，已使整個江南陷入了一片驚惶不安的情緒之中。

有印則生；

無印必死！

已成爲江南一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兩句說話。

直到這一天，喬蓋突然接獲到兒子的報告，那是有關贖命印的事。

贖命印！

難道長袍怪客所指的「印」，就是甚麼贖命印？

喬蓋傳令在雄狠廳中設宴，欵待甄小燕等主僕三人。

宴會中，甄小燕提出了一個警告：

「只有贖命印，才可以把金狠堡這一場刼難消弭，否則在指定的六十日之內，整個金狠堡就會在江湖之中完全消失。」

喬蓋於是問：「有何證據，可以證明這贖命印能使金狠堡避過贖命印主的襲擊呢？」

甄小燕搖搖頭。

她的回答很乾脆：「絕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贖命印的功效，喬堡主，唯一可以信賴的人，就是小妹。」

「相信妳？」喬蓋的臉色一變，繼而冷笑道：「本座何以要相信妳？憑妳的本領，還沒有資格把我這頭老狠哄騙。」

甄小燕淡淡一笑：「你可以不相信小妹的說話，但你以後切莫後悔。」

「後悔？」喬蓋哈哈大笑：「喬某人絕不會後悔，假如今日本座相信你的一派胡言，那才値得後悔。」

甄小燕說：「如此說來，這一宗買賣談不成了。」

喬蓋道：「妳可以離開這裏，但本座絕不會爲了甚麼贖命印，而在浪費一兩銀子。」

甄小燕挺身而起：「既然如此，小妹告辭了。」

喬蓋一伸手，冷冷說：「請便。」

談判破裂。

喬蓋認爲甄小燕是個騙子，想藉着這一件事而混水摸魚。

他相信自己的眼光不會看錯。

若是換了平時，他一定會好好的把這三人教訓一頓。

但現在，他不想虛耗堡中的每一分力量。

他隱隱覺得，甄小燕背後的男女老僕，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雖然他沒有甚麼證據能足以證明自己的看法，但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的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金狠堡能否渡得過滅門的厄運？

這一點，千臂金狠也沒有把握。

但現在，金狠堡已有備而戰，同時更從京城裏重金聘請四個職業殺手押陣。

能在京城這種地方做殺手的人，他的本領當然比一般的殺手高強得多。

據說皇帝老子曾派出大內高手數十人，要把這幾個殺手抓出來。

但是儘管她此，這幾個殺手仍然並未被皇帝抓住，由此可見，他們的確本領驚人。

喬蓋只希望這四個職業殺手不會令他失望。

——爲了聘請這四個職業殺手，喬蓋已把金狠堡的財產花掉了一半。

×　×　×

九月十二日，晴。

金狠堡已有部份怕死的武士，悄悄的逃走。

但仍然有絕大部份的人留下。

他們誓死護衛金狠堡，不讓長袍怪客得逞。

對於甄小燕的事，各有各的看法。

有人認爲她是趁火打刼，混水摸魚，她根本就和那個長袍怪客毫無關係，只不過是狐假虎威，企圖狠狠的敲搾千臂金狠喬蓋一筆。

但也有人持着相反的看法。

他們認爲這一個美麗的少女，若沒有眞材實料的本領，豈敢來到金狠堡，悍然無懼的與喬蓋打開談判之門？

她極可能眞的是長袍怪客的女兒。

部份悲觀的人仕，更担心金狠堡會成爲贖命印主首先開刀的對象。

一時之間，人言人殊，各持己見，莫衷一是。

但江南大亂，這已成爲定局，問題是將亂成怎樣的樣子，又如何煞科而已。

人心惶惶。

怕死的人早已溜得老遠。

他們根本就沒有成爲戰士的資格。

×　×　×

自從金狠堡被潑狗血之後，每一個晚上堡中的人都提高警惕。

他們認爲長袍怪客倘若眞的採取行動，勢必會在當夜的時候下手。

可是，他們料錯了。

長袍怪客果然眞的把金狠堡作爲首先開刀的對象，但是却並非在深夜的時候下手。

就在九月十二日正午時份，當金狠堡守衛總領班蕭傑剛下班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背後有點異樣。

雖然他已覺得很疲倦，但他的警覺性仍然極高，他不必轉過身子，就已知道自己的背後，已被人用武器所抵住。

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全身都已沁出了冷汗。

他自信自己的耳朵，可以聽得見十丈以外金針落地的聲音，再輕微的脚步聲，也絕對瞞不過他的耳朵。

但現在，他突然被人用武器抵住了背心，才驀然驚覺到敵人已來到自己的背後，又怎能不令他臉色變得蒼白如紙？

現在是大白天，陽光正在頭頂之上。

鬼魅不會在這種時候出現，但這人的輕功，却比鬼魅還更可怕。

他沒有動。

雖然他的手，距離自己腰間的魚鱗刀柄只有五寸，但他仍然沒有動。

他不是不想動手，而是不敢。

他知道自己的身子稍動分毫，敵人的利器就會貫穿過他的心臟。

只聽得背後那人緩緩說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蕭傑搖頭。

那人冷冷一笑：「你聽過鬼的故事沒有！」

蕭傑這一次點頭。

「我就是鬼，不怕太陽的猛鬼。」背後那人冷冷的說下去：「你好大的胆量，明知金狠堡將會有滅門之禍，仍然逗留在此地。」

蕭傑的冷汗如雨。

他已知道背後的人是誰，也知道指着自己背心的是甚麼武器。

背後那人，就是那個長袍怪客，而指着蕭傑背心的則是那一根枯竹枝！

× × ×

若單純以武器而論，蕭傑的魚鱗刀當然要比長袍怪客的枯竹枝具有更強大的威力。

然而，蕭傑絕對沒有忘記，這一個長袍怪客的枯竹枝，已刺穿過無數武林高手的心臟。

長袍怪客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聽說你的刀法很不錯，爲甚麼在我的面前，竟然不敢拔刀？」

蕭傑苦笑道：「閣下並不是在我的面前，而是在我的背後。」

長袍怪客道：「你可以轉過身子才拔刀呀。」

蕭傑道：「你肯讓我拔刀？」

長袍怪客道：「當然可以。」

蕭傑果然立刻轉身，同時拔刀。

他拔刀的速度，絕不會比眼睛眨動的時候更慢。

刀光暴起，瞬即向長袍怪客迎頭劈下去！

好快的一刀。

但他這一刀沒有砍中長袍怪客。

因爲長袍怪客又像鬼魅緊緊貼在他的背後。

蕭傑再反手回刺一刀。

但長袍怪客的那根枯竹枝，已在同時刺穿了他的心臟。

蕭傑一聲慘叫，踉蹌倒退三丈。

他又再轉過身子，握着魚鱗刀的右手不停地顫抖。

長袍怪客淡淡的說道：「你的刀很快，可惜比起我的枯竹枝，仍然是慢了一點點。」

蕭傑茫然地瞪着一雙眼睛，終於「噗」一聲倒在血泊之上。

× × ×

血腥的屠殺，就從這一刻間開始。

蕭傑是金狼堡守衛的總領班，但他却比其他的守衛更早一步倒了下去。

長袍怪客這一次的屠殺行動，並非單獨一人進行，他還帶着十一個劍法極高的黑衣劍手，向金狼堡中每一個人展開無情的追殺。

轉眼之間，余狼堡亂成一片。

小金狼喬猛碰上了其中一名黑衣劍手，結果僅支持了二十三招，便已被對方一劍從鼻樑上插了下去！

喬猛陣亡，喬蓋也在同時與長袍怪客交手。

但他絕非長袍怪客之敵。

五招之內，他已敗象畢呈。

不滿十招，這個威震江南的金狼堡主，就已被長袍怪客的枯竹枝刺瞎雙目。

接着，長袍怪客再劈出一掌。

這一掌，把喬蓋的腑肺五臟震成粉碎，立死無救。

喬蓋被殺的時候，他從京城裏聘請回來的職業殺手也紛紛死在那些黑衣劍手的劍下。

可以說，金狼堡是慘敗收場。

連同長袍怪客在內，總共十二個人，就把金狼堡殺得屍橫遍地，無人倖免！

這當然是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

× × ×

九月二十三日，秋風蕭蕭。

在梧桐軒外，鄭一鼎彈劍輕歌，歌聲中有着說不出的蒼涼韻味。

他是名震天下的梧桐劍客，他掌中的一把梧桐劍，已擊敗過無數武林高手。

但他從來都沒有引以爲傲。

他對於殺人這一件事，一向都是很厭倦！

他不喜歡殺人。

但無奈人在江湖，身不由主，有不少人，你不殺他，他就會來殺你。

他曾考慮欲避世於泉林大山之中，但結果還是打消了這一個消極的念頭。

他認爲自己還未老，他仍然可以憑着梧桐劍，爲天下蒼生，誅除那些爲非作歹的江湖敗類。

雖然他已厭倦殺人，但爲了誅惡除奸，他仍然不惜甘受嘔吐之苦，把該殺的人，一一殺掉。

鄭一鼎近年來每次殺人之後，例必嘔吐，而且三日之內，無法嚥下任何食物。

可以說，這是他的「怪病」。

現在，他彈劍輕歌，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是無法聽得出他在唱甚麼的。

因爲他唱的曲詞是藏語。

他是江南人氏，但却在西藏一個很貧窮的山谷裏長大。

他的父母，爲了躲避仇家的追殺，遠避到西域。

直到鄭一鼎長大之後，他的父母也相繼去世。

他們唯一給鄭一鼎留下的，就只有一把劍。

梧桐劍！

× × ×

少年時，鄭一鼎在西藏一個老喇嘛的門下，練習劍術。

這個喇嘛原本不肯收錄漢人爲弟子，但經不起鄭一鼎父母的苦苦哀求，才勉强把他列入門牆之下。

但他告訴鄭一鼎的父母，他們的兒子並不是塊練武的好材料。

鄭一鼎的父母很明白這一點。

鄭一鼎的資質並不聰穎。

但他有一個長處，那就是勤力。

鄭一鼎是個很勤力的人，他肯吃苦，無論多大的困難，他都不怕。

老喇嘛終於把自己的劍術逐一傳授給鄭一鼎。

可惜，老喇嘛已太老。

鄭一鼎拜他爲師僅僅五年，老喇嘛就無疾而終，死在床上。

老喇嘛臨嚥氣的時候，只告訴了鄭一鼎一件事。

「你只練到本門劍法的三分之一，倘若我還有十年的性命，你將可憑掌中一劍，蓆捲中原。」

鄭一鼎黯然。

老喇嘛又道：「你的資質雖然差，但比起你的三位師兄，却仍勝一籌……」

他只說到這裏，就溘然長逝。

鄭一鼎在師父，父母相繼逝世之後，回到他的故鄉。

——江南。

× × ×

在短短兩年之內，梧桐劍客的成名，已震撼了整個江湖。

他以一人一劍之力，連闖江南三大邪惡帮會的總壇，把十三個惡魔斃於劍下。

這十三個惡魔，就是昔年逼害他父母的仇人！

其後，鄭一鼎創建梧桐軒，收錄了總共二十多名弟子。

現在，梧桐軒也被稱爲梧桐派。

梧桐劍客鄭一鼎，就是梧桐派的掌門人！

× × ×

秋風蕭蕭。

歌聲之中，有一種說不出蒼涼，寂寞之意。

就在歌聲最凄寂的時候，秋風中突然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

鄭一鼎的歌聲戛然而止。

他看見梧桐軒的一條小山坡上，出現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身穿淡黃衣裳的少女。

鄭一鼎眼睛裏光芒閃動，回劍入鞘。

鄭一鼎微一沉吟，終於從軒中緩步走出，對黃衣少女揖禮道：「這位姑娘，未知有何指教？」

黃衣少女「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婉聲道：「鄭掌門雅興不淺，剛才一曲『夕陽荒草』，恐怕中原武林，已無人能把歌意表達得如此傳神了。」

鄭一鼎雙眉一軒。

「姑娘何以知道鄭某唱的是『夕陽荒草』？莫非妳懂得藏語？」

黃衣少女搖頭，淡淡笑道：「小妹並不懂得藏語。」

鄭一鼎一怔：「姑娘既然不懂藏語，何以會知道鄭某這一闋曲名是『夕陽荒草』呢？」

黃衣少女微微一笑，道：「小妹雖然不懂藏語，但勝伯却在西藏沙漠住了三十多年。」

「勝伯？」鄭一鼎的臉色微微一變：「誰是勝伯？」

梧桐樹後，隨即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老漢就是勝伯。」

一個家僕模樣的老人，從樹後閃出，他雙手捧着一隻雪亮的銀盤，銀盤上有一件用黃布包裹着的包裹。

看那樣子，包裹裏的東西似乎份量不輕。

鄭一鼎皺起眉頭，對黃衣少女道：「這位老丈是姑娘的甚麼人？」

黃衣少女笑一笑，道：「勝伯是小妹家中的老管家。」

鄭一鼎打量了勝伯一眼，緩緩道：「日前在金狼堡出現，與金狼堡主談論贖命印一事的，就是你們兩位？」

黃衣少女說道：「不是兩位，而是三位。」

鄭一鼎吁一口氣，道：「不錯，據說還有一位老婦，她是誰？」

黃衣少女淡淡道：「她是陶大媽。」

鄭一鼎道：「她的人呢？」

黃衣少女道：「她已站在你剛才彈劍的地方。」

鄭一鼎瞪着她看了半天，然後長長的吐出口氣：「陶大媽是甚麼人？」

他的背後，响起了一個老婦人的聲音，緩緩的道：「老身是個褓姆。」

鄭一鼎道：「誰的褓姆？」

黃衣少女悠然道：「當然是我的褓姆，我是陶大媽一手養大的。」

鄭一鼎好像想笑一笑，但又沒有笑出來。

他又問黃衣少女：「芳駕是……」

「甄小燕，」黃衣少女回答得很快：「也是贖命印主的女兒。」

鄭一鼎的目光彷彿凝視着遠方，半晌才道：「甄姑娘的來意，鄭某已有幾分明白。」

甄小燕眼波流動，笑得很甜。

鄭一鼎覺得這個女孩子好像很天眞，但又好像比狐狸還更狡猾。

但令他更忡忡不安的，還是勝伯和陶大媽。

尤其是陶大媽，他一直都背對着她，根本就連對方的樣貌如何都沒有見過。

看不見的敵人，永遠是最可怕的。

當然，鄭一鼎可以轉身瞧一瞧陶大媽的樣子，但他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因爲目前還未達到動手的時候。

鄭一鼎向來都喜歡以靜制動，他並不是個遇事急躁的人。

甄小燕忽然輕輕一嘆：「家父月前把狗血潑在梧桐軒的大門上，這件事實在抱歉得很。」

鄭一鼎冷然道：「狗血潑在大門上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鄭某人可沒有放在心上，但贖命印主却把本門數位長老打傷，這才是鄭某不愉快的事。」

甄小燕道：「對於這件事，小妹亦可以代家父向你道歉。」

鄭一鼎皺眉道：「甄姑娘來到這裏，就是要說這些說話？」

甄小燕道：「這是其中的一部份。」

鄭一鼎道：「還有呢？」

甄小燕淡淡一笑，道：「金狼堡的慘事，相信鄭大俠知道得很清楚罷？」

鄭一鼎道：「不算很清楚，但總也略知一二。」

甄小燕道：「鄭大俠是個聰明人，你應該知道贖命印主的說話，並不是恐嚇之言。」

鄭一鼎點點頭，忽然又嘆了口氣：「有印則生，無印必死！」

甄小燕說道：「未知鄭大俠有何意見呢？」

鄭一鼎道：「說一句不中聽的說話，令尊是在敲搾勒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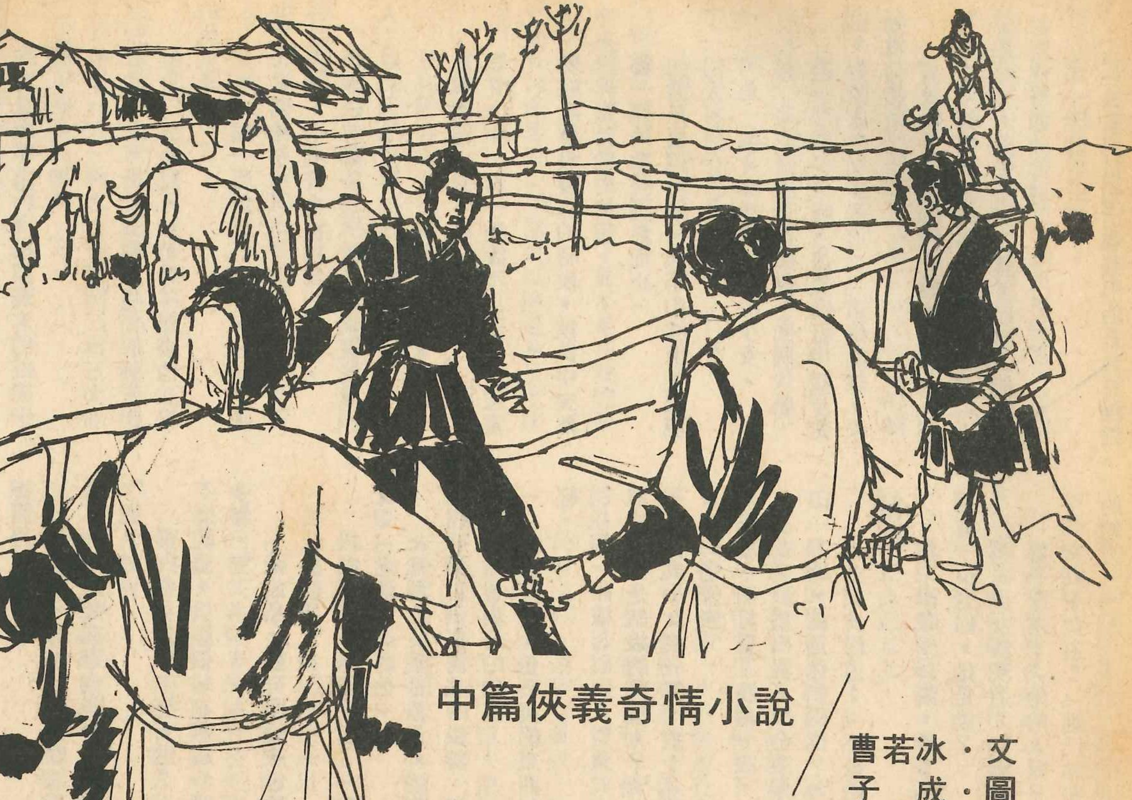
甄小燕並不否認。

鄭一鼎寒着臉，又道：「令尊以武功欺壓武林同道，與江湖上的盜匪何異，他簡直是在搶掠！」

甄小燕悠然一笑：「莽莽江湖，誰不在搶？只不過有些人搶得高明，有些人搶掠的技術卑劣一點而已。」

鄭一鼎冷冷道：「對於令尊這種搶掠敲搾的行徑，妳認爲很高明麼？」

甄小燕嘆了口氣，緩緩道：「現在並非談論搶掠手段的時候，小妹只想向鄭大俠問清楚一件事……」（下期續完）



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曹若冰・文
子成・圖

煞星・黑鳳・嬌貴情

（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駱天龍放縱了那一帮攔路的黑衣人後，去見太后，太后已從多倫格格那兒知道他的情況，更知多倫格格對他慕愛之情，所以太后對駱天龍另眼相待，並命他負責一路上的指揮，行至「熱河行宮」天龍接到一封密信，他按址赴約，原來是黑鳳以及忠義盟兄弟在某神廟的大殿等着他，要向他討回一個公道，黑鳳和駱天龍一對招，駱天龍便認出她的招式竟是威震大俠所傳的一招，因此才知原來她是威震大俠的義女戚亞蘭，而其他一帮人均是忠義盟兄弟，駱天龍本身竟是忠義盟的少主，這樣大家才消解了一切誤會。

突來不速客　闖雄風牧場

駱天龍雙眉微揚了揚，道：「魯總管，你好囂張，好大的威風！」

魯廣正雙目陡地一瞪，喝道：「你好大的胆，一名裕親王府小小護衞，竟也敢說我囂張，頂撞我，我倒要看看你憑的是什麼？」話落，抬手一掌直朝駱天龍當胸拍過去！

適時，一聲沉喝突起，道：「魯總管快住手，不得無禮！」

魯廣正聞聲急地沉掌收勢住手，兩條人影飛掠而至，正是大內侍衞武成和一名名叫宮鵬的大內侍衞！

武成身形掠到，立即朝駱天龍一躬身道：「這麼晚了，您還沒睡？」

駱天龍含笑說道：「二位大人，辛苦你們了。」

武成躬身說道：「這是卑職等的職責所在。」語聲一頓，目光轉望着魯廣正問道：「魯總管……」

駱天龍却抬手一擺，截口道：「武大人，這件事你先別管，且先讓我問他幾句話。」

星目倏地一凝，問道：「魯總管，你這行宮總管是誰派的？」

這時，魯廣正從武戌那恭敬的態度言語上，已經有點明白了，眼前這個自稱「隸屬裕親王府，勉強可以說是個護衞」的人，實際上不但不是個護衞，而且可能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因此，他心念不由電轉地暗忖道：「此人究竟是誰？」

他心中雖然已經有點明白了駱天龍可能是個大有來頭之人，但他自恃後台硬紮，不懼一般權勢，差一點的官兒也絕對奈何不了他！

是以駱天龍話聲一落，他立即胸脯一挺，道：「是哈貝勒爺！」

哈貝勒權傾京畿，是當今皇上面前的大紅人兒，雖當朝權貴，王公大臣，誰個不對哈貝勒憚忌三分。

在魯廣正以為，對方於聞聽「哈貝勒」三字之後，定會對他另眼相看。

可是，那知事實竟與他想像的相反，對方竟只輕「哦」了一聲，淡淡地道：「

原來你是哈泰的人，難怪你敢如此囂張，逞這麼大的威風，可惜，今兒個你碰上了我，你也倒楣定了。」

語聲一頓，倏然轉朝朱大為跟史强二人含笑問道：「二位，可願意替我辦一件事？」

這是巴結的機會，朱、史二人當然不會放過。

二人連忙一齊躬身說道：「請您吩咐吧！」

駱天龍聲調一沉，道：「煩勞二位替我將他拿下！」

朱、史二人先是一怔！旋即雙雙躬身道：「遵諭！」

身子一直，二人脚下各自跨前一步。

朱大為冷冷道：「魯大總管，我兩個得罪了！」

語落，身形同時倏然前撲，同是雙掌齊出，分朝魯廣正肩、臂抓去。

武戍與宮鵬在旁雖然有心想說情，但是因為他二人根本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有點不便開口。

魯廣正此刻雖已明知自己今天是碰在釘子上，惹上了禍，但他却不甘就此束手就縛。

因此，他口嘿嘿一聲冷笑，身形霍然飄退五尺，說道：「二位且慢動手！」

朱、史二人臉色神情略微猶豫了一下，轉朝駱天龍望去。

駱天龍抬手朝朱大為、史强二人擺了擺，目視魯廣正冷冷問道：「你有什麼話說。」

魯廣正吸了口氣，道：「我請問，閣下究竟是何許人？」

駱天龍冷冷道：「我雙姓司馬名子都，江湖人稱『煞星』。」

魯廣正心頭猛地一震！睜目道：「你就是那獨闖『黃河十八寨』，劍殺『金鐺無敵』鄧天祐的『煞星』！」

「不錯。」駱天龍點點頭道：「正是我。」

魯廣正再次吸了口氣，道：「我再請問，你憑什麼令諭他們拿我？」

駱天龍淡淡道：「因為你太囂張狂妄，擅訂規法，專橫霸道不講理。」

魯廣正辯說道：「你說我囂張狂妄，那只是你的看法，我不承認，至於擅訂規法，那是為便於管束屬下，不得不訂立規法，也是不得已的事。」

駱天龍道：「那專橫霸道不講理呢，你也有解說麼？」

魯廣正道：「我自認我並未專橫也未霸道，更沒有不講理！」

駱天龍倏然一聲冷笑道：「那麼我問你，楊進達與你可有仇？」

魯廣正搖頭道：「沒有。」

「你為何打他？」

「因為他違犯了我行宮的規法，必須予以懲處！」

「是因為賭博？」

「不錯。」

駱天龍星目一亮道：「那麼我再問你，他一個人能賭博麼？」

魯廣正搖頭道：「當然不能。」

駱天龍道：「如此你就該知道，賭博的不是他一個，該懲罰的也不該只是他一個！」

魯廣正道：「你說的不錯，照理該懲罰的確實不該只是他一個，但是我另有道理。」

「你另有什麼道理？」

「本來我原無懲罰他們賭博違規之心，但他不該出言頂撞我！」

「好，就算是因為他頂撞你，必須予以懲罰吧，但你適才出手時，掌凝真力，那是為何，你想一掌要了他的命麼？」

「這個……」

「怎麼樣？你也有解說？」

「我承認那一掌可能是重了點，但頂多只能打腫他的半邊臉，打落幾顆牙齒，絕沒有你說的那麼嚴重，也絕不可能要了他的命。」

「好吧，就算你說的對，那一掌絕不可能要了他的命，那麼對我這個勸架的人，你竟也要施予懲罰，這又算什麼？難道還不算專橫霸道，不算不講理？」

「這……」魯廣正窒了窒，道：「你這只是就你的立場而言，在我的立場而言却不能算是！」

駱天龍星目微微一凝，道：「因為你是這兒的總管，是不是？」

魯廣正點頭道：「不錯，所以你也無權令他們拿下我，再說我又沒犯大錯，縱有霸道不講理之處，雖哈貝勒爺在，他也不會怎麼樣我！」

駱天龍淡淡笑了笑，道：「這麼說，你是認為你是哈泰的人，我無權怎麼樣你了！」

魯廣正道：「最主要的還是因為我沒犯大錯，無罪！」

駱天龍道：「你雖然沒犯大錯，無罪，可是我却認為你不配當這行宮總管，這行宮中也不容許有你這種囂張狂妄，蠻橫霸道不講理的人！」

魯廣正吸了口氣，道：「我這行宮總管是哈貝勒爺令派的，配與不配，這該由哈貝勒爺來決定！」

駱天龍淡淡笑道：「這本來是該由哈泰來決定，奈何哈泰他遠在京畿，鞭長莫及，我只好替他待勞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剛才我曾說過一句話，你記得麼？」

魯廣正道：「什麼話？」

駱天龍道：「今兒個你碰上了我，你是倒楣定了，再說明白點，就是哈泰的人別人不敢動，我敢動，縱然哈泰現在這兒，我也一樣能當面斃了你，現在只讓朱、史兩位領班拿下你，這對你已經是很客氣了，我勸你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縛，我或可不難為你，把你交由哈泰去發落，你若敢反抗，等我親自出了手，我就可能會先廢了你，再將你交給哈泰！」

這話，聽得魯廣正心頭不禁猛烈一震，自心底升起了一股寒氣。

站立在一旁的武成跟宮鵬，至此總算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武成心念電轉了轉，忽然輕咳一聲，朝駱天龍一躬身說道：「駱爺，武成想請求您賞給個面子，可以麼？」

駱天龍含笑凝目道：「武大人可是想替他說情？」

武成躬身道：「您明鑒，武成請您饒

過魯總管無知冒瀆之罪！」

駱天龍道：「武大人既然出面替他說情，跟他必是老朋友，交情也很好了，是麼？」

武成道：「過去曾同在侍衛營共事，魯總管並曾救過武成的命？」

「哦。」駱天龍眨眨星目道：「他是怎樣救你的命的？」

武成略微猶豫了一下，道：「昔年在含烟山莊，武成眼看即將傷在雲老兒的劍下，魯總管適時趕到奮力攻出三劍，逼退了雲老兒，武成方始得免命喪雲老兒劍下之厄！」

駱天龍雙目異采倏地一閃，道：「這麼說，那時武大人跟魯總管都是侍衛營的領班，也是那次行動的主事人物了！」

武成搖頭道：「那時我跟魯總管都還只是個小領班的身份，主事的是兩位大領班。」

駱天龍沉吟地道：「聽說那一次的行動幹得很出色，整個含烟山莊被毀於一夜之間，全莊上下無一人漏網，是麼？」

武成點頭道：「是的，兩位大領班也都因那一次的功勞，升了高官。」

駱天龍含笑道：「論功行賞，兩位大領班升官也是應該的！」

語聲一頓，目光一凝，問道：「他兩個都升了什麼樣的高官了？」

武成道：「他兩位一位是現在侍衛營的統帶大人，一位是……」

魯廣正突然沉聲喝道：「武成，說話當心，這是朝廷的機密！」

武成一笑道：「魯兄放心吧，駱爺不是外人，他和哈貝勒爺是兄弟。」

語聲一頓，轉向駱天龍笑說道：「駱爺，您知道雄風牧場嗎？」

駱天龍點頭道：「知道，一位便是如今雄風牧場的場主，對麼？」

「正是。」武成點了點頭，笑說道：駱爺，關於魯廣正無知冒犯您的事，還望你千萬賞給武成一個……」

駱天龍點頭含笑說道：「好了，你別再說了，今兒個我就看在你的份上饒過他這一回便是。」

武成連忙躬身道：「謝謝駱爺。」

駱天龍抬手一擺，雙目倏射威稜懾人地望着魯廣正，沉聲說道：「魯廣正，你要是還想幹這行宮總管，想幹得長久一點的話，今後你最好的是改改你那專橫霸道的作風，多小心點兒，否則，若然再撞在我的手裏，便就不會再有今天這麼便宜的事了！」

魯廣正自從聽得武成說了那句「駱爺不是外人，和哈貝勒是兄弟」之後，他這才完全明白，他是鷄蛋碰上了石頭，要不是武成顧念舊交，出面替他說情，今兒個他非砸不可！

這時，他那還敢再辯說什麼。

駱天龍話音一落，他也立即躬身說道：「卑職知過了，今後一定改過！」

駱天龍微微點頭，抬手一擺道：「你能改過就好，我要休息了，你請便吧！」

魯廣正又一躬身，說道：「卑職告退了。」

接着，武成與宮鵬二人也齊向駱天龍躬身行禮告退。

三人走後，楊進達立刻上前一步，朝駱天龍行禮說道：「駱爺，謝謝您。」

駱天龍擺手道：「楊兄弟別多禮，不過，我可要奉勸你一句，以後說話千萬小心點，不可這麼冒失！」

楊進達連忙躬身說道：「謝謝你的訓誨，小的一定謹記！」

朱大爲接口笑道：「駱爺，我心裏實在痛快。」

史强也笑說道：「駱爺，魯廣正在這兒幹了有五六年的總管了，一向氣勢凌人，從來沒人敢如何他，今兒個他……」

駱天龍淡然一擺手道：「別再說他了，爲我一個人累得大夥兒一夜沒睡，天已經快亮了，都且睡忽兒吧，我也要去睡忽兒。」

話落，邁步直往裏頭一間房內走了進去。

× × ×

武成跟宮鵬都被魯廣正請進了他的房間裏，落了坐。

坐定，魯廣正立即目光一凝，問道：「武兄弟，他眞是哈貝勒的兄弟麼？」

武成雙目一眨道：「怎麼？魯兄可是有點不信？」

魯廣正笑說道：「不是不信，而是覺得有些兒奇怪不解！」

武成道：「奇怪不解甚麼？」

魯廣正道：「奇怪他本是個名震江湖的『煞星』，近年來被他斬殺的江湖好手，大都是與官家有關之人，他也正是官家的對頭眼中釘，這會兒他又怎會成了哈貝勒的兄弟？……」

武成搖頭道：「這問題，兄弟就不清楚了，不過，他跟哈貝勒兄弟相稱的這件事都是絲毫不假，而且連太后都知道。」

魯廣正眉鋒微微一蹙，道：「這可眞是件怪事，既是太后也知道他與哈貝勒兄弟相稱，那他怎麼會在裕親王府幹那護衞的差事？……」

武成微微一笑道：「古北口外發生的事情，魯兄聽說了麼？」

魯廣正搖頭道：「沒有，古北口外發生的甚麼事情？」

武成當下便把古北口外發生的事情，如何懷疑駱天龍與那羣黑衣人有勾結，故意縱放，多倫格格爲證明他絕不可能與那羣黑衣人有勾結，因此說出他的來歷跟哈貝勒的關係等經過說了一遍。

魯廣正聽後，沉吟地說道：「照這麼說來，太后原先也並不知道他，是聽多倫格格說後才知道的了。」

武成點頭道：「應該說是太后早聽哈貝勒談說過他這個人，只是沒有見過他而已。」

魯廣正眨了眨雙目，目光倏然一凝，問道：「多倫說他是個甚麼來歷？」

武成搖頭道：「多倫格格對太后只說了句他是哈貝勒提說過的關外那條龍，太后就明白了，他究竟是個甚麼來歷，多倫格格並未說出來。」

魯廣正默然了剎那，說道：「武兄弟，承蒙你替我說情，我衷心十分感激！」

語聲一頓，又道：「天馬上就亮了，你跟宮兄弟都去歇着，這最後半個時辰巡查的差事就交給我好了。」

武成道：「這怎麼好意思……」

魯廣正含笑截口道：「別客氣了，只不過半個時辰而已，這會兒反正我也睡不着，二位請去歇着吧！」

武成想了想，抱拳說道：「魯兄既這麼說，兄弟就不再客套，煩勞了！」

話落與宮鵬站起身子，回房而去。

魯廣正望着武成宮鵬二人的背影去後，雙眉緊蹙地沉思了片刻，旋即出房往後面走了進去。

× × ×

駱天龍躺在床上剛閉上眼睛，正當他將睡未睡着的時候，耳中突然聽到了一絲極輕微的異響。

他立刻驚覺地睜開了星目，目中寒芒一閃地低喝道：「甚麼人？」

窗外傳進了一個極輕的聲音，說道：「我，駱爺，我是行宮裏的侍衞領班井幼春。」

「哦。」駱天龍淡淡地說道：「甚麼事？」

井幼春道：「駱爺，魯總管剛才放出了一隻信鴿。」

駱天龍心中微微一怔，隨即起身下床走近窗前打開窗子，星目凝望着井幼春問道：「你爲甚麼要來告訴我？」

井幼春道：「因爲剛才您跟魯總管發生衝突的事，在下都看見了。」

駱天龍道：「看見了便怎麼樣？」

井幼春道：「在下感到很開心。」

駱天龍道：「爲甚麼？」

井幼春道：「因爲替這兒的兄弟們出了口氣。」

「哦。」駱天龍淡然一笑道：「所以你就跑來把這件事情告訴我。」

井幼春點頭笑道：「是的，以在下猜想，他此刻放出信鴿，必定與您有關。」

駱天龍微一沉吟道：「你可知道信鴿飛往何處？」

「信鴿是往北飛的。」井幼春道：「以在下判斷，可能是飛往雄風牧場。」

駱天龍想了想，道：「魯廣正跟雄風牧場場主平常的交情、來往如何？你知道麼？」

井幼春道：「交情雖然很好，但平常却很少來往。」

駱天龍道：「雄風牧場場主叫甚麼名字，他的爲人如何？」

井幼春道：「他姓穆名昌遠，爲人陰沉狠毒，是個十分兇殘可怕的人物！」

駱天龍心念電轉了轉，雙目倏又一凝，道：「你說他此刻放出信鴿必定與我有關，你的意思是說？……」

井幼春搖頭，說道：「這個在下就不敢亂說了，不過，在下認爲你還是多小心留神提防着他們點兒好，免得遭了他們的暗算！」

駱天龍雙眉不由微揚了揚，旋即含笑說道：「井領班，謝謝你的好意告訴我，你放心好了，他們暗算不了我的。」

井幼春點頭道：「如此，你請歇息吧，在下告退。」

話落，一躬身，快步走去。

× × ×

打虎山，是座小鎮，在朝陽縣之北，努魯兒虎山山麓，名震關外的雄風牧場，就在這座打虎山小鎮上。

午正，烈日當空。

雄風牧場的木柵欄門外來了個一身黑衣，黑衣上沾滿了黃土，二十四五歲年紀少年人。

黑衣少年剛走到木柵欄門外，木柵欄裏的一株大榆樹蔭底下，站起了個體格粗壯的黃衣漢子，喝道：「呔，你是個幹甚麼的？」

這黃衣漢子可眞和氣。

黑衣少年沒在意，淡淡道：「我是做馬生意的。」

「做馬生意的？」黃衣漢子一怔，道：「做甚麼馬生意？」

連「做馬生意」都不懂，這黃衣漢子可眞够土的。

黑衣少年道：「買馬，也賣馬。」

「哦。」黃衣漢子明白地笑了：「你是個馬販子。」

黑衣少年點頭道：「對了，一般人都叫做馬生意的人是馬販子。」

黃衣漢子道：「你做馬生意，到咱們牧場裏來幹甚麼？」

黑衣少年道：「找穆場主。」

黃衣漢子雙目一瞪，道：「你是來找咱們場主的？」

「嗯。」黑衣少年點頭道：「勞駕往裏面通報一聲吧。」

黃衣漢子上下打量了黑衣少年一眼，問道：「你找咱們場主幹甚麼？」

黑衣少年道：「有事兒。」

黃衣漢子道：「甚麼事兒？」

黑衣少年道：「談生意。」

「談甚麼生意？」

「馬生意。」

「你是要買馬還是賣馬？」

「都可以，買馬也賣馬。」

「那你到別家牧場去吧。」

「爲甚麼？」

「咱們牧場裏從不買馬也不賣馬。」

「聽說貴牧場有上萬頭的馬是麼？」

「這倒確實不假！」

「那麼貴牧場養着這麼多的馬不賣，留着幹甚麼，吃麼？」

黃衣漢子說道：「馬肉酸死了，誰要吃？」

黑衣少年道：「既然不是吃，那又爲何不賣？」

黃衣漢子搖頭道：「那你別問了，要賣馬，你還是到別家牧場去吧。」

黑衣少年說道：「可是，我既然已經來了，好歹總該見見貴場主，跟他當面談談。」

黃衣漢子道：「你別想跟咱們場主談了，談也沒有用。」

黑衣少年搖頭道：「我可認爲不一定，也許貴場主跟我談談之後，會願意交我這個朋友，破例賣我幾百匹馬！」

黃衣漢子忽然哈哈一笑道：「你別做夢了，咱們場主名震關外，譽滿武林，豈會交你這麼個馬販子朋友，你請吧，別在這兒徒說廢話了。」

黑衣少年淡笑道：「就算我是做夢吧，你何不替我往裏通報試試呢！」

黃衣漢子語聲倏地一冷，道：「你這人怎地這麼嚕嗦，快走吧，要是再在這兒

嚕囌不走，可就別怪咱拿你練靶，拿石子兒當暗器打你了。」

黑衣少年淡淡道：「你既然不肯替我往裏面通報，那我就自往裏面去找貴場主好了。」

話落，抬腿跨步，人已進入木柵欄門內，往裏走去。

黃衣漢子一見，急了，一個箭步，由大樧蔭底竄了過來。

他雙臂一橫，攔阻在黑衣少年的身前，沉喝道：「你趕快站住，不然，咱可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黑衣少年眨眨星目道：「對我不客氣便怎麼樣？」

黃衣漢子冷冷地道：「咱讓你爬着出去。」

黑衣少年神情淡然地微微一笑，道：「那你就試試看，看是你讓我爬出去，還是你扒在地上喘大氣！」

黃衣漢子雙目突地一瞪，道：「你說甚麼，你要我扒在地上喘大氣？」

黑衣少年道：「你要是對我不客氣，想讓我爬出去，我就會讓你扒在地上喘大氣，你信不信？」

黃衣漢子道：「我當然不信。」

黑衣少年道：「不信就試試好了。」

黃衣漢子突然一聲冷笑，道：「好，咱就試試你。」

話落，倏然一拳直朝黑衣少年當胸搗去。

黑衣少年站在那兒沒動，直到那一拳已到胸前，只差了三寸左右之際，這才一吸胸，閃電側身避過。

接着，他下面伸腿一勾，上面同時一掌拍在黃衣漢子的後頸上。

黃衣漢子的身軀立時不由自主的直朝前面衝去，「叭！」的一聲跌扒在地上。

黑衣少年下面腿勾，上面掌拍，掌力勁道用得很有分寸，不輕不重恰到好處，黃衣漢子果然是扒在地上喘大氣。

黑衣少年輕聲一笑道：「怎麼樣？現在你該相信我的話了吧。」

黃衣漢子由地上爬起來，瞪大着雙眼道：「敢情你是個練家子，我看走眼了，也太大意了，不過，我還得試試你！」

話落，又猛朝黑衣少年撲去。

黃衣漢子他並不知道眼前這黑衣少年，是個身懷絕學功力，名震當今江湖的蓋世高手，要是知道，只怕他早就驚魂出竅，嚇破了膽子。

雖然，他這回撲出，其勢是又快又猛，也已盡了他的所學能力，奈何黑衣少年的武學功力實在高他太多太多！

因此，他身形才一撲出，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連是怎麼回事都未弄清楚，便又和先前一樣地後頸上挨了一掌，身軀前衝，再次的跌扒在地上。

情形很明顯，黑衣少年根本不想傷他這種替人跑腿看門的小脚色，所以這一掌才仍和先前一樣的不重。

黃衣漢子兩次出手，只一招便被人打得扒下，照理，他應該立刻明白對方的武學身手比他高出甚多，他根本不是對方之敵才是。

然而，他竟然不識好歹的惱怒了，由地上虎地躍起，抬腿探手，拔出了一柄明幌幌的匕首，怒喝道：「小子，你想找死，竟敢跑到雄風牧場來撒野。」

匕首一揚，直朝黑衣少年小腹扎去。

黑衣少年不由揚眉一笑道：「怎麼，打不過就動起傢伙來了，跟我玩兒這個，你再學十年也不行。」

話聲中，閃電出手，黃衣漢子只覺得眼前掌影一閃，腕脈一麻，手裏的匕首已被黑衣少年奪去。

驀地，一聲沉喝倏起，三名青衣漢子身形如電般飛掠而至，落地，立成品字形將黑衣少年圍住！

一名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望着黃衣漢子問道：「徐三，是怎麼回事？」

黃衣漢子徐三立即一躬身說道：「袁爺，他是個馬販子，要見場主談馬生意，小的告訴他，咱們這兒從來不賣馬也不買馬，要他到別家牧場去，他不聽，一定要見場主當面談，並且要硬往裏闖。」

「哦。」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目光轉向黑衣少年，問道：「朋友，是這麼回事麼？」

黑衣少年微微點頭道：「不錯，是這麼回事。」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那麼我請問，朋友爲何要硬往裏闖，是欺我們這牧場裏無人麼？」

黑衣少年淡淡道：「閣下這話的字眼太難聽了，雄風牧場是關外地方首屈一指的大牧場，我焉敢欺雄風牧場裏無人，只因爲這位徐朋友他不肯替我通報貴場主，我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到裏面見貴場主，如此而已。」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冷聲一笑，道：「朋友倒是很會說話，很會解釋。」

黑衣少年淡淡道：「不敢當，我只是實話實說，也都是實情。」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倏又冷聲一笑，道：「可惜，你這種實話實情，都白說了，我也不聽這一套！」

黑衣少年雙目一凝道：「那麼你閣下的意思？……」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冷冷道：「我認爲你是存心來找碴的。」

黑衣少年叫道：「這可眞是天大的寃枉，我一個做馬生意的人，豈會跑到牧場裏來找麻煩，斷自己的生意財路，砸自己的飯碗。」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目光忽然一凝，道：「朋友眞是個做馬生意的馬販子？」

黑衣少年道：「你難道不信？」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朋友一向在什麼地方做馬生意？」

黑衣少年道：「在蘭州一帶。」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朋友既是一向在蘭州那邊做馬生意，爲何跑到這兒來？」

黑衣少年道：「不瞞你說，最近那邊的生意已不如過去，好馬也不多，聽說貴牧場的馬不但多，而且都是上選好馬。」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所以你就來了這兒？」

黑衣少年點頭道：「我來碰碰運氣，想跟貴場主談談，做上一票！」

「哦。」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冷笑了一笑，說道：「只是我看朋友的運氣很不

好！」

黑衣少年道：「怎見得？」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因爲我會看相，善觀氣色，朋友的氣色壞極了！」

黑衣少年道：「這麼說今兒個我這趟生意是做不成，來貴牧場也是白跑了。」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你這趟生意不但做不成，並且還要賠大本。」

黑衣少年神情一怔，道：「還要賠大本，這話怎麼說？」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嘿嘿一笑，問道：「你是用那隻手打徐三的？」

黑衣少年道：「右手。」

「很好。」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點了點頭，說道：「那你就留下你的一隻右手吧！」

黑衣少年雙目一凝，道：「你說我還要賠大本，便就是指這個？」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冷冷道：「不錯，我正是指這個！」

黑衣少年倏然一笑，道：「閣下，這個本我可賠不起！」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道：「賠不起也得賠，你是賠定了！」

黑衣少年淡淡道：「我看不見得。」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雙目，突如電射逼注地叱道：「我問你，現在你打算怎麼說？」

「什麼怎麼說？」

「你是自己留下你的右手，還是要大爺們代勞？」

「我是既不想自己留下，也不願你們代勞。」

「這恐怕由不得你。」

「手是我的，由不由得我，那就要看你閣下的本領了。」

「這麼說，你是要大爺動手了！」

黑衣少年神色淡漠地伸了伸雙手，道：「我兩隻手都在這兒，只要你閣下的本領夠，別說是留下一隻，兩隻都可以。」

臉色陰沉的青衣漢子雙目煞光突然一閃，道：「好啊，你倒很乾脆，是個爽快人！」

黑衣少年淡淡道：「我不乾脆不爽快，你閣下答應嗎？」

青衣漢子點頭道：「這倒是句實話，你既然這麼說，那我就讓你看看我的本領夠不夠便是！」

話落，脚下突然跨前一步，探掌曲指，五指如鈎，直朝黑衣少年的右肩抓去。

黑衣少年脚下往左橫跨三尺，沉喝道：「閣下且慢動手！」

青衣漢子手掌一收，問道：「你有什麼話說？」

黑衣少年道：「我想跟你賭一賭。」

「怎麼賭法？」

「以十招爲限，勝敗爲賭。」

「賭什麼？」

「我敗了，不但任你留下我的一隻右手，並且奉加上一隻左手。」

「如果我敗了，你可是也要我一隻手麼。」

「不，我要你一隻手沒有用，對我也毫無益處。」

「那麼你要什麼？」

「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帶我去見貴場主。」

「十招勝敗不分呢？」

「便算我敗！」

「這麼說，你是自信十招之內必能勝得我了。」

「我可不敢說自信必勝的話，不過，我會傾盡全力求勝。」

「那就等你勝了我再說吧！」

「你爲什麼不先答應我呢？」

「我倒是可以先答應你，然而，答應你也是白費。」

「爲什麼？」

「因爲十招之內你根本不可能勝得了我，我不先答應你是爲你好。」

「怎見得是爲我好？」

「我認爲你根本不可能勝得了我，要是先答應你，你就兩隻都沒有了，這不是爲你好是什麼？」

「謝謝你的好意。」黑衣少年淡淡道：「只是，我却認爲你這好意有問題，並不是眞爲我好。」

青衣漢子道：「你認爲是什麼？」

黑衣少年冷笑道：「我認爲你是不敢答應。」

青衣漢子雙目煞光再次電閃，嘿嘿一笑，揚眉道：「你既這麼說，我就答應你便是，你還有什麼說的沒有？」

黑衣少年淡然一搖頭道：「沒有了，你可以動手了！」

青衣漢子沒再說話，抬臂探掌，和先前出手的招式一樣，五指箕張微曲如鈎地直朝黑衣少年的右肩抓去。

這青衣漢子名袁聚廷，外號人稱「冷面瘟神」，出身遼東綠林，一身武學功力頗爲不俗，在雄風牧場算得是一流高手。

黑衣少年雖然並不知道袁聚廷的出身來歷，但他從袁聚廷剛才出手的那招氣勢上，已看出了袁聚廷的武功身手，自信有把握一招之內就可以將袁聚廷敗於掌下。

他那所謂「我可不敢說自信必勝的話」，實際乃是給予袁聚廷驕敵之心之言！

袁聚廷第二次出手五指箕張，直抓黑衣少年右肩，黑衣少年身形凝立不動，目注袁聚廷的那隻手已將沾衣之際，他這才閃電抬手，出指截劃袁聚廷的腕脈。

這正是「攻敵必救」，袁聚廷若不趕快撤招，腕脈只一被黑衣少年的指鋒劃過，他這隻手就非報廢不可。

袁聚廷心頭不禁一驚，喝道：「好身手！」

驚喝聲中，疾地縮腕變招，易抓爲拍，橫拍黑衣少年腰肋。

他變招雖是奇快絕倫，可是黑衣少年的手法却比他更快！

他招式才變，黑衣少年的一隻手掌已有如幻術般地抓住了他的腕脈！

是怎麼抓住的，黑衣少年用的是什麼手法？袁聚廷他根本沒有看清。

這太意外了。

袁聚廷心頭不禁猛地一怔，大驚！

他連忙提氣運力，想要掙扎。

可是，慢了。

他剛一提氣運力，立感半身酸麻，根本運不上力。

只聽黑衣少年一聲輕笑道：「閣下，

釘背脚勇救乾隆皇

海雲

乾隆王下江南時，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朝夕不離的，伴在他身邊，實際上却是武林高手，隨時隨地保護他，此人叫做周日清。

一般人以爲周日清武功蓋世，實則不然，他之所以能做乾隆王的貼身侍衞，只是因爲他有型有格，打扮起來，不像是朝廷裏的官，故此樂於選用他，再又因爲他的口才很好，到花街柳巷穿插，有時還賭幾手，乾隆王更加少不了這種人。不管到甚麼地方去，多了一個周日清，就等於有一個好朋友作件。故此，乾隆王碰着强敵，周日清自然出頭，日子拖長了，便名氣漸响，查實他的功夫跟乾隆王相差不遠認眞打起來未必打贏乾隆王。

有一天，乾隆王跟周日清在太湖附近的一個古城遊玩，忽然有人賣武，插起大旗，標明「一拳一掌天下無雙」下面寫着「劉彪」這兩個大字。

乾隆王跟周日清一向就是眞眞正正的天下無雙，那時看見這個賣武的老翁居然斗胆標明「天下無雙」，太過自負，周日清看不順眼，走前兩步，問問老翁究竟是何方神聖？

不知如何，兩人多說幾句，竟然動武，那個老翁已經超過花甲之年，但却馬步極穩，正如他所說，一拳一掌，天下無雙，他的功夫十分古怪，永遠是一隻手握拳，而以另外一隻手掌擊，反過來說，左手握拳，右手就用掌了；他的掌非常古怪，似乎打人，實際上却在貼身之際，立刻變成鷹爪搶攻，上面用鷹爪抓眼兼抓鼻，下邊以短拳出擊，一拳打向小腹，確是相當厲害的，老翁苦練了三十多年拳掌，變化多端。周日清以爲自己才有資格稱做天下無雙，怎料交手了不過三個回合，就給老翁一個劈拳打中鼻孔，流出鮮血來，大吃一驚，雙脚一軟，竟然躺在地上。

凡是搏鬥，最忌的就是流血，不管那一方，只要有血流出來，就算是鼻血，本人看了也十分驚慌，氣往上浮，站也站不穩，那就未打先輸，周日清的情況正是如此。

乾隆王看見他倒下，連忙走前扶他，殊不料老翁得勢不饒人，認爲乾隆王跟周日清是一帮人馬，不由分說，直衝過去，右手往上一揚，左手平伸五指，向乾隆王當胸抓去當。

乾隆王順勢一閃，跟着反攻，不料老翁本來是進攻的一隻左手忽然化攻爲守，向下一抓，如果乾隆王的一個直拳給他抓住，恐怕右臂折斷，於是立刻向斜裏一跳，然後勉强避過了這一招。

話雖如此，打鬥之際，只能偶然往左右兩邊小跳，避過對方的攻勢，然後出擊，絕不能經常左跳右跳，否則，脚步浮浮，如何能够支持下去？那時乾隆王的處境如此，老翁佔了地利，用圈手直拳變虎爪的一招出擊，乾隆王給他迫到退後幾步，突然發覺已經退到湖邊了，再退就落下湖去，大吃一驚，迫於轉身再戰，就在這時，老翁忽然進馬上前，雙掌齊出，打算把乾隆王推落海。

乾隆王剛剛轉身，還沒有機會發力，對方的雙掌已經推來，迫得雙手齊出，用交加手招架，在這一瞬間，他覺得老翁的兩條手臂好像鐵鑄似的，怎樣使勁也沒法把它抬起來，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忽然有一個英俊青年從看熱鬧的人叢中飛躍而來，揚起一腿，向老翁背後使勁踢去，老翁慘叫一聲，那雙手就此鬆開，乾隆王順勢把交加手變爲穿心掌，左右兩手向他的胸前撑過去，老翁吃了兩掌，立刻受傷，口角流血，向後倒退幾步，便跌下來。

那個青年姓雷，叫做雷翼，他不知道乾隆王是何方神聖，只是覺得老翁恃勢凌人，仗義出戰而已，戰勝了老翁之後，他就協助乾隆王把他身邊躺着的周日清抬起來，放在陰凉之處施救。

老翁有幾個門徒，看見師傅受傷，急忙各執兵器，向他們撲攻，可是，雷翼沒有退後，反而衝上去迎戰，忽然閃身在幾個敵人的背後發招，那雙脚有如車輪，轉動不停，每一次起脚都有一個人倒下來，轉瞬之間，紛紛倒地，剩下來的也急急忙忙扶着老翁撤退。

他的脚法如此厲害，乾隆王當時向他道謝之後，請他到杏花樓喝酒，席間談及武功，才知道他這種脚法稱做「釘背脚」，並非直接踢出去的，先行提起一條腿，向前伸出，快要靠近對方的背脊時，然後用脚尖向對方背後的穴道使勁釘下去，每隻脚趾都經過苦練，有如鐵釘一般，只要釘了釘，對方的筋骨神經就同時受傷，不能不倒下來，他的一脚向老翁背脊的「脊心穴」釘去，那是背後的大穴，無怪老翁登時倒地，口角流血。

至於他轉身急攻，他施展的拳脚也是另有一套的，叫做「車輪手」。當時周日清經過各人施救之後，已經復原，跟乾隆王痛飲，並且向雷翼慶功。乾隆王初時想把雷翼帶返京都，給予高官，派做侍衞，但轉念一想，他的武功雖然很精，却不知道他的來龍去脈，萬一他是紅花會的人，那就引狼入室，非常危險，故此，到口的說話始終沒有說出來，喝完了酒，彼此拱手告別。

雖然雷翼沒有給乾隆王帶進京都，可是，雷家的釘背脚却由此飲譽江南，至今仍有一部份喜歡這類脚法的人學習這一招。

這才是第二招，我很僥倖，竟然略勝你半籌。」

「僥倖，略勝半籌」，這話實在很動聽。

袁聚廷乃是個老江湖，他焉會相信黑衣少年這種話！

武學一道，全憑着功候造詣，豈有「僥倖」之說，何況黑衣少年那抓住他腕脈的招式手法，奇絕快絕，他根本未能看清楚用的是什麼手法，這又豈只是「略高半籌」！

袁聚廷明白了，這黑衣少年實在是個身懷奇絕武學的年青高手，他根本不是黑衣少年手下三招之敵！

由此推想可知，這黑衣少年絕不是個馬販子，要見場主也絕不是談生意，必然有所意圖！

他心中暗想：這黑衣少年究竟是何許人？是個什麼來歷？

另兩個青衣漢子一見袁聚廷腕脈被黑衣少年抓住，立時身形閃動，要想撲救！

可是，他兩個身形剛一閃動，黑衣少年已冷聲喝道：「二位別亂動，我絕不會傷害他，否則，只要我手下力加兩成，他的腕骨就斷了。」

那兩個青衣漢子心頭一震，只好站着，沒敢動！

黑衣少年隨即目視袁聚廷一笑道：「閣下怎麼說，可願意履行賭約？」

袁聚廷心念電轉，道：「請朋友先鬆開手再說如何。」

黑衣少年沒說話，手一鬆，放開了袁聚廷的腕脈。

袁聚廷身形後退五尺，深吸了口氣，目光一凝，道：「我尚未請教，朋友尊姓大名。」

黑衣少年淡淡道：「姓賈，名無影，我轉請教？」

「袁聚廷。」袁聚廷雙眉微微一蹙，道：「賈朋友一向在那兒得意？」

賈無影道：「陝西一帶！」

袁聚廷道：「我怎麼沒聽說過賈朋友的大名！」

賈無影道：「那是因爲我默默無聞，名不見傳。」

袁聚廷道：「賈朋友太客氣了，賈朋友身懷絕學，身手驚人，應該不是位默默無聞，名不見傳之人。」

賈無影道：「那是因爲我只是個做馬生意的馬販子，不是江湖人！」

袁聚廷道：「但是我却不相信賈朋友眞是個做馬生意的人。」

賈無影淡然一笑道：「閣下不相信，我便無可奈何了！」

袁聚廷話鋒忽地一轉，道：「請賈朋友告訴我，找場主究竟何事？」

賈無影道：「我想買兩百匹馬。」

「兩百匹？」袁聚廷雙目一凝道：「賈朋友要買兩百匹馬轉賣給誰？」

賈無影道：「閣下原諒。」

袁聚廷道：「不能說？」

賈無影道：「這是生意上的秘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閣下現在該履行賭約，帶我去見貴場主了。」

袁聚廷搖頭道：「我以爲賈朋友不必見場主了。」

賈無影道：「爲什麼？」

袁聚廷道：「因爲本牧場的馬向來不賣，也從未賣過！」

賈無影道：「但我仍然跟貴場主當面談談，我的運氣一向很好，也許貴場主跟我一談之後，會例外答應賣我兩百匹！」

袁聚廷冷笑道：「這絕不可能有例外的！」

賈無影眨眨眼睛道：「閣下可是不想履行賭約？」

袁聚廷搖頭道：「那倒不是，而是我帶你去了也沒有用，又何必多此一舉！」

賈無影淡然一笑，道：「既然不是，便煩勞閣下帶我去吧，至於有沒有用，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袁聚廷心念轉動地微一沉吟，道：「賈朋友可願先答應我一問？」

賈無影道：「閣下想問何事？」

袁聚廷道：「賈朋友的師承來歷？」

賈無影道：「如果我不說出師承來歷，閣下便不履行賭約，是不是？」

「不錯。」袁聚廷點頭道：「我不想帶一個來歷出身不明之人去見場主！」

賈無影含笑道：「閣下說的是，家師別號『閑雲老人』。」

袁聚廷雙眉微微一皺，道：「請問令師上姓高名？」

賈無影搖頭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他老人家從未告訴過我。」

袁聚廷略一沉吟道：「令師出身那一派門下？」

賈無影道：「這個老人家也未說過，好像並無門派！」

袁聚廷雙眉再次微皺地深看了賈無影一眼，說道：「賈朋友既然不肯實說師承出身來歷，那就只好請賈朋友原諒我違約了！」

賈無影倏然一聲冷笑道：「說了那麼多，你閣下敢情還是要賴賭違約！」

袁聚廷搖頭道：「這並不是我要賴賭違約，而是……」

賈無影冷聲截口道：「你還有什麼而是的，你問我的師承出身來歷，我已經全都告訴了你，這難道還不够！」

袁聚廷嘿嘿一笑道：「賈朋友，你眞是全都告訴我了麼！」

賈無影道：「你可是認爲我所言有什不盡不實之處？」

袁聚廷道：「不錯，我正是認爲你賈朋友所言不盡不實！」

賈無影神色倏然一正，說道：「閣下，我說的可全是實話，我對恩師他老人家的一切，知道的也就只有這麼多。」

袁聚廷道：「但是我却不信！」

賈無影聳聳肩胛道：「你袁閣下不信，我就無可奈何了！」

語聲微微一頓又起，接說道：「閣下既然甘願背上一個違約賴賭之名，也不願帶我去見貴場主，那我還是自己往裏去找他好了。」

話落，邁步就往裏走去。

袁聚廷突然一聲沉喝道：「站住！」

賈無影脚步一停，問道：「閣下可是改變心意，打算帶我去見貴場主了？」

袁聚廷冷冷道：「不是！」

賈無影眨眨雙目道：「那麼閣下喝令

我站住，必是要攔阻我了！」

袁聚廷沉聲道：「你說對了，我正是要攔阻你！」

賈無影道：「就憑你閣下？」

另兩個青衣漢子突然接口說道：「還有我們兩個！」

「哦。」賈無影倏然一笑道：「你二位要不開口說話，我竟把你二位忘了。」

話鋒一頓，說道：「請恕我眼拙，你二位尊姓大名？」

一名青衣漢子道：「我姓刁名平，那是我兄弟刁虎。」

說着抬手指了指另一名青衣漢子。

賈無影冷冷地瞥視了二人一眼，道：「我想奉勸二位一句話，二位可聽？」

刁平道：「什麼話？」

賈無影道：「別攔阻我！」

刁平搖頭道：「不聽！」

賈無影淡淡道：「如此，你們自信能攔得住我就只管攔吧！」

話落，舉步瀟洒從容地往裏走去！

袁聚廷和刁平刁虎兄弟互相一打眼色，三人身形立時一齊閃動，各自探手拔出了腰間的長劍，齊朝賈無影阻攔地刺扎攻去！

賈無影口中一聲冷笑，雙掌揮拍之間，三人攻出的長劍不但立時全被掌力震的往旁盪開，身形也同時被那强勁的掌風迫得踉蹌後退！

就這麼一招之間，三人不但未能攔得住賈無影，賈無影反而又往裏走了將近一丈。

袁聚廷和刁平刁虎兄弟當然不肯就此罷休，任由賈無影這麼輕鬆往裏去！

於是，三人陡然一聲暴喝，揮劍騰身，直朝賈無影撲去！

驀地，一聲嬌喝倏起：「住手！」

嬌喝聲中，一匹全身血紅的駿馬，勢疾如箭般地飛馳了過來。

好快！

嬌喝聲起時，那馬還在五十多丈開外，只一眨眼工夫，已飛馳到賈無影面前丈許之處停住。

馬停，賈無影也看清楚了。

馬上人，是一位黛眉美目，淸麗秀美出塵，年約十八九歲，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

這時，那袁聚廷和刁平刁虎兄弟三人，早於聞聽得嬌喝之時即巳停住撲向賈無影的攻勢，垂劍站立在一旁。

馬一停住，三人立即一齊朝白衣少女躬身行禮道：「見過姑娘。」

白衣少女美目瞥視了賈無影一眼，隨即目注袁聚廷等三人說道：「你們這算什麼？三個人打一個還不够，還要動劍！」

袁聚廷微一猶疑，說道：「姑娘，這位賈朋友硬要往裏闖，屬下等不得不攔阻他！」

白衣少女冷聲道：「你三個不動劍便攔不住他，是麼？」

袁聚廷輕咳一聲道：「姑娘明鑒，他武功身手極高，屬下等爲職責所在，不得不傾盡全力！」

「哦。」白衣少女美目眨了眨，倏然轉望賈無影，問道：「你爲何要硬往裏闖啊？」

賈無影搖搖頭道：「我並未要硬往裏闖！」

白衣少女道：「這麼說，一定是他們冤枉你了！」

賈無影又搖搖頭道：「他們也未冤枉我。」

白衣少女不由微微一怔，凝目問道：「你這話怎麼說？」

賈無影笑了笑，當下便把事情經過簡略的說了一遍，說罷，接着又道：「我請他們往裏通報他們不肯，請他們帶我進去，他們也不肯，我無可奈何，所以只好自己往裏去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兒。」白衣少女眨眨美目問道：「你尊姓大名？」

賈無影道：「姓賈，賈無影。」

白衣少女道：「你是個江湖人麼？」

「不是。」賈無影搖搖頭道：「姑娘，我是個生意人。」

白衣少女又問道：「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賈無影道：「馬生意。」

白衣少女道：「那你來找我爹做什麼啊？」

賈無影雙目微凝，道：「姑娘的令尊是？」

白衣少女道：「我叫穆心怡，穆場主就是我爹。」

賈無影雙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場主的千金穆姑娘當面，請恕我失禮。」

穆心怡玉手微擺，含笑說道：「相公別客氣，請告訴我找我爹有什麼事吧！」

賈無影道：「想跟令尊穆場主當面談談。」

穆心怡道：「談什麼？」

賈無影道：「買馬。」

穆心怡美目一眨，道：「相公想買馬麼？」

賈無影點頭道：「是的，姑娘，我要買兩百匹馬！」

穆心怡美目微睜地道：「相公要買那麼多馬做什麼？」

賈無影道：「有人向我訂購兩百匹馬，我巳經收下定金，所以我必須買到兩百匹馬交與買主！」

穆心怡道：「如果買不到兩百匹馬那怎麼辦？」

賈無影道：「我不但要退還買主加倍的定金，而且從此信譽掃地，再也不能做生意了。」

穆心怡黛眉微微一蹙，道：「事情眞有那麼嚴重？」

賈無影點頭道：「做生意全憑信用二字，一旦沒有了信用，便什麼生意也不能做了！」

穆心怡道：「這麼說，你必須非買到兩百匹馬不可了！」

「是的，姑娘。」賈無影點了點頭，道：「姑娘，妳肯帮我個忙麼？」

穆心怡一怔，道：「相公要我帮什麼忙？」

賈無影道：「我想請姑娘帶我去跟令尊當面談談。」

穆心怡微一猶豫道：「這個……」

賈無影道：「姑娘不肯帮忙？」

穆心怡搖頭道：「那倒不是，而是可

能不會有用。」

賈無影道：「爲什麼不會有用？」

怡心穆道：「相公可知道這兒的規矩麼？」

賈無影道：「什麼規矩？」

穆心怡道：「這兒的馬從來不賣！」

賈無影道：「剛才巳聽他們三位說過了，但是我却非常相信我自己的能力！」

穆心怡道：「什麼能力？」

賈無影道：「我的說服能力！」

穆心怡美目微凝道：「相公的意思可是說只要能跟我爹當面談談，便能說服我爹？」

賈無影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穆心怡道：「這麼說，相公的口才一定很好了！」

賈無影道：「很好說不上，只不過還是差强人意而巳。」

穆心怡含笑道：「相公不必謙虛了，從這片刻的談話上，我巳經感覺到了，相公的確是個口才很好，很會說話，也很自負的人！」

賈無影道：「謝謝姑娘誇獎。」

穆心怡眨了眨美目道：「不過，有件事我可要先提醒相公一聲，並希望相公小心謹愼！」

賈無影道：「姑娘請說。」

穆心怡道：「我爹不是個好說話的人呢！」

賈無影臉含感激地道：「多謝姑娘，姑娘只管請放心，我會小心注意着令尊的臉色說話的！」

穆心怡又道：「還有，如果我爹堅決拒絕時，萬望相公別多徒說廢話嚕嗦，以免觸怒了他老人家！」

賈無影點頭道：「謹遵姑娘芳命。」

穆心怡嫣然一笑道：「好了，我都關照過相公了，相公請跟我走吧！」

話落，玉手輕抖了抖馬韁，緩緩往裏走去。賈無影連忙邁步隨後跟上。

袁聚廷跟刁平刁虎兄弟站在那兒沒說話，默默地望着穆心怡與賈無影的背影走出了十多丈之外，這才相互的聳聳肩，苦笑了笑，轉身往別處走去。

×　×　×

雄風牧場場主穆昌遠，是個五十多歲年紀，胖胖臉孔，雙目開闔之間精光灼灼如電，威儀氣度，頗爲懾人。

在寬敞高大的客廳裏，賈無影在穆心怡姑娘的陪同下，見到了穆昌遠。

穆昌遠居中高坐，穆心怡坐在穆昌遠的左邊，賈無影則坐在右邊。

穆昌遠上下打量了賈無影一眼，說道：「聽小女說，你是個做馬生意的，想跟老夫當面談談，買兩百匹馬，是不是？」

賈無影微一點頭，欠身說道：「正是，尙望場主成全答應！」

穆昌遠淡淡道：「你知道本牧場的馬是從來不賣的嗎？」

賈無影道：「在下原先並不知道，是剛才之前聽說了才知道的。」

穆昌遠道：「那你爲何還一定要見老夫，跟老夫有什麼好談的？」

賈無影道：「在下久聞場主威名，一方面是有心藉機拜見，一方面是想請場主破例！」

穆昌遠道：「你認爲老夫會破例？」

賈無影道：「在下聽說場主爲人豪義，貴牧場的馬數以萬計，兩百匹馬在貴牧場只不過是個區區之數，所以在下……」

穆昌遠接口道：「所以你便認爲老夫可能會破例？」

賈無影道：「是的，場主爲人豪義，在下正是這麼認爲！」

穆昌遠淡淡道：「你這認爲錯了！」

賈無影雙目一凝，道：「難道場主不肯破例？」

穆昌遠點頭道：「不錯，本牧場的馬匹雖是數以萬計，但可以任由牠老死病死，却絕不能破例賣出！」

賈無影神情不由微微一呆，道：「這是爲什麼？」

穆昌遠語聲倏地一冷道：「這是本牧場的規法，你就不必問了！」

賈無影雙眉微微一蹙，道：「這一來，在下可就慘了！」

穆昌遠道：「你怎麼慘了？」

賈無影道：「因爲在下巳經收了買主的定銀。」

穆昌遠道：「多少？」

賈無影道：「兩千兩。」

穆昌遠淡淡道：「那有什麼慘的，你把定銀退還他就是了！」

賈無影苦笑地道：「事情要是這麼簡單，在下便不會得在知道貴牧場的馬從來不賣後，還請求場主破例了！」

穆昌遠目光一凝道：「怎麼，退還定銀難道也不行？」

賈無影搖頭道：「不是不行，而是根本不能退還這定銀！」

穆昌遠道：「爲什麼？」

賈無影苦笑道：「這是生意場中的問題，場主不是生意人，自然不會明白這些事。」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因爲退還定銀不但必須加倍，而且這定銀一退，在下的信用便就跟着受到嚴重的毀損，做生意的講究的就是信用，信用一毀，從今而後，在下也就別再想做生意了！」

「哦。」穆昌遠淡淡道：「那就干脆不做改行好了！」

賈無影道：「改行，這談何容易，在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除了這一行還馬馬虎虎可以湊合着做之外，其他什麼也不懂，又能改什麼行？」

穆昌遠默然了刹那，話題忽地一變，道：「聽說你武功很高，是麼？」

賈無影謙遜地道：「場主誇獎了，只是幾招莊稼把式，那敢當得很高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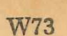
穆昌遠含笑道：「你也不用客氣了，你跟袁聚廷動手的情形，老夫巳經聽說了，袁聚廷一身功力不弱，跟你動手竟然未能走過三招，由此可見，你一身所學功力確實很高不凡！」

語聲微頓，目光倏然一凝，道：「老夫請問，令師是當今武林那一位高人？」

賈無影肅容道：「不瞞場主說，關於家師，在下也不清楚，只知道他老人家自號『閑雲老人』。」

穆昌遠眉鋒微蹙了蹙，說道：「這麼說，令師必是位山林隱逸，奇人異士之流了！」

——未完——



雌虎狂龍傳奇故事

文·馬雲
圖·子成

啞吧殺手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黎發根於獲准保釋外出後，即在晚上乘一艘機動漁船偷渡離境，當船航行至公海時，即遇到一艘快艇追來，命令漁船停航，等候檢查，原來這艘快艇是緝私艇，艇上一官員到漁船上檢查時，發覺黎發根是冒充漁民，黎發根以自己行藏被識破，想賄賂通融，該官員虛與委蛇，並叫他同登快艇，要他將偷渡原因說出，然後酌情辦理，黎發根迫不得已，只好將實情及姜小明藏身在何處供出。突然石勇從艙內出來，將黎發根押解回港……

沉靜世界無人知 手語專家巧安排

黎發根再次被扣押起來。

他一直以爲自己是最聰明的人，但經過此役之後，他第一次發覺他太愚蠢。

他不但無法可以擺脫石勇的跟踪，還自動墮入了石勇所安排的一個又一個的陷阱。

包括了僞造證件、偷渡以及緝私艇、受賄和澳船等等，全是石勇佈下的天羅地網。

只有美美和她的情夫，那一幕才是眞的，可惜那雙奸夫淫婦，目前亦已落入了警方手中，警方要她指證黎發根教唆啞童替他帶來非法財富收入，否則就告她和她的情夫意圖謀殺黎發根。

美美衡量過利害之後，終於也答允做警方證人。

石勇是獲得一班同事的協助，然後才可以完成了各項步驟的。

他不敢驚動他上司，因爲其中有不少地方是警例所不容的，布列督察一定不會答應石勇的要求，所以他索性做了再說。

現在事過情遷之後，布列督察當然知道了。但却沒有再怪石勇，反而欣賞他的做法。

另一方面，黎發根知道姜小明可能有性命危險之後，也只好說出麥琛的電話號碼。

黎發根證實了小明的確是被麥琛帶走的，但麥琛的目的，他却不明白。

警方依照那電話號碼撥了兩次，但一直沒有人接聽，黎發根却肯定自己不會記錯，他每次找麥琛，都撥這號碼。

石勇要他記清楚。

他又說，對方有一位秘書，每次電話響過了之後，必經他秘書接聽，然後才輪到他。

警方人員於是立刻展開追查那電話之所在。

另一方面，警方偵探人員也要黎發根說出「麥博士」是個怎麼樣的人，以便能及時將他緝拿歸案。

黎發根形容麥琛是個十分了不起的手語專家，他與啞童們「交談」過之後，他們都非常聽話。

他們之間的「交談方式」，自然是「手語」。

黎發根終於也透露，每月須按時支付一筆「顧問費」給麥琛，然後麥琛才會按時走上他的天台巢穴來，爲他與啞童之間，進行思想溝通！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麥琛才會發現了小明。要求把他帶走。

在黎發根的心目中，麥琛極有可能是在一處政府福利團體辦事的，但麥琛從未正式對黎發根講過，只是他自己的忖測而已。

但是，政府機關爲什麼會沒有人聽電話？

這件事越弄越奇怪，也越弄越複雜似的！

電話號碼查過了。

偵探人員憑電話公司的協助，終於查出了「麥博士電話」的秘密。

那電話竟然是「志記士多店」的電話號碼。

答案找出了之後，所有偵探部裏的人，也都呆了一陣。

布列問石勇：「志記士多店不是有個店伴叫亞新麼？」

「是的，督察。」石勇也有點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那叫亞新的店伴，就是黎發根口中的麥博士，他所以要把小明帶走，因爲小明認得他就是志記士多店的店伴。」

「不錯！」布列頓足道：「我們找他問過話，但却輕輕放過了他。」

布列又吩咐石勇和一名探員，立刻去把亞新再找來，讓黎發根認人。

× × ×

姜玲玲一直在等候她男朋友石勇的電話。

她約好了石勇，叫他撥電話到莫申的家裏來，因爲玲玲家裏沒有電話。

玲玲家裏不裝電話，是因爲他覺得自己很少留在家中，但是現在，尤其是這幾天，她開始感到十分不便。

由於他得到莫申的帮忙，可以混入警局中冒充了一次社會工作者，了解那班啞童。所以她不時跑到莫申這裏來。

她向莫申請教過許多問題，例如關於手語方面的。

玲玲眞希望她自己也是一個手語專家，這樣她就不必求人，直接與各啞童用手勢交談，也許可以查出她弟弟的下落亦未可料。

所以連日以來，她找遍了大小書局和圖書館，可惜總找不到一本有關手語的書籍。

那是十分冷門的書籍，比什麼專科的書更難找。

聽說以前大陸出版過一本，但現在竟然絕了版，目前無法購到。

政府刊物銷售處也出現過一本，據說是政府新聞處出版的，但售完了之後，至今仍未再版。相信是購買的人太少之故。

爲了追求手語這方面的知識，玲玲甚至硬住頭皮，造訪過一間聾啞學校。

既然找不到這方面的書本，找一份講義也是好的，所以玲玲找到一間聾啞學校去。

但是，據那間學校的老師說，教育聾啞學童，既無書本，亦無講義；一切只憑專門性的一些經驗。

據稱，有些啞童並非殘廢的，只是不懂開口講話而已，於是他們要協助他，教他如何張唇和啓齒發音。

至於和啞童們溝通，也沒有一定的法則，或者硬性規定的手勢。

一般而言，與啞童們「交談」，除了用手勢帮助雙方了解對方意思之外，便主要看雙方的「唇型」，一張一合，均有極大啓示。

總之，這是一項非常專門的學識，亦非一般人可能理解。

玲玲難得這位街坊如此熱心帮忙，更難得他有這麼一位賢淑的太太。

莫申的妻子也是個啞吧，所以當玲玲求教莫申一些手語時，莫申可以即時用他的啞吧妻子作出實例示範，令到玲玲更易理解。

玲玲一邊等男朋友的電話，一邊與莫申研究手語，本來也是一舉兩得的事。

但是不知是否由於玲玲太過接近莫申，還是莫申担心他的妻子妬忌，所以莫申已逐漸開始顯得有些不耐煩了。

他是有理由暗示玲玲最好快些離開他家中的，因爲玲玲是個健全而又漂亮的女人。

莫太太雖然也漂亮，她到底也是個啞吧。

而且，她正在懷孕。

電話是新裝的，還有自動回話和自動錄音系統，因爲每當莫申不在家時，莫太太是無法向對方交代的。

玲玲總覺得，這樣一對夫婦而能夠生活得這麼幸福，不是莫太太的福氣，就是莫申的偉大。

玲玲雖然不會整天獃在這兒，但想落也是自己愚蠢。

她和莫申是什麼關係？

芳隣而已！

她不該如此「恃熟賣熟」。

她要走了，想不到電話偏偏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她剛走到門口——是她自己要走的，就給莫申打手勢叫住了。

電話果然是她男友石勇打來的。

石勇就在樓下附近，玲玲有些意外，爲什麼石勇會忽然之間，來到了樓下。

連莫申也感到有點意外，所以當電話掛斷了之後，莫申也出奇地問：「他怎麼會跑到新區來？不會是我們這一區又出了亂子吧？」

玲玲只輕輕一笑，道：「希望不會就好了。」

說完，她又謝過了莫申，還向莫申太太做了一個「謝謝你」的手勢，用唇型和點頭聯合表示，這是莫申剛於不久之前才教曉她的，她更加加上了微笑。

× × ×

「爲什麼你會跑到這兒來？」玲玲在她居住的新區大廈樓下，找到了她的男友石勇，那是令她十分驚奇的地方。

石勇竟然出現在志記士多店之內。

這間店已經由警方臨時封了，因爲現場是發生了刼殺案的場所，剛才石勇那個電話，就是由這兒打出給他女友的。

石勇反問玲玲：「你猜猜吧！你猜我爲什麼會重新回到這兒來？」

玲玲責備道：「這時候，誰還有心情跟你猜謎呢？」

石勇也知道玲玲的心情，因爲她的弟弟姜小明，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

石勇道：「案情有了新發展，我們剛才抓了亞新，你可知道亞新是誰？」

「志伯的伙伴？」玲玲又說：「這間士多店的送貨員？」

「對了，」石勇道：「黎發根供出一個電話號碼，他常常撥此電話找麥琛博士，想不到亞新那傢伙竟然就是『麥琛博士』，奇怪麼？」

玲玲聽得一頭霧水。

她問：「亞新怎麼會是什麼博士？」

「他當然只是向黎發根吹吹牛皮而已，那裏是什麼博士，就是連茶博士他也未曾做過。不過，他留下給人家的通訊電話居然就是這裏，假如黎發根早肯合作，我們不但可以省回許多時間，還不必繞了一個大圈。」

原來警方將亞新找到了之後，帶到警局去，讓黎發根進行「認人手續」。

目前香港採用的「面對面」認人法，是「棄而復用」的。

首先要知道一般被各地警方所採用的「認人手續」有兩種：——

第一種是「面對面認人法」，疑犯混在六至八個人之間，讓證人面對住他們，當堂指證，或者向在場的警方人員表示也可以。

第二種是「隔離認人法」，疑犯在另一間房內，證人在隣室，其間以一塊特製玻璃相隔，目的是令疑犯無法看見證人，但證人却可以見到疑犯。

前者的好處是，當堂指證，足以令疑犯因作賊心虛而面色大變，或者當場出現其他跡象，令其無所遁形。

但壞處就是，疑犯事後有機會出獄的話，可能對證人加害，報復。

後一種亦有利有害，好處是防止報復，壞處是容易造成寃枉好人。因爲隔住了一塊玻璃，未必認得清楚。

另一方面，有些證人亂指一通，而被指證的却無從反駁。

香港警方一直採取上述第一種認人法，但有過一個時期，曾在二號差館試用第二種認人法，最後還是認爲流弊太多，終於又用第一種。

目前美國警方却是採用了第二種認人法。

回頭再說黎發根在警局裏，竟然認不出亞新。這是令到石勇和布烈督察等人均大感意料不到的事。

他們從黎發根口中，知道那位手語專家麥琛博士每次聽電話之前，必經一位「男秘書」先行接聽，然後才將電話交到麥琛手中。

憑種種跡象忖測，亞新那位「男秘書」，實在是已被刦殺的士多店老闆何志。

因爲黎發根供出的電話號碼正是這一個。不久之前警方一再接駁亦無人接聽，正是由於這兒暫時已由警方封閉。

這是十分可笑的事，竟然會把自己的老闆當作「男秘書」。

然而亞新却否認了這一切。

他甚至說，見也未見過黎發根，亦從未到過天台木屋去。

他斷然否認自己冒充什麼博士，更不是什麼手語專家。

總之，他只是「志記士多店」一名店伴兼送貨員而已，命案與他無關，他也沒有帶走了小明。

但警方的想法可不同了。

警方懷疑他每次會見黎發根的時候，都經過化裝。

那天他走到天台木屋時，發覺小明被黎發根囚禁着，担心小明另有用心，又或者只是担心小明認得他是亞新，於是將他帶走。

儘管亞新諸多否認，警方還是沒有就此將他放過。

石勇更加心有不甘，所以他才會再回到刦殺現場來。

玲玲聽了石勇的陳述後，也覺得事有蹺蹊。

她一邊問她男友，一邊也要進入士多店去小心觀察一下。

她問：「亞新呢？」

石勇說：「我的同事把他帶回他居住的地方去，加以搜索！但搜不到什麼，這也是意料中事，因爲亞新既然這麼聰明，又怎會留下綫索？我索性跑到這兒來看看，但仍看不出什麼端倪。」

玲玲重新進入「志記士多店」，石勇儘管一直陪伴住她，她也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她走到電話旁邊。

那幅牆上，用各種筆寫滿了一組一組的電話號碼，有用鉛筆的，也有用原子筆的，更有用鐵釘就此劃了上去。

因爲牆壁油了灰水，鐵釘劃過，一樣有如用筆寫字似的效果。

這是常見的「懶人現象」，本來就不足爲怪！但是一向細心的玲玲，却彎下腰來，小心地在一組一組的電話號碼之中，細心觀察、研究。

玲玲發覺這些號碼所用字跡，最少也有兩種以上。大概其中一種是屬於死者何志的，另一種則是亞新的，甚至第三種則屬於何志以前僱用過的店伴。

每組電話號碼之前，例必有人名、簡稱或者店號等等。

只有少數的一兩組沒有。

爲什麼只寫電話號碼，而不記名稱？這樣豈非十分容易混亂？

玲玲發覺不記名的電話號碼，那些字跡同屬一個人的。

由於她沒見過志伯和亞新二人寫字，自難分析屬於誰的字跡。

不過，其中一組不記名的電話號碼，不但令到玲玲感到熟悉，而且也覺得印象猶新。

這話從何說起？

原來牆上筆跡猶新的一組不記名的電話號碼，正是莫申家中的。

莫申家中的電話號碼玲玲剛才見過，當然是印象猶新！

她還担心自己記錯了，試撥了一次。

她依足牆上的紀錄撥出，果然是莫申家中的電話號碼。

但是，莫申剛出去了，從電話中傳來的聲音，是自動回話系統播出的，大意是：假如閣下是找莫申的，請留話，因爲他已外出未返。

當然，這也是莫申的聲音，但一開始便先向對方聲言這是自動錄音系統！

剛剛玲玲城見過莫申，想不到他這麼快就出去了。

但事前莫申並未表示要外出。

玲玲彷彿想起了一些什麼：「亞新是否就住在附近。」

「不，他住在十八座，離此頗遠，要繞過那座山坡！」石勇又問：「你也懷疑亞新？」

「是的，他的確有點可疑，」玲玲又說：「新與琛，廣東讀音是差不多的，對嗎？」

「亞新，亞琛。嗯！對了，一下子聽上去，總覺得差不多。」

「所以我在想：黎發根撥電話來此找『麥琛先生』，志伯這老人家可能以爲是找亞新，於是叫亞新來聽電話。」

「不錯。」石勇忽然大表興奮，「亞新一定有問題，小明也許沒有猜錯，當晚有二個人，除了當場被捕的啞巴范吉之外，還有另一個，另一個就是亞新了。」

石勇又對玲玲道：「我們走快一步，也許我的同事們仍在亞新家中搜索和查問也未可料。」

姜玲玲於是和石勇離開了志記士多店，繞過山坡，到十八座那邊去。

× × ×

亞新正被警探盤問。

警探仍在他家中搜索，以及來一批「時間證人」對質。

這批「時間證人」都是隣居們。

根據亞新的口供說，他們當案發時，曾與亞新在一起搓「痲將」——賭博。

由於「時間證人」有數名以上，警方不得不相信亞新。

他們似無結果。正待離去之際，石勇却帶同他的女友玲玲來了。

布列督察見了姜玲玲，又想起了那位艷麗的修女。

他肯定是玲玲假扮修女，但在衆下屬面前，却沒有當面說穿，以免人家笑他低能。

石勇將玲玲在士多店的發現，告訴了布列督察，要求他將亞新帶回現場去。

布列經過一連串事態發展下來的考驗，知道石勇和他這位艷麗的女友玲玲，確是天生一對，他們並不就是談情說愛那麼簡單，還有合作查案的默契。

於是一干人等，又回到了命案發生的現場去。

玲玲在離開亞新家中時，曾四下裏張望。她曾猜測莫申與亞新同是一夥，剛才莫申匆匆離家外出，會不會是急於找亞新商議對策？

但當時警方人員在亞新家中調查，莫申知道了當然不會送上門去。

那麼，莫申會不會在附近出現？這就是玲玲四下裏張望的原因之一。

然而結果她並未找到莫申的踪影。

布列督察帶住各人，押住亞新走在前頭，石勇和玲玲則尾隨其後。

石勇也知道玲玲很有偵探頭腦，但有些事情他們不明白。

因此他一邊走，一邊問道：「那姓莫的家中不是也裝了電話麼？爲什麼你會懷疑莫申亦即麥琛？」

原來玲玲經過一番小心分析之後，她總覺得「麥琛博士」絕對是個關鍵性的人物。

首先黎發根口中的「麥博士」，似乎來頭甚大，其實在自由世界中，任何人也有權自封爲博士，即使向一些野鷄大學買來一個「博士」銜頭也不必花費太多錢。

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值得相信「麥博士」是個手語專家。只不過這位專家可能「懷才不遇」，才會淪爲扒手集團的「顧問」而已。

黎發根既然要長期利用一班不會講話的啞吧爲他賺錢，自然必須軟硬兼施的去加以控制住這班啞童。因此，像「麥博士」這一類人才，他就用得着了。

最初石勇他們假設：黎發根撥電話找麥琛時，那「男秘書」可能是死者何志。

但經玲玲小心分析之後，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因爲亞新是士多店的唯一店伴。而且，電話又在店子的一角，不是在櫃圍之內——這可能是身爲老闆的何志爲了方便坊衆借用之故，所以不將電話安裝在櫃圍之內。

所以每有電話撥入來，除非亞新去了送貨，否則接聽的一定是亞新。死者志伯是不會由櫃圍跑出來，繞過去接聽的。

玲玲有了這假設之後，大胆假定了黎發根經常聽到那電話中的「男秘書」，大有可能是亞新；麥琛博士就是莫申。

「麥琛」與「莫申」差不多音，即使譯成英文，也是一樣。

至於爲什麼要加上「博士」名銜？這正是一種心理攻勢，既是身爲「博士」，又是專家，派頭自然要十足，所以才會有「男秘書」之設。也因此而可以向黎發根取得更高的代價——那筆「顧問費」。

亞新被帶回志記士多店之後，玲玲就指住牆上一組電話號碼的數目字問他：「這是你寫下的，對不？」

「不！不是我寫的。」亞新否認。

玲玲早知會有此一着，所以早已叫石勇找出警方最早到刦殺案現場查案時，讓亞新所簽署的一份口供紙。

這上面有亞新的字跡。檢對之下，將令他無從狡辯。

警探又即場要亞新再寫同一組的數目字，果然是他筆跡。

玲玲笑道：「其實，你大可直認無妨，否認了，嫌疑更大！」

「是的，這可能是我以前寫下的。」

但玲玲立刻更正：「不！不是以前，而是最近寫上去的。」

石勇向亞新問道：「這是誰的電話號碼？」

「忘記了！」亞新聳聳肩說。

「你不可能忘記的。」玲玲說，「第一，若非十分熟悉的親友，你決不會連一個簡稱也沒有記上去，只寫幾個數目字，由此證明，你和這個人一定十分熟悉。第

二，既是新寫上去才不久，又怎會忘記？這就是無私顯見私了。」

亞新面上紅了一陣。

他極力冷靜下來，但玲玲却迫得他很緊：「亞新，你既然有時間證人，坊衆可以證明你案發時不在現場，爲什麼你要受人利用，替人受過？我弟弟現在落入歹徒手中，性命隨時有危險，萬一他有什麼不測，你便是幇兇，我問你於心何忍？」

亞新不敢直視，他極力避開了玲玲那凌厲的視綫。

石勇忍不住在旁說道：「其實，我們早已查出這號碼是誰的電話號碼，他家中最近才裝好了電話。在此之前，他一直依靠你替他接聽電話，替他傳遞訊息！你竟然愚蠢到冒充人家的男秘書。試問你所得幾何？却惹來了一身痲煩。到頭來還要遮遮掩掩替人受罪，人家就黑狗得食，你就白狗擋災！到將來解上法庭時，只怕你後悔也太遲了！」

若在平時，玲玲可能會制止她這位沒有耐性的男朋友，但現在她只好任由他說。因爲有太多石勇的同事和上司在場，她不想他表現得太過沒有主見。

豈料石勇剛才這一番說話，果然令到亞新大澈大悟。

他低下頭來，難過地說：「是的，也許你們說對了，我所得不多，爲什麼要替人受罪？」

在場的布列督察等人，也感到有些意外。

亞新剛才還表現得十分固執，現在却十分的合作，顯然的，石勇提醒了他，他可能被控協同他人謀殺何志。

也可能是玲玲提醒他：她弟弟小明正處於危險的邊緣。如果他再不供出眞相，可能害死小明，那時，他便要負上一切後果。

亞新終於承認了，牆上那一組由他寫上去，但未記名的電話號碼，是莫中家中新裝的電話號碼；在此之前，莫中的確「搭單」借用志記士多店的電話。但他未得老闆的同意，只是和亞新「枱底交易」而已。

玲玲也沒有猜錯，莫中是按月付給亞新一筆費用的。

亞新多了這筆「額外收入」，要做的工作就是扮作「麥博士的男秘書」。

每次聽了電話，就以秘書的口吻說：「麥博士正在會客，你是誰，可否留下電話，回頭我叫他回電話給你。」

亞新也承認，經常接到黎發根撥來的電話。每次黎發根不是在茶樓，就是在餐室等莫中的覆電。

直至到莫家最近安裝了電話，莫中仍要亞新繼續是項「秘密工作」。

直至志伯被人刦殺之後，莫中才暗示他停止！

警方立即派人上去找莫中。

但莫中仍未返家。

他妻子對警探們指手劃脚，警探們根本不明白她的意思。

玲玲爲了弟弟小明的安全，要求負責調查此案的布列督察切不可急進。

布列督察越來越相信玲玲是個有辦法的人，也就答允了她的要求。

然而，何處找小明？

稍後，警方找來一位手語專家，替莫太太傳譯，莫太太也不知丈夫何往。

布列聽從玲玲的勸告，不敢過份打草驚蛇！只吩咐那位專家向莫太太示意：警方有話要問莫中，只因爲他也是一位手語專家。所以，如果莫太太見到她丈夫莫中，就叫莫中致電與警方連絡。

這是十分平淡的。照計莫中得到他妻子的轉告後，也不致引起太大的疑心。

警方決定放長綫，釣大魚，所以由專家向莫太太致意之後，便收隊歸去！一切看來並非不尋常之處。

× × ×

小明一直都被人綁上了眼睛。

他經常聽到一個人的聲音，就是無法可以見到對方。

爲什麼對方要綁住他雙眼？怕他認路麼？不！這兒已不是路上了！對方顯然担心自己認得他的廬山面目。

小明於是更小心聽聽對方的聲音，他認不出，也許這不是他常見的人吧。

自從那天晚上，他決心不上學，要爲老伯找兇手報仇之後，便摸上一輛過海隧道巴士去，故意十分張揚地扒去了一個女人的銀包。

後來，扒手黨的啞吧們追踪而至，他忍痛挨了一頓。

事後他被人帶到一處天台木屋去，於是他有機會見到了扒手黨首領黎發根。

小明希望可以說服對方，讓他加入這組織，那樣他就有機會找出「第二兇手」是誰。

豈料不久之後，小明便被人帶走。

他雙眼被綁，只是被人拉出了塞口布——啞吧們怕他呼叫，將他口袋中的手帕用作塞口布。

那人一邊押他上車，一邊警告他，如果他反抗，就會殺死他。

他不知道對方有何居心，只用一種好奇心等待着事態的發展。

豈料那人帶了他來這兒之後，一直用黑巾幪住他雙眼，雙手一直反綁向後，他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小明担心長期下去，他不但會雙目失明，雙手也會變成殘廢。

只可以用耳代眼，以足代手。

他感覺得到，室內還有另外一個人，但此人從不說話。

他懷疑對方可能是個啞吧，因爲另外一個人來到這裏之後，這傢伙就會「咿咿呀呀」的不知說些什麼。

不過無論如何，小明得感謝他，因爲一切飲食起居，全靠此人爲他照料，否則的話，小明無手可用，無眼可見，就只好撒尿拉屎了。

小明一直表現得十分馴服，目的自然是爲了換取對方的信任。

因爲如果他不時反抗、掙扎的話，人家始終處於上風，只要加緊提防，他就只會多吃上一些苦頭而已。

當然，小明不是容易被征服的人，只是眼前環境迫使他無可奈何而已。

他一直都在動腦筋，看看如何能逃出去。

要逃離這裏，首先要知淸楚這裏的環

境。

所以，當那個會說話的人又來了的時候，小明就央求他說：「請讓我解開綁眼和綁手的黑布和繩子好嗎？否則我不但會變瞎子，雙手亦會殘廢！其實你也不必太過担心，我怎樣也逃不了。就算你讓我逃，我亦未必逃出去，因爲我只想找工作，多賺一些錢。」

那人竟然裝成爲他感動似的，說道：「我也聽黎先生說過你不過想找工作賺一些錢。我們來個合作好嗎？」

「如何合作？」

「等會兒我帶你出去，我要勒索黎發根一筆錢。錢到手之後，你可以分得五千元。然後，你可以恢復自由了。」

「好極了！」小明也裝成很有興趣。

「但是，我綁住雙眼雙手出去，成何體統？人家會懷疑麼？」

「等會兒，我會放開你片刻，但是，如果你敢反抗，我會殺你！」

「我爲什麼會反抗？五千元，我這一輩子也未見過！」

「那麼你試站着不要動！」那會說話的神秘人物又說：「我提醒你，啞吧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空手道高手。你小心！」

小明呆立着。

那人走到背後，解開綁眼黑布。

由於長期在黑暗中，小明不敢一下子就張開雙眼。

那人趁此機會，給小明套上了一副不透明的墨色眼鏡。

現在小明就像瞎子一樣。

那人又解開他雙手的繩子，他輕輕活動了幾下，有些痲木了。

於是，那人帶他出去。啞吧則跟在背後。

× × ×

在「香芒沙龍」這間餐室之內，熟悉黎發根的人，仍然可以見到這位黑頭子自由自在地嘆其下午茶。他的案子未開審，朋友們都知道他保釋外出候審。

突然有個電話撥到餐室來找黎發根。

「誰？」

「博士。」

「什麼事？」

「有人在你身邊麼？」

「沒有。」

「我給你害死了，老黎。」

「這話從何說起？」

「忘記了嗎？我是你的顧問。」

「但我落口供時，從未提過你。」

「可是，警方終於找上門來了，這分明是你出賣我！」

「眞是寃枉！我敢發誓我沒有……」

對方不讓他講完就說：「別阻我時間，現在請你先聽一個人的聲音——」

電話傳來了小明的聲音。

小明說：「我知你是扒手大王，一班啞吧是你手下，我曾被你囚禁，你不聽博士的話，我會向警方證死你！」

然後又是博士的聲音在電話中說：「你手上最少有數十萬元，我現在只要十萬，因爲我非離開這兒不可。你不給我，萬一我落入警方手中，你也不好過！」

「嗯——我這場官司，需要很多錢。」黎發根故意支吾、猶疑、拖延——

你利用一班啞吧，年來爲你帶來了不少財富，十萬算得什麼？」

「五萬如何？」

「這不是街市，沒有價講的。」

「我手上那有這許多現金？」

「別嚕嗦，你可以將首飾變賣。總之要湊足十萬。」

「你幾時要。」

「今晚。」

「這麼急？」

「不急我也不會找你！」

「好吧，讓我盡量想想辦法？」

「不要耍花樣，有這孩子在我手上，他一句話可以教你多坐幾年牢。」

「放心，我這個人向來講義氣。」黎發根又問：「我們如何交手？」

「今晚七時正，你在餐室等我，不要悄悄報警，你騙不過我的。」

「博士，信我吧！我們還有機會合作的，眼光要放遠一些！」電話掛斷了。

× × ×

小明被人帶回汽車裏去。

他雖然舒服得多了，但是，雙眼仍被墨色的眼鏡遮住了視綫。所以他要人扶着走路。

「小明，你幹得好極了！」那人對他說，「五千元你準可拿到手。」

「嘩！你開口要人家十萬，不太多麼？」小明故意說，「而且，人家也沒有理由一定要給你！」

「你年紀還小，不知道什麼是人證、物證俱在。」

「哦，我明白了，你收留我，完全爲了向他勒索。」

「是的，所以你要合作，我們一齊搵錢。」

「可惜這種機會只有一次。」

對方不再答他，開車走了。

沿途上，小明不斷想着脫身之計。

他年紀雖小，却可以想得到，對方不會給他五千元，只會殺他滅口，所以他必須設辦法逃走，以免等死。

小明不斷悄悄用眼尾向墨色眼鏡旁邊望出去，可惜角度太偏，他看不見什麼。只是現在這樣子總好過用黑巾幪住。

他忽然感到不妙。

汽車在郊區停了下來。

啞吧和那人一齊扶住他下車去。

由於小明一直以來，故意表現得十分之儒弱，就是剛才上下車時也一步一跌的，所以對方更加想不到他會有力反抗。

也許是那人提醒了小明，那啞吧才是他的對手，所以他一開始，就先朝身旁的啞吧沉肘重擊，以手肘力撞啞吧的小腹。

那啞吧冷不提防，跌倒向後。

小明橫拳直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也將右旁的「博士」打得朝天仰倒。

他趁住對方未還手，急急將不透明的眼鏡剝了下來。

這兒果然是一處懸崖地區，對方的企圖亦不問可知。

啞吧首先爬起來，朝小明狂衝而至。

小明不敢怠慢，將平時姊姊教他的功夫都撒了出來。

啞吧氣力驚人，小明幾乎不是他的對手，再加上那位「博士」，小明實在有些

心驚。

「博士」還未加入戰團，小明正與啞吧拳來脚往之際，小明也可以偷眼看清楚了那神秘人物——「博士」的面目。

小明當然認得他，他就是住在新區的「手語專家」莫申。

小明知道他姊姊認識此人，只是想不到他何故會如此而已。

啞吧不但氣力過人，拳脚功夫也十分到家，小明不止一次被他擊倒。

正因爲啞吧可以敵得住小明，莫申不知想怎樣竟然重新登上了他的汽車裏去。

他開足馬力，想用汽車將小明和啞吧一齊撞落懸崖之下。但是，警車聲突然之間響了起來。他回頭一看，山脚下全是警方人員和車輛，他們被包圍了。

啞吧經此一役，如夢初覺地停下手來，不再攻擊小明了。

莫申開車狂衝下山，警員立即開槍制止。子彈擊中汽車的輪胎，令到急衝而下的車子不斷在山坡上打筋斗。

當車子停止滾動時，警員們立即一湧而上。莫申雖然身受重傷，仍被人用手鐐扣住，抬上了警車，急急送往醫院去。

小明彷彿發了一場夢——是噩夢。

× × ×

姜玲玲又一次向她的男朋友石勇邀功，她要用事實證明偵探部那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用腦好過用子彈。

她主張警方不要急進，因此警方以靜制動，只派人離遠監視莫家。只許暗裏跟踪，不許採取行動。

因此，莫申逐步踏入了警方的圈套，首先讓警方知道他軟禁着小明，跟住又知道他準備向黎發根勒索一大筆錢之後，拋下啞吧，逃亡外地。

當莫申利用過小明講完那次電話之後，便準備把小明和啞吧一齊推落懸崖，實行滅口。可惜，警方早巳步步監視住他。

玲玲沒有猜錯，莫申就是化名「麥琛博士」的人。

他受到了黎發根的影响，覺得利用啞吧發財，確是最好不過，因爲啞吧不會講話，加上他是手語專家，更易爲所欲爲。

因此，他一邊做黎發根集團的顧問，一邊悄悄收容了二名啞吧，讓他們食好住好，學得一身武功。

另一方面，他又以「手語」教唆啞吧們「如何爲他們自己的將來設想」！如何去刦財，甚至殺人。

他在「手語」中向范吉和徐祥二人表示：只要他們籌足一大筆錢，即可到外國去醫治他們的聲啞症，不久即可像常人一樣聽得、講得。

因此，范吉和徐祥二人都死心塌地的，爲他們服務，而且，范吉也不肯說出誰是主使他去殺人的幕後主腦。

玲玲不知莫申是主謀人，還邀他一齊扮成社會工作者，混入警局去。怪不得當時她也發覺范吉與他用手「談」得十分默契。

這件案完結了。

當晚殺死志伯的，就是這兩個啞吧——范吉與徐祥。

只不過，眞正的主謀人却是莫申。

——全文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飛鈸道人

混沌書生

金陵秦淮河畔．忽來一跛足道人．披破袈裟．手提一飛鈸．日惟賣技自給．人與錢受之．不與亦不强索．囊有餘資．乃散佈於貧苦之小民．一日．在狹巷中經過．有古董商．携一價值千金之古瓶．道人猝向瓶飛一鈸．衆皆失色．顧瓶卒無恙．然相間僅容髮矣．圍而觀者．咸嘖嘖羨其技之神．道人曰．此軟功耳．若用强硬手段．殺虎豹於山．斬蛟龍於海．易如反掌．萬無一失者也．諸君不信．請當面試之．言巳．仰視橋東古寺中．有老栢一株．本可合抱．蓋百年前物也．其枝葉散蔓．約半畝許．陰濃蔽日．蒼翠可愛．獨一幹斜倚殿角．離地有四五丈之高．道人曰．我能飛一鈸．立將此幹折去．免得屋瓦爲其損傷．於是順勢猛飛一鈸．其餘即墮地．逼近視之．餘粗於柱．觀者咸撟舌不下．惟鈸落殿頂．道人乃縱身一躍．上屋取之．從容而下．毫不氣喘．見者莫不驚爲天神．道人性類瘋癲．忽笑忽哭．喜怒不常．殆傷心人而別有懷抱者也．或有從旁譏其瘋者．彼必大笑而譍曰．當世誰人不瘋耶．每在酒肆．踞坐狂飲．酒半酣．輒肆意漫罵．旁若無人．迨將酩酊．更臨風高唱大江東．巳而竊座客之堪語者．相與促膝．作竟日談．臨別時必持毫揮聯相贈．後聞北京名士某某之死．彼乃痛哭曰．從玆又少一知音矣．遂投飛鈸于秦淮河中而去．莫知所往．

武林軼事

嚴霜·文
子成·圖

黃飛鴻三戰惡狗



一般人都有這種感覺，以爲一個人很難跟狗打鬥，實則不然，如果懂得狗的性格，而且馬步堅穩，出脚特別快速，還用手勢配合，出其不意的一脚踢出去，就有可能把一隻大狗踢死，黃飛鴻曾經幾次打狗，而且贏得乾脆俐落，現時我試把他三次殺惡狗的情形說出來，作爲茶餘飯後之談。

第一次黃飛鴻跟惡狗搏鬥是公開性質的，當時香港跑馬地還沒有賽馬，只是稱做快活谷，谷中仍有草地，平時有許多人到該處玩球，如果有馬戲班或者雜技團到港表演，多數是在快活谷內開檔，就算僅得一人一狗，也會找那一處地方表演的，總之，當日的快活谷，等於雜技表演的場所。

那時黃飛鴻仍在廣州，尚未出頭露角，不過武林中人巳經開始懂得他是個武林新秀，敬他三分，有一天，他接獲一個叫做阿光的朋友來信，在信上對他說知，快活谷來了一個歐洲的高大漢子，喚做雷波頓，帶了一隻狗，那隻狗能够聽命於他，做出許多驚人的表演，因此有些人到那邊看，給他一點錢，不過，更加使人發生興趣的就是人狗相鬥，那個洋人雷波頓當衆稱述，如果有人能够打贏他的狗，立刻贈以港幣千元，輸了給狗，無話可說，不必賠錢，但有一個條件，給狗咬傷的話，洋人並不負責醫治，因此之故，引起許多人發生興趣，跟那一頭大狼狗苦鬥，不過，大部份人都是輸的，每次人狗相鬥，等於變相的表演，自然有觀衆捧場。

阿光很鄭重的對他說知，並非想叫他由廣州到香港欣賞那隻狗，而是希望他贏了一千元回來，一來可以替同胞增光，二來替給狗咬傷的人報仇，三來給點顏色那洋人看，不敢欺負僑胞，輕視中國功夫。

那時港幣的價値跟現時相差很遠，一百斤米，不過幾塊錢，如果有一千元到手，這個數目是相當大的，的確有力量誘惑懂得功夫的人發生幻想，希望打贏那隻狗，得到一千元獎金。

黃飛鴻不一定想要那一千元，但却想看看那一頭大狼狗如何犀利，何以懂得功夫的人跟牠相鬥，總是打輸，故此他接信之後，就回信給阿光，跟着過兩天搭火車赴港。

他跟阿光見面後，暢談整夜，翌日早上，阿光就帶他到快活谷去看看狗的表演，又看跟狗挑戰的人如何打輸。

黃飛鴻一看再看，暫時沒有動手，連看三天，當晚就對阿光說：「我看過幾次跟大狼狗打鬥的人，雖然懂得功夫，却非很精，無怪他們打輸的，原因是狗的身手極爲敏捷，無法捉牠的頭，就算捉住牠的頸，狗的頸子很粗，忽然發力，掙扎一下，擺脫那個人的束縛，便即張口亂咬，幸而那隻狗受過訓練，不過咬傷對方的手臂或大腿，流了多少血，便即罷手，假如那隻狗向此人的咽喉撲攻，一口咬斷了喉管，便即喪生，我發覺到那些人俱是妄想用手捉住狗的頸子，或者希望用交加手叉住狗頸，然後騰出一隻手來，以掛捶的姿勢打在狗的鼻子上面，企圖一捶取勝，雖然狗的鼻子十分脆弱，不堪一擊，但却不容易叉住牠的頸，如果沒法叉住牠的頸，那

一個掛捶就無法由高處打落，恐怕那隻手只有機會伸高，前臂就給那隻狗咬了一口，總之，想打贏那隻大狠狗的話，一定要靠脚法取勝。」

阿光非常高興，問：「黃師傅，你打算如何用脚取勝呢？」

黃飛鴻說：「我不但學習過洪拳，還學過猴拳，猴拳有許多種招式，東跳西跳，使那隻狗不容易捉摸，狗的性格相當古怪，如果牠沒有看準對方的身形，就不會張口亂咬，那是牠的弱點，我認爲有把握取勝，就靠洪拳的手，以及猴拳的脚。」

這番話言之成理，阿光聽了，喜出望外，立刻敬他一杯，預祝勝利。

翌日早上，阿光跟黃飛鴻照常到快活谷看洋人和狗的雜技表演，到時那個洋人雷波頓在指揮大狠狗表演之後，循例的向觀衆說出一項請求，他自誇那隻大狠狗可以戰勝任何一名武林高手，不管是誰，也不管此人的國籍如何，總之，願意向狠狗挑戰，請即揮手揚聲，贏了立刻以港幣千元奉送。

黃飛鴻一連三日只是袖手旁觀，沒有做聲，可是，那天大不相同，洋人剛剛閉嘴，他就眞的揮手，大聲叫呼，阿光略懂英文，替他翻譯，洋人知道黃飛鴻向大狠狗挑戰，臉露微笑，頻頻點頭，黃飛鴻叫阿光替他傳話，多講一句，如果大狠狗死在他的手下或脚下，不能埋怨他。

洋人覺得詫異，向他望了一眼，以爲他只是誇大，根本上洋人就不相信有人能够跟大狠狗相鬥的，何況對方自稱能够赤手空拳的把狗打死呢？更不相信了，於是想了想就點頭答應。

跟着人和狗相對而立，距離二十步，洋人一聲號令，那隻狗就像一支箭似的向黃飛鴻撲去。

黃飛鴻連看三日，對於狗的攻勢，略有所知，他知道那隻狗並非一口氣衝過來就向人撲噬的，先行在地上蹲伏，大聲狂叫，誘惑對方的注意，然後看見有機可乘，隨即撲攻，因此他把原定計劃照樣施展出來，以猴形的步法誘惑那隻狗，使牠無法看準自己的身形，然後把洪拳的橋手伸出，左撥右撥，刺激那隻狗，說也奇怪，那隻狗看到眼花撩亂，似乎對黃飛鴻這一路拳脚莫測高深，始終是蹲伏兩隻前蹄，吠個不停，沒有撲攻，後來突然撲攻，黃飛鴻很快閃開，如是者連撲七次，黃飛鴻總是閃開的，那隻狗有些厭倦，暫時沒有展開攻勢，輪到黃飛鴻出擊了，突然以猴拳的跳躍姿勢跳前幾步，把右拳向上拉起來，好像以掛捶姿勢迎頭打落，誘惑那隻狗抬頭看他的手，就在這時，狗還沒有張口咬他的前臂，黃飛鴻已經側身一閃，以猴形當中的揚脚出擊，一脚踢中狗的脊骨，那隻狗就此倒地哀鳴，口角流血，看來無法再活下去了。

在旁參觀的僑胞看在眼裏，非常興奮，大聲喝采，掌聲如雷。

至於洋人，非常憤恨，目露兇光，走前對黃飛鴻說：「你不依約，我無法把獎金給你。」

阿光在旁看了發生反感，立刻質問洋人。

雷波頓說：「你根本就沒有好好的跟大狠狗相鬥，只是用誘惑牠抬頭就用脚踢牠，顯然是施展詭計，以詭計取勝，我當然不肯付出獎金。」

黃飛鴻勃然大怒，拜托阿光傳話，問洋人可否跟他搏鬥，要是他輸了，可以不收那一千元獎金，萬一雷波頓打敗，他就要收獎金，如此安排，相當公道，阿光依照黃飛鴻的意思，轉知雷波頓，問他願不願如此解決。

雷波頓本來就是一個名拳師，而且懂得摔角，再者，身高六尺過外，體重二百多磅，怎會怕黃飛鴻呢？他正想一拳把黃飛鴻打死，替大狠狗報仇，故此，聽了阿光的話，十分高興，雙方講妥，便即交手。當時有二百多人在旁作證，兩人身上都給各人派出代表檢查一番，認爲沒有暗器，然後交手。

黃飛鴻所穿的只是帆布鞋，至於洋人，却穿了很沉重的皮鞋，一雙脚粗如木柱，如果黃飛鴻給他一脚踏來，無法閃避，那就可能一脚就分出勝負來，反之，吃了一拳，也會打輸，不過，黃飛鴻却是胸有成竹的，接戰之後，他仍以猴拳的姿勢左閃右避，令到對方無法捉摸，忽然之間，他向前直竄過去，先用右脚入馬，然後左手一齊撲攻，下邊撥脚，上邊壓胸，手脚一齊發力，洋人就此倒下來，黃飛鴻用脚踏住了他的胸部，怒目而視，阿光趕快喝止，黃飛鴻鬆脚，洋人站起來，他知道黃飛鴻那條腿如果使勁一壓，他就胸骨已經折斷，不死也受重傷，只而感激黃飛鴻脚下留情，自願付出一千元幣港，很掃興的走開。

這是黃飛鴻第一次跟狠狗搏鬥的遭遇，另外一次，他在堤邊散步，有一隻大狠狗向他飛撲過來，那隻狗患了瘋犬症，見人就咬，故此，黃飛鴻迫於施展絕招殺牠，當時黃飛鴻只是閒談，站着享受夏季的海風，下邊穿了牛頭褲，上邊只穿白色的汗衫，而且僅有一條汗巾，用來抹汗，赤手空拳，狗已迎面撲到，他如何解圍呢？旁觀的人都替他揑一把汗，可是，黃飛鴻不慌不忙，就用汗巾向狗的一雙眼罩下，使牠看不清楚，身形略閃，一脚向上踢去，踢在狗的小腹，這一脚正是洪拳的撩陰腿，有幾百斤力，那隻大狠狗立刻倒地打滾，連吠幾聲，便即喪命。

此外黃飛鴻還有一次在暗巷走動之際，給兩隻大狗一齊撲攻，牠並非大狠狗，只是中國的大黑狗，黃飛鴻已經兩次打贏過大狗，心裏有數，兩隻狗撲攻的時候，他向前仆倒，但却踢出後脚來，一踢就是兩脚，左右齊攻，憑着一招虎尾脚，就把兩隻狗踢死。

事後他對朋友說知此事，仍是莫名其妙，根本上那條暗巷一向沒有狗，何以忽然竄出兩隻大黑狗呢？他懷疑那是仇家預先埋伏，沒有放下懂得功夫的伏兵，靠狗作爲職業殺手，這一招倒也新奇，料不到黃飛鴻的虎尾脚如此厲害，看也不看，就把兩隻狗一齊踢死。

黃飛鴻的武藝高强，不但多次勇挫强敵，而且很有把握殺狗，那是不容易的，比較跟一個懂得拳脚的大師傅搏鬥還要犀利得多，他多次獲勝，無怪此事會傳誦一時。

（完）



長篇武俠故事

俠侶

文·圖 蕭逸·子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元子箋、吉士文、皮魯秋等三人爲報親仇，於是由元子箋去邀約他們的共同仇人花蝶夢，於月夜在落月澗決鬪，花蝶夢自恃武功高超，便慨然應允。屆時雙方依約赴落月澗，訂定如何決鬪，先由花蝶夢攻出六招，如不能勝了三人，便束手任由三人圍攻。由於元子箋等三人事先已準備防身之物，所以花蝶夢連攻三招之後，三人毫未受傷，及發至第六招，始將元子箋擊斃，剩下吉、皮兩人，開始向花蝶夢反擊。……

父女傳遺命　愛徒趕回山

花蝶夢仰天大笑道：「哈哈……何必費事，這麼打，一點用也沒有。」

這邊皮魯秋及吉士文臉上全變顏色，並不是花蝶夢的功夫嚇了他們，而是他們發了暗號，但吉文瑤却按兵不動，沒有乘隙將毒針發出。

這本就是他們最担心的事，事先曾經再三排練，想不到臨時吉文瑤仍未做到。

他們焦急的交換了一下目光，但又不敢明白的說出，只有暗暗着急，並在心中把吉文瑤罵個不住。

花蝶夢見他們久無聲息，不由甚是詫異，問道：「你們怎麼了？時間是你們的，多躭誤只有你們吃虧！」

吉士文不敢躭誤，怕引起她的疑心，當下强笑一聲道：「花婆，我們現在只不過問路，厲害的還在後面呢！」

花蝶夢聞言又是一陣大笑，她實在太狂了，可是她的功夫也確實太高了，怎會把這點破銅爛鐵放在心上？

她笑罷之後罵道：「沒用的東西，如果不是我有言在先，現在只要一抬手，你們就沒命了，還敢如此猖狂！」

花蝶夢話才說完，又聽吉士文大叫道：「瞎婆留心！」

他們二人又發出了大把的暗器，可是仍然避開了花蝶夢的口鼻，花蝶夢不由深爲詫異，忖道：「他們莫非不知我要害，還是另有詭計呢？」

當然，他們這一把暗器，是絲毫收不到功效的。

這一次他們更急了，原來「瞎婆留心」這句話，是他們預定的暗號，可是文瑤仍然沒有發出，這如何不令他們驚心呢？

接着他們暗器、掌力拚命的向花蝶夢打去，現在只是專打口鼻，並且每打一次必喊一聲「花婆留心」！

看看一個更次快到了，花蝶夢身旁已落了一大片亮光閃閃的暗器，可是那埋伏着的吉文瑤，却始終沒有發動，好似她已

經死在那個地洞中一樣。

雖是在寒夜，冷風颼颼，可是皮魯秋及吉士文，已是混身汗透，急得發了昏。

吉士文眞恨不得飛到地洞前，一掌將吉文瑤擊死，可是他不敢這麼作。

這時花蝶夢仰起了頭，用她那隻勉强可以辨別光明的左眼，向上望了望，怪笑道：「好了，時間差不多了，現在你們再發一次，我們就結束了吧！」

皮魯秋及吉士文聞言，又急又怒，這是他們最後一個機會，如吉文瑤仍然不動，那麼十年的苦心，和這股敢死的勇氣，都算白費了，更何況又加上了元子箋一條命。

吉士文恨得把牙咬得亂响，狠聲道：「好！好！看我不要你的命！」

他這話原是罵自己的女兒吉文瑤的，花蝶夢竟誤會了意思，怒喝道：「吉小子，你要是再口出惡言，可別怪我不守諾言，今天的事……。」

她話才說到這裏，突然發出了一聲極慘的怪吼，隨見她身子突然上拔了七八丈高，由石頭上躍了起來。

她身在空中，雙手平分，脚上頭下，活似一隻大老鷹，隔着二十餘丈，撲了過來。

皮魯秋和吉士文大驚，拚命的躍出了七八丈遠。

就在這時，花蝶夢一雙鳥爪般的怪掌，已然整個的擊在那塊丈餘濶的大石頭上，發出了一聲巨响．好厲害的功夫，偌大的一塊石頭，竟然被她擊得四分五裂，表面的三尺以上，也都全成了碎屑！

皮魯秋及吉士文嚇得魂出七天，正要飛逃，却見花蝶夢坐在那塊石頭上，一動也不動，更是不發一言。

吉士文不覺甚是奇怪，壯着胆子，借着月光往花蝶夢臉上看去。

只見花蝶夢面色慘變，額角上已滲出了一顆顆的汗水，其狀甚是痛苦可怖。

吉士文見狀又驚又喜，心知文瑤居然另有見地，在自己最緊要關頭，也是花蝶夢最大意鬆懈之時，竟將毒針發出，並且奏了全功。

「五羊針」爲苗人所用毒藥吹針中，最小最毒的一種，細如羊毛，用百餘種毒蟲毒草，提煉而成，休說射入內腑，就是刺中皮肉，也是七步必死。

這也是刦數，花蝶夢自從眼瞎之後，因自己的仇人太多，隨時均有人暗算，所以把耳朶練得奇靈，任何事均細心思慮，以免吃了瞎眼的虧，所以她眼瞎之後，反較以往更爲精靈厲害。

這一次，花蝶夢却大了意，她雖知皮魯秋等人，既敢約她赴宴，料必有詭計，但她只以爲是火攻之類，想不到他們竟敢在自己數丈之內，埋伏着人，施放這等毒針。

花蝶夢正在與吉士文說話，由於一個更次已快到，料想他們也沒有什麼伎倆，一時大意，不料她話未說完，突覺自己的鼻孔，有數縷勁風襲來，當下知道不妙，連忙閉氣，已來不及．

當時只覺鼻內微微一麻，接着一陣昏眩，心知受了敵人惡毒暗算，暴怒之下撲了過來。

她一擊未中，已然知道中了極毒，這條命是萬萬保不住了，當下坐在地上，拚命用玄功支持着，不讓劇毒侵入心腑。

皮魯秋及吉士文見花蝶夢久坐不起，知道她傷得極重，壯着胆子問了她幾句話，却不見她答理。

吉士文見狀又走近一點，問道：「花婆，妳可要我們送回去？」

他問過之後，這才看見花蝶夢微微的點了點頭，按說花蝶夢雖然受了重傷，可是要取他二人的性命，仍然易如反掌。

原來花蝶夢一生吃了性傲的虧，受傷之後，剛飛起空中，便覺毒針厲害，知道自己十九必死，連忙把氣閉住。

這時她坐在地上，心知自己所受之傷，最忌動氣，復仇之念巳然全消，怒火一熄，反覺自己一生殺人太多，雖然替天行道，所殺俱是惡人，可是也有不少寃枉的，自己今日死在仇人手中，只怪自己心驕氣傲，中了毒計。

她原不願多說話，雖然知道自己功力高，但最多不過活上七日，自己尚有要緊的事，告訴愛徒駱江元，這時雖然可以把皮魯秋、吉士文、以及暗算自己的人一齊殺死，可是自己一動氣，也必同歸於盡，更不能與愛徒訣別了。

瞎仙花蝶夢想到這裏，提住了氣道：「今天我死是自取，請送我回洞，並請速往『劉家鎭』萬山寺將小徒尋回，此仇巳解，我絕不許他報就是……現請將我『紅翎』取來。」

皮魯秋及吉士文料不到，瞎仙花蝶夢竟如此乾脆，當下連口答應，由皮魯秋將大石上那支「紅翎」取過遞予！

花蝶夢用顫抖的手接了過來，她心中痛苦萬分，這隻紅翎是她自己最愛之物，已經隨了她六十年，除了駱江元外，任何人碰都未碰過一下，可是，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也沒有一個人不畏懼。

現在……爲了遵守她的諾言，她不得不把它拱手予人了！這是多麼痛苦和殘忍的一件事？

花蝶夢感嘆了一陣，雙手緊緊的握着「紅翎」，悲聲說道：「看見沒有？這是我愛逾性命的信物，少時我會給你們留下，以後我徒弟要是尋仇，你們把它拿出來，他天大的胆，也不敢違命的。」

皮魯秋及吉士文欣喜之餘，更佩服花蝶夢的爲人，當下同聲說道：「謝謝花婆，妳還有什麼吩咐，我們一定盡力爲你去辦。」

花蝶夢點了點頭道：「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徒弟找回來，他不認識你們，你們盡可放心，只說我有急事，他自會盡速趕回……。」

花蝶夢說到這裏，稍微停歇了一下，好似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對了，你們埋伏着的人呢？我想和他談談。」

吉士文巳然把文瑤忘了，聞言被她提醒，也奇怪文瑤爲何沒有出來？

但他轉念一想，或許是她害怕，這時花蝶夢如此說，莫非她要復仇不成？

吉士文想着不覺猶豫起來，遲遲沒有接話。

花蝶夢似乎知道他的心情，當下道：「我說過仇恨巳解，你還不放心麼？我如果不守諾言，只要我擧手之間，你們仍是必死，豈又是你們隱藏得了的？」

吉士文聞言這才放了心，忙道：「是！我就叫她出來。」

吉士文說時，却聽得地洞內隱隱傳來一陣嚶啜之聲，心中不由大爲奇怪，連忙趕過去，伸手將覆板掀開道：「瑤兒，妳這是怎麼了？」

月光之下，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穿着一身白衣，長長的黑髮披在兩肩，她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正在落着一滴滴的明潔的淚珠，香肩頻動，哭得是如此的傷心。

吉士文一見大奇，連聲道：「瑤兒，妳到底怎麼了？……怎麼哭起來了？……妳說話呀！」

這少女正是吉士文唯一的愛女吉文瑤，她自幼隨苗山異人學藝，最近才下山磨練，第一件事便是參與了她父親的陰謀，把一個稱雄武林數十年的奇人毀滅了！

她又低聲哭泣了一陣才道：「爹……我該死！我……暗算了花婆婆，嗚……」

她說到後來，竟放聲大哭，吉士文聞言一驚，心中又愧又怕，怔怔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種情形花蝶夢全聽到了，她萬料不到暗算自己的，竟是一個天眞的小女孩，她並且還羞愧得直哭。

花蝶夢想着輕嘆了一聲，忖道：「唉！這眞是命啊！」

接着她溫言道：「小姑娘，我不怪妳，妳過來吧！」

吉文瑤這才止住哭聲，慢慢走到花蝶夢的身旁，忍不住又哭起來！

花蝶夢摸了摸她的頭，嘆道：「唉！這也怨不得妳！……唉！妳用的是五羊針吧？」

吉文瑤聞言止住了哭，驚道：「花婆婆，妳怎麼知道？」

花蝶夢道：「我怎會不知道？……唉！想不到我會死在五羊針下，刁玉嬋當年較技輸給我，却想不到妳替她出了氣。」

吉文瑤只是哭泣，花蝶夢伸手把「紅翎」拿起，交給吉文瑤道：「這個就交給妳吧！……我徒弟脾氣也壞，他要知道了準不饒妳，妳拿着好了。」

吉文瑤含淚接過，哭着道：「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殺人了！」

吉士文見紅翎交給女兒，心中暗喜，便道：「瑤兒，妳先回去吧！」

吉文瑤心中難過萬分，她向花蝶夢哭別後，走出了「落月澗」，但是她並沒有回家，她去尋訪一個人去了。

花蝶夢用手摸了摸自己坐着的軟墊，才明白何以剛才六招全發未中，她心中記下，準備叫徒弟練成破此軟墊的掌法。

她向皮魯秋道：「煩你送我回去，請吉兄速到萬山寺叫小徒轉來，我師徒也好訣別，現在我不能多說話了！」

這時天巳拂曉，皮魯秋用軟墊托着花蝶夢，向上翻去，而吉士文則下山而去。

風，又吹起了落葉，這個世界還是如此的安靜，但是從今天起，武林中眞正的少了一個絕世奇人了！

現在是月色最皎潔的時分，大地是如此的安靜，剛才的那場兇殺巳經結束了，就如同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一個嬌小輕快的身影，如飛的由蓬萊山上奔下，她雖然有着一身卓越的輕功，然而她的步法，却是那麼的慌亂！

在明媚的月光下，看清了她有着一張瓜子臉，明亮的大眼睛，長長的睫毛，和一張殷紅的小嘴……她實在美得出奇。

她穿着一身輕薄的白衣，長長的頭髮，隨着她急奔之勢，向腦後飄出了老遠，她不時用衣袖擦拭着眼角的熱淚，有時還可以聽見她嚶啜的哭泣聲。

她是吉文瑤，在她參與了這場陰謀的打鬥，用「五羊針」暗算了天下奇人瞎仙花蝶夢之後，她一直感覺到，她巳經犯下了無可赦免的大罪了！

雖然她巳經離開師門，也曾在江湖上闖蕩過，參與了無數次的兇殺，可是她到底還是個小女孩子，不要說是人，就是連一隻麻雀，她也不忍心傷害的。

現在，她與江湖上任何一個人，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了。

她那顆純潔的少女之心，也曾萌過了「暗殺」的念頭，她那雙纖纖玉手，也曾濺上一個老婆婆的鮮血！

文瑤這麼想着，她驚慌而失望的叫了一聲，雙手緊緊的撫着自己的胸口，默默的叨念着：「天啊！我殺了一個人……並且是暗算！……一個九十幾歲的老婆婆，她本來就沒有多久好活了，爲什麼要讓她死在我的手裏呢……」

吉文瑤想到這裏，她腦中又影幻出那一幅可怕的畫面來：——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痛苦的盤坐在地上，嘴角帶着卑視和殘酷的冷笑，眞實的感覺到死亡的來臨。

秋風拂沐着山林，吉文瑤失魂落魄的狂奔着，她心中不停的想道：「可惜我下手太毒了，把毒針吹到她鼻子裏，不然也許還可以救，現在就是師父出來，也巳經沒有辦法了！」

文瑤又想到花蝶夢最後幾句話：「……趕快把我徒弟找回來，我們師徒也可訣別……。」

這種哀傷和充滿失望的話，出自一個剛强的奇人之口，該是最悲哀的事了！

吉文瑤想到這裏，不禁伸手入囊，輕輕的撫着那片紅羽毛，心中想着花蝶夢的徒弟，忖道：「她的徒弟更厲害，九天鷹駱江元，江湖上沒有人不怕，可是，却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恐怕也有六七十歲了？」

「我見了他怎麼說呢？難道告訴他，我就是暗害他師父的劊子手？……天啊！我眞恨爹爹，他爲什麼要我作兇手？」

吉文瑤這時眞是意亂神迷，她反覆的思索這一件事情，內心充滿了悔恨、畏懼、哀傷和痛苦，這種情緒的產生是很自然的，因爲她是第一次殺人，任何一個人，

在他作過了生平第一件所作的事情後，必然會產生一種不正常的情緒，更何況是殺了一個人呢？

文瑤心神不定的奔馳了好一陣子，已經到了蓬萊山之下面了。

她的心中，還在惦念着那個重傷的老婆婆……。

她望了望天色，低頭忖道：「我不能再就誤了，如果在她死以前，找不回她的徒弟，那我的罪更大了……我去找彤哥借匹馬吧！」

她想到這裏，心中更是焦急，如飛的向一爿大莊院撲去，只見她微微的一幌身，已然越過了兩丈餘的高牆，恰如一個幽靈似的。

不大的工夫，後院透出了一綫燈光，似乎有一陣小小的騷動，接着那扇莊院的大紅門，輕輕的打開了。

文瑤隨着一個黑衣的少年一同走出，在他們身後，有若一匹火紅的神駒。

在淡淡的月光下，看清了那少年的面貌，他年約十八九歲，劍眉星目，直鼻方口，漆黑的雙目，射出了凌人的光芒，令人看得出，他是有着驚人的奇技的。

這時，他微皺着雙眉，連聲的問道：「瑤妹，到底是什麼事？看妳這麼急，妳就不能告訴我麼？」

文瑤只是黯然的搖着頭，用衣袖拭了一下眼角的熱淚。低聲說道：「彤哥，你不要再問了，我的心亂得很，我……我作了一件壞事。」

這少年複姓「百里」，名彤，原是秦相百里奚的後代，有着一身出奇的功夫。

百里彤聞言皺眉說道：「瑤妹，到底怎麼了，妳說話這麼沒頭沒腦，妳又會作出什麼壞事呢？」

百里彤話才講完，文瑤已搖着玉手道：「不要問我了，等回來再告訴你。」

說着她足尖微點，已然騎上了那匹紅馬，百里彤趕上一步，說道：「瑤妹，妳可要早些回來……」

文瑤回首，强顏一笑，但那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她輕輕的咬了一下嘴唇，低聲道：「也許……也許我回不來了？」

百里彤聞言大奇　連忙問道：「瑤妹，妳今天是怎麼……怎麼了？」

百里彤話才說到這裏，吉文瑤雙腿一夾，那匹神駿的火駒，像弩箭般的，飛出了三丈。

「彤哥，別問了……我回來後……」

話說到這裏，她已然馳出了數十丈，馬蹄聲掩沒了她的語聲，像一陣風似的，越去越遠了。

百里彤驚詫的立在月夜裏，他不知道這位姑娘發生了什麼事情，以致使她變得這麼忙亂？

百里彤痴立了一會，他突然自語道：「我應該追上去，跟着她……」

他說到這裏，如飛的由大門奔入，一剎的工夫，他又全副勁裝的馳了出來。

他胯下也是一匹火紅的神駒，風馳電掣的衝了出去，他是那麼急切的，去追他所摯愛着的女孩子去了！

×　×　×

不知過了多久，月亮被一陣濃濃的黑雲所掩沒，大地立時顯得昏暗起來。

此處是一片荒蕪的墳場，衰草被秋風吹得前後拂搖，發出了一陣陣「嗶嗶」的聲响，聽來很悽凉，也很恐怖。

那一座座的孤墳，堆得滿山滿谷，在這裏藏着無數的生命，他們互相依靠在一起，似乎並不寂寞，且比這個世界上活着却又孤獨的人好多了。

在這種環境下，秋虫似乎顯得特別興奮，牠們扯着低啞的嗓子，唱出了各種不同的旋律的悲歌，交織成一片雜亂而又令人聽來斷魂的哀曲……。

遠處一騎快馬馳來，蹄聲得得，像是一連串靈魂爆炸的聲音，响遍了整個的墳塲。

是吉文瑤，她哀傷的坐在馬背上，心頭似有一塊沉鐵，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爲了爭取時間，她選擇了這條荒凉僻靜的山道，亡命的催馬而行。

她的眼睛裏，一直充滿了淚水，她永遠無法抹去她心版上那層陰影。

這一陣急疾，使她感覺到昏眩，不得不把速度放慢下來，最後完全的停了下來了。

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忖道：「我的頭實在昏得厲害，我要下馬休息一下。」

於是，她慢慢的由馬背翻下，移動着無力的步子，坐在一座孤墳之前。

她拔起了一顆野草，無意識的，在自己的手指上纏來纏去，她輕輕的搖着頭，發出了一連串的低嘆。

她似乎有想不完的問題，不停的思索着：「我以前以爲殺死一個人不算什麼，誰知道竟是這麼痛苦的事……」

文瑤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淚，她把頭埋在了臂彎裏，發出了一連串的低泣。

她想到就要去找一個陌生人，傳遞那命在旦夕的老婆婆的遺命，她的心情顯得空前的恐懼和急切。

在她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纖小的身影，提着一隻小燈籠，慢慢的向她移動。

文瑤不禁嚇了一跳，忖道：「深更半夜，這裏又是一片墳塲，怎會有個打燈籠的女人？……難道她是個鬼？……」

想到這裏，吉文瑤不禁渾身發毛，自然的輕移着身子，躲在一塊大石之後。

那個提燈籠的女人，似乎並沒有發現吉文瑤，她在離吉文瑤尚有七八丈時，便停了下來。

吉文瑤隱在大石之後，靜靜的向前望去。

那女人把紅燈籠輕輕的放在一座墳頭，然後跪了下來，恭恭敬敬的拜了幾拜，然後低聲的祝禱起來。

文瑤看見這種情形，心中好不狐疑，忖道：「看樣子她又像是祭祖的……她到底是人還是鬼呢？」

文瑤在這疑惑不定時，那女人已站了起來，好似非常失望的搖了搖頭，然後又提起了小燈籠向前而來。

文瑤見她漸漸走近，心情不禁緊張起

來，忖道：「如果她發現了我……。」

那女人向前走了兩三丈，文瑤張望着燈籠之光，看清了她的面貌。

原來她只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子，長得極爲甜美，不禁想着：「她長得這麼美，大概不會是鬼吧！」

那女孩子似乎發現了文瑤的那匹駿馬，她驚異的停下來，「咦」了一聲，自言自語道：「怎麼回事？這麼晚了還有人在這……」

她說着，一雙嫵媚的大眼睛，飛快的向四下一轉，與躲在大石後的文瑤，目光對個正着。

文瑤連忙目光避開，就這一眼，文瑤已斷定她是一個人，並且有極深的功夫。

那女孩嘴角掛上一絲淺淺的微笑，在暗紅色的燈光下，顯得甚是誘人。

她輕聲的道：「那位姐姐，請出來相見。」

文瑤心中更是一驚，忖道：「她眞厲害，就這一眼，她已經看出我是一個女孩子了。」

文瑤也不再隱藏，閃身由石後走了出來。

那女孩雖在深夜，但她仍看得清清楚楚，似乎被文瑤的美麗所震驚，輕輕的啊了一聲，加快的走了過來。

她走到文瑤身前，微微一笑道：「這位姐姐爲何隱在石後？」

文瑤聞言，面上微微一紅，這句話叫她無法回答，因爲她無法說：「我以爲妳是鬼呢！」

文瑤略爲猶豫，含笑答道：「剛才我坐在這兒休息，石頭後面有聲音，所以去看一看……。」

那女孩微微一笑，不再多問。

沉吟了一陣，那女孩突然問道：「姐姐，剛才小妹的情形妳都看見了麼？」

文瑤不擅打謊，只得點點頭道：「是……是的，我都看見了。」

那女孩微微的皺了一下眉頭，輕聲道：「希望不要告訴別人。」

文瑤連忙接道：「姐姐放心，小妹不是多口之人，剛才也是無心的，並非有意窺視。」

文瑤話未講完，那女孩子已搖手道：「我並沒有怪妳，只怪我自己不小心。」

文瑤不太明白她的話，當下說道：「只要姐姐不怪罪就好……」

文瑤話才說到這裏，那女孩子突然輕聲笑了起來，文瑤頗爲詫異，問道：「姐姐妳笑什麼？」

那女孩忍住了笑道：「我叫妳姐姐，妳也叫我姐姐，不是弄亂了麼？」

文瑤聞言想想，也覺好笑，道：「那我們報個歲數，誰大誰就是姐姐如何？」

那女孩聞言，點頭稱好，當下二人各報了歲數，她們同是十七歲，只是文瑤大得一個月，自然居長了。

二人又報了姓名，文瑤才知道那女孩姓鐵，單名一個蝶字，於是便稱她蝶妹。

她們二人一見如故，宛如親姐妹一般，握手欣談了一陣子。

文瑤惦着心中之事，無法多留，當下說道：「蝶妹，我有要緊的事，不能再留了。」

鐵蝶聞言忙道：「瑤姐，我看妳神色匆忙，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忙？」

文瑤苦笑搖了搖頭，說道：「謝謝妳……這件事我定要自己去辦，我們定個後會好了。」

鐵蝶聞言似乎頗爲失望，說道：「最近三個月之內，我每天晚上都來此，姐姐妳何時回來，就到這兒來相會好了。」

文瑤點了點頭，這時因想起心中之事，已無心再與鐵蝶多敍，當時跨上駿馬，向鐵蝶揚了揚手，說道：「蝶妹，我走了……回來時再來看妳。」

說罷，她雙腿輕輕一夾馬腹，那匹駿馬立時放蹄狂奔，絕塵而去。

鐵蝶怔怔的站了半晌，奇怪的搖搖頭，暗道：「她這麼急，到底有什麼事？」

說着，她提着了小紅燈籠，向另一個墳頭走去。

×　×　×

第二天的正午，文瑤來到一個叫「紅盆」的小鎮，自從昨夜與鐵蝶分手後，她就馬不停蹄的奔到現在。

這時她腹中有些飢餓，忖道：「我且尋個地方打尖，把馬兒也餵飽再趕路！」

在我國北方的很多鄉鎮，多半貧瘠異常，要想找一個比較像樣的小館子都非常困難。

文瑤放緩了速度，在馬上打量這座小鎮，這座小鎮只不過百十戶人家，多半是務農爲業，這時正都在打着麥子，黃塵揚起了丈多高。

文瑤人美馬駿，又是單身女子，立時引起衆人的注意，紛紛停止了工作，詫異的談論着。

更有一羣孩子們，紛紛跟在文瑤的馬後，吵鬧成了一片，

文瑤心中有事，也顧不得答理他們，逕自尋了一間較爲乾淨的店房下馬。

這時早有一個十五六歲的童子，含笑接過了馬韁，操着北方土語道：「姑娘，妳往裏坐，吃點什麼？別的咱們沒有，麵食倒現成的。」

文瑤含笑點了一下頭，說道：「我的馬，先麻煩你……」

小童逢迎的道：「妳放心，餵馬咱可在行。姑娘，妳先請……」

文瑤嗯了一聲，舉步入房，這時掌櫃迎財神似的迎了過來，文瑤隨便點了幾個菜，叫了一碟花卷，和一碗熱湯。

不大的工夫，已作好餚菜，文瑤低頭慢慢吃着，心中還是一直掛念着花蝶夢托付的事。

這時，文瑤筷子正挾着一片青菜，突然有一隻土狗鑽在文瑤脚下，文瑤滿懷心事，未曾注意到。

那隻土狗也許是餓瘋了，竟往文瑤的脚上啃咬起來，文瑤無防之下，不禁嚇了一大跳，叫了一聲，猛然地站了起來。

可是她手中那片青菜，隨着她一起之勢，向後用了出去，正好落在後桌一個少年的頦子上。

這時店主早已趕過來，狠命的踩了那狗一脚，罵道：「奶奶個雄！你他娘的餓瘋了？姑娘的脚你也敢吃！往後你還想吃我的心呢！」

店主罵着，趕上去又是一脚，那條狗帶着一聲慘厲的吠叫，箭也似的跑出了老遠，回過了頭，一雙狗眼望着店主，那神情似乎很不服氣。

先前餵馬的孩子，早已聞聲跑過來，把那條難看得不能再難看的狗摟在懷中，埋怨道：「爹，你又打『自立』，我們家就這麼一條狗，早晚被你打死才甘心。」

那條狗在小主人懷裏越發作態，狺狺連聲，令人看起來非常可惡。

文瑤正在想着，突聽身後有一少年口音道：「姑娘，妳吃菜怎麼這種吃法？」

文瑤回頭一看，這才明白，不禁把一張粉臉羞得通紅，嚅嚅道：「啊……眞是對不起。」

那少年不過二十左右，生得劍眉朗目，身軀偉岸，可是他的一雙眼睛太凌厲了，令人不敢逼視。

他穿着一件極高貴的袍子，正在用一塊雪白的絲巾，擦拭着頸上的油污。

這種事的發生，文瑤眞是連作夢也想不到，好生尷尬，窘了好半天才道：「你……你被燙着沒有？」

那少年哼了一聲，說道：「還好！」

文瑤滿懷歉意，可是面對着這俊美的少年，又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少年就是文瑤急於尋訪的九天鷹駱元江，這時他却不知道，他的師父已在死亡邊緣了！

江元望了文瑤幾眼，慢慢說道：「沒什麼，姑娘，妳繼續用飯吧！」

文瑤又說了幾句道歉的話，這才重行坐下，可是胃口已大減了。

隔了一會，文瑤正想付錢離去，突聽那少年說道：「姑娘……妳坐過來談談如何？」

文瑤却料不到，一個陌生的男孩，竟會邀自己共座，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

她臉上微微一紅，低聲答道：「啊……我還有要緊的事，馬上就要趕路，不必談了。」

文瑤說着就要站起，却不料那少年接道：「姑娘，我只不過想與妳談談，妳可別多心。」

文瑤忍不住回過頭去又望了他一眼，這時她才發覺這男孩是如此的健壯和俊美，他那雙明亮的眼睛，就好像是黑夜裏的兩點寒星，令人眩迷，也令人感到一些悽冷和無情。

文瑤不自主的被他的目光吸引着，怔怔的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江元神秘的對她笑了一下，說道：「我不多躭誤妳，不過想問妳幾個問題。」

文瑤不自主的走到他的面前，說：「你有什麼話請快問，我還要趕路呢？」

江元慢慢的舉起了酒盃，一飲而盡，雙目凝視門外，慢吞吞的問道：「姑娘，方才那匹駿馬，可是姑娘妳自己的麼？」

文瑤聞言頗爲詫異，忖道：「這少年看來武功很高，他問這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彤哥年少英俊，身負奇技，在江湖上引起了不少人的仇視，尤其這匹馬，更是馳名江湖，只怕這人……」

文瑤想到這裏，越斷定他是百里彤的仇敵。

江元見她良久不答，含笑接道：「姑娘，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匹馬大概是百里彤的馬了？」

文瑤一驚，追問道：「你……你怎麼知道？你認識他麼？」

由於文瑤及百里彤數年來恩愛熱戀，所以凡是關於百里彤的事，文瑤都非常關心。

江元又飲了一口酒，說道：「我倒不認識他，不過久仰大名了……姑娘，恕我冒昧的問一句，妳可就是他的密友吉姑娘麼？」

這句話問得文瑤滿面通紅，心中不悅，作色道：「你這人好生奇怪，怎麼把人家的事打聽得這麼清楚？」

駱江元微微一笑，漫不經心的說道：「我只不過是關心你們罷了！」

文瑤不解他言中之意，冷笑道：「百里彤人俊藝高，很多江湖朋友都嫉妒他，朋友，你大概也是其中之一吧！」

駱江元聞言突然大聲的笑了起來，說道：「姑娘，妳錯了！江湖中儘多奇人，據我所知，小一輩的就有七八人不在他以下……姑娘，妳看看我，難道妳能說百里彤一切都比我強麼？」

江元的話說得令文瑤一陣陣的臉紅，她忍不住又把江元打量了幾眼，確實，這個年青人實在不比百里彤差上一分一毫。

江元見她不說話，含笑說道：「好了，姑娘，算我多話，妳既然有急事，那麼，妳可以走了。」

文瑤却是滿腹詫異，說道：「朋友，你貴姓大名，你問到百里彤，到底是何用意呢？」

江元搖頭道：「並無惡意，祇不過想認識認識他。」

文瑤聞言立時轉怒爲喜，說道：「旣然如此，請你留下你住處，等我回來時再爲你們引見。百里彤也是愛交朋友的。」

駱江元站起了身子，笑道：「不必了，我自會去找他的。」

文瑤遲疑地點頭，說道：「朋友，請你把姓名告訴我，如果我先碰見他，可以告訴他。」

駱江元一面整理着自己的衣服，一面道：「我姓駱，別的不用說了。」

文瑤聽他說姓駱，心中不禁一動，但她絕沒想到，這人就是她要尋訪的九天鷹駱江元。

文瑤點點頭，說道：「好，那麼我走了，後會有期。」

說罷向江元一點頭，江元微微拱手，說道：「那麼不送了。」

這時那孩子已把馬牽來，他右手牽馬，左手却牽着他心愛的那條土狗。

那土狗與文瑤的駿馬一同邁步而來，牠非但不知羞愧，還不住的吠叫，令人可笑。

文瑤付了錢，騰身上馬，她心急如焚

，抖韁便要離去。

駱江元突然追出店門，高聲叫道：「姑娘！」

文瑤勒住馬韁，回頭問道：「什麼事呀？」

江元俊目閃爍，遲疑的說道：「妳……沿途珍重！」

文瑤有些意外，她來不及體會這種情緒，答道：「謝謝。」

馬兒如風奔去，揚起了大片黃塵，那條土狗追着狂吠。

文瑤在馬上忖道：「這姓駱的好像對我……」

江元痴立門首，似在思索，突然身旁有人道：「這位可是駱江元老弟麼？」

江元回頭望時，一個五旬老者含笑而立，江元點點頭，說道：「進來說話。」

那老者不住的點頭，隨着江元走入店內。

駱江元大模大樣的往桌前一坐，傲然問道：「你是誰？找我什麼事？」

那老者兩鬢已斑，一臉的風塵之色，站在駱江元面前，直以僕輩一般。

可是他對於駱江元的狂妄，一些也不計較，他匆匆忙的坐在駱江元對面，滿酌了一盃酒，一飲而盡。

他似乎非常的疲憊和不安，要借一盃酒來安定一下情緒。

駱江元一直注視他，可是他決不露出一絲詫異或關心的神色來。

那老者喝完了酒，長吁了一口氣，說道：「我姓吉……我來……來找你有要緊的事……。」

駱江元毫不關心的打斷他的話，沉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駱江元？」

那人正是奉花蝶夢之遺命來找她的徒弟的吉士文。

吉士文聞言答道：「以前在大明湖之時我曾見過你一次……」

吉士文話未說完，駱江元嘴角掛起一絲冷笑，緩緩地說道：「那麼……你應該知道我的身手了？」

吉士文很不自然的點點頭，說道：「是的……」

「旣然知道我的身手，你還不自量力的來找我？」

駱江元的話使吉士文很難堪，但他還是隱忍着，臉上帶出一絲痛苦的笑容，低聲道：「我與你沒有過節，這次來找你是受人之託！」

駱江元眼中泛出一絲異光，說道：「什麼人叫你來找我？」

吉士文遲緩了一下，臉上的神色也不停的轉換着，嚅嚅說道：「是……是令師花老前輩叫我來找你的！」

駱江元臉色一變，但瞬即恢復正常，搖頭道：「你知道，在我面前造謠是非常不智的！」

吉士文急得出了汗，因爲他走時找不到文瑤，所以花蝶夢的紅翎無法取得，如果只靠空口白說的話，只怕駱江元不肯相信。

他着急的說道：「我與你素昧生平，不會來騙你……令師遭了大故，現在……已在死亡之際了！」

他話才說完，江元突的劍眉飛揚，右掌如電，已抓到吉士文的領口。

他目射寒光，已在盛怒之中，低喝道：「姓吉的，你可是想死？」

吉士文領口被他抓住，覺得勁力奇大，心中頗寒，極力鎭靜着道：「令師確實命在旦夕，你再不去怕要遺恨終身了！」

江元聞言，目如閃電般眨了數眨，鬆開了手，低聲喝道：「滾，你快走！」

吉士文也算是江湖知名之士，可是，在這狂妄的少年之前，他却顯得異常的懦怯。

在江元喝叱之後，吉士文有些愕然，但他心中却有些喜悅，忖道：「我來此尋他，只是基於道義，對我自己大爲不利，如果他不相信最好，等我回去把花婆的屍體收拾之後，天下就無人知道花婆是怎麼死的了！」

吉士文這麼想着，微笑道：「去不去在你，老漢就此告辭了！」

他說着向駱江元一拱手，轉身而去。

剩下駱江元一人，怔怔的坐在那裏，他雙目注視着吉士文，整個的身影消失在黃塵裏。

他微微的皺着眉頭，低聲自語道：「這人好面熟，好似在那裏見過……」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目今天下除了三四位老輩的奇人外，簡直再也找不出一個人，能危害到花蝶夢！

「可是……就如他所說，我與他素昧生平，他爲什麼老遠的要來找我？……」

「啊……恐怕他也是師父的仇人，說不定定下了什麼惡計……。」

想到這裏，他却想回去看一趟了，因爲他就是這麼狂妄的人，越有危險發生的地方，他越要涉足。

他把吉士文說的話，反覆的思索了良久，他却始終不相信花蝶夢眞正的遭到了危險。

他忖道：「師父的仇人，沒有一個人能及她一半，她萬萬不會遭人暗算的！」

他想到這裏，付過了酒錢，緩緩走出店門。

那條叫「自立」的狗，又追着叫了老遠，江元眞想回身踢牠一脚，但他想到一脚可能會把牠踢死時，便只好忍了下來。

於是，他決定回蓬萊山，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花蝶夢交給他的事，他還沒有去辦，沿途還管了幾件閒事，所以就擱下來，以至於吉士文半途便找到他了。

他背手緩行，想道：「好在師父要辦的，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我先回去一趟好了。」

天空是陰暗暗的，沒有一絲白雲，江元望了望天，忖道：「下場雨也好，這兩天也確實夠熱的！」

爲了趕路，江元轉上了一條小道，施展開絕世的輕功，如飛的向前撲去。

兩個時辰下來，江元已趕不少路了，天色越發的陰暗，並且刮起了凉凜凜的小風。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苗疆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鳳嬌從布依峒那裏逃出，遇上玉羅刹，她們兩人想到落別找尋老漢，誰知奔至山坡上已見老漢的房屋被火燒了，鳳嬌正急着要去救人，而老漢也適時在她身後出現，他們兩人就隨老漢到山中的一處草寮，鳳嬌怕那賊苗王會到處搜索她，所以留在這草寮裏了……忽見對面崖上呂苗子和小寶在那裏出現，鳳嬌十分高興，一個跳躍飛到對面崖上，小寶，呂苗子自是高興一番，而玉羅刹也不知何時又現在前面，鳳嬌要小寶向玉羅刹叩頭拜師。

拋妻復棄子　無情見有情

鳳嬌忙道：「老爺爺，你說你見過老土司的土司女兒，是不是啊？你還說：不久前還見到她，這幾日又不知她那去了，是不是啊？」

該死的老頭兒，鳳嬌使眼色，又搖手，他却直如不見，道：「誰說是不久前，前天我還見到。」

小寶大喜，仰着仍然掛着淚珠兒的小臉，叫道：「那你一定是曉得我娘在那裏了。」

老漢點頭，又搖頭，說道：「難得你有這般孝心，我怎會不告訴你，她跟一個人，去了……」

鳳嬌又氣又急，急得直蹬脚，但那老人家眼角兒也不瞧她一下，該死，他要是說出賊苗王來，小寶何等聰明，豈會不知他娘在郎岱，該……

但鳳嬌大大鬆了一口氣，因爲老漢道：「小哥兒，你一定認得一個白鬍子的老頭兒，叫甚麼，甚麼……我記起來了，叫龍江釣叟。」

鳳嬌雖然暗罵了一聲老混蛋、老不死的，總算鬆了一口氣，小寶可不也一聲歡呼，叫道：「好呀，姐姐，你怎不早告訴我，原來老爺子也來了，可好了，原來他先來替我找到了娘。」

那老漢這才瞅着鳳嬌，微微含笑，鳳嬌却恨恨地瞪了他一眼，說道：「小寶，你又不等我把話說完，就又吵又鬧，我那來得及說。」

小寶道：「啊，原來老爺子已替我找到娘了，那可好了，姐姐，你知道，老爺子有一個心願，我爺爺早就對我說過了，老爺爺說：別輕易便宜了那老兒。姐姐，你記不記得，我假裝不知道，他以爲替我們趕走了終南三惡，就算替我做了事，就了心願啦，我才不上他的當，嘻嘻，那老爺子也才上了我的當，你記不記得，我咬緊牙頭，一口不承認。」

「哼！」鳳嬌見小寶越高興，心下也越恨，誰也想不到那老兒是個見利忘義的老混蛋。不，不能告訴小寶，他要是曉得了，會有多傷心，會多着急。

小寶說：「一定，一定是的，他知道我來找娘，我們前脚走，他也跟下來了，而且還趕到前頭來了，老爺爺，你知道他們那去了啊！」

鳳嬌忙道：「老爺爺要是知道，早告訴你啦，但一定就在這左近，一定不會去遠的。」

那老漢道：「是啊，一定不會去遠，他們每日都要來這裏幾趟。」

小寶叫道：「老爺子知道我們要來，姐姐，娘一定到這裏來等我，你說是不是啊？」

「是，」鳳嬌說：「她知道你來了，那會不來等你，所以……小寶我們還是在這裏等她的人，要不然她找來了，你倒又走了，豈不都落了空。」

小寶安靜了下來了，鳳嬌却橫了那老漢一眼，剛才差點沒把她急壞了，怎麼人要是上了年紀，就總愛捉弄人家，龍江釣叟那老混蛋不用說了，小寶的爺爺那老花子，連大人也戲弄，這個老爺爺，哼！

却是鳳嬌心中一動，即使前日晨早他見到龍江釣叟，也不過是遠遠見到，他怎會知道他是那老混蛋？而且，小寶的娘也不是跟那老混蛋去，而是賊苗王擄去的？而且……而且……適才這老爺爺又那去了，又怎會突然在這裏現身出來？倒像……，她不橫眼，而是瞪眼了，瞪着那老漢，倒像他不但全知道，還好像親眼見到一切。

那老漢却只顧把小寶瞧了又瞧，捋着鬍，這老漢唯一不像龍江釣叟那老混蛋和老花子的，就是祇微微含笑，不打哈哈。

小寶東望西望，眞還沒見過他像此刻一般安靜過，他一眼望見老漢在瞧他，說道：「老爺爺，你沒哄我，是不是啊？」

鳳嬌心下哼了一聲，那眼珠兒直轉起來。

老漢笑道：「果然是個好孩兒，不怪人人都鍾愛了，小哥兒，你放心，早晚你母子必能相聚。」

鳳嬌說：「小寶，這老爺爺要是哄你的，你就把他的鬍子拔下來，你越是頑皮，他就越是喜歡你，他也就帮你找娘了，人要是老了啊……你記不記得龍江釣叟那老混蛋。」

小寶說：「怎麼不記得，越是氣得他吹鬍子，他越樂，姐姐，我們現在就揪他的鬍子，你說好不好。」

鳳嬌說：「這老爺爺的本事大得很，不信，你一定揪不着他，你連他一根鬍子也拔不下來。」

小寶才說不信，幌身一鑽，竟從那老漢脇下一鑽，只道這一來那老漢必然就會側身，那料人家呵呵一笑，不但眼前失了那老漢的踪影，不知怎麼脚下一踉蹌，那手兒竟是向鳳嬌頭上抓去，噯唷，拍的一聲響，鳳嬌在小寶手上拍了一下，閃了開去。說：「小寶，該死，你怎麼抓我！」

小寶楞住了，他揪老爺爺的鬍子，當眞怎會變成抓她的頭髮了，他眼沒花啊，但老漢倒自己捋着鬍，兀自站在一邊笑呵呵。

若不是她從玉羅刹練過了換位移形，這番拔下的可就是她的頭髮了，氣得鳳嬌一瞪脚，說：「你這個傻小子，還說你聰明，人家哄了你也不知道，好啊，跟他找娘去。」

便連在旁邊的鳳嬌也沒看清小寶怎麼轉向她來的，全不理會小寶在發楞，若是以往，她是不會惱的，但今兒她是生這老漢的氣，氣人家作弄她，不料小寶不是替她出氣，反而戲弄她。

鳳嬌一氣，轉身就跑，小寶急了，叫道：「姐姐，姐姐，別惱啊，我眞沒抓你，我也不知是怎麼的。」

兩人一個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驀見人影一幌，啊唷！鳳嬌錯步旋身，後面的小寶也大叫一聲，叫道：「快放開我，爺爺，別讓姐姐跑遠了。」

鳳嬌才不會跑哩，一見老化子陡然現身截住去路，早伸長了頸子向他來路望，只聽老花子道：「我倒要瞧你還敢不敢亂跑。」提起小寶，在他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說道：「你這娃娃眞眞淘氣，哼，還有你！」

老花子怎麼對她也瞪眼了？鳳嬌說：「喂！我又怎麼啦，我又沒犯着你。」

老花子道：「你們知道那老頭兒是誰？好大胆，你兩個娃娃可是不想活了。」

鳳嬌啊了一聲，說：「那麼，你都見到啦，你認識他？」但忍不住格格笑了，道：「敢情桑大俠也有走眼的時候，你別吃了誰的苦頭，見過鬼就怕黑啦，他不過是採藥賣藥的老漢，人也挺好的，小寶，你說是不是。」

老花子已把小寶放下了，三天兩日小寶就會被他抓住打一頓屁股，老花子自也不是眞打，但小寶却總要搓着屁股叫痛的，因爲他叫得越兇，爺爺就會越樂，但這番可不搓也不叫了，說：「爺爺，哈，你也有走眼的時候，誰說不是，那老爺爺眞好，人家才不像你一般又兇又惡。」

老花子道：「可不也怪，你兩個娃娃衝撞了他，他倒不惱，倒讓你們走了，難道這老怪物改了性？」

鳳嬌何曾見這老花子沉着臉說話兒，不禁心中一動，小寶若是先前眞和她鬧着玩兒，還會不嘻嘻哈哈麼？莫非是那老爺爺……

老花子又道：「你這兩個娃娃眞沒用，人家只伸出一根指頭兒，就把你們鬧得昏頭轉向，你們可知他是誰，他就是十多年前在中原道上失踪了的百毒人魔，也就是人屠戶的師傅，你們竟敢招惹他，可眞是不想活了！」

鳳嬌叫道：「不！不！」

那第二個不字幾乎不可聞，那張着咀也合不攏來了，當眞那老漢不是對毒藥最是專長，又能解得百毒麼？她師傅玉羅刹不也疑心他有一身深藏不露的高絕武功？

「不！」但鳳嬌仍大叫道：「這位老爺爺再好不過，你必是認錯人了，你不知道這老爺爺有多好，人家不爲利，多年來都在苗疆採藥救人，我師傅也說，他眞才是大慈大悲的佛菩薩。」

老花子哼了一聲，說：「你師傅？你是說玉羅刹？那百毒人魔在中原道上失了踪，她還沒出道哩，她知道甚麼？」

老花子怎麼兀自把一雙睜大了的眼睛，在兩人身上轉着瞧，又搔起頭來，說：「忑怪，看來他眞沒在你們兩人身上做手脚。」

鳳嬌可又想到先前人屠戶現了身，那老爺爺倒失了踪，後來在那坡上，那沙石

多，連草也不多的坡上，他却忽然現出身來，倒像是石頭縫兒裏鑽出來的一般，當時忽略了，現下想來，才眞覺出奇怪來，再說，這老花子見多識廣，又豈會認錯人的？

百毒人魔！聽來可眞比人屠戶的名兒還怕人，但這老爺爺有多慈祥啊，師傅說得不錯，老爺爺豈僅是大好人，而且眞是大慈大悲。

不不，鳳嬌心下說不，咀裏可不說，老花子說：「適才我一見你這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竟和這魔頭在一起，眞把我嚇得三魂少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還不跟我快走。」

不由分說，拖了兩人就走，鳳嬌倒是巴不得快走，她渴望見到爹，雖然現下她爹無恙，但久離膝下的孩兒，那孺慕之情那會不與日俱增，而且不怕小寶纏着她要找娘了。

原來她爹就歇在前面林中，坡下就是通往落別的大路，甘霖正在探頭探腦，鳳嬌大叫一聲：「爹！」飛身竟有五六丈，原來她猛可裏一掙，却不料老花子倒把她就勢一送，怎會不似飛鳥投林一般，甘霖嚇壞了，大叫：「小心！」

他搶了出來，不料伸手沒接住她，鳳嬌蜷腿一翻，倒落在他身側了，旋身一頭向甘霖懷裏鑽去，甘霖却揪住她的兩臂，把她推開，鳳嬌說：「爹，你難道不認得我啦。」

甘霖望望走前來的老花子和小寶，又瞧着她，只聽老花子呵呵笑道：「你可是不認得她的功夫啦，你忘了我是怎麼告訴你的，現下可信了吧。」

甘霖說：「你你……眞拜了玉羅刹爲師？」

鳳嬌才知她爹驚訝之故，原來是爲了這個，忙道：「爹，你可是……不喜歡麼？爹，你是不曉得，師傅是最好最好的好人，若不是師傅三番四次救我，我早沒命啦，眞的，爹，師傅是最好最好的好人，只不過名兒難聽些。」

甘霖喜形於色，道：「那日在當陽，我初見她，就知她是好人了，那時可還不知她就是玉羅刹，好好。桑大俠，那日聽你說起，我眞還不信，這玉羅刹戲弄人屠戶和湘江一判在先，後又痛懲那秦中三惡，何嘗把一般人放在眼裏，但也只是戲懲，那像是個心狠手辣的羅刹，偏是我這孩兒和她投了緣，鳳嬌，你不過新拜師罷了，怎麼竟已練成這麼神奇的功夫，一掠五六丈。」

鳳嬌笑道：「爹，你也不怕人家笑話，我又沒長翅膀，你被他騙啦。」向老花子一指，道：「小寶這爺爺壞透啦……」

甘霖喝道：「該打，怎敢對老前輩無禮，」却也點頭笑道：「原來是他把你擲過來的，我說呢？怎麼剛拜了師，就能一掠這麼遠。」

鳳嬌道：「爹，但師傅教了我幾步功夫，可眞更妙，那日我不過剛學會，這老花子就捉不到我啦。」

她怎麼當面叫人家老花子，待得警覺，可已晚了，不料老花子呵呵大笑，道：「好哇，妞兒，我們再來試試。」小寶早從他脇下鑽出來，拍手道：「姐姐，眞的麼？我也要師傅教我，爺爺可就捉不到我啦。」

老花子一瞪眼，說：「師傅！你師傅是誰？」

鳳嬌拍手道：「當眞我還忘啦，爹，小寶是我師弟了，你說好麼？」

老花子怒吼一聲，說：「你你……你這小子也拜了玉羅刹爲師？」

小寶一閃身，躱到鳳嬌身後，道：「爺爺，今後我再也不怕你啦，你再欺負我，有師傅替我出頭。」

說得那甘霖呵呵大笑，但他看得出，這老花子看是在吹鬍子瞪眼，却不是眞惱怒，那山羊鬍子那能掩藏得了唇邊的笑意，不怪小寶這個聰明的孩兒不怕他了，知道他不是眞氣惱，那還會怕。

鳳嬌說：「老花子佔了便宜，倒吹鬍子。」

「便宜！」老花子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說：「你要不說出個道理來，我可不便宜你，這事八成兒是你搗鬼。」

鳳嬌說道：「怎不便宜你，我問你，若是以往，你見到玉羅刹，是不是平起平坐？」

老花子怒吼一聲，說：「呸！不平起平坐，敢是我要向婆娘叩頭。」

鳳嬌說：「喂，老花子，你可得當心些，你要是敢對我們的師傅出言不敬，我和小寶都不饒你，小寶，是不是？」

小寶說：「爺爺要是一句不敬，我就拔他一根山羊鬍，姐姐，你說够不够？」

老花子慌忙掩住鬍子，叫道：「好小子，你拜了師傅，就不要爺爺啦。」若不是小寶不時揪他的鬍子，他怎會怕成那個樣兒，鳳嬌不過是一句玩話兒，忽然大笑起來，說：「不怪你只得幾根山羊鬍子，敢情是被小寶拔光啦，那麼，便宜你的，不是一樁，還有兩樁。」

老花子說：「還有兩樁，喂，姓甘的，你這閨女要少還我一樁，今天我就要替你教訓她，養不教，爹之過，連你我也不放過。」

鳳嬌說：「第一今後你和玉羅刹再也不平起平坐，我師傅平白矮了一輩去。」

老花子楞楞地說道：「當眞！」

「第二樁，」鳳嬌說：「今而後你也就可放心大胆，不怕我師傅戲耍你了，可不是便宜了你。」

「呸！」老花子重重呸了一口，說：「憑她也配。」

鳳嬌說道：「第三樁呢？今而後有師傅來管教小寶了，你的那幾根山羊鬍，也可保全下來了，你說：便宜你的可不是三樁？」

老花子捋着他那根根見肉的山羊鬍，呵呵笑道：「妞兒，我只有一句聽得進，你是說，今而後我也可以揪着玉羅刹，打她一頓屁股了，妙極了，好好。」

小寶道：「爺爺，那你答應啦，老爹，那季大叔呢？怎麼不見人了？只有你一個兒在這裏？」

原來小寶眞還不知季公子就是他爹，看來小寶已是離不開他，要不然怎會急忙忙問，鳳嬌倒也不難明白，小寶雖然淘氣，但那日在岳陽洞庭湖濱，初遇季方，就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不知道季方就是他爹

，季方可知道小寶是他的兒子，自然對小寶呵護備至，千依百順，經過了這麼些日子，自然小寶早黏在他身邊了。

鳳嬌叫道：「爹，這些日子，你猜我遇到誰來，來，爹，你跟我來，小寶快去找你爹。」

甘霖說：「不用找，他不過去那面高處眺望一下，就會回來的。」

他知道女兒有不願被小寶聽到的話說，忙跟她進入林子。鳳嬌看着小寶被老花子抓住，任他怎麼掙扎，也脫不出手來，知道這一老一少在地上打起滾來，就是半天，小寶休想脫得了身。

鳳嬌拖着甘霖跑到能望得到小寶的高處，才道：「爹，我找到小寶的娘了。」

甘霖大喜，道：「那麼你把血劍交給她了？謝天謝地。」

他身爲鏢師，保血劍，下苗疆，不但血劍是千斤重担，而且險阻重重，幾番死裏逃生，血劍交付給人家了，那千斤重担自也放下了。

鳳嬌搖搖頭，道：「還沒有，爹，不過這比交付與小寶的娘，更加安全，更可放心。爹，你是怎麼啦，我早告訴你，那血劍其實並不重要，賊苗王沒血劍，不也當了十多年苗王了麼？」

却聽身後有人說道：「姑娘，你錯了，那血劍比甚麼都重要，只是尙無人知那重要罷了。」

甘霖和鳳嬌大吃一驚，原來那季方不知何時到了他們身後，從樹後轉了出來，他分明目中發射出喜極的光亮，激動得身子也有些兒顫抖起來，却抑制住了，竟還對鳳嬌拱了拱手，道：「姑娘，可辛苦你了。」

鳳嬌道：「哼！原來是你。」

這是不怪鳳嬌見到他就惱的，當初季方把血劍託付給他們，雖明知有兇險，可萬想不到有這麼多，竟是幾番險死還生，她父女連同呂苗子，都是差那麼一點點，就回了中原，但聽他說血劍比甚麼都重要，却又生出好奇來，道：「現今的那個賊苗王，沒血劍不也當了十多年苗王啦，有什麼稀罕，你倒是說來聽聽。」

季方道：「當今天下，只有我一人方知，便連小寶的娘也還不曉得。皆因當初老土司歸天之時，小寶的娘不在他身邊，沒法兒才請我爹轉告，我爹臨終時也才對我說知，原來那半截血劍的劍柄中，藏着大秘密，不但有開啓苗疆歷代寶藏之鑰，且有了那鑰，也才找得到藏寶之所。」

鳳嬌啊了一聲，又一聲噯呀，說：「不好了，那賊苗王滿以爲捉到小寶的娘，就能找到寶藏所在，才沒難爲她，若然他知道瑛姑也不知道，那賊苗王會不會……會不會……」

季方再也不能沉住氣了，急道：「姑娘，你說甚麼？可是小寶的娘已落入他手中？」

鳳嬌道：「如何不是？說來可話長了，但你先放心，那賊苗王尙不知瑛姑不曉得寶藏的秘密，人已到了他手中，他倒不急了。」

甘霖道：「瑛姑？瑛姑可就是小寶的娘麼？」

鳳嬌道：「正是，爹，說來眞好笑，原來她不在苗疆，乃是身在三湘，而且有十年了，那人屠戶千方百計也在尋找他，不料就在他眼前竟也不知，待我從頭說起好了。」

季方一騰身，坐到樹椏上，道：「姑娘請說，不用怕被人聽了。」鳳嬌瞧瞧坡下一眼，那小寶兀自脫不了身，這才把以往之事說了，道：「爹，你猜那梅姥姥是誰，敢情是祖母的姐妹，她從我的劍上，竟知道我是封二娘的傳人，我聽她連祖母的名字也說出來了，便也不瞞她，這一來，也才知道她身邊那個黑衣長髮的女人，原來就是小寶的娘。」

當下把以往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別說甘霖了，便季方也聽得目瞪口呆，原來老花子也不知瑛姑便是小寶的娘，也還不知玉羅刹是爲尋找梅姥姥，要報殺父之仇，所知的，只是人屠戶的詭計，而且知也不詳。

季方道：「多謝姑娘，瑛姑既然已有了下落，又身在虎口，我得趕快前去。」

他才落下樹來，鳳嬌脚下一爻，一旋再轉，總算把他截住了，道：「此事得從長計議，你不知道，那布依峒現今被那賊苗王佈置成了鐵壁銅牆，再說，瑛姑又中了毒，毒不解，武功如同已廢。那賊苗王的武功再高，我們也不怕他，但任誰也不能擋得了那毒箭毒弩，還有那口吹的毒針，還有，哼！還有一個忘恩負義的老混蛋，爹，你可是知道那龍江釣叟？」

甘霖一怔，道：「你說甚麼？那龍江釣叟受過小寶的娘的恩未報，難道會幫賊苗王，若是眞的，那可……」

他親眼見到龍江釣叟連頭也不回，釣絲一拍，就擒下秦中三惡，當今天下，誰是那釣叟之敵！

鳳嬌道：「可不是他忘恩負義麼，何況那布依峒又被賊苗王建成了鐵壁銅牆，大白天，便連郎岱也進不去，那裏面眞是草木皆兵，因爲樹上毒箭，道旁草叢裏有毒弩毒針，任你的武功有天高，中上也會見血封喉，你們不知道，那裏面的林木有多密茂，草有多長，所到之處，眞的無處不可藏人，那賊苗王知道我們的大隊人馬殺到了，是以早作了嚴密戒備，別說我們了，那人屠戶和他狼狽爲奸替他出謀設計，又是最會使毒的人，尙且不敢進入。」

當下又把發現布依峒山後秘道的經過說了。道：「除了晚間，經由秘道，也許還可進入布依峒，這也還是賊苗王尙不知秘道已被我識破了，還以爲連人屠戶也不知道。因爲那苗王乃是瞞着人屠戶，另請能人設計鑽出來的。」

季方不由嘆了口氣，道：「可憐的瑛姑……」

鳳嬌道：「現今找到你們，可好辦了，師傅帶我前來，就是要尋你們，待想好了萬全之計，才能進去，要不然，只怕倒害了瑛姑的性命。」

季方也沒了主意，那甘霖更是心驚，道：「鳳兒，但你說那玉羅刹把你救出布依峒，既然玉羅刹能入，只怕也不難。」

鳳嬌道：「爹，你是不知，原來那賊苗王對我們有多少人進了苗疆，他竟是瞭如指掌，昨晚他知道你們尙未到郎岱，埋伏也未發動，現下却已發現我脫逃了，又

知你們到了，只怕我師傅也再難進去了。我師傅也知道厲害，這才帶着我去尋那秘道，却不料被人屠戶找到了。」

季方嘆了口氣，點了點頭，道：「這苗疆之人，全聽命於苗王，我們一行人進來，那能避得過苗民的耳目，我知道他們有傳遞信息的絕妙方法，無聲無息，兩個時辰之內，可傳達百里，他們叫箭書，苗民本來善射，把信綁在箭頭，一個一個傳進去，眞是又快又無聲息。」

甘霖一皺眉，對季方道：「此事得趕快找尋桑大俠來商量，只不過小寶……有了，鳳嬌，你去把小寶帶去玩耍。」

鳳嬌道：「好，我明白，小寶要是知道他娘身陷布依峒，那賊苗王若是知道小寶是瑛姑的孩兒，只怕……我也要去找姥姥，啊喲，爹，我還忘了告訴你，呂叔叔也來了，他現下和我師傅在一道兒……」

甘霖道：「他怎麼啦？」

鳳嬌才說起呂苗子和玉羅刹在一道兒，驀然心中一動，噯呀！怎麼那時沒想到，玉羅刹留下呂苗子，必是要呂苗子帶她去找梅姥姥，就算她已不再記恨梅姥姥了，也要從梅姥姥身上，找出那個借手殺她爹的那大和尚來，當下叫了聲不好，立即飛奔下坡，叫道：「小寶，快走，我們找師傅去。老花子，季公子和我爹在坡上等你，請你快去。」

鳳嬌拖了小寶就，跑小寶不用拖，聽說找師傅，想到鳳嬌那移形換位的步法有多神奇，巴不得即刻學會，他要是早學會了，剛才他爺爺就揪不着他了，不會捱一頓屁股了。

兩人跑起上來，鳳嬌眞還不够小寶快。急得鳳嬌大叫：「小寶，你跑啊，我可不管你了，也不問一聲，就一個勁兒亂跑的。」

小寶道：「我們不是去找師傅麼？師傅不是在那邊麼？」

鳳嬌道：「可是沒長脚，可是說過在那裏等我們，這裏走，你瞧，山深林密，若是走失了，我們不用找人家，只怕我找你也找不到。」

小寶這才不敢亂跑了，跟隨鳳嬌，又回到那斷崖之處，午時已過，那毒瘴也不用騰空了，道：「小寶，你記得在那裏遇到我那呂叔叔麼！」

小寶道：「你是說那老苗兒？就在崖下山澗邊。」

鳳嬌也是在山澗邊見到呂苗子，兩人落下崖去，跳躍過澗，雖是先前匆忙中相見又分手，並未問得明白，但呂苗子連這斷崖也知道，豈會不知道前面即是落別，必是要梅姥姥在近處等候，獨自來探道的，呂苗子老江湖了，既知這麼多武林高手入苗疆，苗疆風雲起，那能不小心在意。

鳳嬌道：「小寶這邊走，啊喲，我還忘了對你說，你要是見那個瞎了眼老婆婆，手中持着一根形似竹節又烏黑的杖，那就是梅姥姥，你可得小心，若是惹惱了她，你可有苦頭吃了。」

小寶說：「瞎了眼還那麼兇哇，我不信。」

鳳嬌一怔，當眞她不該警告小寶的，小寶不過頑皮些，其實心性甚厚，要不也就不會萬里獨自跑來尋親了，但小孩兒最是好勝逞強，也最不服人的，只怕不對他說，他倒會見到姥姥，敬是不會，也許還會生出惜老之心，先前他不是要拜玉羅刹爲師，竟也在玉羅刹面前逞強好勝麼。

鳳嬌忙道：「小寶，她不是兇，但姥姥是我祖母一輩的人，要是敢對她不恭敬，我可不饒你，今後再也不睬你啦。」

小寶的眼兒一翻，當先竄入林子，鳳嬌追着他喊：「小寶，你到底聽到了沒有。」那小寶人小身法又快，林中無路，待得鳳嬌追入，小寶早沒踪影了。鳳嬌連叫了兩聲，也不聞他應聲，氣得鳳嬌也不叫了，耳目並用，不時竄上高處，非但梅姥姥不見，也不見呂苗子，連小寶也沒了影兒。不料身後傳來一聲嘻嘻輕笑，小寶！

鳳嬌躍上樹梢頭，可不是小寶麼，他却悄悄退了出去，只幌得兩幌鳳嬌便失去了他的踪影。

鳳嬌氣壞了，但也不由心中一動，小寶爲何要把他引進林子裏來？莫非他已發現了梅姥姥的所在？

當眞這林子裏滿佈垂落下來的葛藤，有如蛛網一般，一個沒眼睛的人，進來做甚麼？姥姥又不是要躲避甚麼人，也沒有她要躲避的人，呂苗子帶着她行走的路，自是康莊大路。

她心中有氣，再也不出聲，回身追了去，右面山咀上是個亂石崗，小寶在石堆中一幌身就不見了，鳳嬌繞到高處，未見人巳聞聲，只聽有人問道：「你是誰？」

姥姥，原來姥姥坐在石崗右面的土坡上，乃是一片草地，綠草如茵，山下可見大路，左面遠處，可以望見進入落別那山口。

鳳嬌哼了一聲，不過沒哼出聲來，只不過心下一哼，小寶可惡，該打，好，讓姥姥狠狠地教訓他一頓。

她一眼瞧見小寶躡手躡脚，在繞着梅姥姥轉，但他脚下再輕，慢得又沒帶出絲毫風聲，梅姥姥的耳朵總是隨着他轉，總是對着他。

姥姥又問道：「你是誰？」她在搖頭，皺緊了眉頭，忽然身子揚了揚，說道：「你是個小孩兒，是不是？是了，你是個小苗兒，聽不懂我的話。」

小寶一怔！不轉了，說：「你才是老苗兒。喂！老婆婆，聽說誰要惹了你，誰就會吃苦頭，是不是啊？」

梅姥姥的眼皮子睜了兩睜，鳳嬌乘機溜到最近的一塊石後，哼！要不讓他吃點苦頭，這小壞蛋也不知天高地厚。

梅姥姥道：「果然你是個小孩兒，你是聽誰說的，你小小年紀，竟巳練到脚下點地無聲。你是誰家的孩兒呢？」

小寶哈了一聲，說：「原來你是騙人的，只是沒瞎裝瞎。」

梅姥姥道：「小哥兒，我爲何要騙你，我也希望眼沒瞎，唉！」

小寶左轉一步，右轉一步，說：「既然我點地無聲，你怎會跟着我轉，喏，你的頭又在跟着我轉啦。我不信，你一定是騙人的，姐姐也一定騙我，我要試試。」

鳳嬌在石後咬牙切齒，只不過不是恨，而是因爲心下樂，怕笑出聲來，這小壞蛋有苦頭吃了。

「姐姐？」姥姥說：「小哥兒，你姐

姐是誰？啊，莫非你是……哼！」

小寶霍地飛掠過去，用的又是像當初戲耍人屠戶的手法一般無二，一縱兩丈有餘，脚尖向姥姥頭上點去，總算他心下還有鳳嬌，不敢過份對姥姥無禮，那意思只不過是用脚尖向她頭上一點，飛縱過去，啊呀！脚尖是點着了，但也被一股奇大的力道吸住了，非但身子騰不起來，連脚也拔不起來。

小寶立即也瞧得明白，敢情他的脚尖不是點在姥姥頭上，而是點在姥姥掌中，而且被他牢牢的抓住了。

小寶道：「還說沒騙人，噯呀！你騙我！」

他一掙，再掙也沒掙脫，急了，霍地一蜷身，掄掌向姥姥的手腕砍去。刹時間，只見小寶身形如弓，一起一落，敢情那掌被姥姥另一隻手也抓住了。

姥姥又哼了一聲，說：「原來你是個頑皮透頂的娃娃，娃娃，靜中生明，有些無眼的比有眼的還要聰靈，去吧。」

姥姥兩手一揚，把小寶眞拋出三丈以外，鳳嬌嚇了一跳，眼看小寶落地必然受傷，一聲尖叫，搶了出去，但她出去得快，翻落也快，拍手叫道：「小淘氣，今兒敎你知道厲害。」

只見小寶身子懸空，不掙扎還好，越掙扎，那葛藤把他纏得更緊，而且懸空吊了起來。

原來只有那土坡上才是草地，靠一面便是原始森林，樹上掛下來的葛藤，密如蛛網，梅姥姥竟不知怎會曉得那裏有密佈的葛藤，她把小寶大力擲入藤中，小寶掙扎翻騰，那會不綁緊了，越掙扎，綁得越緊，終於動彈不得，那身子兒像打鞦韆一般，懸空直擺幌。

姥姥道：「鳳嬌，你快過來，這孩兒可是……」

鳳嬌忙道：「姥姥，你知道就是了，世上還能再找到比他更淘氣的壞蛋麼？」

姥姥道：「果然是個孩兒，只是頑皮些，鳳嬌，可是你呂叔叔找到你麼？快告訴我，瑛姑沒事麼，怎生你一去就不見回頭的。」

鳳嬌不瞅他，說道：「姥姥，暫時沒事，你放心，早晚我們就會把她救出來，姥姥，你說，我們要不要打他一頓，這小淘氣被他爺爺寵壞了。」

那小寶掙扎不脫，竟不知姥姥用的是甚麼巧勁，那葛藤一上身，就把小寶纏了幾匝，越掙扎自也纏得更緊了，他掙扎不脫，可就罵開了。

鳳嬌却湊到姥姥耳邊，說道：「姥姥，這小壞蛋還不知道瑛姑就是他娘，也不能讓他知道，要不然他不知天高地厚，小命兒準不保。」

姥姥點頭道：「那麼，你隨我來。」杖頭一點地，巳騰身數丈，她必是把左近都摸清楚了，杖頭再一點，巳鑽入右面林子裏，待得鳳嬌趕去，姥姥巳坐在一株大樹下，和左面坡下的小寶，相隔幾近十丈，不過是隔着坡上的草地，可以望得見。

鳳嬌道：「姥姥，不怪小寶不信你的眼睛看不見了，只怕初見你的人，任誰也不信。」

姥姥嘆了口氣，道：「你是說我對這地形熟悉麼？姑娘，這是沒法兒，身巳入苗疆，對頭隨時會現身出來，正因沒眼，我怎敢不小心，停下來，尤其是我只一人，那敢不把環境摸清楚。快把那日你走後的經過情形告訴我。」

姥姥一心在瑛姑身上，她怎會不明白，鳳嬌長話短說，將以往之事說了一遍，說的自是都與瑛姑有關的，道：「姥姥，所以你放心，那賊苗王暫時還不會傷害瑛姑，因爲他還不知道寶藏所在，姥姥，眞氣死我了。」

姥姥說：「你在生誰的氣，聽你惱得氣喘喘的。」

鳳嬌狠狠一蹬脚，說道：「還不是氣那老不死的，姥姥，有一個老不死的叫龍江釣叟，你聽說過麼？姥姥，敢情瑛姑對他有大恩，這老不死的反而恩將仇報，若不是他去向苗王報信，瑛姑豈會落入那賊苗王手中。」

姥姥傴僂的身子坐得直了，白眼直翻，說：「龍江釣叟？不會呀，當年瑛姑在雪地裏救他一命，我曾聽她說過，這釣叟不但武功高絕，當今天下無出其右，他豈是忘恩負義之人，這一利字，他更不會沾上邊兒，此事必有緣故，只怕是他別有用心。」

鳳嬌氣道：「姥姥，這一切皆我親眼所見，那錯得了，便我也是被他擒住交給賊苗王的。」

姥姥搖了搖頭，道：「我總覺得大有可疑，鳳嬌，我當年在江湖道上走，雖無緣得見釣叟一面，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他可是人人提起來也要敬重的，便是那下五門賊子，對他也服服貼貼，一生行得端，立得正，早年尚且如此，何況他巳是入木之年，眞象未明，姑娘，今後再休口出不遜。」

鳳嬌不服氣，道：「難道我眼見耳聞的，還錯得了，若不是師傅把我救出來，只怕我仍然被困在布依峒中，你連瑛姑的下落也不知道。」

「你師傅！」姥姥說：「你是說玉羅刹也來了？現在何處，那那……那那師兄他……」

鳳嬌道：「姥姥放心，那晚瑛姑落入賊苗王手中之時，那大和尚倒是也在那裏，但後來却不知去向了，不過姥姥放心，我師傅雖然恨他，可還未找到他。」

梅姥姥不再言語，鳳嬌吐了吐惡氣，那氣就平了些，道：「姥姥，把小寶放下來，好不好。」

那小寶罵了一陣，見人家不睬他，這陣巳不罵了，鳳嬌却知他要想聽清她們說些甚麼，但鳳嬌早防到他這個小鬼靈精，甚至罵起龍江釣叟來，也把嗓門兒壓低了，不信會給他聽了去。

却是說要把他放下來，小寶可聽到了，叫道：「你們有胆就別放我，我可記住了這遭兒，諒你沒胆。」

鳳嬌格格一笑，說：「噯唷，我的

胆兒小得很，小寶，你倒是提醒了我。姥姥，我們走吧，等有胆的人來放他。」

她把姥姥扶起身來，姥姥說：「却是我要會會你爹，二十多年了，他必巳認不得我了，你說這孩兒的爺爺和你爹在一起，是不是？」

鳳嬌道：「是，就在左前面那林子裏，此去不遠，原來約好找到了姥姥，便去相會的。」

姥姥道：「那麼，走吧，你那苗叔叔倒是個好人，這番前來，眞虧他作了我的眼睛。」

兩人走了，鳳嬌那是不想放下小寶來，不過是和小寶鬧着玩兒，不料姥姥却像忘了他一般，那小寶也只道兩人和他玩兒，待見兩人眞要走了，可急了，大叫大鬧，若不是兩手綁得緊了，他豈有掙扎不脫的，眞是邪門兒，怎生被這瞎婆子遠遠一擲，那千絲萬縷的葛藤竟把他綁得更又緊又牢，小寶從沒這麼害怕過，那還敢罵，只是大叫大鬧。

鳳嬌忍不住，叫道：「姥姥，我們看在……看在……」她想說看在他娘份上，但話出口，才驀然想起不能告訴他，忙改口道：「姥姥，看在他爺爺份上，饒他這遭兒，好不好？」

姥姥哼了一聲，說道：「這孩兒少了管教，你去問他，今後還敢不敢罵人，敢不敢再目無尊長。」

鳳嬌忍住笑，因爲姥姥從沒見過笑容的唇邊，也露了笑。說道：「姥姥，他再不敢了，他要是敢再目無尊長，敢再罵人，我們再把他吊在樹上，吊他三日三夜，姥姥，你聽，他不是連叫也不敢了麼。」

小寶眞是不敢叫了，天下怕，地不怕，就怕蜘蛛，一個大蜘蛛正順着那葛藤往下爬，不怪他不叫也不鬧了，他睜大了一雙恐怖的眼兒，張大了的咀兒再也合不攏來。

鳳嬌也瞧出有異，旋身一掠，不料倒接着了落下來的小寶，一時間，她也和小寶一般，目瞪口呆，他身上連半根葛藤也沒有。

鳳嬌抬頭一望，也不禁駭然，原來是那無數葛藤，有如刀砍斧截一般，只見姥姥正往適才立身之處翻落，一節節葛藤滿空飛洒。顯然是姥姥在她飛掠過來的瞬間，後發却先到了，用內力震得葛藤盡斷。

只聽姥姥冷笑一聲，說道：「鳳嬌，有那不知死活的，早晚必教他碎骨粉身，有如這葛藤一般，我老婆子眼睛瞎了，耳却沒聾，去吧。」

鳳嬌霍地一騰身，疾竄上樹上，果然不出所料，一條人影在林中一閃而沒，才知姥姥適才是故意顯露一手，借小寶來顯示一下內功眞力。

姥姥在下面叫道：「下來吧，人家早走了。」

鳳嬌飛身下來，蹬脚說道：「姥姥，你必是早巳發現近處有人了，糟了，適才我……」

姥姥說：「我正要你老老實實說出來，那人雖不知是甚麼人，但必是一位內功高手，非友即是敵，我正是要他知道，我們對他們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

鳳嬌道：「姥姥，你說，那會是誰呢？賊苗王要坐鎭布依峒，必不會離開郎岱，難道是人屠戶？或者鬼影手？」

姥姥道：「憑那兩個賊崽子，有多大的胆子，這孩兒當眞淘氣。」

啊！鳳嬌倒把小寶給忘了，再瞧時，那還有小寶的影子，却聽姥姥道：「走吧，你不是說你爹在前面林子裏麼，快走，我也要會一會小寶的爺爺。」

鳳嬌道：「但，姥姥，小寶他……」

姥姥道：「他追趕那人去了，他是同一個方向，這孩兒鬼靈精，雖然追不上人家，只怕見得到那人是何模樣……」說着，忽然一側頭，鳳嬌知有人來了，偏是只有盈耳的風聲，甚麼也聽不出。

忽聽姥姥喝道：「還不給我滾出來，可又想討打了。」

只見左前面樹後，鑽出小寶來，伸了伸舌頭，鳳嬌道：「小寶，你見到人麼？姥姥面前，不准你淘氣。」

小寶道：「我怎麼淘氣啦。好啊，那我不說就是。」話聲未落，已轉身就走。

鳳嬌叫道：「小寶，別走，你見到人麼，是個甚麼模樣的人？快告訴姥姥。」

小寶一蹶咀，說：「我偏不說，你們哄我，原來她沒瞎，她的本事大得很啊，她不會自己去瞧麼。她又兇又惡的，我偏偏不說。」

鳳嬌哼了一聲，說道：「你以爲眞要你說麼，姥姥不過是聽說你別樣本事沒有，調皮搗蛋呢，你却在行，只怪我在姥姥面前替你誇下海口，說你一定比那人身法更快，即使看不見，總能見得到那人的模樣兒，敢情你沒見到，你一定連人家的影兒也沒見到。」

「誰說我沒見到。」小寶一揚眉兒。

鳳嬌道：「好，你說來聽聽，瞧你說得對不對，我瞧啊，八成兒你連人影也沒見到。」

小寶說：「我見到了，要是我跑快一步，我準巳把他的白鬍子揪下一撮來。」

「白鬍子？」鳳嬌瞅了小寶一眼，說：「白鬍子不錯了，姥姥，那人有白鬍子。且慢，小寶，你一定是猜的，你要把他穿的衣衫也說出，那才算得準，說對了，才能證明你不是胡猜亂說。你沒瞧見，是不是？」

「誰說我沒瞧見，」小寶說：「那老頭子穿一件半長不短的月白衫兒，腰間繫着一根絲條，眞的，那絲條是黃色的，奔走起來，在風裏飄呀飄的。」

「啊！是他！」鳳嬌道：「姥姥，是百毒人魔，準是他，今兒早一陣才和我分手的。」

姥姥陡然間像長高了一尺：傴僂的腰兒直了起來，道：「百毒人魔，先前你還和他在一起？快，過來，到我跟前來。」

鳳嬌雖是愕然，但仍一躍到了她身邊，姥姥急忙拉過她的手去。

鳳嬌道：「姥姥，我沒病啊，你怎麼替我切起脈來，姥姥，我……」

姥姥說：「別出聲，呼，吸，氣沉丹田，緩緩地，運行一個周天……奇怪。」

鳳嬌道：「甚麼奇怪？姥姥，我都說我好好的，沒痛沒病啊。」

「奇怪，」姥姥偏着頭，在沉思，也自言自語起來，說：「奇怪，你眞沒事，

鳳嬌，你說，你怎麼認識百毒人魔？你既然知道他叫百毒人魔，自然也該知道他是誰的師傅了。」

鳳嬌明白了，道：「我剛聽小寶的爺爺說了，百毒人魔是人屠戶的師傅，小寶的爺爺見到他，也嚇了一大跳，不怪姥姥你也……姥姥，其實那老人家再好沒有了，眞是個大大的好人。」

當下把那日瑛姑被苗王抬出山去，她自後追踪，遇到那老人家的經過一說，道：「姥姥，他也恨那賊苗王，眞的，他也說：苗疆的人都想念老土司，也巴不得瑛……那老土司的公主回來。」

鳳嬌差點兒說出瑛姑來，但想起小寶壓根兒就不知瑛姑是誰，倒笑了，說：「小寶，你可得乖乖地站着，要跑走了，我可不找你，也不睬你了。」

小寶說：「原來你們又騙我，姐姐，你記住這遭兒，原來你們沒見到那白鬍子老頭兒。」

鳳嬌道：「誰說我沒見到，我就在見到你時，他還在我身邊，姥姥，今日一早，我就和師傅離開郎岱，原就是來迎接你們的，計算時日，你們也該來了，不料賊苗王不但派了苗民把守落別，還把老人家的房子也燒了，不過他逃了出來，倒把我和師傅迎着了。」

姥姥竟然現出不安來，除了瑛姑那日被人屠戶刦走時，曾見她着急外，眞還沒見她這麼不安過。只見她把杖在地上一頓，說：「快走，你只顧打前頭走，有多快，就走多快，也快告訴我，後來他倒迎住了你們兩師徒，又怎麼了。」

鳳嬌携着小寶的手，一邊走，一邊說。若說那老人家不是好人，她眞不信。說道：「姥姥，師傅也說他大慈大悲，眞是個佛菩薩，啊，姥姥，他還給了我幾個竹筒兒，要我分給大家備用，說是若中了賊苗王的毒針毒箭，竹筒的解藥就能治。」

姥姥叫道：「站住，我問你，那解藥你們用過了沒有？」

鳳嬌先是一驚，只道姥姥又聽到了甚麼，待知是爲了解藥，倒笑了，道：「我們又沒遇上苗兵，也還未入落別，也沒人中過毒箭，都在我懷裏放着哩。」

姥姥道：「快給我。」

鳳嬌取出一筒遞給她，她聞一陣，楞一會，嗅一陣，又搖搖頭，隨把竹筒塞緊了，道：「走吧，繼續走，你繼續說。」

鳳嬌道：「姥姥，那老人家眞是好人，只怕小寶的爺爺認錯人了。聽他說，他在苗疆住了十多年，小寶的爺爺自然也十多年沒見過人家了，姥姥，他還說，我們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去他那裏暫住，他山間那大屋也還寬敞，堆了好多好多藥材，老遠就聞到一股藥香。啊，姥姥，他們來了，爹。」

小寶在叫爺爺，掙脫了鳳嬌的手奔了過去。

可不是坡上林中轉出三個人來，那甘霖一見鳳嬌身後跟着一個持杖的老婆婆，也快步迎來，說道：「這位便是梅前輩麼，若不是鳳嬌告訴我，見面我也不敢相認了。」

梅姥姥嘆了口氣，道：「快三十年了罷，你那時還是個年輕的小夥子，自然不再認得我了，那時我也……何況我又瞎了眼。」

甘霖道：「若不是鳳兒對我說了，誰也不信前輩你雙目不便。」

只聽一聲呵呵，老花子巳走近前來，說：「老婆子，你且猜上一猜，我是誰。」那季方却搶上一步，躬身一禮，道：「晚輩季方拜見前輩。」而且眞行下禮去。

鳳嬌瞧了小寶一眼，忙趨前在她耳邊道：「姥姥，小寶在跟前。」

小寶叫道：「爺爺，這婆婆欺負我，你聽，姐姐準又在說我的壞話兒。」

梅姥姥巳把季方扶起，不，是一把拖了起來，道：「好好，聽說你在大別山跟人練了十多年功夫。」

鳳嬌見他額上有汗星兒在陽光下閃爍，可就明白了，姥姥必是試過他的功夫了，那瑛姑對梅姥姥來說，無異親生的女兒一般，這麼多年來，兩人相依爲命，現今瑛姑的夫婿在她面前了，她眼又不能見，是故以一握相試。

季方躬身道：「末學後進，尚祈前輩不吝賜教。」

老花子一聲哈哈，說道：「有道是強將手下無弱兵，虎父必無犬子。」

不料梅姥姥却一聽嘆息，說道：「我願他沒有那個強將的爹，却是難得，祇不過……」

怎麼姥姥的面色突然沉了下來？都瞧出來了，却又都不便言語，不由互望了一眼。

姥姥的話聲冷了，冷冷地說道：「我問你，這十多年來，爲何不來找她，倒躲去大別山裏練功夫？可知道到你練好了功夫，她的青春也老去了。」

「咦！」鳳嬌叫道：「小寶，你瞧，那邊有誰來了，好像……像是師傅，你跑得比誰都快，快去瞧瞧，快！」

「在那裏？」小寶伸長了頸子。

趁他一轉背，鳳嬌忙對大夥兒弄眼一擠眉，忙又把姥姥的手捏了一下。

小寶飛跑去了，老花子說：「你這妞兒倒機靈，老婆子，你口不擇言，這孩兒若是有了不測，便是我老花子饒你，瞧你怎還有臉見瑛姑。」

姥姥巳把鳳嬌摟在懷裏，嘆了口氣，說道：「這可怨我不得，你們不知道，這些年來，我雖然無眼不能見，我豈不知瑛姑背着我流淚，每一發覺她對月傷懷，我就怒從心上起。恨不得抓他去痛打一頓，可憐的瑛姑，我老婆子的這雙眼睛是哭瞎的，我眞担心，她也會步我的後塵，把眼哭瞎了。」

季方咽哽道：「我實是……愧……」

老花子道：「你這老婆子知道甚麼，不瞞你說，瑛姑是我的徒兒，我倒不關心麼，要不，我也不把這淘氣，小搗蛋替他們撫養大了，你說這小子……」

鳳嬌格的一聲笑，季方三十出頭的人了，老花子却仍以這小子相稱。

但誰也不理會她，老花子繼續說道：「老婆子，你實是寃枉了好人，若然眞是他負了瑛姑，哼！我老花子早一掌劈了他，却是後來我訪知他那幾年廢寢忘餐，眞是披星戴月，尋訪瑛姑，尋遍了大江南北，後來連北五省也找尋遍了，我才饒了他

中華偉人畫像之六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商湯（距今約三千七百餘年）

湯，子姓，名履，又稱天乙，商代開國之君。夏之末世，桀在位，暴虐無道。湯居亳，廣行仁政，日新其德，又有伊尹、仲虺諸賢輔佐，受東方諸侯愛戴。西上興師除暴，先征葛，繼伐夏之盟國韋、顧、昆吾，十一征無敵於天下，最後敗桀於鳴條，放之於南巢，代夏為天子。傳國六百四十年。聲教所被，東極於海，西暨氐羌。其征討敵國，武功赫赫，解民倒懸，民望其來，如大旱之望雲霓。故其伐桀，史以革命目之。

姚秀彥敬撰　汪脩元拜書

，總算他從這苗疆中，得知苗王的陰謀詭計，圖謀不軌，明白即使把瑛姑尋訪出來，亦防不勝防，早晚也會遭苗王的毒手，皆因賊苗王也在到處尋訪瑛姑的下落，更要從他身上，想尋出瑛姑來，幸是他發覺得早，又找我道明苦衷，求我把小寶孩兒留在我身邊，並改姓換名，怕的是賊苗王尋不到瑛姑，連小寶也不放過，他更誓要練好武功，待武功練成了，也才能夫妻相會，否則必然會送了瑛姑的性命。」

季方也躬身道：「多承師傅老人家指點引見，我才得以在大別山中有了成就，便迫不及待，取出血劍，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瑛姑無恙，多蒙前輩照顧了她這麼多年，季方有生之日，皆感德之年。」

說着，又一揖到地。

梅姥姥怔了半晌，才道：「原來有這麼多原故，却是我錯怪你了。」

「好哇！姐姐騙我。」小寶叫道。

鳳嬌跳到他身後，道：「誰騙你了，你不說你跑得不够快，追不上，倒說我騙你，你羞不羞。」

老花子一把抓住小寶，說道：「我們該走了，得先找一個落脚的地方，難得甘姑娘從郎岱脫身出來，已知道一點虛實，得趕快從長計議，救人要緊。」

鳳嬌道：「我倒有了主意。」

甘霖喝道：「前輩面前，你一個小人兒，敢說有主意，還不過來。」

老花子呵呵笑道：「你說她年輕麼，老鏢頭，我們這一趟，可全靠她了，姑娘不但知道賊苗王的虛實，而且她若不是心思靈慧豈能脫出虎口，正要她拿主意。」

梅姥姥已把鳳嬌摟在懷裏，轉向甘霖道：「你可知道，這姑娘替我化解了不解之仇麼？任誰做不到的，她却做到了。」

老花子說：「是眞的，此事也唯有我知，雖未曾化干戈爲玉帛，但眼下也放過一邊了，至少沒曾兩敗俱傷，要不然我們這一趟苗疆之行，可就凶多吉少了，慢着，待我們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你再問她也不遲。姑娘，快說你的主意。」

鳳嬌道：「今兒我爲何遠遠迎來，就是不讓賊苗王知道我們的大隊人馬殺到了，否則，他要是知道我們人多勢衆，自量力有不及，只怕瑛姑她……」

季方自是最關心瑛姑，忙道：「姑娘說得是，瑛姑現已落在他手中，我們眞個投鼠忌器。」

鳳嬌道：「要進入郎岱，前面的落別是第一道關口，打從昨日起，賊苗王已派了苗兵把守了，別以爲苗兵功夫不行，要知那賊苗王深謀遠慮，又有一身功夫，明知苗兵不能對抗武林中的高手，是以全配上了極其歹毒的吹筒，加上毒箭毒弩，我們可不能殺盡苗兵，就算能殺盡明裏的，也逃不過他暗裏的埋伏，若中上一隻，就會立即見血封喉。」

大夥兒都是一呆，那目光最後都落在梅姥姥身上，顯然都是一般心思，最可慮的，自然也是沒眼的梅姥姥，任她武功造極登峯，任何暗器亦破，但若毒弩毒箭四方八面射來，何況毒針必然細如牛毛，射出來又毫無聲息？

鳳嬌道：「還有哩，一時也說之不盡，我的意思是，別說落別有苗兵把守，便是沒人，我們也不能被苗人見到，眞是謝天謝地，我知道你們都沒走大路，山野間人烟也稀少。」

季方道：「多虧師傅有見識，早已料到苗王必已早作了戒備，這一路行來，倒眞也未被苗民見到，總是避開了有人烟的地方。」

鳳嬌道：「我曉得，要不，你們也不會在這裏隱蔽起來，明知前面就是落別，却不一直前去，想必適才見到落別有苗兵駐守了，現在只有一個處所，就在左面那道嶺後，只不過……」

鳳嬌瞧了梅姥姥一眼，又轉向老花子，道：「只不知你們敢不敢去。」

老花子道：「我明白了，必是那百毒人魔山中的居室。」

鳳嬌忙道：「姥姥也說他邪惡得很，人屠戶已那麼邪惡了，何況他的師傅。但任你們怎麼說，我絕不信那老爺爺是壞人，連我師傅也一再說，他眞是大慈大悲，才眞是個佛菩薩。而且，除了那裏，可再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了。」

甘霖道：「你這丫頭知道甚麼，前輩們自有見地。」

只見姥姥點了點頭，道：「姑娘所說，也有些道理，姑娘，你把百毒人魔給你的竹筒取出來，給桑大俠瞧瞧。」

「甚麼？百毒人魔給你的？」桑老花子提過竹筒，竟然遲遲疑疑。

鳳嬌心下哼了一聲，說道：「放心罷，要是竹筒上有毒我早沒命了，姥姥也早活不成了。」

姥姥道：「她說得是，可惜我眼不能見，這才命她給你瞧瞧，不過我已嗅過了，倒也沒辛辣之味。」

鳳嬌又道：「姥姥說錯了，是那老爺爺交給我，要我給你們每人一隻備用，這竹筒裏的藥，專治苗王的毒箭毒弩的傷，一二三……咦！眞怪，老爺爺像是算準我們有多少人，剛好八支，一人一支。」

當眞恰好是八人，眼下的六人外，玉羅刹再加呂苗子，一共是八個人。

老花子已取來嗅了嗅，更把藥末倒了些在掌中，那眉頭皺了又舒，隨又揚了起來，說道：「眞奇怪，藥中不但有犀角，而且有牛黃，眞是解毒去毒無以上之的珍貴藥物，是一嗅便知的。」

鳳嬌道：「我說老爺爺是好人，可不是麼。」

老花子把藥裝回竹筒中道：「莫非他眞轉了性，眞放下屠刀了？但却又忐怪，若說他眞是轉了性，眞是好意，怎生先前他見了我，即刻躲了起來？」

老花子把先前在坡上見到百毒人魔的經過說了一遍，那小寶也道：「爺爺，我也說那者爺爺是好人。爺爺，百毒人魔這名兒也眞邪，可邪不過羅刹啊，我師傅叫玉羅刹，可不是大大的好人麼？」

「你師傅！」

老花子和季方異口同聲，也都愕然。

小寶眉頭兒一揚，道：「姐姐今而後是我師姐姐啦，連我師傅也說那老爺爺是好人，那還錯得了。走吧，我的肚子早餓得咕咕叫了。」

（未完）

「密宗十絕」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夢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眞

怎樣使妳更美？
專家畫家替妳扮靚

十萬圓滿漢全筵
獨家介紹圖片製法

請留意出版日期：

新女性自療自衛
即看即用生動有趣

健康生活幸福家庭
全部由妳自己掌握

新夢劇場名家創作
氣派雄渾精挑細選

美容時裝服務專欄
嶄新觀點夠威夠醒

彩頁逾百

只售港幣弍圓